

水浒后传 清 陈忱

水浒后传序

尝论夫水发源之时，仅可滥觞，渐而为溪为涧，为江为湖，汪洋巨浸，而放平四海。当其冲决，怀山襄陵，莫可御遏，真为至神至勇也！及其恬静，浴日沐月，澄霞吹练，鸥鳧浮于上，鱼龙潜其中，渔歌拥柁，越女采莲，又为至文至弱矣！文章亦然。苏端明云：“我文如万斛泉。”是也。《水浒》更似之，其序英雄、举事实，有排山倒海之势；曲画细微，亦见安澜文漪之容。故垂四百馀年，耳目常新、流览不废。近世之稗官野乘，黄茅白草，一览而尽，不可咀嚼。岂意复有《后传》，机局更翻，章句不袭，大而图王定霸，小而巷事里谈，文人之舌，慧而不穷。世道之隆替，人心之险易，靡不各极其致。绘云汉觉热，图峨嵋则寒，非一味铜将军铁绰板提唱梁山泊人物已也。

嗟乎！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。穷愁潦倒，满腹牢骚，胸中块磊，无酒可浇，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。然肝肠如雪，意气如云，秉志忠贞，不甘阿附，傲慢寓谦和，隐讽兼规正，名言成串，触处为奇，又非口然如许伯哭世、刘四骂人而已。

昔人云：《南华》是一部怒书，《西厢》是一部想书，《楞严》是一部悟书，《离骚》是一部哀书。今观《后传》之群雄之激变而起，是得《南华》之怒；妇女之含愁敛怨，是得《西厢》之想；中原陆沉，海外流放，是得《离骚》之哀；牡犗滩、丹露宫之警喻，是得《楞严》之悟。不谓是传而兼四大奇书之长也！虽然，更为古宋遗民惜。浑沌世界，何用穿凿，使物无遁形，宁不畏为造化小儿所忌？必其垂老，穷颠连痼，孤茆绝后，而短褐不完，藜藿不继，屡憎于人，思沉湘蹈海而死，必非纡青拖紫，策坚乘肥，左娥右绿，阿者堆塞，饱饜酒肉之徒，能措一辞也！安得一识其人以验予言之不谬哉？

万历戊申秋抄，雁宕山樵识。

第一回 阮统制感旧梁山泊 张别驾激变石碣村

甲马营中香孩儿，志气倜傥真雄姿。殿前点检作天子，陈桥兵变回京师。黄袍加身御海宇，五代纷争从此止。功臣杯酒释兵权，神武不杀古无比。可惜时无辅弼臣，杂王杂霸治未驯。烛影斧声千古疑，岂容再误伤天伦。立未逾年改号蚤，金滕誓约为故草。秦王贬黜尺布谣，德昭德芳俱横夭。竖儒倡议欲南迁，宗社岌岌烽火连。御盖过河呼万岁，南兄北弟始两全。澶渊之役作孤注，乾坤再造功无二。朝中不拔眼中钉，雷阳枯竹沾新泪。圣人特降赤脚仙，深仁厚泽四十年。南街笑似黄河清，枢使夜夺昆仑天。青苗法行系安石，郑侠绘图伤国脉。天津桥上子规啼，半山堂内无筹画。首揆幸有涑水公，市夫佣贩皆融融。军中韩范惊破胆，金莲送归内翰营。元祐党人何所负，窜逐诛夷皆准奏

。日射晚霞金世界，竟成诗讖为北狩。崔君泥马渡九哥，六宫能唱杭州歌。二圣环且丢脑后，将军愤死呼渡河。朱仙镇上虬生胄，痛饮黄龙志未售。风波亭内碧血凝，甘心屈膝微臣构。天道昭昭不可移，神器重归艺祖裔。侍奉两宫孝莫伦，茸母生时雪窖悲。十里荷花三秋桂，立马吴山势崩溃。淮准之捷出书生，于戈祸定天应悔。炙手可热握大权，侍郎充犬吠篱边。空谈性命成何济，谢金函首玉津园。半闭堂中斗蟋蟀，襄阳五年围不撤。楼台灯火葛岭西，湖上平章宴未歇。破竹迎降水逆流，东南半壁谁能留。可怜无寸乾净地，开花结子在棉州。皋亭山下嘶万马，孤儿寡妇何为者。钱塘江上潮不来，朝臣尽立降旗下。零仃洋里叹零仃，空扶幼主在翔兴。甲子门中大星陨，赵氏块肉浮沙汀。小楼三年在燕市，成仁就义真国士。黄冠故乡不可期，大宋正统才绝此。六陵冬青叫杜鹃，行人回首望断烟。千秋万世恨无极，白发孤灯续旧编。

这首长歌是说宋朝得国之始，改国之由。自太祖开基，太宗承统，其中列圣相传，并无荒淫暴虐之主，只是优柔不断，姑息为心。又有金壬之臣，接踵而生，害民误国，把一座锦绣江山，轻轻送与别人了。其中虽多经济大臣，韬铃勇将，弃置勿用，无由展其长技，后来国势将倾，也就无可奈何了。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，天资高朗，性地聪明，诗词歌赋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晓。若朝中有强干的臣宰，赤心谏导，要做个尧舜之君，却也不难。谁知他用着蔡京为相，引进了一班小人，如高俅、童贯、杨戩、王黼、梁师成之辈，都是阿谀谄佞，逢君之恶，排摈正人，朘削百姓，所做的事，却是造良岳，采花石纲，弃旧好，挑强邻，纳贿赂，任私人，修仙奉道，游幸宿娼，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，遂至土崩瓦解，一败涂地，岂不可惜。即如梁山泊内一百八人，虽在绿林，都是心怀忠义、正直无私，皆为官私逼迫，势不得已，潜居水泊，却是替天行道，并不殃民。后来受了招安，遣他征伏大辽，剿除方腊，屡建功勋，亡身殉国。江南回京之日，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，虽加封官职，已是功高不赏，那奸臣辈还饶他不过，把卢俊义宣召到京，赐宴之时，瞒着徽宗暗地里下了慢药，回至庐州，水银毒发，坠水而亡。又将鸩酒赐与宋江，宋江明知有毒，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，坏了一世忠义，骗他来与他同饮，双双而死，葬在楚州南门外，宛似蓼儿洼一般。吴用、花荣，与宋江平日最好，闻知此信，来到宋江墓上，对面缢死，也就殡在一处。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，墓边经过，无不堕泪，春秋常来祭奠，可见公道原在人心。有诗为证：

戴渊昔日出南塘，入洛能殉社稷亡。

今日忠心同类此，空悲父老奠壶浆。

这一段话，是《水浒传》的煞尾。前已讲过，为何重复提起？看官不知

，大凡忠臣义士，百世流芳，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，千古不泯，如草木之有根茎，逢春即发；泉水之有源委，遇雨则流。宋江一片忠义之心，策功建名不得，令终负屈而死，岂可不阐扬一番，为后世有志者劝他同心合胆。兄弟一百八人，为征方腊歿于王事者过半，尚有三十二人。那三十二人是公孙胜、呼延灼、关胜、朱仝、李俊、李应、戴宗、燕青、朱武、黄信、孙立、孙新、阮小七、顾大嫂、樊瑞、蔡庆、童威、童猛、蒋敬、穆春、杨林、邹润、乐和、安道全、萧让、金大坚、皇甫端、杜兴、裴宣、柴进、凌振、宋清，或有赴任为官的，或有御前供奉的，或有闲居隐逸的，或有弃职归农的，或有修真学道的。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，如珠之脱线，如叶之辞条，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。谁知事有凑巧，话有偶然，机括一提，辐轮吻合，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觉轰轰烈烈，做出经天纬地的事业来。垂功竹帛，世享荣华，成一篇花团锦簇的话。不厌絮烦，且待慢慢的说来。

内中先表那阮小七，从征方腊得功回京，一例升授官职，除了盖天军都统。那地方原是蛮荒徼域，人民梗化不遵法度。这阮小七又是个粗鲁汉子，不知政体，到任两个月，一味吃酒打人，甚不耐烦。先时破了帮源洞，见方腊的冲天巾、赭黄袍，一时高兴，穿戴起来，摇摇摆摆，不过取笑一番，却被王禀、赵谭看见，道他不该，变脸嗔喝。宋江劝住。那王禀、赵谭又在蔡京面前谮他谋反，蔡京就奏过圣上，削除了官职。那阮小七反得自在，同着母亲仍旧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，盖造了十来间草房，土垣竹墙，甚是清雅。寻了两三只小划船，收拾村中几个渔户做了伴当，依旧穿着棋子布背心，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。

一日，是四月天气，万绿盈门，晴光潋潋提了一瓮村醪，几味鱼鲜蔬菜，到湖边柳荫之下，蓬头跣足，盘膝坐下，自斟自饮，好生快乐。一连吃了十馀大碗，被薰风吹着，酒涌上心中，蓦地懊恼起来。叠着两个指头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你看我好不乾鸟么？我哥儿三个，靠着一身本事，赌钱吃酒，惹是寻非，谁敢道个不字。被吴学究说去，撞筹到晁保正庄上，商量打劫生辰杠，图个下半世快活。不料白日鼠白胜败露出来，只得同晁保正一班儿同上梁山泊。后来宋公明入伙，弟兄们越多了，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。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，天子三降诏书，宿太尉保奏，就收拾朝京。即差我们征伏大辽，剿除方腊，赤心为国，血战多年。两个哥哥俱死在沙场。骸骨不得还乡。我蒙圣恩得授官职，一时孩子气，穿戴方腊服色，被王禀、赵谭造谤，削夺为民，如今倒也自在。挤着气力，打几个鱼，供养老母，再不受这伙奸臣的恶气了，到后来图一个囫囵尸首也就罢了。只是闻得宋公明、卢员外俱被奸臣假传圣旨将鸩酒药死，吴学究、花知寨俱缢死在楚州墓上，岂不伤痛！若依我阮小七见识，不

受招安，弟兄们同心合胆，打破东京，杀尽了那蔽贤嫉能这班奸贼，与天下百姓伸冤，岂不畅快！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！如今兄弟们死的死了，散的散了，孤掌难鸣，还做得甚么事？我明日备些酒肉，到山寨里浇奠一番，也见平日的弟兄情分。”一头吃，一头说，把一瓮村醪吃得罄尽。提了空坛碗碟，踉踉跄跄撞到家里，放倒头便睡。

直到明早，红日三竿，方才爬起来。果然叫伴当宰了一口猪，一腔羊，买些香烛纸钱，扛两坛酒，将划船装好了。两个伴当荡桨，慢慢的从石碣湖荡到梁山泊里，从金沙滩上岸，走在忠义堂基址上，一看光景，比前大不相同。但见：

万山料峭，野水苍茫。三关崩塌，四寨空虚。晴天正四月清和，惨雾似九秋黯淡。断金亭下，犹存珠贝零星。忠义堂前，剩得刀枪断缺。杏黄旗破幅挂松梢，锦战袍旧襟堆榭叶。空岩凝血，埋藏腐烂心肝，乱棘招风，挂满焦枯毛发。户额篆文尘燕屎，石碑姓氏蚀苍苔。豺嗥似醉汉鼾呼，虎啸疑登坛叱咤。正是：将军战马今何在？野草闲花满地愁。

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，甚觉伤心。叫伴当搬上东西，摆在忠义堂空地上，点了香烛，满满的斟五七十大碗酒，朝上乱拜几拜，叫道：“晁天王、宋公明二位哥哥，众兄弟英魂不昧，我阮小七一片诚心，备些酒肉，重到山寨里，望空浇奠众位，都要似生前一般，开怀畅饮。虽是被奸臣所算，害了性命，却也天下闻名，道是我等替天行道，忠心为国的好汉子。我阮小七他日死后，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。”说罢，两泪交流，又磕了几个头，烧化纸帛，叫伴当把猪羊切碎，烫起酒来，大家来吃。伴当道：“不曾带得刀来，怎处？”阮小七道：“不妨，我腰边有解手刀，割来吃罢。”掀起衣襟伸手去摸，笑道：“阿呀！也失带了。也罢，你就把手撕开。”伴当撕肉烫酒，团团坐定，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。阮小七早已半酣，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：“你们不晓得，这是忠义堂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，旗上写着‘替天行道’四个大字。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！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，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。因建一坛罗天大醮，报答神天。三昼夜圆满，上苍显异坠下石碣，却篆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。因天文定了位次，不敢僭越，依次而坐。我却是天败星，坐第三十把交椅。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，擂起鼓来，众好汉都聚堂上，听传号令，好不整肃。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、旱寨、水寨、仓库、监房，受了招安，尽行拆毁。如今变做满地荒草、几堆乱石了。你道可伤不可伤？”

说一回，吃一回，不觉大醉。立起身来，正打点收拾回船，远远山前大路上，敲着铺兵锣，蓝旗对对，执事双双。青罗伞下罩着马上坐的一个官员，吆

喝而来。阮小七道：“好不奇怪！这山僻去处，那有官府来往？”说声未绝，渐渐直到忠义堂上来。阮小七定睛一看，那个官儿模样生得：

骨查脸，鹰眼深彊，绰略口，鼠须倒卷。广有机谋，长多冷笑。相府阶前施婢膝，济州堂上逞奴颜。

你道马上这官是谁？原来就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，前日随着太尉陈宗善来山寨里招安的。因他伶牙利齿、擅作威福，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来吃了，换上十瓶村白酒。诏书上无安慰之意，众好汉心中不服，一齐发作，扯破诏书。亏得宋江劝解，连夜送下山，抱头鼠窜而去。因他极会逢迎，蔡京十分信任他，要抬举一场富贵，对吏部文选司说了，讨这济州府通判与他做。领了文凭，到任未及三个月，因太守张叔夜升了廉访使，他便谋署这济州府印。倚着蔡太师脚力，凌压同僚，贪虐百姓，无所不为，人人嗟怨。他思量宋江这一伙虽然销散，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，可以掏摸；馀党潜伏，缉捕得几个，倒有些生发。这两日是四月天，蚕忙停讼，没处弄耸，趁闲来此巡察，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在此吃酒，一见便喝道：“你这伙是甚么歹人，又在这里啸聚！左右与我拿下！”阮小七不听便罢，听见这般言语，火星直喷，如何忍得！提着双拳说道：“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，干你鸟事！做张做智要来拿我！”跟随人役有认得的，道：“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。”张通判大怒道：“你这杀不尽的草寇，重新在此造反！我今为一郡之主，正要剿除遗贼，怎便违我？如此放肆！”阮小七圆睁怪眼，手拍胸脯，露出那青郁郁刺的豹子来，骂道：“你这腌脏畜生！我老爷也曾为朝廷出力，征战多年，蒙授盖天军都统。哪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赃贼，无事便来撩拨老爷！”抢到马前，要提他下来，被众衙役拦住，不得近身。阮小七大吼一声，想要杀他，身边又没有利器，就夺衙役手中藤棍，劈头乱打，把张通判的幞头歪瘪在半边。众衙役慌忙护卫，当不得阮小七力大，把藤棍一搅，都倒在地。张通判见不是头，扯转马，连抽两鞭，飞也跑去。众衙役也都爬起逃走，走得慢的，被阮小七抓着一个，喝道：“这是甚么野贼，倒来闯事！”擎着拳头便打。那人杀猪也似叫道：“老爷，不要打！不干小人事。这是济州通判，是东京蔡太师府内姓张的干办。新任未久，恐怕泊里另有甚么闲人，故来巡视，认不得老爷，因此唐突，求饶了小人狗命罢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饶你。只是你去对那野贼说，敢是天包着胆，没事便来轻惹老爷！”那人得了性命，没口的说道：“小人就去说！”一骨碌爬起来去了。阮小七道：“原来就是那个张干办，不过是蔡京门下一个走狗，岂可为民父母！朝廷好没体统！可惜不曾带得刀来，砍了这颗驴头便好。”正是：

书诗逐墙壁，奴仆且旌旄。

阮小七性定一回，酒也醒了，叫伴当收拾回船。划到家里，已是黄昏时候，对母亲说知此事。那婆婆埋怨着道：“两个哥哥通没了，你是个独脚腿，每事也要戒些性子，倘那厮明日来合嘴，怎处？”阮小七道：“不妨，老娘放心，我自有对付，凭他怎地！”当夜无话。明早起来，依旧自去打鱼。

到第三夜二更时分，阮小七睡在床上，忽听得门外有人走动，抬起头来，只见有火光射到屋里。连忙爬起，穿好衣服，且不开门，跨口腰刀，手里提根柳叶枪，踮起脚来，往墙头外一望，见一二百士兵，都执器械，点十来个火把，把草房围住。张干办带着大帽，紧身衣服，挂一副弓箭，骑在马上叫道：“不要走了阮小七！”十来个士兵用力把篱门一推，倒在半边，一齐拥入。阮小七闪进后屋，从侧门里跑出，大宽转到前门来。士兵在内搜寻，张干办还在门外马上，不提防阮小七却在背后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阮小七轻轻挺着柳叶枪，从张干办左肋下用力一搠，那张干办大叫一声，早掀下马，血流满地。阮小七丢了枪，拔出腰刀，脖子上再加一刀，眼见得不活了。士兵听得门外喧闹，回身出来，不防张干办尸首在地，有两个绊着跌倒。阮小七抖搜精神，一连乱砍了几个，馀多的各顾性命霎时逃散。

阮小七走进屋里，连叫老娘，不听见答应，地下拾起烧残的火把，四下里一照，只见婆婆一堆儿躲在床底下发抖，两个伴当通不见了。连忙扶出说道：“老娘受吓了。此间安身不得，须收拾到别处去。”随把衣装细软拴做一包。煮起饭来，母子吃饱。扶老娘到门外，拖起张干办，并士兵尸首，到草房里放起一把火来，焰腾腾烧着。已是五更天气，残月犹明，参横斗转，见张干办那匹马在绿杨树下嘶鸣不已。阮小七想道：“母亲年高之人，怎生走得长路！何不牵过那匹马，骑坐了去。”就带住那马，扶婆婆坐好，自己背上包裹，跨了腰刀，提把朴刀，走出村中，向北边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千呵万笑骗乌纱，只合装憨坐晚衙。

何事轻来探虎穴，一堆佞骨委黄沙。

话说阮小七杀了张通判，扶母亲上马逃走。那婆婆嗟叹道：“我生你哥儿三个，本等守着打鱼，待我吃碗安稳饭，却上了梁山。小二、小五俱遭横死，剩得你一个，将就些儿指望送我入土，又闯出这场奇祸来。我老年之人，受不得这般三惊四吓。”阮小七笑道：“老娘不必嗟怨。这不是我寻他，难道白白受那厮凌辱！真个有累老娘。今后寻个安身所在，随他甚么人在脸上打一百拳，也不发怒了。”婆婆道：“恁般便好。”正是：

艰难随老母，惨澹向时人。

当下母子二人一头说，一头走，夜住晓行，饥食渴饮。在路行了两日，听得过路的人说：“那梁山泊阮小七杀了济州通判，如今城市里奉着明文画彩图

形搜捕，有人拿得着，给赏三千贯哩！”阮小七听得这般消息，不敢从州县里过，只望山僻小路行走。他是个粗卤的人，不曾算计得哪里安身，只顾望前走去、约莫捱了十多日，到一座高山脚下，看那山势十分险峻。一来天气暄热，二来那婆婆受了惊恐，又途路上辛苦，一时心疼起来，攒着眉呻吟不绝。看着坐不住，要跌下来。阮小七惊惶无措，却好山坞里有座古庙，轻轻扶老娘下马，搀到庙里，空荡荡并无一人。将包裹打开，把布褥铺在一扇板门上，伏侍老娘睡倒。婆婆道：“这回心里疼得慌，怎得口热汤水吃便好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母亲你且将息片时，这里现放着锅灶，待我寻些火种来，便有滚水。”把庙门反拽上，大踏步走去，四处并无烟火。蓦过一条小冈子，远远树林里露出屋角，飞奔前去，讨了火种，赶回来已是好一会了。正当晌午时分，红日当空，无一点云影，又走得性急，汗流满面，脱下上衣，搁在臂上，想道：“怎么这般炎热！好似前日在黄泥冈上天气一般。”忙走到庙边，推进门来，板门上不见母亲，包裹也无了。吃这一惊不小。又忖量道：“想是母亲要登东，包裹怕人拿去，就带在身边。只是马往哪里去了？”走出后门一看，都是乱草，四下里声唤，并无踪影。心下慌张起来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敢被虎狼拖去？当初李铁牛驼母亲到沂岭上，口渴要水吃，铁牛到涧边舀得水来，刚剩得一只大腿，今日却好一般！”又道：“且慢！若被虎狼所伤，必有血迹。”拨开乱草，山窝里各处搜看，并无一点血痕。又想：“马匹、包裹俱没影响，决非虎伤。”踌躇不定，走到前面神厨边立着，心中焦燥，眼泪汪汪，不知此处是甚么地方，又无人可问。思量到大路上抓寻，又想：“母亲因害心疼走不动，哪得出门！”胡思乱想的正没理会，忽见走进一条大汉来。怎生模样：

面白唇红，眉浓眼秀。八尺以上身材，三旬以外年纪。青纱万字头巾，双环玉碾。梭布斜纹褶子，挺带银镶。看来是旧家子弟，略带些行伍出身。想暂时撞道江湖，终不矢英雄本色。

那阮小七不见了母亲，正在烦恼，蓦然见他走到，抢步向前，一把扭住，嚷道：“你还我老娘来！”正是天边孤雁重连影，波内长鲸再起云。不知那人如何理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石碣村若不过梁山泊，阮小七未必去祭奠。通判不是张干办，也未必去寻事。石碣村也，阮小七也，张干办也，人与地俱有祸根，所以机彀一发，住手不得。如肤寸之云迷漫六合，世上事每每如此。张干办已死，余人杀者杀，逃者逃，剩下坐马，苦无着落，妙在绿杨树下，嘶鸣不已，阮小七牵与娘骑，是史家点滴不漏处。不知者但为阮家母子喜其凑巧耳。

第二回 毛孔目横吞海货 顾大嫂直斩豪家

却说阮小七扭住走进庙门的汉子，要他还母亲，那人不知就里，说道

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好没来历还你什么老娘！我正着恼，走得热了，到这庙里歇一歇。你是什么人人！”阮小七情知无涉，只得放手。便问道：“你从大路上来，可曾见个年老婆婆拿着包裹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在十里牌酒店里吃了一角酒，这般热天，路上并无人走，哪里见有婆婆！你是哪里人？为甚的不见了老娘？”阮小七道：“我是石碣村人，同母亲投奔亲眷。路上辛苦，母亲一时心疼起来，扶在庙里睡着，要口热水吃，我去寻得火种回来，就不见了母亲，马和包裹通没了。正在心焦，见你走进来，忍不住只得问了。”

那人想一想道：“石碣村可是济州管下，相近梁山泊的么？”阮小七道：“正是。石碣村的湖面连着梁山泊。”那人道：“梁山泊里宋江部下有个黑旋风李逵，你可认得？”阮小七道：“我也曾认得，只是死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再问你，当初宋江打破祝家庄，有个一丈青扈三娘，拿上山寨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阮小七道：“一丈青被林冲所擒，宋江即刻押到山寨，交与宋太公。众头领尽猜他自要做夫人。及至回兵，把他配与矮脚虎王英做了夫妻，两口儿好不和顺！扈三娘也是地煞星数，忠义堂上坐把交椅。后来受了招安，从征方腊，到乌龙岭，被郑魔君使着妖法，夫妇双双打死了。”那人听到此处，簌簌的泪下。阮小七道：“扈三娘是你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便是独龙冈下扈家庄扈成。因妹子一丈青许配祝彪，前来助战被拿。那时我备羊酒表里，亲到宋江寨中纳款，宋江许还妹子。后来打破祝家庄，那个黑旋风杀村把我太公一家老少杀尽，放火烧了庄院。我亏得落荒逃走，到延安府投奔个相识，又遇不着，流落在外，还乡不得。偶然逢着一伙客伴，做些飘洋生意，颇有利息。那海岛与暹罗国相近，山川风土与中华无异，在那边住了两三年。前月凑有海船到岛，搭附了来，不幸遇着飓风，打翻了船，货物飘沉。还亏得渔船救了性命，打捞得一担货物，却是犀角、香珀，还算不幸中之幸。到得此间登州口子上岸，雇名脚夫，挑了担儿，思量到东京发卖，回到家乡重整旧业。”

那人说到此处，不觉脸色都变了，咬牙切齿的。阮小七急问道：“到了旱地上，还有甚事！”扈成叹口气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又撞着冤家。因天气炎热，担子又重，脚夫走得力乏，把担放在一家门首大柳树下，歇回凉儿再走，不想走出一个年纪小的后生，跟着五七个庄客，都拿着哨棒，要与人厮扫的模样。见了我喝着道：‘你是什么人？在此窥探！’我便道：‘是过路的客人，走得辛苦，借坐坐儿。’又喝道：‘那担子里是什么东西？莫不是通洋私货！’我说：‘有甚私货！’那后生喝道：‘现奉宪司明文，缉捕梁山泊余党，杀死官员的。盘诘来历不明的人，甚是严紧。客商行李俱要细细搜检。’喝叫庄客打开来看，脚夫见不是头，挑了担儿便走，被那厮脸上一掌，踉跄跌去。五七个庄客把竹笼打开，见是伽南香、琥珀、犀角、珊瑚等物，动了火，叫

抬了进去。我便嚷道：‘这里又不是天津所在，怎的盘诘得我？抢我货物！’那厮便骂道：‘你这大胆的海贼，现放真赃，还要口强！锁去登州府里发落！’那厮同庄客来拿我，我便拽开拳脚，踢倒一个庄客。他把哨棒打来，空手抵当不住，只得走了。他也不来赶。不知脚夫怎地。我平白地受了这场恶气，千辛万苦，性命相博来的货物，被他抢去。思量孤掌难鸣，敌他不过，待会官司告理，又不知他姓名。况且委是海货，不便分理。正在烦恼，不想逢着你又要讨娘，这是哪里说起！”

阮小七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便是梁山泊活阎罗阮小七。可伤宋公明被奸臣药死，我念平日情分，到山寨里祭奠。不想那蔡京的门下一个张干办，做了济州通判，他到梁山巡察，和我闹起来，打瘪他的幞头。到第三夜，领土兵围住拿我，我便杀了他。容身不得，同母亲逃难，行到此间。母亲忽然心疼起来，我去寻火种回来，不见了。如今你不若和我去寻见了母亲，我便同你去夺回货物，何如？”扈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方才你说我妹子死了，倒也放下一条肚肠。”阮小七道：“眼见得母亲不在这里，且到村中访问。只是我肚中饥了。”扈成道：“此间到十里牌不多路，大酒店诸般物事都有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去。”

两个厮赶着，走不得三五里地面，果然官道边开一座酒店，摆列十来副红油座头，柜边三只大酒缸，一半埋在泥里，喷鼻香新笋熟白酒；两三架蒸笼，热腾腾地盖着精肉馒头；案上堆大盘熟牛肉。两人进店，拣副座头坐下，叫量酒的打两角酒，切三斤熟牛肉，二十个馒头做点心。量酒的觑着扈成道：“方才这位客官吃酒会钞去的，重番又来！”扈成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只顾拿来。”酒保摆上大碗，筛了，让阮小七吃。扈成道：“小弟偏陪不多时，你饥渴了自吃。”阮小七真个流星赶月的一般吃了一回，两个又提起寻母亲、夺货物的话。只见照壁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小七哥！”阮小七抬起头来一看道：“阿呀，嫂嫂，恁地凑巧！”你道那人是谁？

纱裁衫子绿，鬓插石榴红。木轴腰肢壮，银盆面目雄。春风虽觉满，杀气尚然横。水泊能征战，驰名母大虫。

阮小七见是顾大嫂，拜倒在地。顾大嫂连忙答礼。又与扈成见过，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阮小七道：“是一丈青的哥子扈成。”顾大嫂道：“怪道有些相像，请到后面水亭上坐。”两个走进水亭里看时，一边靠着大树，绿荫摇凉；四扇榻子亮窗对着条涧，流水潺湲，小桌上供着一瓶剑叶菖蒲，几朵蜀葵花，好不清幽。阮小七道：“出路的人把时节都忘了，想是端阳边哩！”顾大嫂道：“今日是初四。”叫把酒肴整起来，问道：“小七哥，你怎么到得此间？闻知宋公明身故了，我这里隔着路远，不知详细，没有实信。”阮小七将卢

员外坠水先亡，赐药酒与宋公明，骗李逵同吃，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，吴学究花荣同吊死在墓上说了一遍。然后把自己盖天军削职归来，到泊内祭奠，撞着张干办，合气杀了他，同母亲逃难，心疼讨火种，不见了母亲的话，也备细说了一遍。

伙家搬到果品酒肴，顾大嫂相劝，吃了一回，问道：“扈家叔叔哪里相遇的？”阮小七道：“在前边庙里。他有一担货物，被人抢了去，也在纳闷。”顾大嫂道：“什么货物，在哪里被人夺去？”扈成接口道。“是值钱的洋货。歇凉在一家人家门首，有个后生，跟了几个庄客，假说盘诘奸细，竟夺了去，还要拿我送官。”顾大嫂道：“怎么一个人？离多远？”扈成道：“此去东首十来里远近，依山临涧一所庄院。那厮年纪不上二十四五，面上有个疙瘩，穿一领酱色官绢褶子，粉底快靴，像是公门中人。”顾大嫂想了一会，点头道：“是了，莫不门前有一株大柳树，树下有座小小的神堂么？”扈成道：“正是。”顾大嫂道：“小七哥，你道那厮是谁？当初我两个兄弟解珍解宝，在毛太公园内寻虎，诬我兄弟白昼抢劫。那毛太公女婿王正现做孔目，屈打成招，监禁在狱。我和二哥商议，同去劫牢，救出兄弟二人，杀了毛太公一家，因此同归山寨。不料毛仲义的儿子躲过，长成起来，名唤毛豸，到登州顶了那王正的缺，做着孔目。这杂种十分惫赖，几番和我们寻事，想要报仇。方才扈叔叔说这般模样，决然是他。那担货物，好言说，他哪里肯还？且待二哥回来，再作商议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正不问得二哥哪里去了？”顾大嫂道：“早间城中伯伯差人来请，探望去了，想必就来。”

说声未绝，小尉迟孙新汗流浹背的走到，见了阮小七，惊喜道：“小七哥，甚风吹得你来？”与扈成一同见过，问道：“这位却不认得。”顾大嫂道：“是扈三娘哥子扈成叔叔。”孙新道：“幸会。二嫂，你伯伯一发古撇了，教我不要与邹润往来。说道新任知府杨戩，是杨戩兄弟，大作威福，依着姓栾的都统武艺超群，那毛豸小畜生在官府面前撺掇，寻我们是非。我不听他。为人在世，哪里为了自己，朋友弟兄轻易抛得！”阮小七道：“为何不要与邹润往来？他如今在哪里？会他一会也好。”孙新道：“邹润不愿为官，三月之前同一个泼皮大户赌钱，争竞起来，杀他一家，仍旧到登云山落草，聚着一二百喽啰，打家劫舍。”阮小七道：“和我一般，事到头来，哪里忍耐得！”又把从前的事告诉一遍。孙新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令堂好好在一处，不必忧心。”阮小七急问：“在哪一处？”孙新道：“我早上进城，路上见了登云山小头目，说邹二哥要会我。又道方才同几个喽啰下山，在山神庙里见个婆婆睡着，一匹马儿，一个包裹，去牵马拿包，那婆婆不肯，连这婆婆搀到寨里去了。如此说来，令堂定在哪里。”阮小七吃惊道：“倘小喽啰在路上害我老娘，怎

处？”孙新道：“不妨。邹润学了梁山泊好样子，不许喽啰私自杀人。”阮小七起来道：“二哥，我和你去看我老娘下落。”孙新道：“不要性急。邹润知道是令堂，必然好待。日色已西，待晚凉些，且吃杯酒，明星皎洁，慢慢的上去，近哩！不上五六里。”阮小七只是性急，连酒都不肯吃。孙新道：“不妨，离此不远。我且问你，你杀了济州通判，非同小可，如今思量到哪里安身？”阮小七道：“我一时性起，开除了他，正不曾算得去路。就是到这里，也是偶然相会你夫妇。二哥，你为我摆划摆划。”孙新道：“本州自然申文到枢密院，各处搜捕。小哥的所在，也隐藏不得。何不去登云山入伙，若有变故，我夫妇也同上来了。”阮小七大喜，谢道：“全仗二哥指点。”顾大嫂道：“那毛小厮一发可恶，扈叔叔一担货物，歇在他门首，平空地抢了去。留他在此，到底要和我们作对。斩草除根，何不先下手，夺这担货物，还了扈叔叔，也显得与故世的三娘情分。”孙新道：“这也使得，只怕连累我哥哥。我和你拚上了登云山。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不急不走的。有前日的样子，不怕他不来。”扈成道：“货物是小事，心上不甘。承嫂嫂盛情，方消得这口恶气。”孙新道：“不消说，今晚同到登云山，会了邹润。明日是端阳佳节，他必然在家里，晚上就去罢。”

四个说得投机，猜枚行令。阮小七也连吃了几大碗闷酒。看看红日西沉，星光灿烂，各人执件器械出门。孙新道：“二嫂，你明晚整顿酒肴，在这里饮过菖蒲酒就去。”顾大嫂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孙新在前引路，一同望登云山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绿林豪侠旧知名，话到人情剑欲鸣。

块磊难消须纵酒，水亭高树晚凉生。

当下孙新引着阮小七、扈成，趁着星光，取路到登云山。没半个时辰，已到山边。林子里伏路喽啰，听得有人走动，拿了鸟枪赶出来，见了孙新，连忙先去通报。邹润便到寨口迎接，让至聚义厅剪拂了。邹润道：“小七哥，令堂老伯母已先接到敝寨了。得罪！”阮小七道：“不见了老娘，甚是忧疑。孙二哥猜道，必在这里，方才放心。”邹润喝喽啰扶婆婆出来。孙新、扈成见过。婆婆道：“你去寻火种，两个人来夺包裹，我掙住不放，就搀我到这里。见邹头领，说起你姓名，邹头领甚是相敬。心疼已好，吃过茶饭了。”阮小七致谢。孙新指着扈成道：“这位是扈三娘哥子扈成，有担货物被毛彘抢去，如今要和你商议，同去讨还。”邹润道：“这个毛贼，哪里与他好话！竟剿除他罢！”众人大喜。喽啰摆出酒肴。阮小七道：“老娘，你先进去睡罢。”婆婆道：“已有床铺打点睡了，说道你来，故此走出，我会进去。”四个人开怀畅饮，各诉心事，至更深方散。

次早，邹润宰了猪羊，置办果品，庆赏端阳。饮到下午，撤过筵席，同到山前游玩。看那山势虽不比梁山广大，却也险峻。周围重峦复嶂，只有山前一条大路，把木石筑成寨门，若然守住，纵有千军万马，容易也攻不进。中央一片平坦之地，可容四五百人。只是草创未完。众人看了一会，邹润又请吃酒。孙新道：“不消了，我们再停一会。我家大嫂已备在哪里，吃了去行事。”一头闲步，扈成闲叙那海岛风景。看看日色转西，孙新道：“此时好下山去了，我们去罢。”邹润选十名精细喽罗，准备器械引火之物，吩咐道：“黄昏时分到孙二爷家里取齐。”喽罗应诺。

四个人同下山，到十里牌，顾大嫂接着。水亭上坐地摆出许多鸡鹅嘎饭，孙新在供桌上取过那瓶菖蒲，又折一枝榴花插上，放在中间，笑道：“应些时景，不要被人笑我们梁山泊上好汉，一味是大碗酒、大块肉。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差人送四尾石首鱼在此。”捣上蒜泥，大家吃了一个更次。顾大嫂道：“那厮虽无准备，也要详细，不要被他走脱。打蛇不死，惹蛇毒了。”孙新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待那喽罗来，把住前后门，断绝邻舍往来的人，从屋上进去，不要大惊小吓。”算计定了，听得敲门，知道喽罗到来。顾大嫂出去，俵赏酒肉，先教去四野里埋伏。又进来同他四个又吃几碗酒，扎缚起来，跨着腰刀，分付伙家等候。出了门，望东而走。

其时约莫有二更天气，星光闪闪，四野苍茫。不多时到了毛豸门首，黑影里有个人蹲在神庙边，打个暗号、大门紧闭，里面并无动静。孙新转到后门，望进去微有灯光。却好有个采椿树梯靠在墙边，掇过放在夹巷上，爬上去一看，小天井内有株梧桐树，跨在树叉内，双手抱着，一溜溜下去，向窗缝里一张，见一个年少妇人，抱着小孩子，坐在床沿上喂乳。那毛豸除下巾幘，脱去身上衣服，立在春台边，明晃晃点着烛儿，把竹笼里的犀角、香珀另装在一皮箱内。把一串蜜珀数珠套在孩子颈上，笑道：“娘子，我这孩子刚刚满月，撞到野蛮这担东西送上门，值一二千银子，也是彩头哩。到明日把几件送与杨太守，不怕不做时人哩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亏你罪过！”毛豸道：“甚么罪过！自古道：‘为富不仁’，我明日对太守说，那孙立、孙新、顾大嫂，梁山泊做过强盗，广有金珠宝贝，诬陷他与登云山邹润交通，重复造反，拿了他，又有一场大富贵。若不要人的财物，今日孩子满月，哪里摆设得筵席请亲戚朋友，这般光彩。”妇人道：“夜深了。”毛豸道：“待我锁了皮箱，藏好了去睡。想你一个多月不曾那话儿，有些喉急哩。我日里吃多了菖蒲烧酒，正有些意思。”妇人一只手抱孩子，一手脱裙，笑骂道：“涎脸贼囚子！”

孙新在窗外听得明白，蹙转身，轻轻开了角门，打厨房走过。庄客们都醉了，已睡。一直开了大门，对众人说了，都伸着舌头道：“这厮好不狠毒

！”喽啰身边取出火种，点上松脂纹的绳，拔出腰刀，一拥进去。那毛豸正脱了裤子，赤条条爬上床去。阮小七把房门一脚踢开，毛豸听得，回转头来，早被邹润劈角儿揪住，一刀剁下头来。那妇人惊慌，精着身子，从床上滚到地下。顾大嫂踏住胸脯，颈上一刀，死在床边。阮小七、扈成赶到，外边两个庄客闯出来，一刀一个。再寻觅时，有命的开后门走了。孙新、顾大嫂打开橱箱，把金银细软束做两包，床底下寻出皮箱，是方才收拾的，只消挑去。将要出房门，那小孩子在床上呱呱的哭、孙新道：“前日斩草不除根，又要费这番手脚，留这恶种何用！”提起来一摔，做个肉饼。唤进哆啰，背上衣包皮箱，寻草把放起火来，哗哗剥剥的声响。有邻舍听得火起，开门出来。邹润喝道：“有冤报冤，不干你们事！要死的出来！”邻舍听得，缩了进去。不逾时，房屋烧净。小喽啰牵了一头黄牛，扛两个肉猪，说到山寨里祭赛还愿。可笑那毛豸：

满口称有福之人，转眼作不毛之地。

再说五筹好汉，十名喽啰，得了手，欢欢喜喜。到十里牌，天尚未明。孙新道：“这番举动，明日官府必然知道。你们先上山去，我去城中打听，就要我哥哥出来，好共歹也便收拾来也。”阮小七、邹润、扈成自去。孙新再吃些酒饭，也便进城打探，不题。

却说那邻舍，当夜不敢救应，天明都到火场上，说道：“不知是哪里强人，劫了财物罢了，怎的杀人放火！”有从后门走脱的庄客道：“我认得两个，是登云山的邹润，十里牌开酒店的孙新。原是梁山泊馀党。”有个年老邻舍道：“这干人不是好惹的，不要管闲帐。”有一个道：“倘官府责我地方不申报，怎处？”有一个道：“自有他庄客执认，不妨。”又有一个道：“祖宗该积德，做些好样子与后人看便好。那毛太公一味强赖，遭了毒手。那孙子又逞威风，自然有此显报。”庄客道：“不要闲话，烦列位动一报单，待小人自去执证便了。”众人写下呈子，付与庄客，教他去递。庄客急急里走到州衙前，正值太守升堂。庄客把报单呈上。太守接过看了，问道：“当夜共有几多强人？”庄客禀道：“有二十馀凶，明火执仗，打进门来，把主人、主母杀死，劫了财物，烧了房子。内中小人认得两个，是孙新、邹润。”太守道：“你且早晚俟候，不许声张。”庄客应诺而出。太守分付传请栾统制来。

你道那栾统制是哪个？便是祝家庄上请的教师栾廷玉。那日祝家庄打破，回身不得，仗这一条铁棒，冲散梁山泊西北一路人马，落荒得命。后来投在杨戩门下，因他兄弟杨戩除授登州太守，那登州是濒海地方，恐有疏虞，晓得栾廷玉武艺非比寻常，便升了都统制，一同上任的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栾统制请到，竟进后堂，相见已毕。太守道：“昨夜登云

山反寇同孙新一班，杀了孔目毛豸一家，劫财放火，烦统制即去进剿。”栾廷玉道：“这伙草寇到不打紧，那孙新的哥子是病尉迟孙立，十分了得、当年劫牢，救出解珍、解宝，同上梁山，受了招安，除授本职。今闲住在家，恐又里应外合，必要先拿了他，除了后患，方去进剿。”太守道：“有理。事不宜迟。”就唤行轿。栾廷玉上马，带着兵役，竟到孙立家中来，正是：

楚国亡猿伐林木，城门失火害池鱼。

却说孙新跑进城，到哥哥家里，相见罢。孙立道：“昨日拿石首鱼送你过节，你不在家里，莫不又去会邹润？我对你说的话，不可忘了。”孙新正要说知，只见门上人来说道：“太爷同栾统制来拜。”孙立道：“快取公服来。”孙新晓得有些蹊跷，一溜烟先出了门。正是：坝簾合奏推同气，急难哀鸣感鹤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一篇文字俱从前传打祝家庄生出。顾大嫂驱除毛豸，由于前日之赖虎诬盗。栾廷玉计擒孙立，种于当年之里应外合。冤家路窄、积恨难消，令人不敢复念睚眦之恨也。孙新自上梁山，前传苦无见长处，今读弟兄朋友数语，足见生平。

第三回 病尉迟闲住受馀殃 栾廷玉失机同入伙

却说孙新来到哥哥家里，正要说杀了毛豸，教他出城避祸。忽听见杨太守、栾统制来拜，晓得决撒了，躲出门看光景。那孙立不知来历，忙讨公服换了，迎进相见。杨太守、栾统制同到中堂，见了孙立，喝令拿下。孙立不及询问，早被众兵役簇拥着在太守轿前。到了州衙，太守升厅而坐，栾廷玉亦在东首。太守道：“孙立，你怎么结连登云山反寇，和兄弟孙新，去杀毛孔目全家，重复反叛！”孙立挺身说道：“这事从何说起？卑职从征方腊有功，蒙圣恩除授本州都统制。因战场风霜，染了痹软的病，辞职在家，并不出门，何曾去杀毛孔目？就是说我兄弟，也须实证。况大宋律上，兄弟分居的，也连累不得。”太守道：“你先前劫牢放贼，今番决然通谋的。”孙立道：“现有诰敕在家，轻易拿我不得！”栾廷玉道：“孙统制，你到祝家庄假说助我，里应外合，破了祝家庄，使我置身无地。今又做出事来，不必抵赖了。”孙立道：“栾统制，分明是你挟仇陷害，少不得要到枢密司分辨，与你做个对头。”太守冷笑道：“你说有诰敕，轻易动不得，且把你监下，待捉了登云山反寇对证。”众兵役就把孙立推到监里。太守道：“孙立已监，不怕内患。栾统制，你即刻领兵征剿，不可迟误。”栾廷玉应诺起身，点了二千兵到登云山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孙新闪在人丛中，见哥哥拥去，连忙到家里与顾大嫂说知，收拾家资，叫伙家挑着，同到山寨里来。那阮小七、扈成、邹润正在哪里还愿。孙新道

：“不好了，我的哥哥被太守拿去。那栾廷玉即刻领兵到了，快作准备！”扈成道：“甚么栾廷玉？”孙新道：“就是祝家庄的教师，新升登州都统制。”扈成道：“嘎！原来是我的师父。不妨，我自有计。先把寨门山口都垒断了，不可与他交战。”唤小喽啰搬运木石堵塞，多备插木、炮石、灰瓶，防备攻打。不移时，尽皆完了。且到里面散福。饮过数巡，孙新道：“我等衣甲不曾完全，一二百喽啰多是乌合之众，粮草又无蓄积，怎么守得住？扈大哥，你说有计，还是何如？”扈成道：“机不可漏。只不要说出我姓名，待他攻打三日之后，如此这般做作。”众人听了大喜，畅饮而散。孙新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众弟兄须要用心防守，不要懈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都结束停当，到寨口守护，不题。

却说栾廷玉点了二千兵，骑匹高头劣马，全副披挂，手执浑铁枪，浩浩荡荡杀奔山边来。结下寨栅，把山势周围一看，层峦叠嶂，别无小路。那寨口尽用竹签蒺藜布满。沉吟了半晌，喝令兵士攻打。那高山上石块、灰瓶雨点般打下来，伤了几个兵卒，无计可施。天色已晚，只得回营。次日又来搦战，并不见一人下来，小喽啰只在高处百般辱骂。要想仰攻，那深篁密箐，山冈险峻，箭炮都打射不着。略近山脚，上边势顺，竹弩鸟枪容易伤人。栾统制不胜焦躁。

到第三夜，在寨中纳闷。辕门外传鼓禀报：“有一个姓扈的求见。”栾统制道：“恐是奸细，搜检明白，才唤进来。”少顷，引进，拜伏在地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弟拜谒。”栾统制扶起，仔细一看，道：“你是独龙冈下扈成，怎得到此？”扈成道：“一言难尽。自从家口被李逵杀害，逃到延安府、寻访师父不着，流落多年。偶然遇着客伴，到海岛做些生意，颇有利息。搭了洋船回来，海口子上登岸。那客伴押着货物先走，我中了暑气，行走得慢，被登云山强盗捉到寨中，要我入伙。我是清白汉子，况且那厮们是梁山泊馀党，原是仇家，如何做得！只是被他们留住不放，天幸闻得师父领兵来剿，心中暗喜。那伙强盗晓得师父英雄，个个心惊胆颤，尽到寨口守御，无人防闲，被我逃出小路，得见师父，实为万幸！明日要进城，恐有盘诘，要求一枝令箭，城门口照验，发脱货物，重到家乡，整理旧业。故此特来叩见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令箭不难。我还要问你山寨虚实。我到了这里三日，不见出战，又无路可上，正在此纳闷。”扈成道：“寨中只有一二百喽啰，不曾经阵的，为头的是邹润，凑着阮小七，杀了济州通判，逃难到此，与孙新、顾大嫂会着，同结了伙，衣甲全无，刀枪缺少，只有一匹马，是阮小七带来的。粮草不足，每日叫小喽啰到村中打米。我昨日寻出山后小路，师父若要破他不难，这厮们尽把守寨口，后面空虚。若从小路攻进，易如反掌。”

栾廷玉大喜，叫备酒饌相待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你何不引我同破山寨，岂不是好！”扈成道：“我这担货物，约有万金，那伙客伴人心难托，倘然见我不在，竟拿了去，况这是洋货，哪里声张！”栾廷玉道：“小路离此多远？”扈成道：“在西南角上，只有五六里。有两株大枫树在上边，叫做丹枫岭。虽有寨门，不过十来个喽罗把守。”栾廷玉道：“那几个贼寇料道不打紧。只有病尉迟孙立，是孙新的哥子，是我同师父学的武艺，有些本事。怪他前日赚破祝家庄，先禀太守拿他监禁，恐他越狱，放心不下。城中的兵我尽数带来，倘有疏虞，怎生了得！”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贤弟，我晓得你材具，明日分三百兵与你，领到城中，待令箭禀帖，呈上太守、守护城池。待我扫荡山寇，回来叙上你的功，图得职衔，然后回去，岂不荣宗耀祖！”扈成致谢道：“蒙师父见委，不敢推托。若是耽搁不久，这还使得。只候师父凯旋，就要回去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且再商量。”

到次早，栾廷玉分点三百兵，讨副在甲与扈成穿扮了，取令箭禀帖，付与扈成道：“小心在意，我在两日内回兵。”扈成拜别，领兵出营。下午时分进城，到州衙前，太守晚堂未退。扈成直至丹墀参见，呈上禀帖令箭，杨太守叫听事接到案桌上，启封看道：

末将谨奉台檄，剿荡登云山贼寇，探知虚实，不日殄灭奏凯。唯恐城中无备，孙立乘机逃越，特差敝门下扈成，文武全备，分兵三百名，回守城地。台相可任调遣，巡察非常，庶无疏失。令箭照验。

杨太守看了禀帖，见扈成一表人材，验过令箭，说道：“栾统制差你守护城池，责任非常，待贼平之日，叙功升赏。”扈成声喏而出。扈成到营内传下号令：“每门分兵守把，辰启西闭，盘诘出入，不可违误。”各门分把去了。留下二十名随身差遣，就在营内安歇。晚间各处巡察，十分严紧。太守放心，回衙安寝。扈成取出银子差随侍的置办酒肉，唤二十名同吃，兵士道：“扈爷初到，不曾接风，怎么反扰？”扈成道：“我不过一时遣委，又无统属，全要你们用心。待栾老爷回来，讨得无事就好了。这个何妨！”那些兵士只图嘴肥，管甚利害，尽意的吃，都醉了。

三更时分，听得号炮连声，晓得登云山兵到，唤着兵士们开门迎敌。那兵士多了几杯酒，有甚主意，开了城门。阮小七、孙新等一拥而入，先放起两把火来，遍地通红。守门军士尽皆窜乱。孙新、顾大嫂直入监中，放出孙立，到家收拾家资，孙立扎扮旧日模样，铁幞头，乌油甲，手执竹节钢鞭，乘马往来驰骤。阮小七、邹润打进内衙。杨太守听知火发，慌忙起身，早被阮小七一刀砍翻。邹润把衙内家眷杀尽。扈成在城门边把守。城中百姓鼎沸，各自逃命。到天明，救灭了火，把仓库中钱粮装在车子上，叫顾大嫂押着，护送孙立家眷

先回山寨。扈成选营内好马，各骑一匹，馀多的驮着衣甲、器械、火炮等物，出城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城中烽火彻天红，调虎离山草寨空。

不是逢蒙偏杀羿，只因事在两难中。

却说栾廷玉分三百兵与扈成去守保城池，只道是心腹徒弟，托了他，无内顾之忧；又知寨内真情，可以唾手成功。先差“夜不收”寻土人引路，到山后西南角上，果是有丹枫岭，探实回报。到晚上尽皆饱餐，着五百兵守寨，截住前路。自引一千多兵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悄悄的到丹枫岭。寨口无人拦阻。呐喊声喊，杀进去，并无一人，是个空寨。栾廷玉跌脚懊悔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他奸计！”恐怕城中有失，连忙回兵，运开木石，从前寨而出。那守大寨的兵只道是贼寇逃走，把铙炮矢石尽力打来，连忙吆喝是自家的兵，已打伤许多了。

栾廷玉传令起兵回城，偏生作怪，城中星月晴朗，山边霎时雷电大作，雨骤风狂，那山涧涌起水来，寸步难行。栾廷玉心中焦急，直到天明，方才云收雨歇。喝令起程，那泥泞湿滑，赶不得路。行到中途，有人传来：“登山强人打破登州，杨太守一门受害，各处放火，城中变做瓦砾之场了。”栾廷玉听见这个消息，魂不附体。兵士都念着家里，心慌意乱，队伍不整，搀落无次。转过一座林子，连声炮响。栾廷玉喝令扎住。阵脚刚立未定，只见孙立横着钢鞭，冲杀过来。栾廷玉恨不生吞了他，更不打话，挺枪刺去，斗了二十馀合，不分胜败。斜刺里阮小七手执三股叉，乱搠来。三匹马转灯儿厮杀。孙新、邹润又领喽啰裹将拢来。那官兵无心恋战，又兼辛苦一夜，早上不曾造饭，腹内空虚，先自弃甲丢盔四散走了。

栾廷玉抵当不住，虚晃一枪，败阵而走。回头只有十多个家丁跟着。转抹过林子，喘息方定。寻思道：“失了机，回登州不得，若到京师，怎见杨提督！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”只见扈成飞步前来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徒弟万分有罪了。”栾廷玉咬牙怒目的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！我以心腹待你，几时落了草？造这调虎离山之计来害我！”扈成道：“如今埋怨也无用了。我不曾落草，有个缘故。”栾廷玉道：“既不落草，为甚的与他们出死力，献了城池，杀了职官，做这迷天大罪！”扈成道：“我原从海岛归来，有担犀角、香珀贵重之货，雇个脚夫挑了。因天气炎热，在毛豸门首歇回凉。那毛家见了，问道：‘甚么货？莫不是通洋的？’不由分说，叫庄客抢了去，还要捉我送官。彼时孤身，只得忍气吞声走了。到十里牌酒店里吃杯酒解闷。偶遇着阮小七也在哪里吃酒，问起是石碣村人，记念妹子一丈青，当初被宋江捉去，不知怎地了。阮小七说一丈青配与王矮虎为妻，后来从征方腊，双双打死。我不觉泪下。那酒店是顾大嫂开的，听得说起梁山泊事，走出来，邀进水亭饮酒。见我忧闷

，问是何故。我说一担货物在某处地方被一个人抢去，顾大嫂猜道：‘必定是毛豸了。’却好孙新回家。一同抱不平，替我夺回货物。那毛豸又与他们有宿怨，就去纠合邹润，杀了他。闻得城中拿了孙立，遂上了山。我还不晓得师父在登州做官，到得征剿说出姓名，我一时可怜邹润、孙新万分窘迫，不合献这条计策。实是有累！但凭师父加罪！”

栾廷玉道：“便是杀了你，也替不得我的忧。只是我在杨提督门下效用，蒙他十分敬重，因他兄弟杨戩升了登州太守，恐常有海警，便升我为都统制，把兄弟托在我身上。如今教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了。怎么处？”扈成道：“师父有此泼天本事，在全州受场戩铃制，也干不得甚么事业。目今朝廷昏暗，奸党弄权，天下不日大乱。不如寻一个所在，安身歇马，待时而动。后面建些功业，名垂竹帛，享受荣华，岂不是好！就是我得师父教导，学得一身武艺，也要巴个出身。岂料时乖运蹇，一家老小死于非命，家业销败，飘泊无依。几年从风波险阻中博得些财物，要回家重整家风，娶房妻小，接续宗祀。谁想撞着冤孽，陡起戈矛，陷身不义了。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，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好男子！疏财重义，路见不平，无一毫苟且之念，为着朋友死生不顾的。所以宋公明赤心为国，建立功名，被奸臣所算，将药酒鸩死，人人痛恨，思量为他复仇。师父，你何不也一般替天行道，再看机会！”栾廷玉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我忙着一张弓、一条枪，随分到哪里边关上图个出身，岂可将清白英名一旦玷污了！”扈成道：“师父，边关上图个出身，如今哪一处边关上不是奸臣鹰犬？既是杨提督把兄弟托在你身上，全家杀死，岂不怀恨！失守城池，要按军法，况又有禀帖到杨太守差我保守，我是你徒弟，开门揖盗，岂不是交通叛寇？哪里分辨！祸到临头，悔之晚矣！”栾廷玉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“除非叫那班都来，再作区处。”扈成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飞也似去了。

看官，栾廷玉败了阵，为甚么不去追赶？原是要招降他。被扈成说得透彻，自然依顺了。扈成对众人说了，尽皆欢喜。叫小喽啰挑了一担牛酒，孙立、孙新、阮小七、邹润步行到林子里，见了栾廷玉，一齐跪下，说道：“误犯虎威，望乞恕罪！”栾廷玉也按下马，扶起道：“我辛苦了几年，挣得这个前程，被你们送了，实是气不过！今你们同来，有何话说？”孙立叫喽啰捧过牛酒，斟了一大碗，又跪下去：“请大哥饮了这杯酒，方敢上禀。”栾廷玉也跪下去接了，就同在林子里团团坐下。饱餐已罢，又分给家丁吃过。孙立方才说道：“小弟与大哥一个师父教出的弟兄，又是前后官。前年攻打祝家庄，委是小弟不是。今弃职在家，自守本分。三日前曾嘱咐我兄弟，不要与向日朋友往来，恐怕惹事。不料他不听，又做出这件事。大哥同杨太守来拿，我实是一毫不

知。既被他连累，也无可奈何了。大哥你负此本领，今日失了机，哪里去剖明！不如同到登云山安身，再图进步。不是我劝你为此不义之事，其实朝廷不明，奸佞得政，纵有忠心，也无处用。请自三思。”栾廷玉叹口气道：“罢！我其实进退两难，又承贤弟恁般屈己，幸无家小顾虑，同你会罢。只是后有可乘之机，须要为朝廷出力。”孙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阮小七拍着胸脯道：“我阮小七一生耿直，前日削职归来，原去打鱼供养老娘，何曾再生别念！不料奸臣撞到我刀头上，又干这桩，岂是要做的！”叫喽啰牵过马，一同骑了。

来到寨边，顾大嫂闻知，出来迎接。到聚义厅上，焚起一炉好香，拜了天地，同盟设誓，请栾廷玉为寨主。栾廷玉推逊道：“小可初到此间，无才无德，岂堪妄自称尊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统制英名，久已钦慕。宋公明当紧恨不能请来聚义，时常惋惜。今幸执鞭，尽速约束。况又年长，不须固逊。”栾廷玉推托不得，坐了第一位。孙立道：“梁山泊上小七哥原是天罡，该居第二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我逃难到此，蒙你弟兄得以安身。我又粗直，只好厮杀，怎么使得？自然是孙大哥。”一把推孙立坐了第二位，说道：“第三该是扈哥了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不是这般说。我已僭妄，小徒岂可再越！小七哥从直些。”阮小七遂为第三。孙新道：“这山寨若无扈家哥算这妙计，怎得保全？栾统制如何肯来？第四有屈了。”扈成再要推让不得，孙新第五。顾大嫂第六。邹润第七。当日排定位次，杀牛宰马，大设庆贺筵席。小头目喽啰俱加给赏。栾廷玉道：“初出茅庐，就破府城，杀了太守，朝廷岂不遣兵来剿迄这一二百兵干甚么事？须要大家同心戮力，做个准备，不可托胆。”孙立道：“统制言之有理。”即日设立三关，盖造房屋，安顿家小，修理墙垣、水栅，一如梁山泊竖起杏黄旗，亦写“替天行道”四字。置办衣甲、器械，招军买马。四方闻风慕义，不上三个月，聚了二千多人。逐日训练，号令严明，气象峥嵘。有诗为证：

王杨高李蔡梁童，会进群雄草泽中。

若使量材能擢用，不教北狩泣途穷。

却说七筹好汉在登云山聚义，但取贪污不义之财，不杀孤穷无罪之辈。因此地方慑服，官军不敢轻来撩拨。一日，有伏路喽啰报上山来，说有四五担货物在大路上经过。阮小七跳起身道：“这几日正少钱粮，待我去取了来。”栾廷玉道：“孙二哥，你同去走遭，审看来历。若是小本客人，放过了他。”孙新应诺。同阮小七领了五十名喽啰，赶下山来。见一条大汉，穿着青绫罩甲，戴范阳大帽，身躯雄壮，跨口腰刀，提条梢棒，押着货物，只顾低着头走。阮小七、孙新从后面赶上，喝声道：“这鸟汉哪里走！”那汉回转头道：“你这伙毛贼，人也不识，敢来拦截！”掣梢棒打来。阮小七正要挺钢叉搠去，对面一看，同叫声“阿呀！”撇了器械，拜倒在地。不教这人来，怎得梧桐叶被

秋霜落，菡萏花经晓雾滋。端的那大汉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杨戩托兄弟于栾廷玉，是待以心腹也。栾廷玉命扈成领兵守护城池，是待以心腹也。孰知事出意料之外，皆至僨败。甚矣，推心置腹之难也！栾廷玉致使杨太守一门受害，与朱仝抱小街内看河灯、被黑旋风所杀，同一有苦难诉，再无归路矣。扈成竟作登云山之屈戍。读前文阮小七庙门遇扈成一段，正疑何故此处必要插入扈成，读此乃知遥遥为栾教师上登云山地耳。结构之妙如此。

第四回 鬼脸儿寄书罹重祸 赵玉娥错配遇多情

话说阮小七、孙新见喽啰来报道，有货物在大路上经过，便同下山劫夺。那押担的大汉举棒来迎，正要相持，却认得是扑天雕李应的主管、也在梁山泊地煞星数鬼脸儿杜兴。当下相见，不胜之喜。孙新问道：“杜主管，你为甚在此经过？”杜兴道：“我家大官人不愿为官，回到独龙冈，重整家业。他本是天富星，随处可以发迹，依旧做了财主。况且独龙冈下没有了祝、扈两庄，一发可以独霸了。发一股本钱在海边生些利息，差我取讨，顺便带这几担货物回去。你们两个受了官职，为何还做这般勾当？”阮小七、孙新各把从前事迹说了一遍，就邀到山寨款待。杜兴念旧时情义，欣然便同上山，叫脚夫也批上去。

到寨里与各位相见。杜兴只顾看那栾廷玉、扈成。扈成道：“杜主管，你不认得了？我是你主人的旧邻舍。”杜兴方才醒着道：“好不迟钝！是扈家庄大人和栾教师，日日相会的。隔了几年，大官人你也苍了些，不比那时标致了。”扈成道：“在外风霜，自然不似旧时。杜主管，你长得饱满，不见咨牙露嘴哩！”众人皆笑。扈成问道：“我出外多时，家中田产想多荒芜了。”杜兴道：“粮差役重，佃户俱各逃亡。如今多是我家东人料理。”扈成不觉伤感。遂置酒相待。阮小七道：“依我当初，不受招安，在梁山何等快乐！受了奸党无数的亏，今日又挣得这个所在，权且安身。你何不接了李应来，一同相聚，岂不是好！”杜兴道：“小弟与东人历尽辛苦，将就留些安稳罢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我也灰心，自在石碣湖中打鱼。又遇着变故，不得不然。只怕那奸党也放不过你两人哩！”孙立道：“杜主管，难得相遇，你多盘桓几天，不知后会又在何日！”杜兴道：“出来久了，东人在家悬望，还要到东京起些账目，不能耽搁。明早就要起身，已领盛意。”孙立道：“到东京我有个书信烦你捎去，不知使得么？”杜兴道：“总是顺便，但不知寄与何人？”孙立道：“便是我那乐和舅。他的姐姐多时不见，记挂他，我也有句要紧说话与他商量。”杜兴道：“他在王驸马府中，怕道寻不着！你今夜写起来，带去便是。”孙立谢了。当日欢饮而寝。

明早杜兴要行，孙立留不住，取出书信、三十两银子：“就把乐和盘缠，叫他作速就来。悄悄对他说，不可声张，怕哪里不肯放，脱身不得。”杜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当面会着递与他，东京地面耳目多，我却理会得。”就把书信、银子藏在贴肉顺袋里，作别下山。叫脚夫挑了货物光走。孙立运到山边，叮咛而别。

不说众头领在登云山聚义，单表杜兴取路往东京，其时深秋天气，不寒不暖，正好赶路。免不得夜住晓行，饥餐渴饮。不止一日，到东京，进了封丘门，寻着下处，安顿行李货物。这主人家叫做王小山，是积年相识。见杜兴到了，置酒接风。打发脚夫回去。次日，将各项账目催讨一番，都说还要迟十来日方可清楚。杜兴只得耐心等待，总是闲着身子，就记起孙立的书信。问到王都尉府中来。门前静悄悄不见有人，勋戚之家，不敢闯进去，立在府门首。一会，只见对门茶坊里走出个虞候，与朋友会茶分散，将跨进府门，杜兴迎住，唱个喏道：“在下要会府中一个相识，不知可在么？”虞候道：“你要会府中甚么人？”杜兴道：“便是做陪堂的乐和。”那虞候把杜兴一看，说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？与乐和恁相识？”杜兴道：“在下山东人，与乐和旧交，说与他便晓得。”虞候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随我进来。他与都尉爷在后堂下棋，教他与你相会。”杜兴不知好歹，便跟进去。转弯抹角，到一间房内，说道：“你坐在这里，待我去看，若下完了棋，便唤出来。”杜兴致谢。那虞候带转门，去了一个多时辰，杜兴有些不耐烦，立起身开门，谁知反锁着的，心中疑惑：“怎地锁我在这里？终不然有甚么缘故？”又等了好一会，只见那虞候同五七个人开门进来，指着杜兴道：“这个便是乐和亲眷，在他身上要乐和就是。”内中两个取出索子，向杜兴项上紧紧扣住，拽着便走。杜兴大叫道：“我是无罪平民，索我到哪里去？”那些人道：“你自到开封府堂上对府尹说。”

不由分说，推推拥拥，带进开封府。击了一声堂鼓，府尹吆喝坐堂，带过杜兴跪下。府尹喝道：“你是乐和甚么亲眷？把乐和窝藏在何处？快快招来，免受刑罚！”杜兴分辨道：“小的济州人，名唤杜兴，与乐和不是亲眷，在路上遇着乐和的亲眷，央小的顺便送个书信与他。”府尹道：“他的亲眷叫甚么名字？”杜兴寻思不好说出孙立，胡诌道：“一时忘记了。”府尹喝道：“他叫你寄信，怎的不记得？书信在哪里？”杜兴道：“没有书信，是个口信。”府尹大怒，叫搜他身上。做公的把杜兴衣服剥下，从顺袋里搜出书信并三十两银子，呈上拆开，看了大意。亏得书信上孙立不落姓名。笑道：“分明是一党了，扯下着实打。”众牢军拖下，打得发昏章第十一。咬定牙根，只说不知情。府尹叫把这厮监了、再加勘问。杜兴发在死囚牢里，府尹退堂。有诗为证：

翩翩云中雁，霜天多哀音。为重苏卿节，寄书来上林。辛苦敢自惜，反有繒戈临。所以古君子，垂戒在高深。

看官有所不知，阮小七杀了张通判，济州中文到枢密院，又有登州申到孙立、孙新、顾大嫂、邹润，结连统制栾廷玉，杀了杨知府，攻破府城，劫了仓库，哨聚登云山造反，都是梁山泊旧伙。蔡京、杨戩大惊，奏过天子，行文各州县：“凡系梁山泊招安的，不论居官罢职，尽要收管甘结。”有人首报乐和是孙立妻舅，正是贼党，着落王都尉要人。乐和是乖觉的人，听得这个风声，走出府门，不知去向。开封府碍着王都尉是当朝驸马，不便勾摄，亲自打轿来拜王都尉道：“乐和是奉圣旨的要紧人犯，求都尉发出。”都尉回道：“乐和先在府中，见他怠慢，早已打发去了。若在，何惜这个人？他隔着三千多里，恐他未必知情。既是奉旨，倘然回来，自然送出。”府尹只得唯唯而退。却好杜兴三不知来寄信，王都尉要脱干系，就推到他身上，锁在房里，通知开封府交付拿去，当堂打讯监禁。也是杜兴老大晦气，撞在网内。古人说得好：“能管不如能推。”若是殷洪乔把人寄的书札俱付石头城水中，浮者自浮，沉者自沉，却不省了这场是非？

闲话放过，且说杜兴到了监里，懊悔道：“没来由受此屈事，怎得脱身？”央人通信与王小山，要他雇人到独龙冈李大官人处，请他到京救解。先将些银子牢中俵散，幸不吃亏。过了两个月，李应使人回复道：“枢密院行文到济州，凡是梁山泊旧人，都讨收管甘结，进京不得。只好多带金银，买嘱掌案孔目，松其罪犯。叫你且耐。”果然钱可通神，上下受了贿赂，把犯由改轻，申详枢密院：“杜兴系不知情。乐和逃遁在前，寄书在后，不合与叛党相识。流二千里。”枢密院依拟。府尹取出杜兴，当堂杖脊，刺配彰德府。上了七斤半铁叶枷，贴上封皮，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张千、李万，押出府门。酒店里坐下，王小山把行李金银交付杜兴，取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防送公人，吃饱酒饭，王小山别过。杜兴带上行枷，公人提着水火棍，取路而去。一路上买酒买肉，将息身子。公人十分好待。风餐水宿，到了彰德府，投了文书，大守给发批回，公人自去。

随将杜兴发下牢城营内，讨了收管。杜兴到单身房内，不等开口，取十两银子送与差拨，二十两银子送与管营。少顷，唤到营厅。管营道：“太祖皇帝定下律令，凡配到囚徒，先打一百杀威棒。看你脸上黄瘦，想是路上害了病，权且寄下。”教他看守天王堂，不过烧香扫地，极是清净省力。这是看银子分上。杜兴又置办酒食请差拨并合营人役，因此尽皆喜他。那管营姓李名焕，是东京人，年纪六旬，为人忠厚有馀。见杜兴能干，志量爽慨，又为别人的事受罪，自己没有子息，抬举他做个梯己人，叫他长随买办。杜兴又肯使闲钱

，不时买些时新物件送进孝顺。从此出入内衙，并无顾忌。

那李管营大奶奶亡过，只有一个小奶奶，名唤赵玉娥，原是营伎出身，年纪不上二十四五，生得：

远山横黛，频带云愁。秋水澄波，多含雨意。藕丝衫子束红绡，碧玉搔头铺翠叶。双湾新月，浅印香尘。两须芙蓉，淡匀腻粉。独自倚栏垂玉腕，见人微笑掠烟鬟。

那赵玉娥正在妙龄，那李管营怎能遂其所欲？一味颠寒作热，撒娇撒痴。只为营内尽是配来囚徒，腌脏魍魉，没有看得上眼，却也按定心猿意马。见这杜兴虽然人物粗陋，身躯雄健，衣服干净，又会逢迎，叫做饥不择食，思量到他身上煞些火气。就像潘金莲见了武松，忖道：“不有千百斤气力，怎地打得老虎！”所谓取材而不取貌，时常差他买东买西，赏酒赏食，甚是亲热。这杜兴是个直汉，哪里晓得他的心事，况裙带下的滋味从不尝着，毫不招架。

一日叫买绣线，分付道：“就要交进。”杜兴应喏去买。在营前酒店前走过，有个人在店里吃酒，叫道：“杜大哥怎的在这里？”杜兴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锦豹子杨林。相见过，便把孙立在登云山央烦寄书与乐和，开封府刺配到这里的事说了。便问：“你和裴宣在饮马川作何生计？”杨林叹口气道：“我们是耿直汉子，为着招安，死里逃生，谁耐奸党的气！故不愿为官，闲居饮马川。身边有些积蓄，不消几时，都用完了。原做私商道路，打探有个小伙儿跟两个伴当，大有肥腻，闻说要到这营里来，探个实信，先在此吃杯酒儿。”杜兴叫过卖添上些肴馔来，过卖认得杜兴，只管搬来。吃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小弟被着冤屈，配到这里，并无相识。杨哥，你到营中盘桓几日，好诉说心事。”便袋里取块银子，丢在柜上道：“一总算账。”携了杨林的手，到绒缎铺买了绣线，到单身房里，说道：“你且坐下，待我交了绣线便来。”

走到里边，小奶奶假怒道：“我等着用，一去去了大半日！”杜兴道：“酒店里遇着相识，请他吃杯酒，故此来迟，望奶奶饶恕。”玉娥道：“我不怪你来迟，只怪你这样一个长大汉子，好不晓事。我另眼看觑你，再不肯出力献勤！”把眼一丢，道：“待管营不在，还要和你吃杯酒。”杜兴倒低着头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竟自走出。杨林接着道：“兄长的罪名担着别人的事，不如同我到饮马川，别作区处。何苦在此听人使唤？”杜兴道：“我去了不打紧，恐怕根寻到东人身上，只得耐心守住，限满自有出头。那管营心腹相待，也不忍撇他。单是小奶奶乔张做致，有些不尴尬，好生看不得。”杨林道：“这也由他，只不要着了道儿。我们梁山泊上好汉，这个字儿极看得清。”正说间，有个人传拜帖，说东京冯舍人来拜。杜兴接了帖儿去禀，杨林探头一看，正是要探听的那小伙儿。连忙闪了进去。管营看了帖道：“是我表侄，快请进来

。”舍人走进，杜兴看时，那舍人生得：

身材俊俏，打扮风流。一双花眼浑如点漆，两道柳眉曲似春山。口未言而先笑，身欲进而频回，荀令下香三日馥，潘安标致一时倾。

老管营接着，冯舍人便拜道：“小怪久违老伯，因父亲命到大名府讨了银子，乘便教我探望。”管营扶起道：“一向契阔，甚是记念。今承光顾，喜之不胜。”冯舍人叫伴当送上礼物。管营道：“怎好又叨盛仪！”命杜兴收进，就令备饭：“对小奶奶说：‘有东京冯舍人探望，是个至戚，请出来相见。’”杜兴把礼物交进，说：“管营说：‘东京冯舍人到此，是个至戚，快些备饭，说与小奶奶后堂相见。’”小奶奶慢慢的道：“什么冯舍人？又来打搅！”叫丫环随着，先在屏风后一看。不看万事全休，一见了这般风流人物，身子先自酥了半边。整衣掠鬓，袅袅的出来。冯舍人见了，慌忙起身。偷眼一觑，花枝招颤，态度轻盈，魂不附体，倒身便拜。管营道：“自家骨肉，常礼罢。”小奶奶笑容可掬，平拜了，坐在管营肩下，四目交注，两意相投，就开交不得了。

少顷养娘捧出酒肴，小奶奶满面春风，举杯相劝。冯舍人一团和气，斟酒回敬。两下眉目送情，语言挑逗。管营认是自家亲戚，绝不觉察。长长短短，问些家务。吃了一回酒，冯舍人推辞量浅。管营道：“难得远来，宽住几日。”留在东厢房安歇。这舍人的父亲名唤冯彪，是童贯标下排阵指挥，广有机谋，招权纳贿，童贯托为心腹。单生这个儿子，乳名百花，赋性轻浮，百般伶俐。见了标致妇人，性命也都不顾的。今遇见玉娥恁般容貌，如何不动人？那玉娥又是不遂心的怨女，就是杜兴这般粗陋，尚且思量寻他救急，何况舍人是捏得水出的美少年，怎不垂涎？两下里恨不得霎时搅做一块，碍着管营，未能下手。不提题

却说杜兴到外厢，对杨林叫声：“失陪！因为这舍人来，耽搁半日。”杨林附耳低言道：“这便是小弟所说来打探的。”杜兴道：“是管营表侄，不可下手。况又留住内行，你且盘桓两日去。”杨林道：“裴宣在哪里等候，要去回复。既是管营亲戚，只索罢了。”杜兴取十两银子与杨林：“且拿去使用，得便时同裴宣再来走走。”杨林道：“你在客边，怎倒受你的银子！”杜兴道：“银子不打紧，用完了，李大官人又拿来的。”杨林作别而去。

过了两三日，李管营奉上司差遣，到山西公干。临起身，分付杜兴小心承值。嘱玉娥：“好生款待舍人，待我回来与他送行。”俱各应诺。管营出门之后，玉娥等不到晚，亲自洗手剔甲，整理酒肴，请舍人到房里坐定，传杯送盏，笑盈盈说道：“一向怠慢你，甚不过意。况且心里闷得慌，没些头绪，今日空闲，开怀请你吃一杯儿。”拣好的蔬菜送过去。舍人是个惯家，怎不会意

，连声致谢道：“承婶婶盛意，侄儿感戴不尽。为甚婶婶身子不快？敢是伯伯不遂心么？说与侄儿，或可分些忧。”那妇人云情雨意，已自把持不定。又饮过两杯，桃花上脸，愈觉娇媚，瞅着眼道：“口子长哩！也分不得许多忧。”两个看看涎上来，饬成一块。玉娥脚下穿一双老鸦青缎子靴头鞋，面上金线缉成方胜，白绫高底，尖尖跷跷，刚只三寸。舍人只顾瞧着，玉娥假做纳鞋，横在膝上。舍人在桌底下伸过手来，鞋尖上捏了一把，道：“侄儿一见婶婶之后，不觉神魂飘荡。又见这双小脚，身子都麻木了。只求婶婶救命！”一头说，就捱近身来搂抱。玉娥假意推开，舍人不由分说，抱到炕上，褪下裙裤，两个就云雨起来，翻天覆地这场好战：

淫心久炽的娇娥，如馋猫舔着鱼腥，骨头都咽；风流串过的浪子，似渴汉饮着酒浆，糟粕皆倾。金莲高举，玉体相偎，一个也不管东京的父命，违限已久；一个也不想山西的公干，不日回来。正是欲火上腾烧赤壁，情波泛滥没蓝桥。

这舍人弄得玉娥骨醉神融，喘吁吁一身香汗，方才罢手。穿好衣服，重新倚肩并坐，吃到掌灯时候，竟同床共寝。

自此如胶似漆，顷刻不离，养娘丫环都不回避。杜兴闻知，心中不忿道：“这淫妇果然肆无忌惮！待管营回来，慢慢和他讲。”这玉娥初时有意杜兴，今遇这般妙人，反嫌他碍眼，竟换了一副面孔，严声厉色，憎长嫌短，开口便骂。杜兴受气不过，未免出几句怨言，玉娥与舍人商量道：“我和你这段姻缘，是生死难开的了。便是老灰物回来，百般随顺，我倒不打紧，只是这个杜兴，恐他弄嘴，如何是好？”舍人道：“怕他则甚！这是该死的囚徒，了他性命，只费一张纸。”连那舍人也乔妆家主的势来，十分凌压，杜兴着实怀恨。

不一日，管营回来，并不觉察。玉娥道：“你出去了几时，那杜兴十分放肆，不时进来调嘴弄舌，要来欺骗我，没些尊卑。那样做歹事的囚徒，你不该重用他。若不处治，还我一个头路！”就倒在管营怀里哭起来。管营道：“怕他不敢。若果如此，要处治他何难！”安慰了玉娥，要去拜客，叫杜兴跟着，问道：“我不在营里，你怎么没规矩，去冲撞小奶奶？”杜兴道：“恩相不问，小人正要禀知。那冯舍人与小奶奶终日同在一处饮酒作乐，养娘丫环都不顾忌。把小人百般凌辱，要结果小人的性命，舍人说只消费得一张纸。小人蒙恩相恁般抬举，思量酬报大恩，如何敢冲撞小奶奶！恩相，你看舍人的容貌与小人嘴脸，小奶奶喜欢哪一个！”管营道：“不必多讲，我自有的。”

过了两日，玉娥见不难为杜兴，又来挑拨道：“你虽然职小，也是个官，怎容囚徒来凌辱于我！何不费一张纸结果了他！”管营听了这句话，心里老大明白，便道：“不见什么实迹，难道便好行此事？”玉娥发怒道：“要有实

迹，你情愿做老乌龟了！”哭着进房。管营忖道：“且支遣开了杜兴，看他恁地！”遂到营厅，对差拨道：“杜兴到此多时，小心谨慎，可拨他到西门看守草料场，待他觅几分常例。”差拨道：“杜兴在此长随倒也出力，拨了他去，恐无人使唤。”管营道：“你不晓得，叫他去便了。”差拨不敢再说，唤到杜兴。管营道：“你在这里安身不得，差你到一处去，不可推却。”杜兴心下狐疑道：“这是枕边灵了。”说道：“蒙思相差遣，怎敢推却！只不知哪里去。”管营说出来。有分教：鸳鸯浪暖翻红雨，狼虎声威起黑风。这一家儿手段不知谁弱谁强；那几个人性命毕竟谁生谁死。天下的事总定不得，不知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古云貌陋心险，杜兴竟不其然。信乎！冯舍人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。只消费一张纸，三人一样说话，却有三样神情口角。《公》《谷》《国策》，每以叠见生奇。

第五回 老管营少妾杀命 补天雕旧仆株连

却说管营见玉娥背谤杜兴，要了他性命；杜兴又说玉娥与冯舍人勾当，一时难辨真假，思量遣开了杜兴，打发舍人回家。算计已定，对杜兴道：“西门外有座草料场，差你去看守。纳草的来，有些常例。你即同差拨去交割。”杜兴想道：“又是林冲一般了。”说道：“小人自去，只是恩相年纪高大，身边少个亲信之人，每事要防范些。”管营点头。杜兴自同差拨去了。

管营到里面对玉娥说道：“杜兴大胆，已差往西门外看守草料场去了。舍人离家日久，恐父亲记念，明日送他回家。”玉娥一喜一忧，喜的是杜兴离了眼前，忧的是舍人回去，做声不得。舍人接口道：“侄儿要去，只是这几日害着腰酸腿软，怕上牲口不得。”管营含糊答应。自此有心冷眼看他，两个果然亲热。

一日在厅上发放新解到的囚徒已毕，悄悄到房门边，听得嬉笑之声，伏在壁缝一张，只见玉娥坐在舍人身上，舍人搂着玉娥香肩，低低的道：“老头儿打发我去，怎么割舍得亲亲！”玉娥道：“我有一个法，你只说腰疼未好。他毕竟要打发你，我和你算计先打发这老灰物上路便了。”管营心头火发，哪里耐得，推开门抢进喝道：“贱淫妇！你要打发我上哪条路？”两个慌忙走开，管营一把扯住舍人，骂道：“这小畜生，恁般无礼！”一头撞去。舍人要脱身，用力一推，管营头重脚轻，早已跌倒，四肢不举，昏晕在地。玉娥也慌了，来扶时，哪里救得醒。一来管营年老，平日为玉娥淘虚身子，二来气塞胸膛，痰迷心窍，顷刻就呜呼哀哉了。玉娥忙唤差拨来，说管营中风，一时身故，申报上司，取银子置办衣衾棺槨。不题。

却说杜兴到草料场住了两日，有几件衣服烦养娘浆洗，不曾拿去。见猎户

射倒一鹿，买了两腿，顺便到营取衣服，将来孝顺管营。将到营边，劈山撞见杨林，道：“我又到营探你，知你拨守草料场，正要问来。”杜兴道：“被那贼淫妇捻了去，今日来讨两件衣服，买这两腿鹿肉，来看管营。”杨林道：“管营早上死了。”杜兴吃惊道：“甚么病？死得恁快！我去的时节好端端的。既如此，你在酒店里坐地吃杯酒，我进去一探便来。”一头说，把鹿肉放在店中，走到营内，见差拨问道：“管营怎么死了？”差拨道：“发放了新解到囚徒，进后面去，小奶奶说道中风。见丫环传说，小奶奶与冯舍人调戏，抢进扭住，舍人把他推了一交，跌死的。你不要管他。”杜兴到后堂，见管营直挺挺横在一扇板门上，不觉放声大哭，磕了四个头，见玉娥问道：“管营没甚病，怎的就死？”玉娥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哪里论得！你看守草料场，走来怎么？”杜兴道：“我与养娘讨两件衣服，闻管营身故，蒙他抬举一番，就送他入殓。”玉娥变脸道：“哪个要你送！”舍人接口道：“你不过是个囚徒，非亲非故，干你甚事？还不快走！”杜兴道：“你是亲故，该来送他终的。”舍人大怒，喝道：“放屁的死囚！”叫伴当打他。杜兴本待就要杀那淫妇、奸夫，恐营中人目众多，寻思且与杨林商议而行。忍气吞声走到酒店里，对杨林说道：“管营死得不明，我要与他报仇，杀死这淫妇、奸夫，出这口气。”杨林道：“且慢，若然动手，恐脱不得身。”附耳说道：“如此这般，方才做得干净。”杜兴依计，吃了两角酒，算还酒账，提了鹿肉，同杨林到草料场去了。

却说那玉娥把管营入殓，里穿孝服，乔妆淡抹，更打扮得妖娆，与舍人朝欢暮乐。舍人道：“已是天从人愿了。只是此地不可久留，少不得新管管来，就要出衙。把这棺材埋在郊外，我和你到东京。我父亲有泼天势要，谁人敢管！可不是水运夫妻哩！”玉娥满心欢喜，就把棺木抬出，结束行装，雇了轿马，同养娘丫环，也不拣日，同上东京。

在路行了两日，到紫金山，是强人出没的所在，一望平沙白草，天色阴晦，行人稀少。只见两骑马，马上两个壮士，手擎硬弓，满壶羽箭，跨着腰刀，慢腾腾的来，擦着冯舍人并肩交过，把马加上两鞭，飞也似去了。那轿夫道：“奶奶，不好了！方才过的是响马，前面去不得，回去又路远，怎么处？”玉娥、舍人慌做一团。伴当道：“不妨，待我们与他对敌。”说犹未绝，那两匹马飞也转来，飏的一响，把舍人透喉一箭，死于马下。那两个响马跳下地，把轿门扯开，推出玉娥。玉娥叫道：“好汉！拿了财物，饶奴性命罢！”一个响马道：“你肯饶管营性命么？”拔出腰刀，照项脖上一勒，哪里顾花容月貌，也死在一边。那伴当只好说得嘴硬，马到时，和轿夫先走了。养娘丫环惊倒。响马将行囊打开，把舍人讨来的银子、李管营平日积蓄，约有三千

多两银子，装上搭连，跨马加鞭，一直投北去了。那伴当、轿夫望见响马已去，方才走得。伴当道：“有一个响马是杜兴的相识，在营里见过，我认得的，但不知姓名。”轿夫道：“且报当地官府，着人收殓。在杜兴身上根寻响马便了。”有诗为证：

马嵬山下遗香袜，群玉山头怨晚妆。

一段杀机消不得，空留芳草怨斜阳。

那两个响马，便是杨林、裴宣。杨林先与杜兴算计，路上结果他。打听同上东京，杜兴不好出面，在十里外等候。裴宣、杨林杀了玉娥、舍人，劫了财物，会着杜兴，同到饮马川。裴宣道：“我等重理寨栅，招集壮丁，再做一番事业。”杜兴道：“我未限满，若在此间，必然寻究到李大官人身上。裴大哥，你在此招集整理，我同杨哥到独龙冈叫了东人来，方才安稳。”计议已定，消停两日，杜兴、杨林取路到济州。

行了两日，到一小市镇上，见一个人与人厮闹。杨林看时，却是一枝花蔡庆。拦开众人，问道：“为甚么在此厮闹？”蔡庆道：“二位来得正好。昨晚我同这伙人在店中安歇，我先出门，他赶来，赖我拿他甚么行李。”杨林大喝道：“这是我的兄弟，你们为甚赖他？”拽拳便打。那伙人道：“不曾赖他。晚上同寓，不见了行李，问他一声可曾见，这位客官便要厮打。”杨林道：“他是清白汉子，可是拿你行李的？”看的众人相劝开了。杨林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一向在哪里？”蔡庆道：“哥哥没了，我不愿为官，原住在北京。一个舅舅在凌州做知州，总是闲在家里，思量去打一个抽丰。”杜兴、杨林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我们一同行。”蔡庆问：“你两个在哪里相会？到济州做甚？”杜兴把孙立奇书，为着横事刺配，杀了玉娥、舍人的活泼了。一路同行同歇，不一日到了山东分路的所在。杜兴道：“我两个到独龙冈、你到凌州住几时。若回家去，必打饮马川经过，千万到山寨里一会。”三人分别。不题。

却说冯舍人伴当到彰德府首告，差人到草料场拿那杜兴，早已逃去了。星夜赶到东京，冯彪知道儿子被杀，又苦又恨，细问根由。伴当将囚徒杜兴勾引响马的话说了。冯彪道：“既是杜兴，自有下落。”禀过童枢密，一面行文到彰德缉拿响马，一面行文到济州勾摄杜兴主人李应，要他身上根捉杜兴。说那济州知府接得枢密院文书，要捉李应，唤缉捕使臣商议。使臣禀道：“那李应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容易拿不来。必须太爷自去，只说拜他，哄出来方好拿得。”知府便摆执事，带了一百多衙役到独龙冈。

却说李应虽知杜兴刺配彰德，有两三个月不通音信。其时秋末冬初，正在家里收拾稻子上仓，只见本府太爷来拜，慌忙出迎知府到厅上，正要参见，知府道：“枢密行文，有件要紧事到府间去说。”衙役簇拥便行。李应脱身不得

，只得随去到济州城内。知府升了堂，说道：“你主管杜兴，纵容他劫杀了冯指挥舍人，童枢密要你身上送出杜兴。”李应分辩道：“杜兴刺配彰德，隔着三千多里，从来不通音耗，哪里去寻他！”知府发怒道：“你和他同是梁山泊余党，自然窝藏在家，推不得干净。今日且不难为你，暂时监下。我申文到枢密院，自去分辩。”李应到监里，寻思道：“怎又做出事来，连累着我！”只得把银子分俵狱中。那节级人等晓得李应是大财主，要趁他钱财，并不难为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蔡庆到凌州，舅舅已升任去了，盘缠使尽，回去不得。思量列独龙冈寻杨林、杜兴，取路到济州，却好会着杨林，说道：“我舅舅升任，没有盘缠，要回不能，正来寻你。”杨林道：“李应已被济州太守拿去，监在狱里，杜兴先把人眷家资同庄客护送到饮马川去了。我要到济州去救李应出狱，正无帮手，你来得甚好。且去寻个客店歇下。”杨林道：“莫若如此，方可救他。”蔡庆道：“有理。”

次日下午，来到监边，对狱卒道：“我们是东京枢密院奉差到济州公干，闻得李应监在里面，与他有旧，要看他一看，烦你开门。”狱卒受过李应大注钱的，不敢推托，开门放进。见李应闷闷地坐在牢房，见了杨林、蔡庆，倒吃了一惊。杨林低低说道：“我和裴宣、杜兴做了这桩事，恐怕连累你，到独龙网报信，不料先监在这里。杜兴先把宝眷家资护送到饮马州了。若解到枢密院，性命难保。不若这里如此用计，方可脱身。”

李应大喜，把五两银子与节级道：“我不久要解到东京，一向承你们看待，今日有个朋友枢密院差来公干，顺便来看我，要烦你置备酒肴，款待则个。”节级依允。不多时，摆列齐整，请杨林、蔡庆和节级、小牢子一同畅饮。又分给牢中一般罪人。节级小心，封锁狱门停当。吃到欢畅，李应起身向节级、牢子各敬一大杯，不觉口角流涎，昏迷不醒。听得樵楼上鼓打三更，李应、杨林、蔡庆爬到墙头上，拨开荆棘，一同溜下。正要移脚，只见两个人提碗灯笼，手执棍棒，是巡更的。一个喊道：“有人越狱了！”李应把那人下颏上一抬，羊撇头倒在地下，那个再要喊时，杨林早已拔尖刀夹耳一搨，也倒在地。两下里并无动静，蔡庆提了灯笼，李应、杨林拿了棍棒，认作巡更的，公然出了大街，又转过小巷。

黑影里有人轻轻话响道：“此时城门未开，家中倘或追来，怎处？”蔡庆抢步向前一照，有个年少妇人，青布兜头在前，一个汉子，背一包袱跟着。蔡庆大喝道：“背夫逃走么？”那汉丢了包袱，望侧边巷里一溜烟走了。杨林扯住妇人。那妇人慌了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一时错见，被他拐出，饶了我罢！”杨林问道：“你住在哪里？那汉子姓甚么？”妇人道：“那汉子姓施，是

奴的表兄。丈夫出外经商，奴被婆婆打骂不过，私自要他领到娘家去，不是逃走。”杨林道：“分明与表兄通奸逃出，还要抵赖。我们饶你，不扯见官，你快些回到家去。”那妇人致谢不尽。杨林提了包袱，笑道：“我们巡更有功，捉得一起奸情。”李应道：“且到城门边看开也未开。”奔到城边，却好鸡唱。坐了一回，城门开了，黑影里闯出城。走了五六里，到一小山脚下，天色渐明。杨林道：“夺这包袱，且是沉重，不知甚东西在里面。”打开一看，有几件女衣，裹着三串铜钱并钗鬟首饰，说道：“且拿这铜钱路上买酒吃。”重新包好，弃了灯笼棍棒，一同赶路，说说笑笑，早行了六十里地面。

官道边有座酒店，挑出望子。进去买些酒吃再走。拣副座头坐下，叫酒保打五斤酒、大盘牛肉来。走了这半日，胜中饥馁，狼吞虎咽吃了一回。见上面一个人，军官打扮，身躯雄壮，一部络腮胡，独占一副座头。下首四个家丁，又在一副座头上吃酒。那军官拱手问道：“列位从济州来，不知还有多少路？可赶得到么？要去提一重犯。”蔡庆接应道：“上下贵处？要提甚重犯？”那军官未及答应，家丁便道：“我家爷是童枢密标下冯都爷，为着小舍人在彰德府被响马害了，打听得梁山泊馀党扑天雕李应的主管。因移文去提，不见解到，都爷亲自下来并济州官府提到东京，与小舍人报仇。”李应三个听了，做声不得，支吾了几句，杨林算还酒钱，出门便走。

只见一个铺兵背着黄袱公文，急走进店，劈面把李应仔细一看，叫酒保：“快些打角酒来，吃了要递一角紧急公文。昨夜李应越狱走了，在狱墙边杀死两个更夫，本府要申到枢密院去。”那军官跳起来道：“怎么说？李应越狱走了！”铺兵道：“方才出门的好像是李应。若拿住，倒有三千贯赏钱。”家丁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这三个人见我讲了，慌忙出门。又这个阔脸的，正是杀小舍人的，我认不真，不敢声张。”冯彪唤铺兵做眼，同家丁拔出腰刀，飞也赶来，叫道：“劫贼不要走！”李应三个回头看时，已到身边。虽藏暗器，却不中用，急闪入林子里。铺兵再一认，喊道：“正是李应！”那冯彪同家丁也奔入林子，轮刀便砍。李应事急智生，见有株松木横在地上，拿起来对面一扫，一个家丁手中的刀拿不住，扫在地下。杨林急忙拾起，举手相迎。李应又将松木尽力一搪，那冯彪抵当不住，一个脚趔跌倒在地，杨林一刀斫开脑袋，死于地下。那家丁不敢向前，很命跑了。铺兵走得迟些，也被杨林杀死。李应道：“若没有这根松木，我三人性命休矣。”恐怕地方知道追来，急急走了。那四个家丁回到店中说家主、铺兵被杀，店家吃了一惊。日已平西，到济州不及，就在店中安歇。次早回到东京，去报童枢密，叫地方店家去济州首报，不在话下。有诗叹道：

父当垂训，子宜干蛊。父子凶淫，死非其所。

却说李应三人脱了险难，晓夜趲行，于路无话。到了饮马川，裴宣、杜兴接着，不胜之喜。告诉店中遇着冯彪，杀死在林子里，各各惊喜。李应见家眷已在，说道：“本等我已重整家业，不图甚么了。偏又凑出这事来。今已住手不得，须索整顿山寨，成一规模。”裴宣道：“小弟已聚得二百人在此。五里之外，有座龙角冈，冈上有一佑圣观，香火极盛。有个强人，唤做华丰，杀了道士，占住观中，倒聚五百喽啰，钱粮广有。我旧时有个小头目熊胜在他手下，前日来对小弟说：‘那毕丰是任原的徒弟，在泰安州嘉会殿上被燕青扑翻，与梁山泊是世仇。’见我这边立起营头，要来吞并。这是肘腋之患，不若我们先下手驱除了他，招过喽啰，方得安稳。”李应道：“我们立脚未定，先料理一番，且看机会。”连日砍伐树木，造起房屋，筑了寨门、隘口，置办马匹、衣甲器械，粗粗完备。

那熊胜又过来说道：“毕丰有勇无谋，极贪酒色，不恤士卒，用刑严酷，尽皆离心。前日到山下抢了一个女子，名唤王媚娘，是大户人家女儿，终日迷恋，昏醉不醒。我原是头领旧部，有心归附，在那边做内应，今夜过去，软进硬出，无有不胜。”李应、裴宣大喜，重赏熊胜，叫他先去策应，三更准到龙角山。熊胜自去了。当下李应、裴宣、杨林领一百喽啰去劫寨，留蔡庆、杜兴看守。二更时分，取路到龙角山来。其时正是腊月下旬，严霜满地，万木凋枯，那残月在东山边吐出寒光皎洁。李应上了山冈，那龙角山生得险恶，只有一条小路，崎岖陡绝。将到寨口，熊胜与心腹二十余人守住，对裴宣道：“此人还和王媚娘在哪里饮酒，待我领路，悄悄进去。”李应、裴宣、杨林各执器械，从大殿侧边转到餐霞轩，窗缝里一看，见毕丰半醉，抱王媚娘在怀，一递一口儿吃酒。王媚娘道：“你说三日后送奴回家，今有十来日了，怎留住不放？”华丰道：“这是哄你的话。要你永远做个夫人，在此有甚么不好！我劫得一百颗大湖珠在这里，与你穿戴。”媚娘道：“爹娘在家啼哭，放心不下。”毕丰道：“明日请来在这里一处过活。”又哺酒与他吃。媚娘道：“吃不得了，饶了奴罢。”华丰道：“昨晚那桩怪你讨饶，我今夜再不饶你。”李应大怒，喝道：“贼子，这般无礼！”一齐拥入，华丰见不是头，推开媚娘，往轩后窗子里一跳。裴宣赶去，已爬上岭头了。裴宣也跳出去，毕丰黑影里一闪，不知去向。王媚娘慌忙跪下，李应说道：“你不要慌，送你家去。”熊胜唤聚喽啰，到大殿上款拜。李应道：“那贼子走了，留着后患，不可不追。”遂同裴宣、杨林、熊胜，叫喽啰点起火把，四下搜寻，不见影响，道：“造化这贼子！”对众喽啰道：“你们肯随我到饮马川么？”同声的道：“毕丰不仁，久欲散去。见熊胜说头领极有义气，情愿跟随。”李应道：“既如此，可收拾了同去。”搜出三五千两金银，两仓米谷，三匹好马，器械、衣甲，都叫驮

回饮马川。杨林要放火，李应道：“不可！千年香火，慢慢寻道士来兴复。”叫熊胜同自己两个小头目送王媚娘还家，媚娘拜谢而去。

天已大明，回到饮马川，宰猪杀羊，拜赛神明，犒赏喽啰，商议坐位。李应道：“这饮马川是裴大哥旧日基业，原请坐了。”裴宣道：“大官人英雄无敌，况梁山泊上天数定的，岂可再议！自然听受号令了。”李应推不得，坐了第一。裴宣第二。要请蔡庆坐第三，蔡庆道：“小弟正有一言相禀。”众人侧耳听着。正是：草昧群英方复业，烟霞仙客更同波。不知蔡庆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杜兴认得杨雄，要修书讨时迁，因与祝家庄交恶。今又为孙立寄书，而馀波累及李应。两番皆为主管受祸，毫无怨言，非仅收拾稻子上仓之田舍翁也。越狱追逃，极旧题目做出极新文字。乃知操觚家必要另拣题目，正是拙笔无可可见长耳。

第六回 饮马川群英兴旧业 虎峪寨斗法辱黄冠

却说李应、裴宣在饮马川让定坐位，要请蔡庆坐第三。蔡庆道：“我兄弟两个是北京行刑刽子，没甚村具。因救护卢员外，蒙宋公明挈带上山。不幸征方腊，哥哥死了，单有小弟一人，有老母、贱眷在家悬望，况我在此没用，偶然路上遇着杜、杨二人，救出大哥。这里到底不是了局，只得容我别去。”李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敢相强。再从容几日，送行便了。”杨林遂居第三。杜兴第四。李应初到饮马川，并了龙角山这枝人马，许多财物，大加整理，竟成了一个局面。过了几日，蔡庆坚执要行，取出金银相赠，送至路口而别。

不说四个在欢马川聚义，只讲蔡庆背上包裹，独自一个，取路回北京。饥餐夜宿，走了两日，到虎峪寨地方，是一个大市镇，都是富户居住。到市上时，只见大石场上搭起两座高台，悬挂结彩，如迎神赛会一般。下面围绕老幼男女，约有千数多人，都望台上观看。蔡庆也立住了脚，分开众人，挨身一望，只见东边台上坐着一个道士，四个侍者各执旗捧剑。看那法官，怎生模样：

鱼尾冠横簪碧玉，云鹤氅遍绣销金。眉浓脸瘦，蓬松一部络腮胡；口阔唇掀，闪烁两腔邪视眼。法铃摇动鬼神愁，宝剑掣来天地暗。

再看西边台上，也坐一个道士，并无侍从，如何打扮：

头绾双叉丫髻，腰系八卦葫芦。杂色丝绦，宽系道袍香皂；淡青行缠，紧穿草屨斓斑。面上犹存杀气，胸中常养天和。

蔡庆定睛一认，却是混世魔王樊瑞。寻思道：“他如何在这里弄着把戏？且不叫破，看他怎地？”又见中间高桌上立个官人，长髯绿鬓，相貌魁梧，朝着两边台上拱手道：“小可难得二位仙长降临，许多人在这里看演妙法，只求各显神通。若是道高德重，斗得胜的，便建造仙院，情愿拜为师长，终

身供养。”那东边台上法官道：“贫道是当今圣上亲拜为师通真达灵先生林灵素传授的法侣。蒙檀越们一向优礼，今既有野狐外道要来斗法，须索与他对垒。倘赢了他，要拿去见官问罪，不可放他走了。”那樊瑞接应道：“小道偶然云游到此，闻得仙长道法，特来请教，并无争竞之心。今日万目同观，倘小术胜时，不过游戏一番，飘然而去。请仙长先施神技，不必多讲。”

那法官便接待者所捧的剑，向空中画一道符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忽然天昏地暗，白日无光，巽地上起一阵狂风，半空里震一声霹雳，跳出一只白额吊暗斑斑斓猛虎来，竟到西台上咆哮剪尾，扑这道人。只隔一尺多近，不能到身。道人把手一指，喝道：“孽畜，还不现形！”霎时间变做一张黄纸，一口气吹入云端去了。那法官摇着法铃，道声：“疾！”又现出一条黑蟒，约有三五丈长短，目光如炬，口吐毒雾，把道人颈下蟠紧，昂起头来，舌尖如闪电一般，伸入道人鼻孔。看的人都道：“这番道人的性命休了。”蔡庆也惊出一身冷汗。看那道人不动声色，将手勒住黑蟒，吹口仙气，霎时又化作一条草索掷于台下。众人一齐喝采。那法官见毒蛇猛虎害他不得，心下想道：“除非用此法术，他决躲避不得。”把两手空中一撒，令牌三响。顷刻间，漫天扑地，数万赤头黄蜂，拖着螫尾，满天展翅，烘烘如雷的叫，裹满道人，叮的叮，刺的刺。又放焰，腾腾烈火，满天通红。道人动也不动，袖中摸一小石子，向北方抛出，再把拂子一展，一声霹雳，震得屋宇皆动，大雨如注，火光顿灭，那些黄蜂，尽是稻秕，随雨而散。那台下看的人，身上并无一点雨点儿，尽皆惊异。

那法官法力已穷，无可奈何，思量下台走路。道人叫道：“仙长，还有什么奇术，再请赐教一番。小道也有些小技，不敢唐突。但既蒙先施，也只得略做一二件，与众位看官消遣一消遣，不知可否？”台下的人一来要看法术，二来抱不平，齐声道：“二位师父原说赌赛的，他赢不得你，礼无不答，自然该显手段。我们自有公道哩！”说声未罢，只见道人在葫芦内取出个桃核儿，唤看的人在台边掘一土坑，将桃核埋着，又盖上泥土。把一杯水念了咒语，浇在土上。须臾生出一株大桃树，繁簇簇开的满树花，结三颗桃子，其大如拳，鲜红灼灼。道人把手一招，云端里冉冉走下一个美女来，绰约仙姿，淡妆道服，非世间美貌可比。轻轻把纤手摘下桃子，袖里拿出个金镶白玉盘，袅娜娉婷走到东边台上，深深道个万福，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如流莺娇啭的道：“侍儿是王母娘娘殿前司香玉女，慧眼观来，知仙长在此演法，特遣送蟠桃三颗，食了长生不老。”法官见玉女天姿国色，细语柔声，不觉凡心顿起，正要伸手来接，蓦有一位天神，青面獠牙，身长丈馀，头戴束发冠，腰系虎皮裙，手执狼牙棍，腾空而来，把法官夹领揪住，望台下一丢，晕倒在地。天神玉女都不见了。侍者慌忙跳下扶起，兀自昏迷不醒。驼到后边去了。众人拍手大

笑道：“好一位道长，有这样手段，我们不见。”一哄而散。

那高桌上官人便请道人下台，倒身下拜道：“弟子肉眼凡夫，一向敬那郭法官如神仙，不料师长有此神法，屈到舍下奉斋请教。”道人笑道：“何足为奇，不过幻术。那法官自逞其能，略略取笑而已。贫道闲云野鹤，不敢过叨，就此告别。”却好蔡庆走过相见。道人见有人在旁，不好问向来踪迹，说道：“适遇敝相知，还要说话。”遂稽首而别。那官人哪里肯放，扯住道：“见了活神仙，岂可放过！这位贵友不妨同请到静室细谈。”邀进厅堂，重新叙礼，即设斋相待。正要叩问修真之奥，家人报道：“童枢密遣差官要见。”那官人起身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请到云房安歇，明日竭诚奉叩。”说罢自去。

樊瑞、蔡庆到云房。蔡庆便把从前事迹说过：“我要回家，在此经过，见是兄长，看演了半日的法。端的为何与他相斗？”樊瑞道：“我不愿为官，云游访道，得遇异人，传授五雷正法。要去访一清道人，结茅名山，也在此经过。闻得那官人姓李，名良嗣，是个豪侠富户，结识权贵，思量干立功名，更一心好那法术。那法官姓郭名京，是个破落户，投在林灵素门下，传些小术骗人。李良嗣一见款住。甚是钦敬。我闻他名，到来相访。不意郭京十分忌刻，要与我赌赛，故显些手段羞辱他一番。此间不是久留之地，明日我们早行罢。”两个自宿歇，不题。

再说李良嗣接见童枢密差官，设宴相待。差官道：“童枢密新奉圣旨，统领大兵镇守北京，防备大辽。”出京之日，林灵素先生说：“有个门下徒弟郭京，荐在枢府效用。闻知在府上，特来相请。”李良嗣忙使人与郭京说知。那郭京受了这场亏，浑身疼痛，睡在床上呻吟不绝。闻得枢府相请，慌忙挣扎起来，与差官相见，谢道：“蒙恩相见收，又烦尊驾枉迎，便当晋谒。只是受了一个贼道的气，身子动弹不得，过两三日，自叩辕门。”差官便问：“何事受气？”郭京道：“李大官人是当今第一个豪杰，胸藏韬略，武艺超群，贫道极承款待。只是不辨贤愚，凡江湖游食之徒，一概收留。不知哪里这个贼道，要与我斗法，被他先使个障眼法儿，把我闪了一跌，腰胯损伤，甚是狼狈。”差官笑道：“先生，你与他斗法，何不先使个障眼法教他吃跌，反自受了亏？”那郭京满面羞惭，无言可答。李良嗣道：“郭先生遗猛虎、毒蛇、黄蜂、烈火，却也利害，谁知一毫动他不得。他取个桃核埋在地下，顷刻长株桃树，结下三颗蟠桃，云端里走下玉女，容貌非凡，摘来献与郭先生。只道是美意，谁知闪出一员天将狰狞可畏，把郭先生望空一掷，因此受伤。”差官道：“这道人如今在哪里？明日我去拜他。”李良嗣道：“我留在云居安歇，还要传授他的法术哩！”

差官跟个家丁，在旁边听了，私自走到云房门首一张，见道人正与蔡庆在

灯下细谈，仔细一认，急急走来说道：“那道人不是好人！”李良嗣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家丁道：“我到云房悄悄一看，道人不认得，那个同他讲话的，却是杀我冯都爷的响马。若是好人，怎与响马相识？”差官惊骇，问起根由，家丁便把小舍人在彰德被响马杨林、杜兴所害，冯都爷自到济州，提那李应，酒店里遇着铺兵，认得赶去，林子里被他杀死。这个人姓名不晓得，面庞认得真的。目今童枢密正要捉李应、杨林、杜兴，拿了这个人，那三个自有下落。郭京乘机说道：“李应、杨林是梁山泊馀党；阮小七、孙立又闹了登州，害了杨太守一门良贱，杨太尉奏过天子，要发兵征剿。李应杀了冯指军父子，重造迷天大罪。那道人会使妖法，自然梁山泊上公孙胜了。李大官人素怀大志，进取功名，何不乘此，顺便拿了公孙胜和那响马，解到枢府，一定奏闻，赏授官爵。若是放他走了，日后根究起来，晓得在你家里，推不得干净。”差官亦思量请功，说道“郭先生之言甚是有理。”李良嗣也动了功名之念，说道：“拿了梁山泊馀党，除却朝廷大害，真可作进身之阶。只是他道法高强，倘然失误，是画虎不成，怎么办？”郭京道：“不妨。我们妖术单怕狗血人尿。叫人围住，他在睡梦里，把秽物浑身一淋，他便施展不得。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”当下算计已定。到三更时分，唤庄客家丁，各持刀杖，把云房守住，安排污秽之物，打进去拿那道人。

却说樊瑞已先晓得有人窥探，便自存心，对蔡庆道：“今晚须防人暗算，不要脱衣服。”取两块泥土，念个密咒，与蔡庆捏着道：“若有动静，我们竟走，人不看见，此是土遁之法。”果然三更，郭京当先，领着家丁、庄客点了火把，直拥进来。樊瑞、蔡庆早已起身闪左一边，众人对面不见。樊瑞望着郭京面上吹口气，一时昏迷，倒在床上。樊瑞扯了蔡庆，竟出大门，说道：“差官说童贯镇守北京，你同李应杀了冯彪，今被家丁认得，定然安身不牢。我护送你到家，搬了家眷，且到饮马川，我也不去寻公孙胜，暂住山寨。”蔡庆听允，趁黑夜同去了。

再说郭京昏倒在床，众人把火一照，见道人绾着双髻，鼾声如雷。众人将秽物满床一泼，取麻索紧紧绑缚，只不见了响马。扛到前堂，那郭京大喊道：“捆的是我！”众人看时，原来果是郭京，浑身血污，臭秽难闻，尽皆诧异道：“分明床上睡的是绾两丫髻道人，怎变做郭先生？奇怪得紧！”李良嗣急叫把绳索解落，将汤水洗净，换了衣服。那郭京受这两番荼毒，皆是自取其累，哑口无言。差官道：“道人走了不消说，明日去见枢府，再作商量。”

次日李良嗣备了金珠彩段，同郭京、差官骑着马到了北京，差官先进禀明，少顷大吹大擂，开了辕门，兵威好不整肃。差官引李良嗣、郭京拜见，呈上贽见礼物。童贯看过收进。见李良嗣一表威仪，动问道：“本朝向与大辽和议

交好，为宋江去征伐一番，惹动兵戈。目今命大将统领雄兵，要来复仇，侵犯北界。朝廷特简本枢镇守。现奉敕剑，收录贤才。果有奇谋异策，即填御敕，除授显职，一体重用。久闻足下英才武略，当今贤士。今蒙赐顾，有何良图？”李良嗣恭身答道：“山野鄙夫，不揆固陋，蒙恩相下问，敢不直摅愚悃！那燕云十六州，原系中华疆土，因石晋求救契丹，割地为赂。太祖时兴兵恢复，潘仁美违了节制，败于萧翰之手。真宗朝澶渊之役，寇准力劝御驾亲征，方得讲和。宋江轻挑边衅，致背前盟，故来侵犯，思复前仇。恩相且按兵不动，谨守封疆。卑末有一条奇计，取燕云如拾芥，灭辽国如破竹，使朝廷开拓万里之地，恩相享茅土之封。不识可上闻否？”童贯大喜，邀进密室殷勤致问。李良嗣道：“大金国主雄踞东方，兵已满万，天下无敌。何不遣一介使臣，从登莱泛海渡鸭绿江，深加结纳，两面夹攻。灭辽之后，燕云十六州仍归中国，那时议加岁币，一如纳辽故事，金主必然喜允。那辽国平州守将张毅涿州留守郭药师，与卑末为同盟契友。待掉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归，则辽之藩篱已撤，首尾不能救应，岂不立时殄灭！”童贯听了，以手加额道：“天祚大宋，生此良士。一闻金石之论，顿开茅塞矣！”即具本奏闻，重封官职，先署枢府参军，赞画机务。郭京因林灵素见托，亦留军中效用。自此李良嗣言听计从，恨相见之晚。

一日商议军务，良嗣乘机说道：“灭辽已有成算，不必过虑。倒是宋江馀党，重复啸聚山林，为祸不小。前日郭京在卑职家里，有一道人要来斗法，同伴一个人，是和李应杀冯指挥的响马。家丁认得，要拿解到枢府，不料使妖法遁了。这道人毕竟是梁山泊的公孙胜，今在二仙山紫虚宫。若不剿除，日后与辽国交战，倘然乘机窃发，反为心腹大患。”童贯道：“我倒忘了。阮小七，孙立占了登云山，杨太尉兄弟受害，李应又杀我心腹冯彪。今公孙胜广行妖法，着实搅乱，不可不捕！”即差标下统制张雄，领五百兵马，郭京为向导，先到二仙山擒拿公孙胜，然后进剿李应、阮小七。李良嗣奉着钧旨，就发张雄领兵前去，分付郭京道：“你不可怠忽，防他妖法。”郭京应诺而去。

却说公孙胜自从汴京辞别宋公明，朱武拜为师父，回到二仙山。过了几年，老母亡过，罗真人亦遂羽化。安葬已毕，自筑一小庵在紫虚宫后，乔松翠竹，曲涧小桥，甚是清雅，与朱武终日修炼炉火，参究内丹，道业愈高，心怡神旷。时当重阳佳节，丹枫满林，秋气高爽。两人酿下椰子酒，炊熟松花饭，笋脯嘉蔬，消梨雪藕，面着东篱黄菊，相对而饮。公孙胜道：“我本世外闲人，因应天罡之数，不由不出头做一番事业。还亏见机得早，跳出火坑。我和你今日啸傲烟霞，嘲风弄月，何等自在！宋公明满腔忠义，化作一场春梦，岂不可伤！”又饮过数杯，敲着渔鼓板唱道：

心上莫栽荆棘，口中谩设雌黄。逍遥大地尽清凉，丹汞鼎炉自养。

世事干戈棋局，人情蕉鹿沧桑。浮云富贵亦寻常，且把恩仇齐放。

两个唱罢，拍手大笑。只见小道重慌慌张张赶来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不好了！紫虚宫有兵马围住，两个将军把本宫住持拿着，说奉童枢密将令，要来提师父。住持说在小庵，领兵同来了。”公孙胜、朱武连忙立起，使个隐身法，倚在松树边着个下落。

张雄、郭京押了住持，入小庵不见，山前山后各处搜寻，并不见踪影。住持道：“公孙先生自居小庵，不在宫内，这几年从不见下山，恐怕误认了。”

郭京喝道：“胡说！他亲与我斗法，闹了虎峪寨，与李应杀了冯指挥，奉圣旨来拿的，不是小可！兀自篱畔摆设酒肴，在此赏菊。你这贼道，先知风放他走了，拿你去见枢密爷，重按军法！”叫把住持锁了，纵军士把宫内钱粮衣资掳掠一空而去。公孙胜摇着头道：“奇怪！我遁迹多年，未尝下山，并不接见一人，哪里有甚么虎峪寨，杀甚冯指挥？好没头脑，害这住持受累。”朱武道：“我前日下山买香，有人传说饮马川重聚强人，十分兴旺，或者李应当真在那里惹出事来也不可。只不该牵到师父身上来。总是这里安不得身了。且到饮马川探个虚实，再觅名山洞府栖身，却不是好？”公孙胜依允，进庵收拾行囊，同朱武从僻路下山到饮马川。

不多两日路程，已至山边。果见刀枪密布，旌旗悠杨。到关上通了姓名，喽啰进报。原来樊瑞、蔡庆已先到了寨里，一同出迎，到聚义厅相见。李应满面笑容说道：“二位师长已作世外神仙，不似我等复撻患难。虽时常想慕，急切里不能相会。今日不知甚好风，吹得到此，真是喜从天降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我两个久离尘迹，高卧白云，重阳那日，对菊小饮，不意童贯差兵将拿住紫虚宫住持，说贫道使妖法闹虎峪寨地方，和大官人杀了冯指挥。一些头绪不晓，请问众位，为甚缘故重聚于此？”李应便将登云山孙立寄书，杜兴刺配，济州越狱，林子里杀冯彪的事说了。公孙胜道：“这是一件，也与我无干。那虎峪寨又是怎的？”樊瑞笑道：“这是我的事。我来寻访师父，路经虎峪寨李良嗣家，与郭京斗法，作弄了他。蔡二哥偶然遇着，家丁认得同李大官人杀冯彪的，要来捉拿，被我使遁法走脱。想是他们猜到梁山泊上只有公孙先生会行遁法，故此错认了。”公孙胜方才省得，说道：“怪道来的将官说道亲与我斗法，想是郭京了。只是为甚做了将官？”樊瑞道：“童贯镇守北京，郭京是林灵素门下，荐与童贯。那晚差官来请，想是在童贯标下了。”李应道：“朝廷昏暗，奸党专权，把我兄弟们害得零落无多，还要得一个不容。虽然错认了先生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今乘到此，正好原照梁山泊上旧位，请先生居尊，共遵约束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贫道已离世网，心似寒灰不复燃矣。因事体模糊不知来

历，特来贵寨讨个实信。今已明白，即刻告别，再择名山潜身远害了。”李应道：“弟兄们还多，倘然意出事来，又错认了先生不能安身怎处？小弟有个两便的善策在此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请教。”有分教：干戈再起谈方略，水火抽添握胜谋。不知扑天雕说出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斗法是稗乘常例，因要惹出公孙胜来，故借此敷演。且提起李良嗣、郭京，为宋朝失两河之故，是一部大头脑。

第七回 李良嗣条陈因赐姓 铁叫子避难暂更名

却说李应要留公孙胜、朱武在山寨里，二人不肯，便要别去。李应道：“师长既爱清闲，那饮马川形势非凡，山后高峰下面有一白云坡，地面平坦，两道瀑布飞到坡前，汇成阔涧。苔石磷峒，四围有千百株虬松，参天苍翠。就在坡上建个小院，请师长在内清修，自送供给。有事则请教方略，无事则闭门参究，岂不是两便之策？”众人齐声称善。公孙胜就要去看，李应陪到白云坡，果然一派景致不让二仙山，公孙胜方肯住下。驾起座竹桥，结个茅庵，前临碧涧后枕苍崖。花药纷披，禽声啾啾。公孙胜、朱武令小童炊篝，不要送供给，蔬食清香，安心住下。

过得五六日，忽探事喽啰报上山来道：“有一二千兵马，打枢密府旗号，浩浩荡荡杀奔山边来，头领须作准备。”李应唤杨林、杜兴紧守寨栅看他动静，未可出战。原来郭京、张雄锁押紫虚宫住持去回复。童贯道：“公孙胜哪里赏菊，这紫虚宫住持先通风放他走了，因拿这住持来回复。”住持分辨道：“公孙胜自居小庵，与本宫不相往来，他自遁去，与小道何干？”童贯道：“他遁到哪里？”住持道：“闻得李应在饮马川哨聚，他是同党，或者在哪里。”童贯道：“李应少不得要剿灭，再差都统制马俊领二千兵、一并同李应擒来，扫清山寨，不可失误。”当下将住持撵出。

马俊同张雄、郭京领兵杀到饮马川，见山势峻峭，不敢攻打，只在山边摇旗呐喊。到下午时分，忽听一声炮响，李应全身披挂，背上插五把飞刀，提着点钢枪。左有樊瑞，右有杨林，三骑马飞出阵前。郭京指着樊瑞道：“公孙胜，你这贼道！两番使妖法走了，今天兵到此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樊瑞笑道：“你这天将摔不死的贼！真见鬼了，我是公孙胜？你若遇公孙胜，还死得早哩！”郭京大怒，做势要出马。张雄恐他失了锐气，仗大杆刀劈面砍来。李应接住，战了十馀合，李应拖枪便走。张雄不知是计，飞马赶来。李应觑得较近，暗掣飞刀，正中肩上，负痛抱鞍回阵。樊瑞、杨林催动喽啰冲杀过来，马俊抵当不住，官兵自相践踏，伤者甚多。忙退十里下寨，计点军士，折了三百余人。商议道：“贼寇凶勇难敌，败了一阵。且安歇一宵，明日申文去讨教兵方好。”

却说李应得胜而回，公孙胜、朱武知有兵到，也来寨中。李应道：“这些疲兵小将，何足道哉！便是童贯自来，也杀他片甲不回。”朱武道：“他折了一阵，锐气已丧。兵贵神速，今夜分四路埋伏，去劫大寨，使他只轮不返。童贯害怕，再不敢撩拨了。”李应称善。遂遣杨林、杜兴、樊瑞、蔡庆，分头埋伏。二更时分，李应自搗中军。到得寨口，分开鹿角，大喊杀入。官军略无准备，张雄、马俊在睡梦里听得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。李应冲到，一枪把马俊刺死，张雄望寨后脱去。喊声四起，杨林、樊瑞各路团团裹拢。那些军士杀的杀，逃的逃，如疾风乱扫败叶，只不见了郭京。剩下的衣甲器械、马匹粮草尽数搬回，置酒庆贺，不题。

却说张雄只得领了残兵回报。童贯大怒，欲起大兵亲自征剿。忽边报甚紧，大辽兵到，边隘守将拦当不住，乞发大兵遣将救援，故此中止。又接中书省行下文书，前日具题李良嗣破辽奇策，着到京陛见，具陈可否。童贯即发勘合，着良嗣驰驿进京，设宴饯行。说道：“参军复中华之疆土，建盖世之奇功，在此一举。朝中军国重事俱是蔡太师判决，我有密启专荐。参军宜先晋谒太师，备陈事宜。面圣之时，方可赞襄。”李良嗣领诺，拜别而去。

不一日来到东京，参谒蔡京，呈上密启。蔡京道：“参军此计真有旋乾转坤之功，可称千古创见。若成得功来，自然应授显爵，连老夫与童枢密俱有荣施。只是科道中有几个古板的官儿，定然上疏阻挠。面圣之时，须要明白敷陈，条析利害。”李良嗣再拜道：“卑职蒙太师奖拔，当竭犬马之力，矢志报效朝廷。但一得愚忱，不过草茅管见，还求太师指教。”蔡京和颜送出。

次日五更早朝，道君皇帝驾御迺英殿，阁门大使引进。李良嗣山呼舞蹈拜毕。道君皇帝亲降玉音道：“览童贯所奏，卿建议破辽之策，不知果有成算否？”李良嗣叩头奏道：“燕云十六州已沦没二百多年，不见光风化日。今辽主微弱，将骄卒惰，正是天亡之际。况金国劲气方张，近日与辽国构成嫌隙。遣使航海与彼连和，两面夹攻，易如拉朽。陛下英武圣文，岂但车书一统，远过汉武、秦皇；将见协和万邦，媲美唐尧虞舜。”道君龙颜大悦道：“天生奇才，以佐朕躬。功成之日，定授节钺。”传旨先授秘书丞，赐姓赵氏。赵良嗣俯伏谢恩。左班中闪出一员大臣，绯袍象简，启奏不可。众官视之，乃参知政事吕大防也。道君皇帝道：“何为不可？”吕大防正色道：“辽国与本朝为兄弟之国，和议已成百年。一旦撤其藩篱，而近虎狼之金，他日难免侵袭。赵良嗣草莽之人，不识朝廷大体，事宜速寝。若贪一时之利，他日悔之晚矣。”赵良嗣道：“辽已败盟，今遣十万大兵侵犯北界，犹然守株待兔，岁加纳币，所谓‘賫寇粮而资盗兵也。’莫若以纳辽之币归之於金，坐复燕云故土，正合远交近攻之计。事机一失，时不再来，唯望宸断。”蔡京道：“琴瑟不调，则起而

更张之。灭辽之后，与金交好，安有后悔！”道君皇帝变色道：“吕大防辅弼之臣，只图尸位食禄，无经国远猷。齐桓公小国之君，尚能复九世之仇，春秋大之。朕抚有四海，不得刷白沟之耻？敢有再谏者，加以上刑！”叱退吕大防。蔡京奏道：“赵良嗣既建奇策，金国通问使就差他去，庶应对无误，不辱君命。所有应用礼仪，乞降圣旨，敕该部料理，择吉启行。”赵良嗣谢恩退班，致谢蔡太师。各部奉旨，不敢迟慢。

宣和二年二月吉日，辞了朝，拜别蔡京，差人回复了童贯。意气扬扬，一路驰驿，至登莱下海。到金国议定封疆、岁币、出兵夹攻之期，就同金国报问使孛董来朝。八月中秋，回朝复命，厚赐孛董，送回本国。赵良嗣加授侍御史，监童贯大军，一同镇守。那时高头骏马，富贵逼人，侍从煊赫，好不施为。

行至黄河渡口，皇华驿馆，催刷船只。正要过河，只见驿门口蹲着一人，驿丞连忙打开。赵良嗣看那人：

头戴逍遥巾，丝丝似千条柳线；身穿破衲袄，缕缕如百结流苏。满面灰尘，几日不经浆水；四肢委顿，昨宵决少粥汤。手拿渔鼓筒，还装落难神仙；胸藏木漆碗，竟是叫街花子。

赵良嗣认得是郭京。到驿中坐下，唤驿丞问道：“那驿门口蹲着的人，与我唤来。”驿丞急忙叩头道：“不知哪里这个花子，老爷降临，有失回避，驿丞知罪了。”赵良嗣道：“我不计较你，只管唤进来。”驿丞赶出唤时，却不见了。东寻西抓，汗流浹背，直寻到驿后，见在茅厕中捉虱子。驿丞一把扯住，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花子！见大官府到来，不去躲避，连累我担惊恐。还不自去回话！”郭京战兢兢被驿丞扯进，赵良嗣走出叫道：“郭先生你怎么这般行径？”郭京方敢抬头，见是赵良嗣，满面羞愧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赵良嗣唤从人取过巾服换好，作揖坐下。驿中摆出下马饭，一同吃过。

郭京方说：“前日同张、马二统制去攻饮马川，先败了一阵，晚间又被劫营。将士尽皆陷没，我逃得性命。失了机，恐按军法，不敢去见枢密。要到东京再投林仙师，又无盘缠、路上害了一场时行疫病，挣扎起来，只得权唱道情儿觅口饭吃，不想天幸得遇。”赵良嗣也把出使金国，已得定议，回朝超授侍御史，钦命去北京协理军务说了。思量原带他去，因出军失利，是没时运的钝市货，恐怕有碍。又因一番相与，不忍见他流落做乞丐，问道：“你如今行止何如？”郭京道：“若到北京，童枢密定然见罪，又无面目去见林仙师，惶惶无定。”赵良嗣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个好去处，荐你去安身，自然重用。”唤从人取过文房四宝，修了一封书札，取三十两银子，一副铺陈相赠。说道：“这封书你投到江南建康府王宣尉衙中，那宣尉是当朝少宰王黼的大公子，名唤朝恩。年少风流，兼好旁门，今驻守建康。我备细写在里面，必当亲任。只是要

诚实谦和，见机而作，不可妄自尊大，别惹事端。我因钦限甚紧，不便久留了。”郭京感激不尽，送到黄河边。赵良嗣自渡河而去不题。

单表郭京本是落难的人，要顿饱饭也不能勾。陡然换了一身华丽衣服，身边又有三十两银子，岂不是一朝富贵，气宇便觉不同。昂昂然重走进驿里，坐在赵良嗣的公位上，奴才狗腿的海骂。驿丞从外边走来，晓得是御史故人，又送银子，况且赵良嗣去还不远，没奈何，掇转一副面孔，折叠两个膝盖，陪罪道：“不知老爷是御史公的好友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甚是得罪。”郭京躺在交椅上，做个不见，凭那驿丞磕头。慢慢的说道：“起来！我不计较你。去的那位老爷，不是朋友，是我小徒。当初得我许多力，一朝富贵的。我是故意来试他，他自然该敬我的。我如今要往建康，你该作何料理？”驿丞道：“这里有的是徒夫，但不知老爷用多少名数？”郭京是刚刚天上掉下来这一担行李，想多也没有用处，捋捋须笑道：“我也不好十分扰你，只消一名。”驿丞唤过一名囚徒，吩咐道：“这位老爷是方才赵老爷的师长，你在路上小心伏侍，老爷自然赏你。”囚徒挑了行李，郭京起身，从山东取路到建康。

行了好几日，天色已晚，错过宿头。官道旁有一所大庄院，叩门借宿。有一员外，苍髯古貌，面带忧色。出来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郭京道：“在下是当今圣上拜为师的林真人位下，授洞霄宫法官。今江南宣慰王少宰的公子来迎，因错过宿头，待借仙庄过一宵，明早就行，房金依例拜纳。”那员外自有心事，意欲不留，见说了许多大来头，只得恭身迎进。草堂上相见过，说道：“难得仙长到此，只是有慢。”郭京道：“这里叫什么地名？敢问上姓？”员外道：“是临清州管下，地名丰乐堡。老夫姓钱，是祖代住下的。年纪六旬，并无子息。单生一女，却也生得不甚粗蠢。诸般女工晓得，今年十八岁了，并无看得中的女婿，未曾婚配。近日却害了一桩不尴不尬的病，甚是忧心。终日不茶不饭，昏昏的睡，晚间倒梳妆起来，房中像有两人讲话一般。老夫和妈妈疑心，细细察听，不见人影。如此有三个月了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委决不下，无法可除。”郭京道：“敢是被妖祟所凭，何不请法师驱治他？”员外道：“便是我这里有个紫微观叶法师，符咒灵验。请他来施符设咒，莫想驱治得他，反被腰胯上打了一下，至今害病不起。”郭京道：“毕竟那法师不得真传，故吃了亏。若有五雷正法的，随他甚么邪魔，遣天将即刻剿除。”员外道：“方才见仙长说是林真人位下，定是道法高强。不揣欲求大力，若得平安，自当重谢。”郭京道：“驱邪逐鬼，是我们分内的事。你若说谢，我倒不肯了。”员外大喜，倒身下拜道：“请问要甚么三牲福物？”郭京寻思道：“不知他女儿生得何如，且哄出来一看。”答道：“香烛福物，是少不得的。还要令爱当面一看，就晓得哪一种妖邪，方可惩治。”员外道：“且待福物齐备

，等老夫去唤小女出来，仙长少坐。”走进不多时，同那妈妈扶出女儿来。郭京仔细从头上看至脚下，怎生模样：

粉脸生春，映出桃花两朵，云髻拖翠，天然柳叶双弯。态度如湘烟淡荡，香风似花气氤氲。立苍苔浅印鞋痕，捻裙带微垂玉指。

远望来，行雨行云浑似梦，定有妖凭。近看时，非花非雾总难描，宛然神女。

郭京见了，魂不附体，半晌说不出话。勉强挣着道：“细观气色，是九尾狐狸为祟。若不早除，决然髓竭神枯而死。请小姐坐下。待我当面请将，那狐狸自然顷刻现形。”员外妈妈连声称谢。那女儿见郭京一双贼眼注定了他，满面羞涩，低垂粉颈坐下。庄客摆起三牲福物，灯烛辉煌。郭京东指西划，念动咒语，因无令牌，取一块砖在桌上拍了三拍。一阵风过处，烛灯无光，郭京手中那快砖却在自已脸上雨点的乱打。一霎时皮破血流，口吐白沫，昏晕在地。员外慌了，走来扶时，被郭京一推跌在地下，喝道：“你这老蠢物，不知高低！我是北幽王太子，与你女儿有天缘之分，故来相聘。哪里寻这油嘴捣子来瞧我夫人，这般可恶！且暂饶他性命，我请夫人到宫中去也。”郭京说罢，倒在地下。员外起来，那女儿已不见了，和妈妈大哭，懊悔道：“那江湖上的人，再不要信他。女儿虽然恍惚，还在家里。谁想撩毒了他，如今不知摄到哪里去了，教我老景靠谁！”泪流不止。

又见郭京直挺挺在地下，昏迷不醒，怕惹出人命来，只得叫庄客把姜汤灌醒。直至五更方醒，满面血污。郭京爬起，自觉羞惭，等不到天明，叫囚徒挑了行李出门。到门边掬些水洗去血污，脸上青肿，疼痛难当。囚徒道：“相公你不该招揽这事，自受其亏，饿了一夜。”郭京道：“平日我的法术甚灵，今遭他毒手不消说了，只可惜花枝般的女子，被怪物摄去受用！”囚徒笑道：“还说这话，北幽太子嗔你瞧了他的夫人，故此打你。”郭京道：“我自打的时节，一些不知，可不殄死人！如今肚中饿了，快趲行到前边买些酒饭吃再处。”说道：“我不问得你叫甚么名字？是哪人？为甚配在驿中？”囚徒道：“小的叫做汪五狗，祖上原是陈州人。父亲带到河北经商，本钱消折，父亲亡过，流落在那边。一时短见，被人哄去做些掏摸勾当。犯出事来，刺配在驿，已将满了。驿官见小的诚实，唤来伏事相公。”郭京道：“你一路小心，我有心要抬举。你不若长随了我，到王宣慰府中，自有好处。”汪五狗道：“相公若肯提拔，是小人万分之幸了。”

在路又经四五天，已在天长县界上了。过了江就是建康。天晚投宿，却是小去处，不上三五十人家，大半务农的，只有一家安寓客商。郭京走进，叫店主人有甚么酒肉拿来吃。歇了半晌，一个老人家包了头，摸壁扶墙走出道

：“这里是草店，没有肉卖，酒便剩下两角，要米做饭，自去打火。我正发摆子，动弹不得。有个儿子又不在家。”拿两角酒、二升米、一碟熟菜放在柜上，说道：“我寒热得慌，要去睡哩！”郭京道：“我相公是受用惯的，怎熬得清淡！”老儿道：“说也无用。里面先到一位客人，也只是熟菜。”说了几句，喘做一团，自进去了。汪五狗道：“相公，待我煮起饭来，自有菜蔬哩。”郭京坐了好一会，汪五狗先点个灯，捧出一大盘肥鸡，把酒斟上。郭京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汪五狗打着手势掩口而笑道：“见相公没有嘎饭，小人捞来孝顺的。”郭京道：“这里无人，你也同来吃。”汪五狗盛了饭，两个低着头大嚼。

只见两个人推门进来，一看说道：“好！好！你们做客的，怎么偷我鸡吃？”汪五狗道：“扯淡！这是前边路上买来的，谁偷你的？”一个道：“真赃现在，还要口强！见你篱边一影，就不见了一个鸡儿。抵赖到哪里去！”一个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脸上刺着字，是个积贼，把来吊起，明早送官。”郭京道：“不要放肆！我是当今皇帝拜师的林真人位下，不是好惹的！”一个道：“管甚林真人鸟真人，便是皇帝自来，也不该偷人家的鸡吃。”一把扭住汪五狗，分扯不开。只见对门房里走出一个客人，劝解道：“不必罗唆！这位客人来买鸡吃，不见有人，先自宰了。你不过要卖银子，快些放手。我这里有一钱银子，你拿去罢。”一个道：“我养这个鸡报晓，哪里肯卖！况是偷的，定要究治。”一个道：“罢么，难得一位客人劝解，饶他罢。”接了银子而去。郭京道：“有劳客人解纷。不知上姓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小子姓尹，名文和。要去建康访友的。”那郭京见客人丰姿俊雅，年纪后生，一团和气。说道：“我也到建康，明日是同路。不敢相瞒，在下姓郭名京，是洞霄宫有职法官。王少宰的公子王宣慰在建康差人来迎。这鸡委是小价不问而取，若没有客官和解，明日要去见官，又费两日工夫。只是便宜了那个村夫。”尹文和道：“大人不争小人之过，请睡了赶路罢。”郭京道：“银子明早送上。”客人道：“小事不劳挂心。”自回房宿歇。郭京和汪五狗还未吃完，把鸡骨朵咬得罄尽，肥汁泡饭，吃了才睡。明早五更，算还了房钱，一同出门。路上说说笑笑，甚是合得来。到晚，郭京叫汪五狗备些酒菜，请尹文和。

渡了扬子江，到了建康。是六朝建都之地，龙蟠虎踞之乡。山川秀丽，人物繁华。郭京寻神乐观做了寓所，口里又只说是龙虎山天师府差来查察各处宫观道士的，骗了道官一席盛酒吃了。过一晚，明早买件衣帽，与汪五狗穿了做伴当，持了书札，问到王宣慰府中投递。尹文和自去访友，各自分路。

却说郭京候了一会，王宣慰叫请进，降阶而迎。相见罢，分宾主而坐。王宣慰道：“久企高风，无由瞻仰。今幸鹤驭枉临，三生有庆。”郭京鞠躬答道

：“台下世胄英才，神仙骨相，趋谒旌旄，足慰平生。”两边叙些闲话，甚是契合。王朝恩是纨绔乳臭，专好趋承；郭京是侧媚小人，见机迎合，故此一见遂成莫逆。留过午饭，便叫排军随郭仙师到神乐观搬取行李，后园安歇，以便朝夕请教。郭京别过，来取行李。见尹文和走回，意致索莫。郭京问道：“贵相知可寻访得着么？我蒙王宣慰厚雅，留款后园，正要候足下来相别。”尹文和道：“一时访敝友不着。昨承一路挈带，不胜眷恋。”郭京想道：“这人伶俐温柔，不若收他做个徒弟，有些商量。”遂道：“王宣慰慷慨名流，最喜宾客。我同足下路上相依，不忍遽别。贵友尚未遇着，旅邸凄凉，不若同我在内衙住几日，慢慢寻访，岂不是好？只是有屈权作师徒，不知意下若何？”尹文和不语。正是：薰莸同气终非合，玉石相形辨始知。不知尹文和去就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历写郭京丑态，阅之喷饭。赵良嗣虽存厚道，然借王宣慰作成郭京，犹之谨具大家与金朝也。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，痴心热肠，定然债事。

第八回 燕子矶玉貌惹奇殃 宝带桥金兰逢故友

却说那郭京要收尹文和做徒弟，同到王宣慰府中。你道那尹文和是谁？元来就是乐和，改姓不改名。他闻姐夫孙立闹了登州，晓得要连累到他身上。况且妻子久亡，身无牵绊，早已见机逃出在外。并不知在登云山聚义、杜兴寄信刺配等许多事。出了东京，思量到哪里安身？他是个精细的人，若至登州寻访姐夫，恐怕打在局中，在路展转寻思，想到王都尉府中有个一般的陪堂，姓柳，是江南建康人，与他相好，半年前回到家乡，因此特来相访。谁知建康地面广阔，那姓柳的又不是赫赫有名之人。平时忽略，不曾问得他居住在城在乡，海阔天远，哪里去寻？闷闷回来，见郭东要他同到王宣慰府中，他暗想道：“我有事在身的人，小可去处，不便安身。他哪里深堂内院，改了姓，还容易隐藏。”又想想：“那郭京胁肩谄笑，是个小人。王宣慰又是个奸党，不可露出圭角。权宜暂住，再寻退步。”正是“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”。遂应答道：“既蒙青盼，万分之美。只恐樗栎下材，不堪教训，若得拜门下，一发荣施了。”郭京大喜，遂唤汪五狗将尹相公行囊一并同排军挑进，自同乐和进府。见宣慰，郭京道：“此是敝门人尹文和，相从贫道多年。性地聪明，诸般技艺都晓，待引他晋谒。”乐和拜罢，王宣慰留住后园，供给极其丰厚。郭京闲常弄些小法术撮科打诨。乐和是做过陪堂的，不消说识窍知机，又且清曲弦管，色色过人。王宣慰满心欢喜，一刻也少不得两人。就是汪五狗也享快乐，日逐跟随使唤。乐和无事不出府门，谦和谨慎，合衙大小无不欢喜他。郭京未免预些外事，纳贿招权。

有话即长，无事则短。不觉腊尽春回。清明时节，王宣慰要去燕子矶游玩

踏青，摆列侍衙，挈榼提壶，同郭京、乐和乘着金鞍骏马，出了观音门，就到矶边。那燕子矶是建康第一名胜之所。三春时候，柳明花放，士女喧阗，笙歌鼎沸。远远望去，宛然如一只燕子扑在江面。游人不绝，题咏极多。但见：

山势玲珑，石上都装螺子黛。苔痕鲜媚，路旁尽贴翠花细。下瞰万里长江，远萦若带。上倚千寻高嶂，近列如屏。远远见龙城凤阙，茫茫吐海市蜃楼。香车宝马，往来士女赛神仙。酒肆茶坊，罗列珍馐夸富贵。

那王宣慰看之不足，选一片绿茵平坡之土，高张锦幄，铺设绣褥，与郭京、乐和席地而坐。有许多王孙贵客，阀阅娇娥，各取胜处，游玩的游玩，饮酒的饮酒，任情取乐。王宣慰唤侍从摆列山珍海错，玉碗金杯，开怀畅饮。郭京说些风情趣话，乐和取过玉箫，吹得悠悠扬扬，移商刻羽，又清讴一曲，真是游鱼出听，飞鸟回翔。王宣慰大加称赏。

饮到半酣，郭京探起头来，指与王宣慰道：“神的下降了！”王宣慰、乐和定睛看时，只见两个佳人，前边一个十五六岁郎君引路，后边侍女跟随，冉冉而来。但觉得：

举止端庄，性情闲雅。略过三旬年纪，未退娇红；轻描两道春山，犹存浅绿。衣裳缟素，暗送一种真香，非兰非麝；插戴天然，点缀几般异宝，不玉不金。丰肌弱骨，合德新沐兰青；低笑浅颦，西子乍酣春酒。珊珊瘦影，尾定被发郎君；袅袅腰肢，斜倚垂髻侍女。玉琢粉妆，卫玠被人看杀；冰心蕙质，奉倩到处皆香。西母降凡携玉女，湘妃倚竹侍金童。

那王宣慰少年好色，欣羨不已。郭京更垂涎那披发郎君，唤汪五狗：“去访问是谁家女子，便来回话。”乐和正色止住道：“看他端庄贞静，大家举止，不可造次，恐失观瞻。”王宣慰倒也罢了，郭京哪里丢得开，被乐和阻了兴，好生不乐。酒也不吃，只做起身开步，蹙了一回。那两位佳人却好转来下船，又饱看得满意。认得这船家长在府中装载的，暗记在心。回来重复坐下，与王宣慰猜枚赛色，吃得烂醉。王宣慰见天色将晚，唤侍从收拾樽罍回府。

那郭京在马上东倒西歪，一到后园便睡。五更醒来，寻思道：“可耐这尹文和，好意带进府中，反阻我的兴！慢慢在宣慰面前说他事端，逐了他去。”又寻思道：“那两个妇人不消说是天仙、这披发郎君一发可爱。怎地弄得到手，平生愿足！”摹拟了一会，天晓起来。叫汪五狗悄悄的分付他，去寻昨日那船家，讨个实信即来回话。不多时，汪五狗回来，说道：“问那船家，他说姓花，也是官宦人家。住在雨花台，是水西门雇的船，不知他详细。”郭京听了，用过早饭，瞒了尹文和，唤汪五狗跟随，竟到雨花台自去访问。

出了聚宝门，过了朱雀桥，一路山明水秀。不上二三里，远远见昨日那披发郎君，穿着紧身绣袄，拿张弹弓，随个小厮，从桃花林中走出。郭京想道

：“这是天缘凑巧了！”迎上前道：“花小舍人，昨日在燕子矶游玩，怎么就下了船。”郎君道：“不是游玩，是同家母、家姑在先父陇上扫墓回来。矶边经过，偶然上岸。”郭京道：“高居何处？正要奉拜。”郎君道：“不上一里之遥。素不相识，不敢有劳。”郭京正要涎着脸胡缠，见个人牵匹马来说道：“奶奶请舍人回去。”郎君即便上马扬鞭而去。郭京见他上马便捷，解数风流，一发可爱。心下想道：“他说扫先父的墓，那半老佳人是他母亲了，那一个是他姑娘，不知有丈夫没有？”不曾问得详明，心中郁郁。

望见竹林中有个庵院，且去讨杯茶吃，解些烦渴。步到门前，见写着“慧业庵”，里面佛堂供着白衣大士，好不清净庄严。只见角门里走个老尼出来，打个问讯说：“请坐，待茶。”郭京走进坐下，女童捧出一杯雀舌新茶。郭京一口吸干，问道：“老师甚法号？此间有个花家可晓得么？”老尼道：“贱号素心。这里花家，原是乡绅，已经亡过。那花奶奶是本庵檀越，长来烧香的。”郭京道：“是甚么官宦？”老尼低低说道：“是梁山泊招安的，单生一个公子，今年十六岁了，极是聪明。又有个姑娘，他丈夫姓秦，也是寡居。相公问他怎的？”郭京道：“偶然间问。”又坐一会，谢茶出庵。心下已明白是花荣的妻小，就有算计了。

回到府中，笑嘻嘻对王宣慰道：“昨日燕子矶两个佳人，要收他甚是容易。已访知备细了。”王宣慰道：“端的是甚么人家？不知我一见就放他不下。在东京貌美的妇人也见得多，总没有那一种天然之态，令人想了再丢不开。”郭京道：“那中年的是花荣妻子，那少年的是花荣的妹子，配与秦明，都亡过了，守寡在家。目今梁山泊馀党重复哨聚，朝廷行文各州县严加拘管，只消差一队官兵，说是奉旨拿解到京，谁敢阻挡。一到府中，夫人水性杨花，见宣慰这般富贵，用些甜言自然顺从。就是有人知道，现任大官府用个盗妇也无大事。况少宰老爷这等威权，怕他则甚？”王宣慰满心欢喜道：“莫说年少的是天姿国色，就是那中年的，更觉风骚。”郭京道：“做事要放辣手。当初高衙内爱那林冲妻，染起相思病。若依我算计，骗他到白虎节堂登时按了军法，那妇人怕他飞上天去？何须刺配拖延，竟成画饼！事不宜迟，明日就行。若取得来，我出家人，不敢妄想，这小官人赏我做徒弟罢。只是那尹文和古撒得可厌，必须先遣开，方好做事。若在眼前，必然决撒。”王宣慰笑道：“尹文和几年前必然标致，如今色衰爱弛，你就厌他了。”郭京道：“他原不是我徒弟，客店里偶然会着的。见他伶俐，收在门下，他若知道声张起来，里面奶奶知道，这还了得？”王宣慰道：“我有道理。要差人到东京。寄封家信，莫若就遣他去。”郭京道：“这个极妙！”

王宣慰进去修书，郭京见了乐和，说道：“王宣慰要差你到东京送家信

，你可收拾行李。”乐和想道：“东京我是去不得的，这里原非久留之地，昨日倒见府中人说，闻得柳陪堂住在雨花台，我自别过去寻他罢。”答道：“在下蒙师长挈带，在此半年有馀，正要别了往江北去。东京是不去的。”郭京道：“宣慰这般看待，差遣一差遣就不肯！也罢，随你。”正说间王宣慰拿出书信来，郭京道：“文和自有正务到江北，东京寄书另差人罢。”王宣慰倒过意不去，叫取十两书仪相送。乐和拜别，竟出府门，不在话下。郭京道：“不过要他离眼前，他自要到江北，一发好。”

次早郭京叫汪五狗跟了，领一队兵赶到雨花台，问着花家，蜂拥进去，把花恭人、秦恭人和花公子不由分说，一同拴住。郭京道：“是奉圣旨，着王宣慰勾掇梁山泊馀党扭解东京，不许迟延！”花恭人极口分辨，哪里听他，扯着便走。邻舍间说奉圣旨，哪个敢惹事，养娘、家人四散躲避。郭京叫兵丁让三匹马与他母子三人骑了，到府中，锁在东楼上。停了一会，郭京同王宣慰上楼来，与恭人、公子见礼毕，郭京道：“这位是王宣慰大人，因奉圣旨勾拿梁山泊党人解上东京，家属俱入官为奴，故此搪突，非干王宣慰之事。恭人若肯通融，倒有个极妙的方法。”恭人面容不整，满面泪痕，说道：“先夫不幸，孤儿寡妇苦守在家。朝廷何故又来追求？既奉圣旨，有何方法？”郭京道：“宣慰少年风流，为人宽厚，与恭人出一辨本，说花、秦二将军早已身故，不会与阮小七、李应等往来，所有妻孥自应免议。况有少宰太老爷在朝，自然依拟。只是夫人新亡，没有正室。恭人有了公子，坚心守志不消说了。那秦恭人，青春年少又无子息，岂可担误？不若小子为媒，与宣慰做了夫人，公子就在衙内读书，应试求名，岂不两便？”那秦恭人听见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说道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虽是女流，颇知大义，海枯石烂，自守其志。岂肯做狗彘之行！奉旨入官，起解便了，何得妄生枝节？也没有朝廷命妇可以强占得的！甘心受死不受污，不必多言！”王宣慰虽然好色，还有良心，见说得决烈，不发一言，先下楼去了。郭京道：“良言不听，后悔莫追！”也自下去，锁闭楼门，不通出入。

花恭人道：“我两人甘心守节，不料有此奇变，拼得自尽，莫被解去出乖露丑！”秦恭人道：“这贼子心肠在我身上。我若缢死，嫂嫂和侄儿自不妨得！”花公子道：“孩儿想来，说奉圣旨是假的，前日不该到燕子矶，想是王宣慰看见，起此邪心。我打弹回来，路上撞着那个人，只管盘问，我不睬他。方才说做媒，这是真话了。”正说着，见开了楼门，两个养娘捧一盒子肴馔来，百般劝慰。三人因未早膳，只得吃些。花恭人问道：“你家夫人几时死的？”养娘只是笑，不肯说。花恭人好言相问，方说道：“夫人现在，老爷叫瞒着。都是那姓郭的设的计策，唤我们伏侍。夜间就在伴宿，楼下有人看守。

”花恭人道：“那姓郭的是甚么人？”养娘道：“东京来的，是个道士。为人极刁钻，老爷偏喜他，无不听从。”花恭人道：“相烦引我见夫人，哭诉苦情，放得归去，重重柑谢。若是拘留在此，定寻死路！”养娘道：“老爷分咐，若使夫人得知，立刻打死，这是不敢。或者在老爷面前，说恭人秉性坚贞，立志不从。倘得回心转意也未可知，要甚么饮食只管拿来，调养贵体为上。”下楼去了。花公子满心焦躁，要出来到正经官府告理，楼下有人守住，重垣峻壁，无路可出。母子烦恼不题。

再说乐和出了府门，寻思道：“这郭京明知不是好人！良家妇女，访问怎的？我是好男子，这狐群狗党看不上眼，要差我上东京，且推托出来再处。”寻一所客店安寓，到雨花台去问柳陪堂，逢人访问，却访不出。信步登雨花台，纵目一望，真是大观。千岩万壑，应接不暇。那大江中，烟帆飞鸟，往来不绝。望着钟山，王气郁郁葱葱，不觉胸次豁然。游赏半日，取路要回。穿过竹林，见有慧业庵，进去随喜，甚是清幽。侧边轩子内，见个老汉，像是人家的苍头，对老尼哀求道：“我家奶奶和小舍人被王宣慰拿去，两三日了，我去打探，侯门如海，无路可入。你是出家人，假化斋粮，倘得信息，老大慈悲！”老尼道：“长蒙奶奶布施，这是该去的。但怕三姑六婆，不容进府。”那老苍头回转头来，见有人，吃了一惊，都住了口。老尼便讨茶待客，那老苍头只管看着乐和，又不敢问。乐和忍不住道：“老人家，敢是认得我么？”老苍头道：“不知官人上姓？有些像与我老爷相识的。”乐和道：“你老爷谁？”老苍头道：“便是花知寨。我是花家三世老奴，叫做花信。不幸老爷弃世，奶奶同小舍人、秦家姑娘守制。谁想两日前遭一场奇祸，被王宣慰说奉旨拿去。彼时小人不在家，回来没处打探，故央老师父去讨个实信。”乐和大惊道：“你家奶奶可同小舍人在燕子矶游玩不曾？”老花头道：“正是。老爷葬在楚州南门外，清明扫墓回来，果到燕子矶就下船回家。”乐和道：“是了！必是那郭京诡计拿到府中。你休吃惊，我便是乐和，与你老爷相厚的，自有计策救出。”老苍头欢喜不尽。

只听得佛堂里有人叫道：“老师父有么？”乐和一看，却是汪五狗，说道：“你到此何干？”汪五狗见了乐和道：“尹相公说到江北去，怎么还在这里？”乐和道：“正要问你，那两位奶奶和这个小舍人在府中你见么？”汪五狗笑道：“不晓得！”乐和道：“王宣慰着人请我转去商量这事，你怎么不晓得？”汪五狗道：“尹相公知道的，何必再问。郭相公差我来请素心老师父到府中去劝化两位奶奶。”乐和取出二三钱银子来，叫老苍头置办酒菜：“我们同吃了去。”老尼先摆出素点心茶果，少刻酒到，乐和劝汪五狗吃了几杯，问道：“你随郭相公几年了？”汪五狗道：“混帐！也同相公一样，路上遇着的。

”乐和道：“有甚好处到你么？”汪五狗道：“有甚好处！单只身上这领旧衣服。我也不愿随他，要自去寻生意做。尹相公你不知，他出身是一个花子，敲着鱼鼓筒，沿门讨饭。偶有赵御史到黄河驿，认得他，送他三十两银子，一副铺陈，荐到王宣慰府中，雇我挑行李。路上又惹出事来，哄我跟随到此。醉了便大呵小骂，受他凌辱。只为没盘缠回去，权时忍耐。”乐和道：“如今这奶奶、舍人在哪里？”汪五狗道：“在东楼上。晚间养娘伴宿，楼下就叫我看守。今日他同王宣慰到茅山顶上烧香，过三日才回来。教请老师父去劝化。若劝化不转，要用强哩。”乐和又取出二两银子与汪五狗道：“一向劳你伏侍，这二两银子拿去买东西吃。我到府中，自看顾你。”汪五狗道：“若是尹相公这般好人，要小人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。其实不耐烦他的鸟气，伏事相公是该的，怎好便受赏赐！”乐和道：“不当意思！”把银子塞在他袖里，丢个眼色与老苍头道：“五哥，你自斟一杯，我去登东便来。”老苍头跟到僻处，乐和说道：“王宣慰不在府中，极好用计。你去雇个船，把家里细软收拾，凑晚摇到秦淮河边停泊，我同老师父进府，不可有误。”老苍头喜诺先去了。

乐和进来，汪五狗道：“小人吃不得了！尹相公同老师父进去罢。”乐和进同老尼进府，府中的人见了乐和说道：“尹相公又来了？”乐和道：“我要到江北，老爷又邀我转来。”汪五狗竟领到东楼下，乐和道：“我前日在燕子矶看得不仔细，同老师父去再睃睃儿。”汪五狗道：“尹相公，你前日古板，故要遣你到东京去。若这般识趣，就不瞒你了！”就开了楼门。乐和同老尼上楼，恭身施礼道：“嫂嫂不必忧心！今晚就好出去了。”花恭人却不认得，不好回答。乐和向花公子说道：“我是山寨里铁叫子乐和。数年不见，这般长成了。”花公子道：“失瞻了！原来是乐叔叔。我母子受难，求叔叔解救。”乐和低低道：“已算计定了，晚上便见。”老尼道：“奶奶到这里放心不下，老管家央我来探信，恐怕门上不放，却好这位相公到来。原是老爷好友，要设法救出。恰值宣慰差人来唤我劝化奶奶，故得到此。”乐和道：“老师父不消说了，我们下去罢。”把一个纸包与花公子，附耳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花公子欢喜不尽。遂走下楼，汪五狗道：“老师你劝得转么？”老尼摇头。又问道：“尹相公看得若何？”乐和笑道：“果然生得标致！怪不得王宣慰。老师父，你要出城门，快些去罢。”老尼自去。

到晚上，里面知道乐和转来，送出晚膳。乐和吃罢，提一壶酒，到东楼下，汪五狗在哪里打盹，摇醒道：“我独自没兴，剩这壶酒，晚间冷落，你吃了罢。”汪五狗连忙接道：“又承相公厚情！”汪五狗原是酒鬼，到口便吃。乐和袖里摸出几个果子道：“一发与你过口！”汪五狗道：“多谢相公！”把这壶酒顷刻而尽，不多时口角流涎，昏迷不醒，倒在地上。乐和搜出钥匙，开了

楼门，叫道：“嫂嫂、舍人下去！”见两个养娘也昏倒一边。母子三人急忙下楼，恰好有朦胧微月，乐和引到后园门首，开了门走出。原来王宣慰正住在秦淮河桃叶渡边，老苍头停船俟候，一齐下船。花恭人见家中细软并养娘、小厮俱在船内，感激乐和不尽。有诗为证：

铜雀春深锁二乔，玉箫吹彻怨声高。

虞侯意气施奇策，护得青青旧柳条

花恭人道：“自从知寨亡过，我同姑娘矢志守节，不料遭逢奸计，监在东楼。那姓郭的百般说合，我二人誓死不从。亏得叔叔义重，救我母子，真是大恩难报！”乐和道：“我为姐夫孙立闹了登州，暂躲在王宣慰府中，前日热于矶，我若知是嫂嫂，那贼道也不敢弄这诡计了。天幸完名全节，脱了牢笼。只是如今到哪里去好？北边去不得，莫若杭州是个锦绣之邦，寻个所在权且安顿。公子这般长成，定是伟器，慢慢图个出身。”花恭人道：“女流之辈，无甚见识，但凭叔叔主张。孩儿年幼，全仗教诲。”

说话之间早已鸡鸣，城门开了。从龙江关取路到镇江，进了关口，一路顺风。过了姑苏，到宝带桥，天色已晚，催着船家赶到吴江停泊。一时狂风骤起，那太湖里的水从桥里冲出来，汹涌难行。只见有两个船驾起双橹，飞也似摇来。船头上立一条大汉，手执三股渔叉，一声胡哨，先把船家搠下水去，两个恭人慌做一团，乐和、花公子立起身起，那大汉早已跳过船，拔出腰刀要砍下去。把乐和一认，喝道：“那汉子！你是谁？”乐和也仔细一看叫道：“你莫非出洞蛟童威么？我是铁叫子乐和！”那汉将刀入鞘，说道：“天昏月黑，险些害了哥哥！”乐和道：“童大哥，船内是花知寨嫂嫂和他儿子都在。”童威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且到湖中去！”船家也爬起了，把船带着，伐起两道篷，竟到太湖中去了。正是：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毕竟后来如何结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乐和若上登云山，文情便径直冷落。妙在途遇郭京、入王宣慰府中，因而救出花家母子，以致得逢李俊。乐和不登山而出海，使李俊早得乐和之助者，郭京之力也。一路层折生奇，真如武夷五曲以上，匪夷所思矣。乐和访柳陪堂直到建康，作者遥为花逢春地耳。既已到雨花台，则柳生便不消寻着。如前传鲁达出家，需用戒刀度牒。张青店中，先有药翻头陀，知头陀之不必真有，则知柳生不必相遇。文章有借路还家之法，此其一也。

第九回 混江龙赏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征重税

这回书该说乐和、花公子同童威到太湖中与李俊相会。只因尚有委曲，把这里暂时搁起，说那委曲的缘故，再接上文。

那太湖一名具区，一名笠泽，周围三万六千顷，环绕三州，是江南第一汪

洋巨浸。湖中有七十二高峰，鱼龙变化，日月跳丸，水族蕃庶，芦苇丛生。多有名贤隐逸，仙佛遗踪。昔人曾有诗道：

天连野水水连天，环列三州注百川。日月浴生银浪里，蛟龙斗出翠峰边。帆归远浦飞烟雨，枫落高秋满钓船。羨杀功成辞上赏，风流千古载蝉娟。

这首诗的结句，说范蠡破吴霸越之后，载了西施邀游五湖的佳话。大凡古来有识见的英雄，功成名就，便拂衣而去，免使后来有“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”之祸。

却说那混江龙李俊本是浔阳江上的渔户，不通文墨，识见却是暗合。他征方腊回来，诈称疯疾，不愿朝京受职。辞了宋公明，与童威、童猛弟兄来寻向日太湖小结义的赤须龙费保、卷毛虎倪云、太湖蛟高青、瘦脸熊狄成四个好汉，在水泊里居住，终日饮酒作乐。李俊道：“我生长浔阳江上，专一结识江湖上好汉。因救宋公明，上了梁山做一番事业，受着招安，东征西讨，与朝廷出力。岂不知受了官职，荣亲耀祖，享些富贵？只是奸佞满朝，妒贤嫉能，再无好结局！幸得先见，结识几个好弟兄，得此安身立命之所，倒也快活。只是水庄虽然僻静，终是地面卑湿，胸襟不畅。哪里去寻一个高爽的所在，尽造房屋，方可久居。”费保道：“大哥岂不闻太湖中有七十二高峰，只有东西两山最为高旷。那东山上莫厘峰，居民富庶，都出外经商；西山上缥缈峰，更是奇峻，上顶江海皆见，民风朴素，家家务农、打鱼，种植花果为业。更有消夏湾，是吴王同西施避暑之地。林屋洞是神仙窟，宅角头是“商山四皓”角里先生的故宅。这几个去处，何不同去一看，择可居之所，盖造房子起来便了。”李俊大喜，一同上船，竟到西山各处游览一遍，果是山明水秀，物阜民康。那消夏湾四面皆山，一个口子进去，汇成一湖，波光如练。湖边一片平阳之地，可造百十间房屋。四围有茂林、修竹、桔柚、梨花，真是福地。李俊就与土人买了这片湖地，置办木植，雇唤工匠，不消几时就盖造完了。都是垒石成墙，结茅当瓦，不甚高大。前堂后厦，共一二十间。只有费保、倪云有家眷，择日进房。置办酒席，款待乡邻，尽皆欢喜，都称李俊为李老官。盖土俗以“老官”为重也。

那沿湖的两山百姓，都在太湖中觅衣饭，打鱼笼虾，斲蟹翻鳧，撩草刈蒿，种种不一。只有那罟船，是有大本钱做的，造个大船，拽起六道篷，下面用网兜着，迎风而去，一日一夜打捞有上千斤的鱼，极有利息。李俊与众兄弟商量，也打了四个罟船，使渔户管着，日逐打鱼起息。却是那罟船利在秋冬，西北风一发，方好扬帆。

一日，正当仲冬时节，西风大作。李俊要自去看打鱼，同弟兄上了罟船，向北面去。到半夜里风息了，行不得，却停在缥缈峰后。到得天明，飘飘扬

扬下起大雪来，霎时节琼瑶满地，唐人有诗道：

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
李俊道：“这般大雪，那湖光山色一发清旷，我们何不登那缥缈峰饮酒赏雪？也是一番豪举。”费保道：“极妙！”将带来的肉脯、羊羔、鲜鱼、醉蟹，唤小渔户挑了两三坛酒，各人换了毡衣斗笠，冲寒踏雪而去。那峰只有三里多高，鱼贯而上。到了峰顶，一株大松树下有块大石头，扫去雪，将肴馔摆上。石中敲出火来，拾松枝败叶烫得酒热，七个弟兄团团坐定，大碗斟来。吃了一会，李俊掀髯笑道：“你看湖面水波不兴，却如匹练，倒平了些。山峦粉妆玉砌，像高了些，好看么？尝闻道：‘朝臣侍漏五更寒，铁甲将军夜渡关。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’我们今日在此饮酒赏雪，真是天地间的至乐！凭你掀天的富贵，也比不得这般闲散。若论我李俊，年力正壮，志气未衰，哪里不再做些事业？只是古今都有尽头，不如与兄弟们吃些酒，图些快活罢。闻得宋公明、卢员外俱被鸩死，往日忠心付之流水。我若不见机，也在数内了。”说罢，又吃。

忽听得西北上一个霹雳，见一块大火从空中飞坠山下，大家吃惊，说道：“大雪里怎得发雷？那块火又奇，我们走下去看。”叫小渔户收拾家伙，同下山来。周围一看，只见烧场了丈馀雪地，有一块石板，长一尺，阔五寸，如白玉一般。童威拾起，众人看时，却有字迹。都是不识字的，唯有李俊略略认得几个，所以前日揭阳岭上宋江被催命判官李立药翻，正等伙家开剥，李俊赶来，见有批回，识得宋江字样，才得救醒。今将这石板着实摹拟了好一会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一首诗。”众人道：“大哥，你读与我们听。”李俊又顿住一番，念道：

替天行道，久存忠义。金鳌背上，别有天地。

众人听罢，都解不出。李俊道：“这分明是上天显异。头一句说‘替天行道’，原是忠义堂前杏黄旗上四个大字，合着我们旧日的事。且拿回去供在家里，日后定有应验。”遂捧了石板到船里，起篷回家，真个把石板供在神座内，自此无话。

却说常州管下一座马迹山，也在北太湖之滨。山边村坊里有个乡宦，姓丁名自燮，是丁渭丞相之裔。寅甲出身，累任升至福建廉访使，拜在蔡京门下。为人极是奸狡，又最贪脏，绰号“巴山蛇”。在任三年，连地皮都刮了来，丁忧在家。那常州新任太守姓吕名志球，福建人，也是甲科，参知政事吕惠卿之孙。与这丁廉访同年，又是两治下，况且祖父一般的奸佞，臭味相投，两个最称莫逆。说事过龙，彼此纳贿。丁自燮思量守制在家，终不比做官银子来得容易。清淡不过，想在渔船上寻些肥水。去与吕太守讲了，颁下几道告示，说马

迹山一带是丁府放生湖，不许捉捕，如违送官究治。有了告示，将大雷山为界，牵占了一大半的太湖。若是过了界，就唤狠仆拿住，扯破了网，掇去了篷，还要送官，受他扎诈。那小渔船识窍，不到北太湖打鱼也就罢了。那众船全靠是风，乘风驶去，哪里收得住？偏是北太湖水深空阔容得大鱼。众渔户没奈何，与他打话。那丁自燮得计，说要领他字号水牌方许过界，若打得鱼，他要分一半。众渔户扭他不过，只得依从了。连那小渔船不过界的，也要平分。竟把一个三万六千顷的笠泽湖，与丁家做鱼池了。

李俊、费保闻知，心中不忍道：“喏大一个太湖，怎的做了你放生池？我们便不打鱼也罢，怎生夺了众百姓的饭碗！气他不过，偏要去过界与他消遣，看他怎么样！”七个弟兄都在一个众船上，小渔户扯起风篷，望北驶去。过了大雷山，到马迹山边，有十来个小船，每船有三五个人，在哪里守港。见没有字号水牌，便拿了去。有字号水牌的，便要分鱼，日以为常的。他见李俊众船驶到，没有字号水牌，喝道：“大胆的瞎贼！这里是丁府放生湖，你敢过界么？”费保便接口骂道：“狗奴才！朝廷血脉，如何占得！放你娘的屁！少不得把你那巴山蛇皮都剥了，与百姓除害！”那小船的人齐起，把挠钩乱来扯网。费保、倪云、童威、童猛一齐动手，把木篙撑的撑、打的打，大船风高势勇，小船抵当不住，翻了三个小船，十来个人落水。李俊叫回舵而去。

却说小船上救起了落水的人，去报丁自燮道：“方才有个众船过界，没有字号水牌，小的们查他，大骂要剥老爷的皮，与百姓除害。撑翻三个船，十多个人下水，救得性命。有人认得是李俊、费保等，住在消夏湾。”丁自燮呵呵冷笑道：“这是梁山泊馀寇，反来惹我！是生意到了。”即刻修书，家人抱呈，差到常州府投下。吕太守拆开看了，叫该房行牌勾拿费保、李俊的一干人犯。书吏禀道：“这消夏湾地方，是苏州管辖，须要行关。”吕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速备关文提来。”书吏备了关文，差人到苏州府行提。那苏州太守是清正官府，闻得吕太守贪污，与丁廉访表里为奸。那南太湖渔户也有去告理，碍着同僚不行。又见关文来提李俊等，心中不悦，不准行拘，发批回转去。吕太守大怒，差人请丁廉访到来商议。

次日到了后堂，相见已毕，吕太守道：“可耐苏州府不准关文，有负老年见所托，甚是惶愧。”丁廉访道：“他不遵老公祖的法度，事还倒小。那李俊是梁山泊馀党，恐怕他乘机作乱，这件事大，必须设法剿除得他。将来老公祖威令远行，治弟的地方亦得安枕。还有一节，若拿住了他，是积年盗首，必多金银珠宝，强如去零星收拾。”吕太守笑道：“当与年兄共享。”丁廉访道：“他们知道苏州不准关提，必然放胆。老公祖这里亦不必提起，把原牌销了。少不得元宵放灯，老公祖出晓谕，城中各户仅要张挂，庆贺丰年。他们是硬

汉，托大胆，必来看灯。那时，只消几个缉捕使臣就勾了，发在监里，紧打慢敲，怕他不来上钩！”吕太守大喜道：“年兄神算。怪道敝省的土地都跟了来。”丁廉访笑道：“老公祖任满，敝府的土地，少不得也要送去。”两个拱手笑别不题。

却说李俊等回到消夏湾，倪云道：“今日打虽打得畅快，那厮必然要来寻事。”童威道：“怕他怎的！我们既船偏要使去，再翻他几个下水。”李俊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今日略挫他威风，使他知我们的手段。又不专靠打鱼为活，何必定要到那边去。他取怒于人，必有天报，省些是非便了。”费保道：“大哥之见有理。”把瓜船收了港，安然在家。

不觉腊尽春回，元宵节近。有人传说常州广放花灯，与民同乐。十二夜起至十八夜止，十分繁盛。附近州县，男男女女都去看灯。李俊道：“我们弟兄同去看一看何如？”高青道：“不可。丁自燮与吕太守挽手诈人，谁不知道？前日这番厮闹，他决不能忘情。若在消夏湾，忌惮我们，不敢轻易来惹。若到常州，是他的世界了，万一疏虞，如何是好？”秋成道：“兄弟，你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等四人，在太湖中横冲直撞，怕了哪个？又有李大哥三人来，如虎添翼，有何顾忌！元宵灯节，人山人海，哪里知道我们在里面？便去何妨！”李俊道：“宋公明到东京看灯，李逵闹了元宵，也得平安无事。梁中书在北京放灯，众好汉偏去救出卢员外。两番俱是惊天动地，何况这个小去处！只是也要准备，就是不去看灯也使得。前日与丁自燮有这番口角，若怕了他，恐惹人笑话。”于是商议定了。

到十五早上，驾两个船，七个弟兄分在两边。渔丁驾了，一帆风到常州西门，寻隐僻去处停泊。尚是下午时分，船中整顿酒饭，都吃饱了。童威道：“我兄弟两个只在船内俟候，黄昏左右，到城门守着，倘有响动，好接应出来。”李俊道：“也说得是！”身边藏了暗器，五个人一同进城。见附近乡村的老幼男女，都来城门边要进去看灯，李俊等一闯而入。但见六街三市，盖搭灯棚，漫天锦帐，悬结彩球，笙歌聒耳，十分闹热。有诗为证：

十里香尘点落梅，溶溶夜色映楼台。

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。

其时一轮明月涌出东方，照得天街如水。遍处悬挂花灯，看灯的人一片笑声，和那十番箫鼓融成一块。那红楼画阁，卷上珠帘。玉人婵娟，倚栏而望。衣香鬟影，掩映霏微。真是“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”、早春节序，江南风景最是销魂。李俊等五人赏玩了一回，闻得樵楼上有三座鳌山，一发奇巧，同看灯的人拥至府前。果然火树银花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吕太守与同僚官在楼上饮酒，下面笙箫迭奏，花炮横飞，把人挤得脚不踮地，像在空里走的。

李俊又看了一回，转到大街东首一座酒楼上坐定。酒保摆下按酒，各色肴馔，传杯送盏吃了一会。那时约莫有二更天气，倪云、高青道：“我们好出城去了。”狄成道：“这般良辰美景，金吾不禁；城门自然彻夜不闭，再坐坐何妨！”李俊此时也没了主意，不肯动身。倪云、高青立起来道：“你们再饮几杯。我两个先到城门边等候。”下楼去了。少时，只见两个穿青衣的人走来，把各人一看道：“认做东洞庭山郭大官人在此饮酒，原来不是。”撮转身便走。李俊、费保只顾饮酒，不放在心上。又有个老儿领一个美貌女子，拿着厮琅鼓儿，走到桌边，深深道个万福，顿开香喉，敲着相思板和鼓儿，唱两支小曲。虽非绕梁之音，却也浪浪的可听。费保伸手去钞袋中摸一块银子赏他，约有二钱多重。正要递过去，忽听得楼下发声喊，三五十个做公的都拿短棍，蜂拥上楼。李俊、费保、狄成见不是头，推倒女郎，踢翻酒席，要寻去路。那做公的已到身边，鹰拿燕抢的来。李俊三个措手不及，都被拿住，把麻绳背剪绑了，推下楼去。酒保听得楼上厮闹，飞也赶上，只见碗碟都打碎，酒肴泼满。那唱小曲的女子，还在楼板上叫疼，爬不起，休题。

却说李俊、费保、狄成被做公的拿了，一步一棍，打进府门。那吕太守早排公位坐在上面，银烛辉煌，两边立着如狼如虎的兵壮。李俊三人带到堂前，都直挺挺的立着。吕太守喝道：“你们是梁山泊馀党，重谋不轨，今到法堂之上，怎么不跪？”李俊道：“蒙圣恩三降诏书招安，北征大辽，南剿方腊，多曾替朝廷出力。不愿为官，隐居安分，不曾犯法，为甚要跪？”吕太守道：“盘踞太湖。不遵宪示，翻丁乡宦家人坠水，明是造逆，还要强辩！”李俊道：“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衣食饭碗，你为一郡之主，受朝廷大俸大禄，不爱惜百姓，反作权门鹰犬，禁作放生湖，平分鱼税。我等不过为百姓发公愤，今拿我来，待要怎的？”吕太守道：“现奉枢密府明文，登州反了阮小七、孙立，饮马州起了李应、公孙胜。凡是梁山泊馀党，都要收官甘结，故此拿的！”李俊道：“就是枢密院，也只取收管甘结，不会说无故擒拿！”吕太守没得说，冷笑道：“你若知事的，我不难为你，若再倔强，申做结连李应、阮小七等造反，解到东京。且发去监下！”李俊还要折辩，被众兵壮推佣入监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倪云、高青先下酒楼，走到城边，见一起做公的，执着火签分付守门人役道：“奉太爷的钧旨，城里有奸细埋伏，快把城门封锁！”二人听见了，慌忙出得城，那门早紧闭了。吊桥边撞见童威、童猛，说道：“李大哥呢？”倪云道：“还在哪里吃酒。我二人先到门边伺候，刚走到门口，见说有奸细埋藏，快把城门封闭，抢得出来。”童成道：“大半蹊跷了，如今怎么办？且到船中去。”四个到得船里，一夜不睡。巴到天明，同到西门。门已开了

，早有人传说昨晚灯市里拿得梁山泊盗首三名，监下了。四人听得，吃了一惊。童威道：“不知虚实。但今早不见来，必然有缘故。人多不便，你们住在船中，我去打探个实信回来。”就分了路。

童威走到府门口，纷纷扬扬都是这般说。童威竟到狱门首。那牢子们凡有人监下，巴不得亲人通信，要那常例钱。问了备细，放童威进监。李俊、费保道：“兄弟，果应你的言语。那太守的口气，像是要启发我们的东西，哪里有得给他！”童威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且含糊应承。待我去竭力寻来，挣出身子再作理会。我身边带的盘缠取出来，先俵散与众牢子，教他看觑。”有十多两，递与李俊道：“我且出去安慰弟兄们，三日后再来。”说罢走出。回到船中，与众人说知，面面相觑。童威道：“且到家中收拾起来，约三日要到这里的。”真个是有兴而来，没兴而返。

到了消夏湾，各人倾箱倒笼，共有二千之数。童威道：“这二千两银子，也勾打发贼坏了。且迟些拿去，看那边数目何如。”只带一百两，驾个小船自去。到了监中，李俊道：“那厮教人打话，要一万两才肯释放。都是那丁自燮杀才定的计策，两人剖分。我思量那有许多银子，再三推敲，讲定三千两了，限十日兑足，不得迟延。”童威道：“我已料着，今共凑合将来，只有二千两。缺下的，待我去设处来便了。先带得一百两在此，送些与掌案孔目，教他宽限。我十日内必来。”别了回家，与众人说知：“但是还少一千两，我有个计较在此。”正是贪泉不饮无廉吏，变虎何多封使君。不识童威有甚计较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空虚无人之地至大湖止矣，李俊处湖南，丁自燮处湖北，又风马牛不相及也。一因小不忍进城看灯，一因见小利截湖征税。烟水茫茫中，无端祸不可解，天下又安得有与人无怨，与物无争之地也哉？

第十回 墨吏贪赃赔钱纵狱 豪绅聚敛加利偿民

却说李俊、费保、狄成被吕太守用计监了，使人打合要三千银子方肯释放。童威讨了信，对倪云、高青、童猛说道：“吕太守要三千银子，我这里尽数凑上不过二千，限十日内兑足，少这一千银子哪里得来？我寻思一个计较，除非用旧时伎俩，方才可得。我同兄弟到苏州界上去，倪、高两位同湖州界上去冲塘，或者撞个大本钱客商，就可完局了。”三人依计，各驾一个船，藏着器械，五七个渔丁操舟，五更开船，分路而去。

重威、童猛的船从木读收港，过了苏州，偶撞见乐和、花公子的船，装着箱笼衣包，知道有些油水，故此如飞赶来。到宝带桥赶着，跳过来，拔刀要砍，谁知却是乐和。两边相见了，把船带着一帆风，回到消夏湾上岸。童威、童猛与二位恭人见过礼，说道：“二位嫂嫂请进里面，自有内眷陪奉。”费保、

倪云娘子接进。童威问乐和向来踪迹，乐和把从前的事细说了一遍。如今要到杭州安顿恭人、公子，不想会着你哥哥两个。又问李大哥怎的不见，童威叹口气道：“咳，不知我们怎么样，撞出来便是奸党作对。自从征方腊回来，李大哥明晓得虽建功劳，决无好收场。诈称疯疾，别了宋公明，向与四个好汉太湖小结义，一同住下。水庄上地面卑湿，移到消夏湾，打些鱼，吃些酒，图个散诞罢了。谁知马迹山有个丁自燮，是进士出身，做到廉访使。为人刻薄贪污，与常州府的太守吕志球同年。那贼胚是福建人，两个镶了局害人。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养生之路，道是他的放生湖，不许捉捕。若要打鱼，必要领他的字号水牌，不拘大小渔船，捕得鱼来他要平分。我们也有四个罟船，偏不去领他字号水牌，与他家人闹了一场。他设个计，广放花灯，哄我们进城。李俊大哥要看灯，我力阻不住。元宵那夜，进城看灯，在酒楼上吃酒，被他拿了。费保、狄成和李大哥监往牢里，要扭做阮小七、李应一党，解上东京。若有一万银子便放，没奈何只得应承了三千，这里尽数凑来，还少一千。孔目处用了银子，宽限如今，已又两个月了。没设法，只得从新做旧时道路，不想天幸遇着你。我等尽是粗人，不晓计较，乐哥，你是个伶俐人，怎地救出他们便好？花家嫂嫂不消到杭州，这消夏湾尽好，不妨同住。”说罢，摆出夜饭。

正吃间，倪云、高青回来了，与乐和、花公子各通姓名，各见通礼。倪云道：“我二人到湖州东塘，有一起贩纱罗的客人，搬得三四百匹纱罗，也准折得银子。你弟兄得采么？”童威道：“刚赶得一个船，却是自家弟兄，请得花家嫂嫂在里面。我这乐哥聪明不过，要他算计救他们出来。”高青道：“有何计策？”乐和沉思了一会，笑道：“已有个极妙的招数了。要凑足银子，不打紧。花家嫂嫂有些积蓄，将来就勾，只是偏没有得给他！今晚且安歇了，明早要两个大船，整顿到常州去。”众人不知何故。

五更起身，乐和道：“今日要借重花公子一行。”公子道：“小侄年轻不谙事，不知去作何干？”乐和道：“我教你言语，假装做王黼的公子王朝恩的兄弟，如此如此。”童威、童猛扮做家丁，乐和自己充了虞侯，倪云、高青做伴当跟随，身边各藏暗器。到城外停船，雇一乘四人抬的大轿，花公子换了华服坐了。乐和手执双红全帖，竟进府门迎宾馆中坐下，叫门上听事的传帖。吕太守知道，连忙出来见礼送座。吕太守看那花公子丰姿俊雅，如粉雕玉琢，礼数优闲，自然是清华贵胄。茶罢开谈道：“令尊少宰公在京师参谒，极蒙优礼。令见老台臺忝在属下，上元送些薄仪，愧不成礼。今又承老世翁枉驾，不胜荣幸。且不知几时出京的？”花公子恭身答道：“晚辈向同家兄在建康肄业，家严称台下是名公之裔，斗山文望，叫备薄贽拜在门下。今随奉家母天竺进香，经过贵郡，枢谒龙门，先瞻芝字，以慰积诚。”吕太守见说要拜门下，喜

出望外，不唯难得这样玉笋班门生，自此又得夤缘权要。谦逊道：“不材樗栎下品，何敢屈尊？不知太夫人鸾辇亦在敝治，有失俟候，万罪，万罪！尊寓在何处？暂屈行旌，薄设请教。少顷遣拙荆祇候太夫人。”花公子道：“若不鄙弃，待进香回来，趋侍绛帐，不敢过叨。”起身作别，吕太守送出府门，三揖上轿，回到船中，乐和道：“那厮来答拜，如此如此，依计而行。”

不多时，吕太守果然双铺兵开路，两首清道旗，许多执事仪从。到马头上，不见有大座船，正要访问，花公子早先上岸，致谢道：“小舟窄隘，况有家母在内，不敢有劳！”吕太守即忙下了轿，笑吟吟携着花公子的手，迳至接官亭上，分宾主作了揖。正要送座，那童威、童猛捱到太守身边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把太守袍口封住。倪云、高青飏的一声，拔出短刀，明晃晃的架在太守颈上，喝道：“你这害百姓的贼！还是要死要活？”太守吓得魂消胆丧，三十个牙齿捉对儿相打，再挣不出一个字，战兢兢抖着。衙役要上前救护，见锋利的白刃凑着颈上，恐害了太守性命，只好袖手傍观。看的百姓拥上千馀，又惊又笑、乐和道：“吕太守，你不要慌。我等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是梁山泊上好汉。你为什么拿李俊、费保、狄成监禁，要许他三千银子？好好的即刻送出来，饶你性命！若然道半个‘不’字，有一个人近前，教你身上搨百十个透明窟窿！”吕太守要性命，连声的答应道：“好汉不要动手。就送！就送！”唤书吏、皂快即刻到监里取李俊等三人来。

无半顿饭时，三个送到了。李俊见拿住太守，围绕许多人，又见乐和指手划脚的说，反不知头脑，呆呆的立着，吕太守道：“好汉三位已送到了，放下官罢。”乐和道：“还未！不要性急。那太湖是百姓的活路，怎么与巴山蛇联手出告示，做了放生湖，要领他字号水牌，平分鱼利，私自起税。我弟兄们不忿，与百姓做主，你又阴谋诡计，拿住监禁，诈措三千银子。银子现有在这里，却没得与你！你剥削百姓的许多财物，拿出来送三千与我们，方才饶你！”太守道：“出告示做放生湖，是下官不合误听了。私起鱼税，设计拿好汉们，都是了乡绅的主意。既要银子，只得取来。”又唤书吏、皂快到街里尽数拿来。奶奶见说，慌了手脚，连忙搬出几十封。乐和叫送到船内，吕太守哀求道：“恐失官箴，好汉放手罢。”乐和道：“性命便饶你。只是那丁自燮气他不过，要同去和他对明白了，方才放你。若不放心，叫众行役一同随去便了。”吕太守没奈何，只得唤众役齐到船中。倪云、高青还紧紧帮住。离郡城三十里、便是太湖，拽起风帆，不消半日，到了马迹山下。乐和自己扮做衙役，先去报知，说本府太爷来拜。

却好这日是丁自燮的生日，在家里庆寿，见太尊到来，便道：“承吕公祖这等美意，不过是散生日，他怎么得知，亲自来贺？又是哪个多嘴的！”忙换

冠带相迎，亲朋都躲在厢房内看，众口欣欣称羨。乐和原叫敲锣开路，摆列仪从上岸，却无轿子。童威、童猛、倪云、高青原拥在身边，步行到门前。丁自燮鞠躬迎进，揖罢，坐下。丁自燮称谢道：“治弟母难之日，因在制中，不便设宴。怎劳老公祖远步玉趾，反不安之极。”吕太守因芒刺在背，又不知是他生辰，不好回答，勉强的道：“小弟此来，不晓得年见华诞，因有几句话要对明，故此轻造。”丁自燮笑道：“有什么话？敢屈大驾！那李俊等前件作速勒限，教他完纳，不可过纵。”李俊、费保、狄成也藏械立在旁边，丁自燮却不认得。三个听他说了，那火直冲出泥丸宫，足有千丈多高，哪里按捺得定，把丁自燮劈胸扭住道：“我李俊正来交纳银子！”费保、狄成两口短刀早向衣底抽出，丁自燮面如土色，魂不附体道：“怎么说？”李俊骂道：“怎么说！你这蛀国害民的活强盗！你占着太湖，抽百姓的私税；扎诈我们银子，今日你与吕太守当面对明！”丁自燮见势头凶恶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总是该死！只凭好汉怎么，只留下这条草命罢。”李俊道：“我们不要怎么，只剥你巴山蛇的皮！”丁自燮只是磕头讨饶。乐和道：“要杀你只似杀猪狗一般，恐污了刀！饶便饶你，单要依三件事。”丁自燮道：“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也依得！”乐和道：“你做官贪的赃与平日诈人的财物，共有几多，尽数说出来！若隐藏一些儿，就剁做十段！”丁自燮道：“不多，约有十余万两，有簿籍登记，不敢隐匿。”乐和道：“我们不要分毫。今年荒歉，百姓完纳不起，入了官，代阖郡作了秋粮。”叫搬出来摆在厅上，乐和道：“吕太守，你唤书吏写下百来张告示，各处张挂，说丁自燮代纳秋粮之故。”就叫书吏纳纸领状，吕太守用印签押，这是一件了。又问道：“你仓中有多少米谷？”丁自燮道：“有三千多斗。”乐和道：“可唤附近居民并各佃户来，你毕竟一向刻剥他们的，分散与他，这是二件了。第三件，太湖不许霸占假做放生湖！大小渔船抽过的税，都要加倍还他。你今要改过自新，若再不悛，早要早取，晚要晚取，决放不过了！”丁自燮又磕头致谢。乐和道：“吕太守，你回去也要改过做好官，爱惜百姓，上报朝廷。若蹈前辙，亦不轻恕！你两个送我回船。”倪云、高青扯了吕太守，费保、狄成揪了丁自燮到船中，扬帆而去。到半路抛在荻洲上，乘风去了。那吕太守、丁自燮惊了半晌，互相埋怨，自有船远远尾着，载了回去不题。名贤有诗叹息道：

为富由来是不仁，可怜象齿自焚身。

林反肯持公道，愧煞临刑金谷人。

却说李俊等一行人回至消夏湾，李俊拜谢乐和道：“兄弟，全亏了你！怎地能得到此？”乐和道：“小弟在王都尉家做陪堂，倒也安乐。闻得姐夫孙立与阮小七不知为什事闹了登州，我恐怕连累，潜出府门，要到建康访一姓柳

的朋友。在客店遇见郭京，是东京道士出身，有人荐与王黼的儿子王宣慰处，他要我同去，因权且容身。清明佳节，王宣慰到燕子矶游春，那郭京见了花、秦二嫂嫂和这花公子，陡起不良之心。彼时我不认得，他瞒了我，领一队兵，只说奉圣旨拿梁山泊徐党解上东京，把他母子软禁，要说合花知寨令妹与王宣慰做偏房，秦恭人矢死不从。我晓得了，用计救出，思量到杭州居住。在宝带桥会着童威，说大哥有难，吕太守要三千银子才肯释放。童威又说吕太守是闽人，我晓得他的毛病，就有计了，借花公子这丰姿去诱他。又说是王黼的小公子，拜做门生，将势利打动，他果然落了圈套。他来答拜，叫弟兄们封住袍口，将利刃架在颈上，如单刀赴会的故事。料他要性命，决不敢违拗，反要他三千银子，教做陪了夫人又折兵。”李俊大喜道：“不料兄弟有此奇谋，只是那丁自燮，恨不曾杀得他！”乐和道：“那丁自燮是第二个黄文焕，若杀了，到便宜了他。那贪吝人的财物，如身上肉一般不舍得，把他一生苦挣的东西一朝分散，苦不可言，胜如千刀万割。又替贫民纳了秋粮，分给佃户，赔还渔税，又做了许多美事。他虽奸狡，也是三品命官，若杀了他，事体弄得大了，所以这般施行。”

李俊拍手称妙，请出二位恭人相见，说道：“公子这般长成，又脱了我这难，真为可喜！”花恭人道：“这孩子也有些志气，父亲在日，取名花逢春。可怜母子孤茆，又被奸人所算，若无乐叔叔，不知怎的了！如今全仗列位伯叔教诲。”李俊道：“不劳嫂嫂嘱咐。现放李俊在此，必要同做一番事业。”当下宰了猪羊，赛谢神明，众弟兄庆贺饮酒。乐和道：“李大哥，还有句话讲。那吕太守、丁廉访受了这场亏必要复仇，我们也要防备。”费保道：“不防。这消夏湾聚合将来有三五百渔丁，众弟兄在此，他若来时，杀他片甲不留！这太湖有八百里水面，七十二峰，钱粮广有。招军买马，拼做个大战场。”乐和道：“太湖虽然空阔，却是一块绝地。在里头做事业的，再没有好结果。若把各处湊港塞住，苏、湖、常三郡兵会剿，那渔丁不经战阵的，怎么用得？况洞庭两山沿湖百姓，都是殷富守本业的，岂肯顺从？要防民变，决使不得。”童威道：“不若再上梁山，重兴霸业。”乐和道：“梁山泊兴旺过一番，地气不能盛了。宋公明费许多心机，才招聚得一百八人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时移物换，哪里还兴得？况且路途遥远，带着家眷走，各处关津有阻，急切也不能到。”李俊道：“乐兄这议论甚是有理。那厮们惊魂未定，就要报复，这三五日也不能就来。感谢得神明保佑，众兄弟同心协力脱了此难，今夜且尽欢吃酒，明日从长计较。”大家开怀畅饮，酩酊而散。

李俊到床上再睡不着，到三更天气，正待合眼，只见一个黄巾力士，手执令旗叫道：“李大王，星主在山寨里，专等相会，差我来请，作速前去！”李

俊披衣起来道：“备了船只渡湖。”力士催促道：“不消船只，自有飞骑在此。”李俊走出门，力士扶上一条大黑蟒，有十丈多长，金鳞闪烁，两目如炬，骑在背上腾空而去。耳边但听得波涛之声，如流星掣电，竟到梁山泊忠义堂前歇下。看那忠义堂比旧日气象不同，却是金钉玉户，琉璃鸳瓦，高卷珠帘，香喷瑞兽。上面灯烛煌煌，看见宋公明幞头蟒服，坐在中间。左边是吴学究，右边花知寨，都降阶相迎。施礼罢说道：“兄弟，我在天宫甚是安乐，因念旧居，长与众弟兄在此相会。我被奸臣所鸩，不得全终，你前程远大，不比我福薄，后半段事业要你主持。你须要替天行道，存心忠义，一如我所为，方得皇天保佑。我有四句诗，后来应验，你牢记着：念道：

金鳌背上起蛟龙，徼外山川气象雄。

罡煞算来存一半，尽朝玉阙享皇封。”

李俊听了诗句，不解其意，正要详问，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措双斧，奔上堂来，大叫道：“李俊！你好欺人。怎来会哥哥，不来看我？”把手一推，惊觉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残灯未灭，天色黎明。唤起众人，诉说梦中之事，念着诗句，一字不忘。想起“金鳌背上”四字，又与石板字句相同，未审主何吉凶。乐和道：“宋公明显圣说‘徼外山川气象雄’，必然使我们到海外去别寻事业。”李俊道：“正合我意。前日在缥缈峰赏雪，见一声霹雳，飞下一块火，寻看时，得一石板，也有四个字，是一样的，至今供在神座内。”叫取来与乐和看了，道：“我当初听得说书的讲，一个虬髯公，因太原有了真主，难以争衡，去做了扶馀国王。这个我也不敢望，那海中多有荒岛，兄弟们都服水性的，不如出海再作区处，不要在这里与那班小人计较了。”众人齐声道是。就把四个艨艟船装好了，选二百多个精壮渔丁，扮做客商。收拾家资，载了人眷。其时正是三月望夜，烧了纸。黄昏月明如昼，开了船，出了吴淞江，野水漫漫，并无阻隔。到得海口，把船停泊，再定去向。

李俊、乐和登了海岸，望那海拍天无际，白浪翻空，寒烟漠漠，积气弥弥，不辨东西，哪分昼夜。李俊看了有些忧疑起来，说道：“这般无边岸的所在，哪有可居之地？”乐和道：“今日阴晦，景色凄凉。那天气晴明，岛屿历历可见，定有好去处，不必忧心。只不知那艨艟船出得洋么？”见有个老叟拾螺狮，乐和叫声老丈，问道：“那开洋的船，要几多大？”老叟道：“倒不论大小，只要打造得合式。”乐和指停泊的艨艟船道：“这般船可去得么？”老叟一看摇头道：“底平梢阔，经不得风浪。到大洋里颠不上几颠，就完帐了。客官，你看澳里竖着樯桅的两个海船，是出洋的。”李俊、乐和举头一看，果有两

个船泊在哪里。李俊道：“一时少算计，那出洋的船只要打造起来，几时得成？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！”乐和沉吟了一会，笑道：“大哥放心，有极好的两个船在这里送我们出大洋，不须顾忌！”李俊道：“又来取笑。这海滨并无相识，哪里有船送我们出洋？”乐和叠着指头说出来。有分教：蛟龙得雨飞天外，虎豹依山踞穴中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李俊将入海矣！此回轻轻递下。倘杀太守廉访阖门良贱，便兴兵追捕，笔墨拖沓，终无已时。不如将吕太守倒赃饶命，愚民沾不费之急，丁自燮感不杀之恩，不烦一兵，不折一矢。见机即进，得手即止，使李俊得从容问渡，一帆无恙。乐和肯留余地，正是作者之不肯犯手，也是文章家识轻重处。

第十一回 驾长风群雄开霸业 射鲸鱼一箭显家传

话说李俊见天水相连，这风波又不是太湖气象了。土人说眾船开不得洋，甚是忧心，见乐和说有人送船，不解其故。乐和用手指道：“那两个海舶，他若不肯送我们，借了他的罢了。”李俊会意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沿海滩上寻到海舶边来，见两个西商，掀开衣襟，露出大肚子，指挥小郎们装货。旗号挂着枢密府，是往日本贸易的。梢公水手共有百余人，打点明日开洋。李俊、乐和看得详察，到船中悄悄与众人商量定了。

到了半夜，海舶上人睡着了，费保、倪云当先，一拥而上，大喊杀人。西商、小郎听得钻出，排头砍了十多人，喝道：“舵工梢水不许走！”只得伏定。把死尸撩入海中，打扫血迹，引家眷上船，资财搬运过来，见舶内尽是绸缎、丝绵、蟒衣，珍异物件。弃了眾船，叫舵工把定舵，水手拽起风帆，趁着东北风，望西南而进。出了大洋，众人一看，但见：

天垂积气，地浸苍茫。千重巨浪如楼，无风自涌；万斛大船似马，放舵疑飞。神鳌背耸青山，妖蜃气嘘烟市。朝光朗耀，车轮旭日起扶桑；夜色清和，桂殿凉蟾浮岛屿。大鹏展翅，陡蔽乌云；狂飈施威，恐飘鬼国。凭他随处为家，哪里回头是岸？

那海舶行了一昼夜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隐隐有钟磬之声。李俊问道：“这山在哪里？”水手道：“开船时东北风，转到这里是普陀山，观音菩萨道场。如今春天，进香的甚多。”花恭人在舱内听得普陀山，与姑娘说道：“我二人遭逢大难，幸得脱离。今便路到灵山，何不去进一炷香？也是难得的。”秦恭人道：“但凭嫂嫂主张，这是善事。奴在家绣得两首长幡，要舍到杭州天竺寺，不得其便。今在此经过，舍在菩萨面前，尤为胜果。”花恭人叫儿子与伯叔讲知，母亲、姑娘要到山上进香，不知可否。李俊道：“我等杀业已多，今遇活佛去处，也要去磕个头儿。”唤水手湾船，搭起扶手，花恭人、秦恭人，费保、倪云娘子，养娘、丫鬟随着，先上了崖，留狄成看船，李俊、乐和、花逢

春、童威、童猛、费保、倪云、高青一同上去。本山住持见一起男女服色整齐，迎到客堂先奉了茶，即设素斋款待。到晚，香汤沐浴。五更起来，同四方来的善男信女，到大殿上焚香礼拜已毕，李俊取一百银子与住持打个合山斋。到盘陀石、潮音寺、紫竹林、舍身岩各处玩了一日，下船开去。

又行了两日，到韭山门，是浙闽交界之所。有一员守备，领三百名兵，十个战船在那里把守，盘诘奸细，防倭国侵犯及私通外番的。远远望见李俊船到，一声号炮把战船一字儿摆在隘口。郑守备全身披挂，手拿三尖两刃刀，立在船头，叫兵卒架起火炮便要打来。乐和急叫道：“不要动手！咱是奉枢密府令箭信牌，到福建采办香珀的。”守备道：“既有枢密府照验，取过来看。”乐和将前日劫了西商原有一角批文，看得不明白，就递了过去。那守备接过一看，喝道：“分明是奸细了！既是枢密府批文，说着往高丽公干，怎说福建采办香珀？”费保见决撒了，取一柄五股鱼叉劈头掷去，刚掷中守备咽喉，扑通的倒坠下海。童威、童猛、倪云、高青一齐跳过，拔出腰刀便砍。有个人，将巾绵甲，身躯长大，叫道：“不可造次！你这伙人都有些认得，莫不是梁山泊上好汉么？”李俊道：“只我便是混江龙，你问他怎的？”那人便在舱板上拜道：“原来是旧主人。”李俊叫扶起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”那人立起，说道：“我叫做许义，是浪里白条张顺部下。从征方腊，张头领死在涌金门，我就不去了，住在杭州。后来投到江都统标下，做了哨官，拨来守这韭山隘口。梁山泊上头领，俱是认得的，隔了几年，一时叫不出。如今要到哪里去，在此经过？”李俊道：“我等在中国，耐不得奸党的气，要寻一个海岛安身。”许义道：“我在此已久，海道尽熟。待我随了去，拣一处丰腴地方何如！”李俊大喜道：“这样极好，只怕你是官身去不得。”许义道：“哪里是什么官身，我也是浔阳江上人。从张头领到江州劫法场，白龙府聚会我也在哪里。上梁山泊几年，好不快活！宋大王真是好人，待我们如手足一般。闻得在楚州被好臣药死，着实伤感了一番。这守备是高球的表侄，叫做田富，一些本事也没有，有高球脚力，营干这守备。专会克减军粮，用刑严酷，这三百名兵都是切齿的。几番要结果他，奉我做主，也思量寻了小岛容身。我自忖才力不济，阻住了。不然，叫他们都随了去？李头领，你那时还黑瘦，如今肥白得多了，又长出虬髯，几乎认不出了。”李俊正恐兵力单弱，器械不备，今有三百名兵来归，心中甚喜，取出三百两银子，分给众兵，尽皆叩谢。

在韭山门营房过夜，明早风色正顺。许义引路，带了十只船一同进发。天色清明，波浪不起，李俊喜乐。叫取酒与众兄弟叙谈，唤许义同坐了吃酒。忽听得后面梢上舵工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快些湾船！”水手忙落了风篷，用力撑到沙嘴上，抛下锚碇。李俊惊问道：“怎的？”水手摇手道：“不要响！”忽见

白浪如山，喷雪鼓雷的响，见一大鱼，竖起脊翅如大红旗一般，扬须喷沫而来，那船似筐簸一般翻覆不定。花逢春看见，立起身来，取下铁胎弓，搭上狼牙箭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觑得亲切，飏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大鱼的眼睛。那鱼负疼把尾乱掉，那波浪滚起有三丈多高，十丈多远，泼得满船都是水。亏得下碇坚牢，不致倾覆。许义急唤军士放箭，二三十把弓一齐射去，那鱼虽然力猛，当不得乱箭攒射，也有穿腮的，也有透腹的，动弹不得，翻了转来，浮在水面，那波浪势定。二三百兵一齐把挠钩搭着，用力扯到沙滩上来，首尾足有数十丈，犹然巨口啥呀，眼珠闪动。舵工道：“此是鲸鱼。我们惯行海道，也时常看见。这是小的，若是大的，把口一吸，那船还不勾他当点心哩！”李俊道：“花公子这神箭真是家传！知寨初到梁山泊，见一群雁飞鸣而来，知寨一箭贯了两只，晁天王和众人无不惊异，可见将门有种。若无这箭中他眼珠，怎生拿得？可喜可敬！”众人尽把利刃剝割鱼肉，剖开肚腹，见二三十斤一个癞头鼋尚未变化哩！那两个眼睛乌珠挖将出来，如巴斗大小。乐和道：“将他镂空当水晶灯，点上火，莹亮好看。”尽道有理。将鱼肉煮起来，肥美异常，五六百人个个厌饫，多的腌了。为这鱼倒停住一日。

又行两昼夜，忽然搁了浅。许义起来一看，道：“此是清水澳，暹罗国界上了。这岛土地肥饶，有些景致。”请李俊等上崖散步，只见山峦环绕，林木畅茂，中间广有田地。居民都是草房零星散住，牛羊鸡犬，桃李桑麻，别成世界。问土人道：“此间有多少地面？属那州县管的？”土人道：“方圆有百里，人家不上千数，尽靠耕田打鱼为业。各处隔远，并无所属。我们世代居此，也不晓甚么完粮纳税。种些棉花苧麻，做了衣服，收些米谷做了饭食，菜蔬鱼虾家家有的，尽可过得。再向南去三百里，有个金鳌岛，属暹罗国的。岛长名唤沙龙，暴虐不仁，贪婪无厌，长来骚扰，受他的气。”李俊听说金鳌岛，触着宋公明梦中之言。又问道：“那金鳌岛离暹罗国多少路？风景何如？那沙龙是哪人？”土人道：“金鳌岛到暹罗国也只三百里。那岛四围高山峻岭，无路可去。南面岛口只通一个船的路，转三个大湾，方得到岸。一座城门，甚是坚固。里面盖造房屋，如宫殿一般。田地膏腴，五谷丰稔，山上野兽甚多，花果诸般多有，约莫有五百里广阔。那沙龙是洞蛮出身，长大雄健，遍体黄毛，两臂有千斤之力。使一柄五十斤重的大斧，腰悬弩箭，百步飞中。器械、马匹、船只俱备。有三千蛮兵，都是惯战的。那沙龙性极好杀，爱吃巴蛇耶酒。一年来上两次，有些姿色妇女，他便白昼奸淫。小男女抓去做奴婢。还要进奉猪羊酒米，受他荼毒。那暹罗国共管辖二十四岛，此为最强，便是国主也奈何他不得。”李俊道：“我们是天朝大宋差来镇守，要剿灭那沙龙，与你百姓除害。”土人道：“若得老爷们驻此，百姓无不顺从。四旁有与我清水澳一

般的小岛都被他扰害。闻得官兵驻扎，尽皆说服的。”李俊大喜，遂与乐和、许义商议，选择中间高敞地面。筑成石基。砍伐树木，搭起营房，安顿家眷、兵丁。一面招集强壮岛民，造起战船。置备器械，建立旗号，凡有归顺的重赏金帛。遇着私商小伙通洋客商，邀截招抚。日日操练兵士，闲时屯田播种。不上半年，聚有二千余人，成一模样。

适遇中秋，那日李俊命宰了两头牛，几副猪羊，大劳军士，就同众兄弟赏月，到一高峰上坐下。那一轮皓月从东边海中涌出，金光万道，天宇清朗，擎着杯道：“梁山泊与太湖中虽然空阔，怎比得这海外浩荡？承众位相扶脱了毘陵之难，到这清水澳稍立根基。奈兵微将寡，还立脚不住，必得取了金鳌岛方可容身。闻得沙龙骁勇，急切难攻，如何是好？”乐和道：“班超以三十六人破了鄯善国。将在谋而不在勇，且屯扎几时，招集训练，觑个机会方可攻他。不可性急，只要防他来侵犯，当做准备。这里又无险阻可守，沿边宜建木栅，拨几个船远处了望，放炮为号，这是要紧着数。”李俊道：“明日就树栅了望！”当下饮到二更始散。

到第二日，差许义领兵探望，使狄成监工造栅。尚未完备，忽听远远号炮连声，李俊知道有兵到。差童威、童猛、倪云、高青四面埋伏，自己披了衣甲，同费保、乐和、花逢春领一千兵沙边把守。只见五只大海船，拢到岸口。那蛮兵都是斑布盘头，结着螺螄顶，穿绵花软甲，挂两把倭刀，有六尺多长。跣着双足，一哄上岸。沙龙也一样打扮，例卷赤须，黄毛遍体，手持大斧跳舞而来。李俊、费保挺枪抵敌，沙龙将斧劈来，斗了十来合，不分胜败。那蛮兵跳开有一丈多远，两把长刀着地扫来。费保抵当不住，退后便走，兵皆乱窜。李俊见阵脚已动，虚晃一枪，撇了沙龙回转。沙龙如风赶来，李俊正难措手，那花逢春却闪在沙龙背后，看得明白，弯起弓来，一箭射着沙龙左肩，扑地便倒。蛮兵救起，回身就走。李俊、费保挺枪追来，到得岸上，四面伏兵齐起，奋勇砍了一百蛮兵。童威、童猛便抢上海船，撑去三只。沙龙和蛮兵剩得两个海船，狼狈而去。李俊等收兵回营道：“那蛮兵好狠！当不得那跳舞！若无花公子这箭，几乎失手。喜添得少年良将，可见英雄有种！”乐和道：“他虽然败去，必要报仇。我这里乘他喘息不定，箭疮未愈，就领兵杀去，一鼓下了金鳌岛，做了基业，方成局面。只是衣甲未备，前日洋船中现有绸缎，各做一副绸甲，又轻便，刀箭不能透入，就连夜造起来。还有一件，海面上征战全凭火攻，韭山门兵船内有三眼钉子母炮，将硝黄铅弹装好，也驾五只大船，一千兵士。”留狄成在清水澳守营，许义为向导，尽上船开去。

不消半日，到了金鳌岛。那沙龙也有见识，恐怕乘胜而来，先使蛮兵在隘口把守。堆着石炮，弄个机括，打得甚远，利害得紧。李俊等船远远泊定，不

就上岸，只是摇旗擂鼓，呐喊连天。沙龙闻报有兵到隘口，把箭疮扎好，亲自出来巡视。一连三日，再上岸不得，李俊焦躁。乐和道：“且自耐性。我同许义去山后探路，或有可上的去处。”遂驾了一只小船，周围一看，都是高山叠峰，树木丛杂，上去不得。回来说知，无计可施。童威道：“土人说进隘口要转三个大湾方到城门口，就上了岸。那三个湾怎么可进？我兄弟二人到夜深人静，用油纸包好了硫黄焰硝引火之物，打海底爬到城边，发起火来。他只顾在外防守，内必空虚。若见火起，必定惊惶。大哥这里领兵去攻，自然可破。”李俊大喜，依计面行。

童威、童猛吃饱了酒饭，脱下衣服，单穿一条裤子。把引火之物包好，缚在腰里，手中拿把尖刀。初更时分，船边下水，慢慢泅去。行了几步，探出水面透气，吐出些咸水。到得隘口，见蛮兵打着火堆，席地而坐，沙龙来往巡察，再不防海底有人偷进。童威、童猛进了隘口，果然有三个大湾，逶迤曲折，水急沙清。两傍尽是石壁，只通一船路，如狭巷一般。到城门边，轻轻爬上岸来一看，那城墙是天生成光荡荡，草木不生。两扇铁门紧闭。童猛道：“这城垣是石的，怎好放火？空费心力，不如爬出去罢！”童威道：“有心进来，且再思量个计策出来。”其时深秋天气，白露浓浓，金风淅淅，又在水中爬了半夜，身上寒冷。正在无措，忽听铁门开响。童威、童猛重复钻入水中，把头略昂起偷觑，见四个蛮兵提着大藤筐，不知甚么物件在内，又扛了一坛酒。两个蛮女笑嘻嘻走出，蛮兵扶下一个小船撑了出去。原来沙龙是个酒色之徒，半夜传令进来，唤蛮女去作耍，却不关铁门。童威、童猛重上岸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天幸开了门。”侧身捱进，见两边都是民居，尽皆关门熟睡。一天星斗，四野悄然。童威寻石块敲出火种，引上硫黄焰硝。那房子原无墙壁，都是竹笆，一发透得快。一连放了十来把火，焰腾腾烧起。那些居民睡梦里慌忙开门走出，童威、童猛拿住两个，将尖刀拗死，剥下衣服穿上。那些竹笆连片烧去，哗哗剥剥，照天彻地的通红，城内一霎时鼎沸起来。李俊在外边望见火起，催众人向前。连声子母炮震天的响，箭如飞蝗射来。沙龙见城内火起，前边又杀来，首尾不能救应，蛮兵各各心慌逃窜。李俊、费保先跳上岸，沙龙箭疮未好，擎不起大斧，回身就走。李俊一枪拗倒，倪云桌下首级。众兵把蛮兵乱杀，李俊叫道：“降者免死！”蛮兵投降者甚众。就扎营在隘口沙滩上。

到天明方把战船放进隘口，到城门边，一齐上岸。童威、童猛迎着道：“亏得杀了两个居民，剥这衣服穿上，不然蛮兵也要认出来了！”李俊道：“实是亏了你哥儿两个！”先叫救灭了火。到沙龙的住房，真个壮丽。把沙龙妻小尽行杀死，抢来的妇女、奴婢出晓谕教人领回。蛮兵降者共有一千人，改了服色，配入队伍。仓廩内米谷如山，金银珠宝不计其数。有一百匹战马

，牛羊成群。李俊自称征东大元帅，一应晓谕用大宋宣和年号。出榜安抚居民：被火焚者，给赏银米与他盖造房屋。七十以上者，俱送绸缎一匹。百姓尽皆欢喜。差倪云到清水澳接花恭人、秦恭人、费保、倪云娘子同来金鳌岛，拨厅房居住。乐和专管出入钱粮，商量军务。童威、童猛把守隘口，操练军士。费保、倪云为左右副将，高青管领船只一应器械。狄成领三百名兵镇守清水澳，许义做心腹长随。花公子习学武艺韬略。井井有条，各安职事。又将太湖里的渔丁，韭山门官兵，清水澳招集的壮勇，降的蛮兵，共有三千多人、分派五营，设立队长哨把，一位中国法度，造作旗帜大纛，焕然一新。又问土人：“沙龙在日，岛内凡有讼狱钱粮是怎的施行？”土人禀道：“沙龙不用刑杖，若犯重罪，把木舂舂死，轻者罚米谷。钱粮到收成时平分。”李俊、乐和颁下律令：“杀人者偿命，奸盗者杖七十，钱粮行什一之法。”百姓尽皆感仰。当下祭赛天地，大排筵宴庆贺。正饮酒之间，只见守隘口军士解两名蛮女来，说道：“在沙滩上草里拿来，候元帅发落。”李俊看那蛮女时：

钵盂头高堆黑发，银盆险小点朱唇；西洋布袄到腰肢，红绢舞裙拖脚面。胸前挂瓔珞叮当，身上插野花香艳。眼波溜处会勾人，眉黛描来多入画。谩言吴国能亡灭，眼见金鳌亦荡倾。

那两个蛮女说话也听得出，说道是广东香山人，被沙龙抢来，日里唱歌，夜间伴宿。童威笑道：“若非这两个蛮女，金鳌怎么攻得破？”李俊问道：“怎么亏他两个？”童威道：“我兄弟到城边，墙垣都是石的，怎生放火？亏得开门送这两个蛮女与沙龙取乐，才得入城放火，倒是有功之人。”李俊道：“为将的贪了酒色，自然败事。”对蛮女道：“路途遥远，不能送你们回家，且发与花恭人伏事。待有功将士，为彼完配。”教人领了去。饮至夜阑方散。天明时，有飞报前来：“暹罗兵到！”李俊慌忙请众人商议。正是：阵云高处鸣钲鼓，烽火传来整旗旌。不知与暹罗交战胜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看李俊设施次第。具有开国规模，俨然居幽迂岐气象，非同虬髯一往豪气，聊以自娱也。

第十二回 金鳌岛兴兵图远略 暹罗城危困乞和亲

却说李俊破了金鳌岛，作庆贺筵席。次日，报有暹罗兵到。李俊与乐和商议，乐和道：“水来土掩，兵至将迎。有金鳌岛做了基业。城池坚固，有三千胜兵，兄弟协力，怕他怎的？先叫紧守隘口，看他兵势何如，然后拒敌。”李俊听允，传令童威、童猛防守隘口不题。

再说那暹罗国王，姓马名赛真，是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。他承国统已历三世了，为人宽仁柔懦。国政有两个大臣掌管，一个丞相名唤共涛，奸邪狡猾，专权罔上；一个将军名唤吞珪，却也刚直，膂力过人，使两条铁鞭，职掌兵

权。连年丰稔，物阜民康。管辖下二十四岛，各有岛长自理其事。进纳钱粮，四时进奉，如唐朝藩镇一般羁摩而已。那二十四岛：

金鳌、铁板、长滩、天堂、西岙、潢刺、
峻冈、白石、井沙、铜山、铜坑、长甸、
前丰、后丰、青霓、罗江、古渡、钓鱼、
文港、银湾、南津、竹岭、甜水、大树。

那各岛大小不一，其中金鳌、白石、钓鱼、青霓四岛最强。分为东西南北，统率小岛，如方怕连帅之意。凡暹罗有外邦侵犯，四岛会兵，俱来救护。而金鳌尤为雄盛，乃一国之藩蔽。当日闻得金鳌被宋兵打破，杀了沙龙，马赛真大惊，会集文武商议。共涛道：“金鳌是本国之门户，今被宋兵打破，险要已失，国势将危。宋兵远来，不知地利；乘他根基未固，起倾国之兵，传檄各岛驱剿了他，方得安稳。若迟延不发，必然得陇望蜀，就难为计了。”马赛真道：“丞相言之有理。”一面差官到各岛，速令会兵，并力恢复金鳌；一面命吞珪为大将，领三千精兵，同共涛连夜进发，火速进征。共涛，吞珪上了战船，旌旗闪闪，戈甲森森，杀奔金鳌岛来。

李俊已作准备，童威、童猛守住隘口。共涛、吞珪船到沙边，耀武扬威，统兵上岸。童威、童猛谨守寨栅，不与交战。至第二日，李俊、乐和、费保一同来到隘口。乐和见共涛、吞珪有骄矜之色，兵无纪律，附耳与李俊说道：“如此用计。”李俊就领兵上战船，共涛，吞珪也把船摆开，说道：“你宋朝好不知足！中华许多国土，久享繁华，怎要到海外占我疆土？好好收兵，放你回去；若不知机，教你尽葬鱼腹！”李俊喝道：“蠢尔小丑，不沾王化！天兵到此，要取你暹罗国，何况区区小岛！你快回去唤马赛真亲来纳款，年年进贡，方才饶你！”共涛大怒，催兵冲杀过来，吞珪舞起双鞭劈头打来。李俊、费保挺枪接住，厮拚了一会，李俊佯输，唤水手开舵，皆四散开外洋去了。共涛、吞珪赶了一回，共涛道：“我料宋兵有甚伎俩！抵敌不住，四散走了。竟进去攻城，就复金鳌岛！”将兵船收进了隘口，那条水路又换又曲，只好鱼贯衔尾而进。到得城边，旌旗密布，插满刀枪，倪云、高青、花逢春在敌楼上。共涛道：“你那宋兵俱逃走去了，还不开门让我进来！”倪云道：“教你顷刻死在眼前！”

共涛令蛮兵爬城，通是光荡荡石壁，哪里扒得上？火箭石炮雨点打下，伤了好些蛮兵。共涛焦躁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下船。二更时分，忽听得炮声震天，李俊、费保、童威、童猛外边杀进，倪云、高青、花逢春城里杀出，内外夹攻，共涛、吞珪进退无计，拚命冲出。花逢春射枝火箭在风篷上，各只船上尽烧起来。烟焰冲天，杀声震地，蛮兵上岸的尽被砍杀，下水的又皆淹死。吞珪

舞着双鞭，护了共涛，杀出隘口，止剩得三五个船，蛮兵不上百馀，都是焦头烂额。李俊等赶上，团团围住，吞珪大叫道：“丞相，待我杀条血路，你自回去！”真个共涛死命挣出，吞珪被费保一枪搠在海中，穿着铁甲沉到底了，共涛刚剩一个船回去。李俊收兵，又得了二三十个船，蛮兵降者甚多，各皆大喜，犒赏三军。费保道：“共涛大败而去，再不敢来了。我等再把别岛破他几个，做成犄角之势。”李俊道：“闻得马赛真柔懦，共涛专权恣肆，君臣不睦。吞珪勇猛阵亡，国中单弱。不若统兵取了暹罗，那二十四岛自然降伏。我等海外称尊，同享富贵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”休息了两日，只留狄成屯清水澳，高青守金鳌岛，尽数统兵到暹罗城下扎住。

那共涛奔回，说吞珪已死，全军覆没。马赛真大惊道：“吞珪既丧，坏了万里长城。国中精锐已尽，如何是好？”正忧疑不定，忽报宋兵到了，惊得手足无措。共涛点兵守城，不敢出战。原来暹罗城倒不比金鳌岛有隘口可守，石城坚固，海岸沿城有三里陆路，并无险阻，全恃金鳌岛为外援。凡有寇兵临城，金鳌会合各岛围合拢来，往往失利，故不敢侵犯。今金鳌已失，各岛岛长闻得沙龙、吞珪是两员勇将俱杀死了，人人胆寒；又平日共涛专权无忌，欺凌诸岛，不肯救应。李俊等兵临城下，队伍严明，戈矛如雪，紧紧围定，高叫投降。马赛真见各岛不到，吞珪被杀，无人敢领兵出战，共涛也束手无策，马赛真忧愁不已。回到宫中，与国母说道：“祖宗基业已是难保。内无良将，外无救兵，若然攻破，玉石俱焚。不若开门纳款，庶可保全性命。”流泪不已。

那国母姓萧，原是东京人，父亲为参知政事。恶了章惇丞相，被他陷害安置儋州，还要伤他性命，因此逃到暹罗，把女儿配与马赛真为妻，数年前寿终了。萧妃为人淑顺，极是贤能。生下一双男女，公主小名玉芝，生长一十六岁，一貌如花，聪慧幽闲，善通文墨，又好武事，时常走马舞刀顽耍，国主爱惜犹如珍宝。要选中华士人做驸马，一时哪里得来，尚未婚配。世子幼小，只得六岁。当下见国主流泪要开门投降，玉芝公主便道：“宋朝是何等兵将，无人敌得？待孩儿与母亲同上城一看，或可用计退他。”国主即命内监、宫娥侍卫，乘了香车上城。玉芝公主凭城一望，见旗帜鲜明，兵强马壮，李俊、费保、乐和等全身披挂，手执兵器，指挥士卒攻打，如天神一般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又见一个将官，年纪约有十六七岁，轻弓短箭，银甲锦袍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手执方天画戟，骑一匹金鞍紫骝马，真是风流儒将，年少英雄。见一群天鹅飞来，那少年将官挂了画戟，弯着弓，取枝响箭射去，一声响，穿入云里，毛羽纷纷，落一只天鹅下来，三军喝采。

萧妃与玉芝公主见了，说道：“果是中华人物俊丽，兵强将勇，如何敌得他过？若是投降，把锦绣江山付与别人，也不甘心。我有一计，不动兵戈，自

然保全。”国主问道：“中宫有何良策？试且说来。”萧妃道：“我这玉芝孩儿，一向要选配中国士人，因在海外，一时难得。今看这个少年将官，仪容俊雅，武艺超群，着人打话，若未完姻，就招为驸马。一则保全疆土，二则完了孩儿终身大事，岂不两便？”国主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只不知女孩儿心下何如？”萧妃与玉芝讲这篇话，玉芝一见花逢春，好生企慕，只是不便启口。见母亲说着，满面娇羞，俯首不答。萧妃又再三苦谕道：“要救国难，孩儿也说不得了，只是不好强逼你。”玉芝方才低低说一句话道：“且凭父王娘娘做主。”

国主欢喜，急命内待传说道：“宋朝将官暂且退兵，请一位将军进城，国主有话亲自面议。”众人皆道：“此是缓兵之计，不可听信。”乐和道：“兵临城下，不敢出战，外无救兵，此是计穷力竭了。待我挺身进去，看他有何说话！班定远说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随机应变，说他归顺，免动刀兵，岂非美事？”李俊命军士答道：“堂堂天朝，有征无战。既要面议归降，不妨暂退。任有缓兵之计，也不惧怕。这回到来，寸草不留了。”李俊把令旗一挥，兵将都退下船。

乐和选十个彪形大汉，各带弓刀，自己轻裘缓带，骑着白马，到城门边，果然大开，昂然而入。共涛来迎接，乐和见六街三市，人物喧闹，与中华无异。进了东华门，宫殿壮丽，槐柳成行。将到前殿，国主马赛真降阶而接。讲过礼，分宾主而坐，文武各官，侍立两旁。国主生得面自身长，五络须髯，衣冠伟丽。茶罢，开谈道：“小邦僻处海外，自守封疆，并不得罪天朝，不知何故劳师远涉，下临敝境？”乐和欠身答道：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我大宋中外一统，列圣相传，历世已久。今天子圣仁英武，荒裔要服，无不重译来朝。贵国并不朝贡，有失以小事大之体，故遣征东大元帅率领雄兵十万、战将百员特来问罪。金鳌岛沙龙贪淫好杀，天兵一到，骈首就戮。贵国犹不悔过，辄敢复来抗战。吞珪说是贵国大将，交兵已作波臣。今天兵既临城下，能战则出师对垒，以决胜负。如其不能，则当衔璧舆榘，面缚军门。何得首鼠两端，束手待毙？大元帅仁义之师，不忍无辜受戮，不施火炮云梯诸般攻具，以示怀来之意也。今蒙见召，必有所论。若入情合理，自当拱听。”马赛真道：“往年差使臣进贡，被蔡太师遏奏，不得瞻覲龙颜，又无赏犒，反勒贿赂，流落不归，因此缺贡。寡人素性仁慈，不忍害民。师到城下，用兵厮杀，惟恐两伤。若便纳土，但本系汉朝伏波将军新息侯之后，立国暹罗已历三世，不忍祖宗疆土一旦沦亡，尚尔踌躇不决。寡人元妃是东京萧参政之女，因被章惇丞相倾陷，安置儋州，故聘为妃。生下一女，小字玉芝，年已及笄。仪容不劣，颇知德教，要招中华士人为婿，一时难遇。适在城上见马上

少年将军，轩昂英俊，气度不凡，不知上姓，可曾宪姻否？情愿招为驸马，两家息兵罢战，永作藩臣，重来进贡。汉、唐原有和亲之例，不识可俯从否？”乐和道：“那小将军姓花名逢春，是世代将门之子。六韬三略无不精通，十八般武艺尽皆精练，更擅百步穿杨之箭。方才在城下，射落天边飞过的天鹅，已见一斑。况美如冠玉，性地聪明，发愿封侯拜将之后方议姻事。多有豪门巨室来聘为婿，一概坚辞，尚未婚配。贵国既要和亲，亦无不可，但末将不敢专主。乞差一位使臣，同去禀知大元帅，可以行得，即来回复。”国主忙排筵宴款待。更送珍奇之物，求他玉成美事。跟随的俱有犒劳，乐和一些不受。便遣共涛为使，出城到中军帐。

共涛暂候，乐和先与李俊说知和亲备细，李俊与众人商议道：“暹罗国虽然单弱，可以取得；我们基业初定，也还势寡，倘各岛不服，要来争竞，惹起干戈，不得安靖。若和了亲，且守金鳌，养成羽翼，再看机会。但不知花公子意下何如？”花逢春道：“小侄蒙众位伯叔虎威，得脱患难，自当听从。但本中华世胄，恐蛮女陋劣，误了终身大事怎处？”乐和道：“玉芝公主有倾国倾城之貌，更兼知书识礼，爱习武事，温柔聪惠，是东京萧妃所生，不是蛮种。父母爱惜犹如珍宝，要招中华士人为婿。在城上见你才貌，十分倾慕，故此求和。正是一对佳人才子。虽在海外，也是一国驸马，富贵无穷。况天缘是月下老人赤绳系定的，不必多疑。”花逢春道：“叔叔主张，不敢有违。但婚姻大事，要禀过母亲，方可行得。”乐和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料令堂也是喜允的。先与使臣相见，然后与令堂说知，纳聘成亲。”

当下大设威仪，摆列兵队。李俊出来与共涛相见送座。李俊道：“乐将军备述国主之意，要和亲息战，这是美事。虽奉天子明诏来讨不廷，只要畏威怀德，不是贪取土地，致害生灵。若然定义，待退兵到金鳌岛，赍了聘礼，就烦足下与乐将军为媒，择吉成亲。只是外邦多诈，哄我退军，更有翻覆，那时进兵，玉石俱焚了。”共涛道：“天兵到此，本不该抗拒。吞珪恃勇轻进，自取灭亡。昨日国母与公主亲见小将军才貌双全，故此真心实意招为驸马。岂不知元帅虎威，马到成功，焉敢复生贰心，自取罪戾？”李俊亦设宴款待共涛，遣他先去回复国主。即日回兵到金鳌岛，请花恭人出来，细述国主求和，愿招驸马，玉芝公主德容俱备，也不辱没了令郎。花恭人欢喜不尽道：“承各位扶助，小儿得成姻事，知寨在九泉也是感激的。不料姻缘定数，远在海外。”李俊、乐和即择吉日，置备金珠彩缎、异巧奇珍礼物为聘，差倪云、高青领五百兵护卫，乐和为大媒，置酒送行。花逢春拜别李俊众人及母亲、姑娘，鼓乐喧天，旌旗飘扬，海口下船。迎着顺风，不消一日，到了暹罗国城下。先放三个号炮，停泊了船。

那国主知道驸马已到，差丞相共涛到海边迎接。与乐和、花逢春相见过，请到皇华馆驿，饮过接风酒、倪云、高青全身披挂，五百军士盔甲鲜明，簇拥上马，沿路悬球结彩。到城门边，有四员内相，四名宫娥，捧着酒盒，撩衣跪进。那些蛮民从不见中国礼仪这般富盛，又是驸马生得风流标致，身上结束非凡，乌纱帽插两朵花，罩着粉扑的面庞。不论男女，沿街塞巷的观看，都啧啧羡慕。一到宫门，国主率文武官员恭身迎进，送到东宫更衣。少顷吉时，到金銮殿上行礼，国主、国母俱穿大红吉服，排着香案，笙箫细乐，响彻云霄。花驸马从容朝拜，一般有序班鸣赞喝礼。少顷，宫娥拥出玉芝公主，交拜天地，花烛合卺。真是王家富贵，与民间不同。但见：

黄金殿上，高控珠帘；白玉阶前，平铺锦褥。非烟非雾，狻猊口内喷奇香；如日如云，獬豸身边排锦仗。隐隐声闻天上，乐奏霓裳；叮叮响出花间，衣鸣佩玉。垂旒秉笏，蛮君亦习华风；绕翠围珠，母后原依京式。蹒跚内相撩衣，绰约宫娥窄袖。辉煌宝炬，红云捧侍神仙；灿烂银屏，瑞霭映来鸾凤。正是日色才临仙掌动，天颜有喜近臣知。

驸马、公主结亲已毕，送入宫中，更了便服。花逢春偷眼觑那公主，真有天姿国色，竟是中华妆束，喜不自胜。公主在城上远眺，已生企慕，今对面亲切，更觉精采。因害娇羞，不敢注视，心中暗喜。当夜翡翠衾中，鸳鸯枕上，你贪我爱，说不尽山盟海誓，如鱼似水。次早到殿前拜谢。国主敕有司把东宫改作驸马府，拨内相宫娥侍奉，供给极其隆盛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乐和要回金鳌岛，对花驸马道：“国主宽仁，你在此间须谦和谨恪，不可放纵。唯恐共涛奸滑，致生事端。留两员裨将，统三百兵护身，预防不测。”花驸马点头会意道：“不须叔叔致嘱，自然谨慎。回去拜上李伯伯并家母，不必挂念。”乐和等回去不题。

花驸马在府中与公主琴瑟和鸣，互相敬爱。公主更兼贤达，精通文墨，随着母后一口京话，并无半句蛮音。闲时与驸马吟诗作赋，弹琴下棋，或到花间打弹，或到柳阴走马，暮乐朝欢，如胶如漆。国主、国母不时到府中宴饮欢乐，驸马尽半子之礼，问安视膳，不敢怠惰，国主大悦。有时将军国重务与他商议，驸马条对详明，剖判停妥。国主道：“驸马这般才貌，不唯小女终身有托，孤家亦得辅弼贤良了。”驸马谦谢。一日，公主问道：“婆婆在金鳌岛与李元帅是甚亲戚？可安乐否？”驸马道：“元帅是先父同盟契友，又同做朝廷大官，最有义气，待我母子如骨肉一般。还有一位姑娘，也是孀居。去年患难之中，全亏那乐将军救援，所以得有今日。”公主道：“虽是他二人义重深思，终是外人。我和你人子之心，也当各尽。况远隔海面，温情之礼有缺。待我禀过父王，差官接到这里，朝夕侍奉，以尽孝心。”公主就去禀知国王，差官

迎来。驸马又修书一封送去。公主分付内侍，打扫花楼一座，待婆婆安居不题。

那差官奉国主之命、驸马书札，到金鳌岛，说知来意一呈上书信。李俊拆开看了，与乐和商议道：“花公子要接母亲、姑娘到府中奉养，你道如何？”乐和道：“他母子天性之恩不可违隔，公主贤慧，正该如此。况二位嫂嫂俱是孀帏，虽我辈弟兄是顶天立地好男子，终有瓜履之嫌，自宜送去，两全其美。”李俊就与花恭人说知，花恭人心中甚喜，说道：“承列位伯叔这般美意，成就我母子安享富贵，万分难报。”即去收拾，思量起身。乐和对李俊道：“乘这机会送花恭人去，还有一条妙计。”有分教：虎豹在山惊犬彘，蛟龙镇海统鱼虾。不知乐和说出甚么计策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暹罗国求和亲，真是创见之事。其中叙马赛真之仁柔，吞珪之有勇无谋，共涛之奸险而难展一筹，萧妃之见机，公主之婉媚而贤达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写得淋漓细润如许。

第十三回 翻海舶天涯遇知己 换良方相府药佳人

话说花逢春差官来迎母亲到暹罗驸马府中孝养，李俊正要送去，乐和道：“这暹罗好一座锦绣江山，国主优柔少断。那共涛是个奸邪险恶的人，长防肘腋之变。花公子虽是在那边，孤立无助，趁送花恭人去，差倪云、高青领五百兵护送，待我说与花公子，教他禀过国主，就留在宫中防守。一旦有事，除其元恶，那基业就是我们的了。”李俊大喜，依计而行。花恭人拜辞起身，乐和对老管家花信道：“我前日不叫你跟随公子去，有个缘故，恭人在此，没有亲信使唤。今日你去，须要内外瞻管。”花信领命，就开船到暹罗。

花公子自押人轿，到海边迎接。到得府中，玉芝公主行了大礼，次后国主、国母俱相见过，就送在花楼与秦恭人同住，公主曲尽妇道，这不必说。乐和将密计与花公子说知，花公子听允，去禀国主道。“李元帅虑国中单弱，差倪、高二将军领五百兵在此防护，小婿也好同习武事，特请钦旨。”国主道。

“既是至亲，谊同一体。承李元帅美意，就留在府中便了。”公子来回复乐和道：“国主听允，留住兵将了。”乐和又道：“公子，你可敬事国主，得其欢心，共涛以下臣僚谦恭浹洽，不可露一些圭角。百姓当施以恩惠，收拾人心，万勿骄矜失事。”花逢春一一领会。

乐和回到金鳌岛，与李俊尽心料理。凡有荒岛都加开垦，爱民练卒，招徕流亡，与客商互市，日渐富强。李俊道：“当初宋公明，何等才技，又有吴学究指点军机，卢员外一班人物，梁山泊方成得局面。我本一介，全凭贤弟指教，来到海外，反成这个基业，岂不是侥幸？”乐和道：“时有不同，势有难易。中国人都是奸邪忌妒，是最难处的。海外人还有些坦直，所以教化易行。

”李俊大笑。

一日到清水澳回来，霎时狂风大作，波浪掀天。舵工连忙收在沙渚下碇等候风色。忽见一只大海舶冲风而来，一声响亮，把一根大桅吹折，风篷倒抢水面。那海舶滴溜打着旋涡，篙工水手支撑不定，船内多人一时慌乱，立脚不稳，把海舶一侧，那海水滔滔滚入，人与货物，几个浪都打散。李俊急叫捞救，兵丁都识水性，跳下海去，尽力将长挠搭住。救得二十余人，货物行李也捞得一半。

那失风的人虽然救起，昏迷呕吐，脸上滚满泥沙，一时认不出。歇了多时，方才苏醒，李俊问是哪一国人，一个道：“我们是东京人，奉圣旨差往高丽国回来，内中有两位老爷，且喜多在。”李俊问是何官职，一个坐起来：“在下是太医院，姓安。”李俊定睛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莫不是安道全先生么？”那人也仔细一认，道：“惭愧！原来是李大哥。敢在梦中相会？”李俊急把衣服与安道全换了，安道全道：“小弟自同宋公明征辽回来，就留在太医院供奉，颇算平安。因高丽王染了瘵疾，本国没有良医，进上表章要到中国求医。圣上念高丽是个属国，难拂其意，钦差小弟同这本院御医卢师越到哪里疗治。住了三个月，幸获安痊，回朝复命。国王备下谢表进贡之物，我两人亦有厚赠，不想遇着大风，若无大哥，已葬鱼腹矣！”李俊也叫把衣服与卢医官换过。坐定了，李俊诉说从前事迹，到这里缘故，花知寨儿子花逢春已做了暹罗国驸马了，安道全见了乐和道：“乐哥，你便在这里安享，只是亏了杜兴！”乐和吃惊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安道全将孙立寄书，杜兴刺配，李应越狱，饮马川结寨的事，也说一遍，乐和嗟叹不已。

叙谈之间，渐渐风平浪息。李俊喝令起碇扬帆，顷刻到了金鳌岛。安道全见山川环绕，城垣坚固，人物繁盛，宫室壮丽，不胜叹羨。当日设宴款待，饮酒中间，李俊问起近日朝中的事，安道全道：“燕雀处堂，不知祸到。君臣宴乐，盗贼窃发，严刑重赋，上下欺蔽，是以天灾叠见，人心思乱。又听童贯引用赵良嗣之计，通连大金夹攻辽国，恢复幽燕之地，不日用兵了。”李俊道：“辽国自我们征伏之后，约为兄弟，相安无事。何必远交近攻，致启祸端！恐强邻生衅，日后悔之何及！”安道全道：“便是高丽王，倒也识见宏远。道大宋与辽百年和好，唇齿相依，不宜改图，养虎自卫，要小弟回朝奏谏。我思量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当国大臣并无远虑，微贱之士何敢妄言？今日在这里偶言谈及，一到东京便箝口结舌了。”

那卢师越在旁，再不开口。原来那厮是个阴险之徒，本是撑布伞卖药的，投蔡京门下，滥厕太医院中。一向妒忌安道全本领高妙，见与李俊讥刺朝政，暗记在心。

李俊道：“我草创这个所在，却也自在。暹罗国内，亦少明医，先生何不住下，同叙向日情谊，省得回京受那奸党的气！”安道全道：“奉旨钦差，必要复命。”李俊道：“假如淹没海中，哪个去复命？待卢兄去缴旨，只说死了，再没有查帐处。”安道全道：“若果然淹死，便没得说。幸而更生，若说是死，这是欺君了。”李俊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敢曲留。宽住几日，待我安排行李船只，相送便了。”安道全称谢。当夜酒散就寝。

次日安道全道：“大哥大才，必有大福。小可的‘大素脉’能定穷通寿夭，试一诊视。”李俊笑道：“一勇之夫，放胆做去，祸福在所不较！”就伸手过来，安道全凝神定想诊了一会，又换过那手，亦诊一会，称贺道：“神全气厚，脉秀络清。必居南面之尊，自有非常富贵。昔日宋公明亦曾诊过，原说他福基浅薄，果不令终。”李俊道：“任所非常富贵，大碗酒、大块肉是有的吃的。”乐和、卢医官都笑起来。

住了十馀日，卢师越归家念切，催促起行。安道全要辞别，李俊把救捞的行李货物一一检还，又制一套衣服，白金三百两为赠，卢医官也送二十两银子。高丽国人留下另自遣回，东京来的一同上船。安道全致谢不已，说道：“卢寅翁管家还在，我一个小厮却淹死了，到东京原是只身。”李俊道：“身边乏人，我这里送一个伏侍。”安道全道：“不消，路上有卢寅翁挈行，到京一向与萧让、金大坚同寓，有人使唤。”两人辞别而行。乐和送至海口，取出一封书信，说道：“先生到登州上岸，少不得从登云山过，相烦寄与我姐夫孙立，不知使得么？”安道全道：“这是顺路，有什么使不得？”笑道：“前日杜兴寄到东京，为你牵累；今送到山寨，难道也把我解开封府不成？”接过藏在身边，分手而去。

金鳌岛的水手惯行海道，认得路径，识得风色，不消三五日，早至登州岸口。发上行李，打发船回去。雇两乘小轿，安道全、卢师越坐了，脚夫挑了行李，行过六十里，便是登云山路口。轿夫道：“此间悄悄过去，不要惊动了山寨里好汉！”安道全道：“不妨，我正要去会他们哩。”说声未绝，一棒锣鸣，早拥出三五十喽啰，喝令住轿。卢医官在轿内发抖不止，几乎颠了出来。安道全道：“不要啰唻，我来会孙头领的！”喽啰道：“既是会头领，我等引路。”

一行人到了寨口，喽啰报知。孙立出来迎接，到聚义厅上，逐位见过，安道全不认得栾廷玉、扈成，众人不认得卢医官，互通了姓名坐下。孙立道：“先生一向在东京，必是安乐。今日何幸至此？”安道全将奉敕到高丽医好国王的病，海中翻船遇了李俊，救在金鳌岛住了多时，今去回京复命，乐和寄书，故来探问。遂取书信与孙立。拆开看过，孙立道：“那乐和舅久无音耗

，原来他们做下这般大事业！”扈成接口道：“我曾飘洋到暹罗国，那金鳌岛果是个好去处。”安道全道：“孙大哥，你还不知，前日杜兴寄书到东京，受了无穷的累。”孙立急问：“怎的受累？”安道全备述前事，笑道：“我今日寄书来，却是无碍的。”阮小七大叫：“快活！我们弟兄都起事了！安先生，你不消到东京，住在这里，正用得着。我前日吃多了牛肉白酒，腹中作胀，几乎死了。倘再发作起来，哪里寻你？”安道全未及回答，卢师越离家已久，归心如箭，恐怕淹留，连忙催促安道全匆匆作别。阮小七心中焦躁，立起身来，劈胸揪住卢医官，圆睁怪眼，喝道：“你这舍鸟！这是甚么所在，容你放屁！”安道全慌忙劝阻道：“兄弟不可！这是钦差的官员，休得粗鲁。”阮小七一发吼道：“莫说这个不入流的小人，就是赵官家触犯了老爷，也吃我一顿拳头！”栾廷玉道：“不可胡说！安先生要去，岂能强留？只是今日天晚了，权宿一宵，明日早行罢。”阮小七方才放手，卢医官吓得满身冷汗。是夕设宴款待。明早孙立送三十两银子与安道全，作别下山，安道全一路上安慰卢医官。

不只一日，到了东京。安道全、卢师越先去参谒蔡太师，禀道：“高丽王病得痊愈，有表章谢恩，并进贡礼物。行至暹罗国界，陡遇飓风，海船飘没，表章礼物尽皆遗失。卑职二人得人救捞，幸留性命。随行的淹死了三十余人，先禀明太师，好去缴旨。”蔡京道：“海上风波不测，这也罢了。只是有个小妾染病，久已不痊，专望二位来疗治。”留进书房待茶，分付院子，传云板说安、卢二位先生进来诊视小奶奶的病，唤内传们祇候。不多时，院子来禀道：“请二位先生进去。”蔡京一拱先行，二人缓缓随后。到得内房，朱栏画栋，锦幕珠帘。庭内文石砌成，排列奇花异卉。大理石小几上，博山炉内袅出缕缕水沉烟，真是“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”。进明间内坐下，调和气息，方可诊脉。一个披发丫鬟，云肩青服，捧到金镶紫檀盘内五色玻璃碗阳羨峒山茶。茶罢，养娘丫鬟引安道全轻轻行至绣榻边，安放锦墩，侍儿从销金帐内接出小奶奶玉腕来。安道全闭目凝神，诊了两手的脉，已知病缘。重到明间内禀道：“夫人脉带洪弦，风火相搏，复有怒气伤肝，故见发热咳嗽、胸胀腹满之症。只消几剂清火平肝的药饵，自然平复。”蔡太师唤取过文房四宝，安道全立了药案，起身辞出。蔡太师道：“有劳了！恕不相送。”安道全自有院子引道，竟出府门不题。

蔡太师对卢师越道：“你可到书房内将药品制度停当，叫院子传进。我到朝堂议事，你明早可再同安道全进来。”卢师越领命，到书房中寻思道：“可奈安道全自恃其能，每事小觑我。一路上受了他气，明日太师面前，自有道理。今晚教我配药，先撮个绵包儿送断他的命根！”抽开药箱，将不按君臣的药

品配了，递给院子，自回家去了。

那院子送进药，养娘丫鬟煎好，捧与小奶奶。服后没有一个时辰，小腹绞痛异常，浑身火热，昏沉不醒，牙关紧闭，指甲青紫。养娘丫鬟慌张了，传出报与蔡太师知道。却说那日朝堂，会集各官，商议与大金夹攻辽国的军国重事，各出一见，纷纷不定，及至议定，又要进呈候旨定夺。直至一更三点，方得回府。院子先禀：“小奶奶服药之后，十分危笃，专候老爷永诀。”蔡京闻知，惊惶无措，急至榻旁，见小奶奶四肢不收，瞳神反上，汗出如油，蔡京又恼又苦，叫道：“你心中怎么？”奶奶喉中疾涌，沉迷不知，把脚一伸，已绝气了。蔡京大哭不已。原来这小奶奶年方十九岁，色艺俱绝，是扬州人。淮扬安抚用三千金聘来送到府中，是个专房之宠，怎不疼痛！唤干办速唤安道全、卢师越到来，送开封府治罪。

五更时分，干办回来，禀道：“卢师越已唤到，安道全昨日城外拜客不归，禁门未开，不可出城，特复台旨。”蔡京道：“天明速去拿来，不可迟误！”干办应诺而去。蔡京道：“卢师越，我怎地看觑你，不肯用心，把我小奶奶药死了！”卢师越跪着说道：“太师爷在上，小人深蒙垂盼，虽粉骨碎身，恨不能报，怎敢不用心！只是昨日小人并不参赞，也不诊视脉理，通是安道全主张，太师爷亲见的。”蔡京道：“住了！你同是太医院官，若见他差误，就该阻挡，怎缄口不言，致伤我爱姬！倘龙驾有恙，也可坐视不救么？”卢师越道：“安道全是神医国手，岂有差误之理？他有隐衷，要谋害太师爷，故先下此毒手。”蔡京道：“你既知他隐衷要谋害，怎昨日不禀明？”

卢师越道：“见太师爷要进朝议事，其说甚长，急切不能上禀。”蔡京道：“你且起来讲。”卢师越站起说道：“前日奉旨差往高丽医国王的病，尽是他主持，幸得安痊，不消说了。他对高丽王道：‘主上荒淫，任用群小，交通大金，共破辽国，将来祸不旋踵，宗社丘墟。大王何不起一旅之师，乘机取其疆土？’此是输情外邦了。海中船覆，捞救的人就是梁山泊反寇李俊。诊他太素脉说：‘非常富贵，位居九五之尊，我愿为辅。’那李俊即称平宋王，此是交结叛寇谋反了。及至回来，与乐和寄信到登云山孙立，阮小七指斥乘舆，喊道：‘就是赵官家也吃我一顿拳头！’那——”卢师越把说话顿住了，蔡京问道：“那什么？”卢师越只得说道：“‘蔡某奸贼，碎割了他方快我心！’这是毁骂君相了。小人句句可以对质。”蔡京大怒道：“我只道他偶然差误，送去开封府，警戒一番。谁知辄敢大胆，如此作为！”叫写本的把安道全输情外国，结连反寇，毁斥圣驾，谋害大臣的密揭，飞马递到掌东厂太监胡公公处，速令进呈取旨，处以极刑，便来回话。写本的应诺，火速起搞。蔡京对卢师越道：“我错怪了你！圣旨下来，处治了他，就升你掌太医院事。”卢师越叩

头谢恩回去。蔡京一面厚殓小奶奶，自不必说。

看官，从来九流术士惯要五毒推排，小人故套，不足为怪。那卢师越萋菲贝锦，陷人死地。听言者但喜其巧言如流，阿谀尊奉，不知如花如玉的一个美人，被他轻轻断送了。然君子出言，亦不可不慎，明知谗人在侧，慷慨激烈，论及时事，被他印记在心，安道全也是自取其祸。昔贤曾有一首古诗，叹息道：

良金不范，美玉不剖。君子修身，浑朴自守。危行言逊，祸免生肘。金人示诫，三缄其口。鸿飞冥冥，弋人何有？

把闲话丢过，说那蔡京密揭送到东厂进呈。那道君帝闻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，见言多危词，岂有不准？御笔亲批道：“安道全着大理寺勘问，严刑究拟具奏。”大理寺奉了圣旨，仰开封府提解，差官坐守。公文到开封府，不敢迟缓，唤缉捕使臣火速拿到。分付道：“大理寺奉着严旨，要紧钦犯，不比等闲，要限时刻到的。”问阴阳官：“这时辰牌上是甚时候？”阴阳官回复道：“巳时初一刻。”府尹道：“若午牌不到，你们俱是死数！”退堂去了。

缉捕使臣领下台旨，叫齐做公的，到安道全寓所去拿。只见萧让与金大坚闲谈，见缉捕使臣走进来，举手道：“列位何来？”使臣道：“我们是开封府要寻安先生的。”金大坚道：“敢是请去看病？”使臣恐怕说急了放他走脱，乘机答道：“便是。”金大坚道：“昨日到城外拜客不回，敢待这早晚就来哩！请宽坐一回。”使臣丢个眼色，做公的会意，将前后把定。使臣坐了好一会，有些心焦，一个探头望着日色，说道：“已过午牌了，再担延不得！待到里面寻。”萧让道：“各有内外。怎么恁般性急？”使臣道：“二位不知，安道全是大理寺奉圣旨勘问，着开封府提人，不是当要的。”萧让、金大坚才着了急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列位自进去寻。”使臣不容二人转身，押到里面，各处搜寻，只除地皮不翻过来，眼见得不在。使臣要二人到开封府回话，金大坚道：“各人自己的过犯，与我们有甚相干，要去回话？”使臣焦躁道：“一家有罪，九家连坐，何况同居的好朋友！方才老爷坐在堂上说‘若过午牌不到，你们都是死数。’难道与我们有甚相干，是该死的！”萧、金二人出于无奈，只得随到开封府。

府尹见午牌已过，不见人到，又升堂等候。使臣禀道：“安道全知风先遁，没处勾拿。拘得同寓萧让、金大坚二人回话，着他身上追究，自有下落。”府尹见二人不跪，问道：“是什么样人？”萧让、金大坚打一恭道：“是供奉职员。”府尹道：“安道会是叛逆重犯，你怎的放他走了？”萧让道：“他奉差回来，往各家探拜，昨日出城，竟不回寓。这是密旨，何人先晓？怎说放他！”府尹道：“与你们同住，决知踪迹。若根寻出来，你二人身上便无事了

。”金大坚道：“他无家无室，哪里追寻？”府尹道：“我不管！圣旨敕大理寺勘问，解到哪里自去分辩！速唤该房备文申解。”萧让、金大坚叫苦不迭。正是：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；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天下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，不知后面如何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回是一部中最吃紧处。李俊既到金鳌，远隔茫茫大海，掉转极难，所以翻海舶而救安道全，从新收拾山东、河北无数人物也。卢师越略点染凑撮几句，便成天大之祸。莫说蔡京，即正人君子听之亦当动念。三言投抒，良非虚语。

第十四回 安太医遭讪先避迹 闻参谋高隐款名贤

话说安道全出了相府，想前日奉差时，诸大老多有饯赠，如今正务已完，好到各家探候。回寓带些高丽纸笔之类，街上雇一个小闲的儿跟了。到城外拜张尚书，款住接风，宿了一晚。次早进城就去拜宿太尉，入朝未回，就打发跟的小厮，坐在客座等候。宿太尉午候才回，安道全上前参拜，宿太尉连忙携手，竟进书房内坐定。太尉道：“你可知蔡大师嗔你药死他爱妾，密揭奏你输情外邦，结连反寇，许多说话，已发大理寺勘问了。”安道全如劈头冷水一浇，满身发抖，半晌答道：“并无此事。”太尉道：“有个对头，是医官卢师越。”安道全方省得被阮小七斥辱之事，恳求道：“医士从高丽回来，海中翻了船。幸得旧友李俊救起，送行李盘缠得回。果是与乐和寄书到登云山孙立，卢师越被阮小七呵斥了几句，这是有的。若说药死他小夫人，医士有起死回生之术，这般病症，那样药方，怎么会死？这个缘故，一些不知。求恩相怜悯垂救！”宿太尉道：“别的事还好主张，这是奉着严旨，又是蔡太师先进了密揭，怕一时分解不来。要留在府中，恐一时漏泄，蔡太师见怪。你不可回寓，出京远避，再看机会与你分理。”安道全只得垂泪作别。太尉道：“且慢，待我送些行李盘缠，方可远行。”分付院子：“取几件衣被，包裹好了五十两银子来！”不多时，院子取到。安道全感恩拜谢要走，太尉道：“且慢！大理寺仰开封府提人，拿你不着，定然城门上要盘诘。你可换上衣帽，做承差打扮，叫院子送你出城，原到南方去。”安道全千恩万谢而别，同院子到封丘门，果然守城门的官校奉开封府明文，缉拿钦犯安道全，凡出入的俱细细盘问。见安道全、院子出城，认得是宿太尉府中，不敢细查。

直送至郊外，谢了院子，背上包裹，惶惶似丧家之狗。正值隆冬天气，朔风凛凛，白日无光，衰草连天，黄沙卷地，好不凄惨！他原是文弱的人，不惯走长路，思量雇个头口，前路又无定向，写到哪里，只得一步挨一步慢慢的走。到晚投下客店，打一角酒，一头吃，一头想道：“早知有这场是非，淹死海中倒也干净。金鳌岛是个好去处，李俊留我，不来也罢。那李俊将来必然发迹

，只是远隔海洋，怎好过去？没来由与乐和寄信，连杜兴恰是两番了。登云山虽可容身，我已跳出火坑，怎地又走进去？”胡思乱想了一回，吃完酒，炕上宿了。

早起五更又行，离东京不上六七十里。只见两个人赶上来，叫道：“安先生，你到哪里去？”安道全吃了一吓，回头看时，却不认得，支吾道：“我自姓李，要到南边去。”一个笑道：“不要瞒，我是宿太尉府中干办，昨日大尉叫院子送你出城的。”安道全道：“我一时慌迫失胆，得罪了二位！可知我出城之后，开封府有人到府中寻访么？”干办道：“开封府有这样大胆，敢到府中寻访！只是贵友萧让、金大坚拿去解到大理寺了。”安道全跌足道：“怎好累他二人！如今二位到哪里去？”答道：“太尉差到杞县下书，明日就回的，只在前边分路。”安道全道：“自己脱逃，带累别人，心上过不去。我要写一封书谢太尉，并恳周旋二人，求二位带转去。”干办道：“你的事重，不可分解。他二人不过着他根寻，太尉自然肯用情的。”把手指道：“到那酒肆中打了中火，你就写起书来。”三人走进店中，唤酒保拿过酒肴吃了，安道全借笔砚写了书柬，取一两银子送与两个，把书呈送太尉，又自还酒钱。出门不上三里路，两个自分路去了。

安道全闻了此信，又增忧闷，一发走不动。捱了十多日，方到山东地面。若有牲口，一日走两站，客店是有定所的。他是步行，随路宿歇。看见日坠西山，路上人少，巴不到宿头，肚中饥了，脚又酸疼，问到歇处，还有十里。长吁短叹，又过一二里，望见一座村坊。官道旁有一所庄房，门前两三株古木，屋背后枕着山冈；左边一条小石桥，满涧的水澌；有一老梅横过涧来，尚未有花，一群寒雀啄着蕊儿，见人来一哄飞去。里边走出两三个小童，袖着书包回去。随后有个人出来关门，高巾道服，骨格清奇。安道全向前拱手道：“在下是过路的，不合践体羸弱，一时巴不到宿头。斗胆欲借贵庄权宿一宵，房金明日拜纳。”此时夜色朦胧，月光未上，识不出人。那人对面一看，见他气象儒雅，且说得恬净，答道：“是斯文人，不妨。只是荒僻有慢，请进里边来。”安道全随入草堂，作揖坐下。里面小厮点出灯来，放在桌上。两个面庞相对，看得仔细，那人道：“尊驾可是安先生？曾在东京会过。”安道全有事在身上的人，不敢即便应承，便问：“足下上姓？厮熟得紧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可便是闻焕章。”安道全方才放胆，道：“久违芳范，一时称呼不出，足下便是。”

闻焕章大喜，重复施礼，进去一晌，方始献茶。说道：“安先生，你供奉朝廷，王公大人不时晋谒，车马盈门，怎生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？”安道全道：“奉旨到高丽疗痊了国王的病，回到海中翻了船，险些伤了性命。幸得有人

救起，名利之心已冰冷了，思量回到敝乡，图个安闲。不想得遇台兄，连日客途，心绪不宁，今晚可以稳睡了。”又道：“台兄与高太尉文厚，何故却在此间？”闻焕章笑道：“哪里什么交厚，势利而已！生无媚骨，曳据侯门，非我所愿。来此避喧求静，教几个蒙重度过日子，倒也魂梦俱安。”谈论之间，小厮捧出酒肴，相对而饮。闻焕章道：“先生此来，自非偶然，昨夜先有吉兆。小生无子，单生一女，年已长成，性颇端庄。拙荆亡过，主持中馈，全亏是他。不意得一奇疾，白昼昏沉，终夜不寐，肌肤憔悴，饮食减进；又且独言独笑，精神恍惚，远近无有名手，再医不好。几遍要来迎聘先生，恐贵冗不能远来，又家寒难措舆从之费，所以未果。今日从天而降，小女可以得生了！”安道全道：“诊脉必须平旦，自当效力。”两个俱是高人，情投意浃。饮至更馀，用过晚饭，引至书房安歇。土垣茅屋，纸窗木榻，潇洒无尘。又啜一杯茶，闻焕章叫声安置，自进去了。

安道全连日劳顿，客店里未免有些戒心，此间高枕无忧，一觉睡去，直至红日三竿方才起身。梳洗毕，用过早膳，闻焕章迎进卧室。闻小姐在帐幔中伸出玉腕来，安道全调和气息，细心体认，审过左右手三部九候，说道：“脉理已明白了。只是古方书上说得好：‘病有四要：望、闻、问、切。’不揣要看小姐面庞一看是何颜色，方可定那药案。”闻焕章教养娘揭开帐幔，安道全略看一眼，面如满月，眉细目清，好个福相，只见色带浮红。同到书房内，论道：“小姐这症是七情所伤，以致神魄失守，阴阳互格的症候，须得一月之功，方可痊愈。”闻焕章道：“先生真神人也！果是荆妻亡过，小女至性过人，终日悲泣，以致如此。昨晚不曾说完，小女病剧，小可望空祈祷，梦一天女对我说道：‘明日天医星至，病自得痊，后为一国之母，不可轻许了人。’今得道兄蓦然枉临，岂不是天医星！国母之言，只是未可深信。小可寒素之家，那有贵戚来聘！若是眼前这班权要富贵，又不在我眼上的。”安道全道：“令爱脉理清而纯，相貌庄而厚，自配大贵之夫。天缘必然凑合，不必挂怀。只是药饵不备，怎处？”闻焕章道：“不难，此间离东昌府只有二十里，应用的药先生开出来，遣人赎来便是。但要屈留一月，唯恐归思难阻，又且简褻有慢。”安道全道：“既蒙见委，自当始终其事。”闻焕章大喜，开下药帐，教人到东昌赎了回来。制炮得法，眼下去便觉宽舒，晚间熟睡。

安道全恐露圭角，只在书房静坐，再不出门。将及一月，小姐病已痊愈，精神倍复。安道全要作别起程，闻焕章留住道：“小女得先生神功治疗，已得再生，无恩可报，正当残冬腊月，道路寒冻，行走不便。盘桓几时，略等天气和暖，小尽芹意，方可送行。”安道全称谢住下，与闻焕章朝夕谈起，知是正人君子，说也无碍，将身上的事尽行吐露。闻焕章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一发不

可就行。先生被小人谗讐，都是有影无形的事，且再消停，待我央人到东京探听，若得宽解，回到仙乡方为安稳。”安道全因此放心耐住。

一日腊尽春回，大雪初霁，闻焕章道：“桥边那树梅花渐开，我同道兄到门外一看何如？”安道全欣然而出。两个站在小桥上，疏影暗香，自甘清冷，屋后山冈积雪如银，背着手玩赏。安道全蓦然回过头来，见两个人带着行枷，背后两个人，提水火棍，劈面撞见，吃了一惊，却是金大坚、萧让。金大坚在前叫道：“安——”萧让连忙摇头，接口道：“张员外，恰在此相遇，正要附个信儿，借一步说话。”走远了二三十步，附耳道：“前日开封府使臣勾拿兄长，不见了，便要我两个回话。府尹不准诉理，申解大理寺，拶逼得紧。幸得宿太尉申救，从轻发落，刺配沙门岛。又分付解子不许难为，只是兄长囊中药资，衙门内都用尽了。”安道全道：“小弟那日去拜宿太尉，方晓得被卢师越谗讐，又换过我定的药案，毒害蔡京爱妾，故此深恨，密揭奏闻，置我死地。宿太尉叫不要回寓，赠衣服盘缠，送我出封丘门。路上逢着他府里的人，闻得连累两位，寄书嘱托。行到这里，会见闻参谋，留住治他今爱的病，故此耽住。我起初只道牵连两位，几日自然无事，不想深累至此。我自身做事自身去当，就一同到东京挺身认罪，释放两兄。”萧让道：“不可。我两个不过是干累人，罪名还轻。兄长若去，性命必然不保。况累已过，罪满回来，再图出身。所以金兑叫出尊姓，小弟摇头接叫张员外。”安道全道：“闻参谋是正人君子，通晓得的。同解子到里面一坐，好谈心曲。”萧让走回，对解子道：“适遇乡亲张员外，要写封书信，有屈暂停片时。”

四人同进草堂，闻参谋会意，忙备酒饭。寒风冻雪，路上辛苦，解子见了热酒，流星赶月的吃。安道全又殷勤相劝，不觉沉醉。闻焕章道：“天色已晚，到宿头还有十馀里，不妨在此草榻。两位是故友，可以担待的。”解子醉了，正走不动，趁便说道：“两位有宅眷在京，况且宿太尉嘱咐过的，我们公人也看好歹，只恐打搅不便。”就先吃饭，到房内安歇。

四个添酒肴，吃了一会，安道全致谢道：“我命运乖蹇，遭此奇祸，就死也是该的。牵累两位兄长，于心何安？”金大坚道：“朋友们义气为重，替死何妨！只有贱眷们在京中无人照管，未免耽心。”闻焕章道：“小可有个见识。小女幸得安先生医好了病症，无可报效。今日两位既为安先生牵累，小可理当分忧。两位长兄何不修起家信来，小可亲自进京，接了宝眷来与小女相依，日后遇赦回来，重复完聚，尊意若何？”萧让道：“兄是古德君子，可以托妻寄子。若是恁地，我们到沙门岛也安心了。”吃过晚饭，二人各自修书。安道全取三十两银子，送做盘费，说道：“待闻先生接到宝眷，安顿好了，我去泰安州进过香，就来岛中相会。”当夜宿歇。五更又吃酒饭，洒泪而别。

过了两日，闻焕章收拾行李要到东京，安道全修一封书，去谢宿太尉。闻焕章到京，把萧、金家信与二位娘子，说知来意。次日参谒宿太尉，呈上安道全书札，太尉拆开看了，说道：“难得足下如此高谊！去对安医官说，事虽冷了，尚未可出头。近因朝廷与大金通好，谋伐辽国，蔡大师日进朝堂共议军国大事，无暇料理细务；我又向大理寺讲了，故此萧让、金大坚得从轻刺配，不然要问连坐的罪名哩。”闻焕章道：“安道全蒙太尉深恩，萧、金二人又得垂救，衔结无既。”太尉道：“本欲留足下小伙，也要进朝堂议事，不敢有屈了。”叫院子取书仪相送，闻焕章拜谢出府。到萧、金寓中，二位娘子束装已完，雇两乘车子坐了，自己上牲口，取路到东昌，往返一月有馀。且喜路上平安，到了庄门，下了车子，各收细软包裹进去。

原来萧让也有一女，年方二八，容貌秀丽，姿性聪明，女红针指无件不精，更兼父亲教他，文墨皆通。二位娘子俱备贤惠，平日同居，如妯娌一般。安道全见过礼，闻小姐接进，口称婶婶，甚是亲热。见萧小姐才貌，互相敬爱，亲姊妹一般，真是异性骨肉，和顺得紧。闻焕章对安道全说道：“太尉说，京中事务，虽是冷了，还要隐秀。前日与大理寺讲了，萧、金二人故得放松。他又送书仪与我。朝廷新与大金通好，不日出兵，夹攻辽国。都是童贯、王黼主张，满朝文武知非良策，那个敢开口诤谏！恐不日有一番大变故，萧、金二位娘子出京倒好。倘日后有事，女流之辈，怎好支持！”安道全道：“多亏先生为着小弟费一番跋涉，真是古人所难。萧、金两嫂已到贵庄，万分安妥了。天气和暖，东岳圣诞已近，小弟进过香，去沙门岛回复他一声，明早就行。”闻焕章知留不住，置酒送行。萧、金二娘子道：“伯伯进过香，千万到那边一看。有个家信烦伯伯捎去。我们有些积蓄，可以度日，不必挂念。”安道全又嘱咐一番，谢过闻焕章，五鼓起身，背了包裹，竟向泰安州进发。

行了两三日，晌午时分，走得饥渴，道旁见座小酒店，进去拣副座头，放了包裹，叫打角酒来，有什么素菜点心，一发要些。酒保取角酒，一碗麻辣熨豆腐，一盘素卷蒸。吃完了，正要起身会钞，见两个人也进店吃酒，叫道：“张员外，你到哪里去？”安道全看时，却是解萧、金二人的解子，答道：“我到泰安州进香，二位到沙门岛，恁地往回得快？”解子道：“不要说起！经过登云山下，撞出一伙强人，劫了两个秀才上山，要杀我们。原来那秀才和强盗是一般的人，看来是旧相与，亏他二人力救，饶得性命。那大王倒好，赏二十两银子与我们做盘缠，打发回来。员外去进香，路上香客正多哩！”安道全别了出门，寻思道：“他二人在登云山权且安身，省得到那沙门岛经这风浪。我进过香，就到登云山看他。”又想到：“神行太保戴宗闻得在岳庙里出家，寻着他便好作寓。”

又行两日，到了泰安州，寻问戴宗，果然在岳庙里。厮会着戴宗，不胜之喜，问道：“安先生，你在东京供奉，怎得到此？”安道全道：“有许多曲折，一言难尽！”便把前边事迹说了，今特来进香。戴宗道：“皇天再不容人安闲的！似先生这般高品，又惹出事端！我所以看破了，纳还官诰，誓不入利名场中，出了家，尽是散诞。今日是三月廿六日，且消停一日，后日早上进香。”摆设素斋相待，共谈心曲。安道全道：“明日总闲在这里，闻得海中日出甚是好看！”戴宗道：“只要起早些。”说罢就寝。

到五更，戴宗引安道全到日观峰上。其时尚早，星斗斓斑，海中墨黑。停不多时，见一道红光从海底透上来，霎时霞光万道，一轮红日涌上，照满乾坤，无一点烟雾。两人坐在大石上，渐渐看见升起数丈，方走下峰来，下面还是黑彤彤的。早饭后，各处遍览胜迹。廿八日三更，听得一派仙乐，与圣帝上寿。安道全沐浴更衣，捧了信香，同戴宗到嘉会殿的山门前，望见上山进香的，一带火光，足有数十里远近，火龙金蛇一般。霎时间，人山人海，捱挤不开。龙香宝炬，瑞气氤氲，果是万年香火。礼拜已过，下得殿来，垒台上原有教师，只是没人放对。安道全道：“当初燕青与任原相扑，何等气概！今皆烟消灰灭了，可叹，可叹！”回到庙中，对戴宗道：“院长，你昨日说皇天不许人安闲，你看那轮红日，东升西没，万古奔忙，天也不得安闲哩！人要见机，得安闲处且安闲。我在朝廷供奉，往来都是王侯贵戚，鉴貌辨色，鞠躬尽瘁，有何意趣？倒不如院长放下名心，逍遥自在！我一时口直，被人谗谮，若无宿太尉救拔，送我出城，已作刀头之鬼！自己受罪是应该的，又连累别人抛家失业，心上大不过意。如今把他家眷安顿好了，到登云山回复一声，重到这里和院长出了家，做了道士，虽不能羽化登仙，眼前落得清闲。况久混红尘，受尽波奔，还不得干净哩！”戴宗道：“安先生，你有妙术在身，四方相求的多，那容你自在出家。只怕到登云山，弟兄们就不放你转身哩！且再消停几时，慢慢去会他不迟。”正叙论间，见香火道人来说道：“本州太爷来拜院长。”戴宗道：“为甚么事来拜我？”安道全道：“恐怕为我身上事。”戴宗道：“未必。你且在后房，看他来有何事故。”有分教：兵戈动处摇山岳，羽檄交驰见废兴。不知州尹毕竟来怎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回写得两贤相遇，并无矫饰。萧、金不出怨言，闻焕章慨然托妻寄予，世人尽若此，绝交论不必作矣。○岱顶观日出一段，高怀远想，稗乘家无此寄托。

第十五回 大征战耶律淳奔溃 小割裂左企弓献诗

话说安道全与戴宗闲谈，忽闻泰安州太守来拜。安道全退入后房，戴宗出迎，上前参谒。太守拖住道：“尊驾曾为朝廷建功，虽不愿受职，亦应除都统

制之衔，文武并职，岂有行这个礼！目今童枢密镇守北京，会金兵破辽，知尊驾有一日能行八百里之具，奏过圣上，原授都统制之官，屈到军前效用，本州亲赍救命在此。”戴宗谦让道：“治下原系两院节级，为宋江之事牵上梁山，幸受招安，立有微劳，征方腊回来，纳了官诰出家。年非少壮，岂能任此？望台相申复童枢密，缴了救命，实感大德！”太守道：“圣旨既下，谁敢缴纳？况童枢密颀望已久，本州为此亲来劝驾。钦限甚紧，速行勿误。”叫左右放下救命，上马而去。戴宗呆了半晌，走进对安道全道：“这冤孽帐又来了！如今怎处？”安道全道：“果然皇天再不许人安闲。太守自来请，若不去，必然见罪。没奈何，只得再混一混。小弟即此告别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上命难违。我也明日到州里辞过太守，只得启行，再图后会。”又共饮几杯素酒，怏怏而别。

不说安道全到登云山，单话戴宗次早见过太守，结束行囊。若论都统制职官，该有跟随的，因他有神行之术，哪个赶得上？原是旧日打扮，从山东取路到河北。不消几日，到了大名府，寻寓所安顿。明日辰牌，辕门上递了禀揭。童贯升帐，唤旗牌官传进。戴宗参谒已毕，童贯好言抚慰道：“本枢久仰神术，奏闻奉旨加授职衔。目下用兵之际，凡各省文移往来，恐有稽迟，特取尔传递。功成之日，叙题升赏，你可尽心供职。”戴宗道：“卑职已出家为道士，蒙恩相见擢，本州官自来催促就道，倘立微劳，望恩相原放还山。”童贯道：“你既厌尘俗，破辽之后，就题授本宫提点便了。”戴宗拜谢而出。

原来这几日，童贯正遣赵良嗣持书至金。其略云：

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：区承信介，宣布函书，致罚契丹，逃闻为慰。雅示同心之好，共图问罪之师。诚意不渝，当如来约。已遣枢密使童贯勒兵相应。彼此兵不过关，岁币之数同于辽。

金主看了道：“金兵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，宋兵自白沟夹攻。”赵良嗣拜诺而回，奏闻。道君皇帝大喜道：“卿可谓国之良栋。可速去与童贯出师，不可失了大金之约。兵马钱粮任从调用。”赵良嗣谢恩而出。道君皇帝即到上清宝箓宫，听林灵素讲道经，铺设大斋，谓之“千道会”。林灵素道：“天有九霄，惟有神霄最高。玉清上帝之长子王南方，号长生大帝君，陛下是也。蔡京即左元仙伯，王黼即文华吏，童贯即褚慧下降，共佐帝君之治。”时刘贵妃方有宠，林灵素又说他是九华玉真仙妃。帝心独喜其事，甚加宠信，赏赍无算。其徒美衣玉食者，几二万馀人。那时，郭京亦同王朝恩回京，复投在门下，十分用事。

不说道君皇帝尊崇道教。再说金主与宋朝盟约之后，即起倾国之兵，命粘没喝为大将。至混同江上，夜眠就枕，像有人摇醒他，一连三次，金主惊醒道

：“这是神明警我！”下令三军，鸣鼓举燧而行。到江边无船可渡，金主骑赭白龙马，径到江中，传令道：“看我鞭梢向哪里，就依着走。”大军果然跟了，水才浸到马腹。上了江岸，遣人回到渡处一探，深不见底。军士踊跃大呼道：“这是真命天子了！”到了界口，那辽国大将萧嗣先统兵十万扎营拒守。见金主领兵到来，列成阵势，三通鼓罢，萧嗣先立马横刀，说道：“汝向为大辽属国，何故与宋朝结连，倒来侵犯？”金主笑道：“你家气运已绝，特来捉你昏君！你若识得天命，快下马投降，免你一死。”萧嗣先大怒，一刀砍来，粘没喝挺枪接住，战了五十馀合，未分胜败。忽然西北上大风倏起，飞沙走石，尘埃蔽天，辽兵不能开目，各自奔走，萧嗣先被粘没喝一枪刺于马下。金主挥鞭赶杀，辽兵大败。金主乘胜赶去，追到黄龙府，有辽国都统军萧敌里守住。金主四面围困，率兵攻打，萧敌里抵当不住，弃城而走。

金主领兵占了黄龙府，与粘没喝、兀术四太子、勃堇商议道：“我自起兵以来，所向无敌。如今兵精粮足，拓地万里，我意欲建号称尊，你道何如？”粘没喝道：“辽主暗弱，势如破竹，幽燕之地垂手可得。宋朝主骄臣佞，虽有盟约，他日乘便进取，中原疆土不日是我们的。况且前日在混同江神明警示，马渡深渊，明明是天助我们，亟宜行事。”金主大喜，遂称皇帝，改号收国元年。金主道：“辽以：‘宾铁’为号，取他坚固意思。宾铁虽坚，到底变坏，只有金子不变不坏的。金是色白，我姓完颜，尚白，国号‘大金’，改讳为‘旻’。”即位于虎水之上。群臣毕贺，郊天祭地，大赏三军，连夜催兵进发不题。

宋朝闻得金主大破辽兵，即加童贯为河北、河东路宣抚使，以开府仪同三司蔡攸为副，赵良嗣为监军侍御史，点羽林军二万夹攻。童贯升帐，与蔡攸、赵良嗣计议道：“金兵已破黄龙府，建号称帝，辽国看看难支。我这里兴兵，直过白沟河，事不宜迟。”赵良嗣道：“辽涿州留守郭药师与卑职结盟好友，待卑职差人送一封书去，他必解甲来降。若得了涿州，辽国已失左臂，破之何难？”童贯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作速差人去。”赵良嗣即修了书，星夜送到涿州。

那郭药师看了，即便回札，约大兵到涿州，开门相待。童贯见回书，郭药师已肯投顺，即统十五万大兵，同蔡攸、赵良嗣直到涿州。郭药师郊迎进府，童贯握手安慰道：“公知天命，一日来归，真是英雄识量！本枢即刻奏闻，除授显职。”郭药师道：“枢相威震远近，末将久已要来归附，又有好友赵良嗣先在幕中，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！但辽国大将萧干统精兵在良乡，必来相争。枢相宜先发制人，萧干自然束手就缚。”童贯即遣刘光世、赵良嗣领兵五万，郭药师为向导，直抵良乡。萧干领兵出战，两边排成阵势。刘光世出马

，那刘光世是刘延庆之子，勇力过人，广有谋略，后来为中兴良将，所谓张、韩、刘、岳也。萧干更不打话，冲杀过来，刘光世接住，战三十多合。郭药师、赵良嗣分两翼兵冲进，辽兵大溃，萧干虚晃一枪，落荒逃走。乘势夺了良乡县，把兵屯住不题。

且说萧干败回，见辽主道：“郭药师据涿州降宋，童贯率师夺占良乡，臣抵当不住，乞主上御驾亲征，庶可保全疆土。”辽主道：“金兵已破辽左，直抵城下，势甚浩大。虽是亲征，两头来攻，首尾难救，如之奈何？”丞相左企弓奏道：“宋朝向与本国约为兄弟，不若遣人到童贯处，原修旧好。缓了宋师，方好拒敌金兵。”辽主依议，就差官到童贯帅府，把书投下。童贯看道：

金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恶也。今射一时之利，弃百年之好，亲强暴之邻，启他日之祸，谓为得计可乎？救灾恤邻，古令通义，唯大国图之。

童贯看罢，与诸将计议。赵良嗣道：“垂成之功，岂可毁于一旦！况与金国定约，又与辽国通好，没有这个道理。”童贯不许，把使臣推出辕门。辽主见童贯不肯，心中惶迫，萧干道：“事急了！须背城一战，不可束手待毙。”

辽主不得已，尽点国中的兵，尚有三万，扎一行营，等候交战。金主通知童贯，遣粘没、兀术、勃堇、干离不分为四队，自领铁骑做中军。童贯也差刘光世、辛兴宗、郭药师、赵良嗣分作四队，自部中军。四面八方布定，漫山遍野，尽是两国之兵，鸣金伐鼓，呐喊摇旗。辽主见了忧惶无措，只得乘马出阵。左有萧干，右有左企弓。未及接战，金主领铁骑直捣中营，八营兵马一齐冲突，辽兵胆颤心凉，无心恋战。萧干护了辽主并萧太后，突围出奔天德；丞相左企弓率领文武表降金主。

事已大定，那童贯就遣郭药师进京奏捷。道君皇帝大喜，设大牢告了宗庙，受君臣朝贺，宣郭药师进后苑延春殿，玉音加劳道：“卿知顺逆，首建大功，百年逋寇，一旦销灭，朕之本愿足矣。特授卿为宣抚使，知燕山府知事。”

郭药师俯拜庭下，泣谢道：“臣在辽国，闻大宋皇帝如在天上，不图今日得观龙颜，实为万幸。”顿首谢恩。道君皇帝道：“燕山府与大金为界，卿可尽心防守。”郭药师道：“敢不竭力效死！但前日在海上与大金定约，燕云十六州之地，复归于宋。今疆界未明，乞差赵良嗣同臣到大金，分画已定，再来复命。”道君皇帝道：“卿能着此，真是社稷之臣！”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赐之，又张水嬉在金明池，使他纵观，并赐甲第、姬妾，传谕贵戚大臣更互设宴，宠遇甚隆。

郭药师谢恩而出。回到燕山，同赵良嗣领了敕旨，来到金国朝见金主，致道君分界之旨，并求营、平、栾三州。金主道：“初与宋约，营、平、栾非石晋所赂故地，乃刘仁恭所献的。特与燕云六州，共是蓟、景、檀、顺、涿、易

。”赵良嗣道：“臣由海道与陛下矢约，原许山前后十六州，今若如此，信义何在？”金主道：“汝出兵失期，燕云是本朝兵力攻下，租税当输本朝。”赵良嗣因道：“租税随地，岂有一边管地一边收粮的！”金主道：“燕租六百万，若要全得，输我代税银一百万，不然，还我涿、易旧疆。我提兵按边，平、栾就要做边境也不可得了。”只因这时辽相左企弓以诗献金主，其末句云：“君王莫听捐燕议，一寸山河一寸金。”金主细思，忿然作色，遣赵良嗣、郭药师回朝，定义画定疆界，置榷场交易，每岁旧输四十万之外，又加代税银一百万，造使贺正旦生辰。金主下令班师，凡燕云金帛子女、职官富民、尽数掠去，唯剩空城而已。

朝廷以复燕云之功，加王黼太傅，封楚国公；蔡攸少师，封英国公；童贯太尉，封豫国公；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。自此两家和好，息境安民，不在话下。昔贤有诗叹曰：

泽国江山入画图，生民无计乐樵苏。

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话说童贯封了豫国公还朝，十分威赫。那戴宗奔走传檄，受尽劳苦，幸得大功已成，息兵罢战，见童贯禀道：“卑职蒙枢相委用，日夜辛勤，今得平静。枢相已建百世之功，乞准卑职还山。”童贯道：“我知你积有功劳，业已类题进呈，不日旨下，就是泰安州本宫提点。再候几日，领了敕诰回去。只是还有一角紧急文书，投到江南建康府。领了批回来，圣旨也就下了。”戴宗推辞不得，只得领了文书，回到寓所。

次早结束了，换上多耳麻鞋，取四个甲马缚在腿上，如腾云掣雾一般走去。见天色已晚，投着客店，取下甲马，把纸钱烧比了，讨些素酒饭吃过，上床安寝。辛苦的人，便鼾鼾睡去。忽有一黑凛凛大汉推醒道：“我奉宋哥将令，和你到一处去。”戴宗看时，却是黑旋风李逵，忘了他已死，说道：“哥哥有甚将命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且起来，与我也缚上甲马。前番请公孙胜时，被你作耍怕了，我再不吃牛肉哩。”两个出了门，挽手而行。忽行到一处，大水漫漫，一望无际。戴宗道：“恁般大水，怎么去得？须寻个船渡过。”李逵道：“不消船，你跟我来。”踏水如登平地，到一国土，宫室壮丽，金阶玉陛，文武班齐，有一王者坐在殿上。李逵道：“同你进去。”戴宗道：“这是甚么所在？好轻易进去！”李逵道：“少不得你也到这殿上坐，我却不能勾了。”戴宗偷看时，却有些认得，又一时叫不出。李逵要拖进去，戴宗不肯。李逵圆睁怪眼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不忠义！哥哥的将令倒不遵，却与童贯这奸贼递文书么！”腰间拔出双斧、劈面砍来，戴宗一闪，醒来却是做梦。寻思道：“好不诧异！为甚么梦见这李铁牛？他怪我与童贯递文书，他是个直性汉子

，死去还恨那奸党。我也是没办法！又说‘这殿有你坐’，解说不出。梦是幻境，却自由他。”听得鸡鸣，起身梳洗，算还了房钱，出门又走。

不消四五日，已到建康，寻个寓所安歇。次日换了大帽箭衣，军官打扮，到建康府投递文书。见批文上是都统制，太守不敢怠慢，延至后堂，分宾主作揖，送坐留茶，说道：“台驾亲临本府，速行备办，五日后定然有回文。”少停，有薄仪专役奉上，戴宗致谢，知府送出仪门。戴宗又换便服，各处游玩。到第三日，本府有两个孔目前日解钱粮到童贯军前，与戴宗厮熟，又周旋款待了他。闻得戴宗来递文书，要还个礼，到寓所探望，就邀到府前大街上酒馆内，有新到姑苏的梨园，演得好院本，搭一桌儿酒相款。

三个人刚转出大街，见四五个大汉扭住一个人，骂道：“这有名的强盗，到这里欺负人！同你去见太爷！”那个人挣扎不脱，戴宗劈面一看，叫道：“蒋兄弟，你为什与人厮闹？”那人抬头见是戴宗，喊道：“院长救我一救！这班白日鬼赖了我货物，反毒打我，要扯我到官。”戴宗道：“放手！”那为头的大汉道：“谁要你管这鸟事！”只是扯着走。两个孔目喝道：“你这厮的煞无礼！这位是童枢密差官，怎敢无理！还不放开！”那大汉认得本府孔目，只得放了，道：“且慢慢和他讲。”扬扬走去。

那人正要分诉，孔目道：“既是统制贵友，同到馆中坐定，慢慢的讲。”一把邀进酒馆，正面设一席盛酒。孔目送戴宗与那人上坐，两个孔目东西列坐。馆中摆满酒席，因孔目分付，留这正席，候到了梨园子弟，方呈院本。酒过三巡，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几时到这里？和这干人费嘴！”你道那人是谁？便是神算子蒋敬，漳州人氏。蒋敬道：“小弟不愿为官，回到家里。闲坐不过，拿些本钱到四川，贩些药材到建康发卖。这大汉叫做中山狼甘茂，是本地破落户，专一措赖客货，行凶健讼。牙行忌他威势，賒把他黄连、川附，共领一百两，约定十日之后完银。岂料三个多月，不见一厘。要讨起账到湖广买米，心焦得紧。早上和他讨取，他平白地生出一片话来，道在梁山泊时劫了他千金贖本，叫这干无赖乱打，扭到建康府，要太守解到东京。你道有这道理么？”戴宗对孔目说道：“我这兄弟姓蒋名敬，也受了招安。征方腊有功，也该授统制之职。他纳了官诰，守本分做些生意，这里光棍赖了他货物，生造这无影的话来。少不得后日领批回要辞谢太守，就求大爷与他追本正法，还要仗两位作主。”孔目道：“这甘茂几番闯祸，府尹也曾处他，再不改过。统制先说了，少不得要我们录案。孔目决断，自然追还银子，问他一个大大的罪名。如今且吃酒。”戴宗、蒋敬致谢不已，直饮至更馀方散。戴宗对蒋敬说道：“你同我宿了，明日去禀太守。”又谢了孔目，同到寓所。

蒋敬道：“兄长你在岳庙出家，因甚至此？”戴宗攢着??说道：“我已脱

离世网，谁知童贯奏过圣上，仍加都统制之职，取我军前效用，本州知州亲自来请。到了北京，替他传文递檄，奔走了半年。力辞还山，又要我递这角紧急文书。这一回去缴了批回，原旧出家了。朝廷新与大金通好，灭了辽国，少不得还有一番大变乱哩！你可知李应、裴宣们占了饮马川，阮小七、孙立结寨登云山么？兄弟，我明日与你追了银两，回到家里置些田产，将就过活，再不要揽事了。”蒋敬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小弟识破世情了。”两人同榻，又讲了半夜话。

次日进府，把甘茂赖了蒋敬货物诬陷打他的事说过，太守即刻押拿甘茂到堂上，请戴宗坐在后堂听着，打了三十大板，立追原价给与蒋敬。这是两个孔目送情。戴宗谢过太守，领了批回出府，又同蒋敬去谢了孔目，就与蒋敬分别。正是：患难相扶逢故友，金兰交契夙同心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夹攻辽国，是第一失着。悉依正史敷演，故无奇特处。

第十六回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 柳塘湾快除雪舟恨

却说戴宗与蒋敬追还银子，领了批回，自到河北去。蒋敬讨完帐目，共有五百两本钱，还剩二三十两的零星帐尾，一时不得清楚，寻思道：“建康连年亢旱，荒歉无收，米价涌贵；湖广甚是丰熟，若贩米到这里发粟，自然多有利息。倘耽迟久了，米船来得多，利钱轻了。把这帐目且丢在这里，后次再来催讨。”算计定了，到龙江关上写了一只江西三板船，把行李装好，烧了神福开船。两个梢子却也小心伏事，蒋敬道：“不曾问得梢公的姓？”一个大头阔脸腿矮身肥的的答道：“我姓陆。那个伙计姓张，尊号雪里蛆。”一个眉浓面削的后生笑道：“你的尊号就不说与客官知道！叫做癞头鼋。”顽笑了一会，却好东北风，上湖广是当梢顺。赶着船帮湾歇。

一路风好，不消十来日，将到江州。还差三十里，江面陡然转了西风，掀天白浪，行不得船。少顷，彤云密布，大雪飘飘，一个伴船也无，只得收了港。是个荒凉去处，梢公认得地名，叫做老鸛渚，岸上不过十数家人家。雪里蛆道：“不遇这场风，此时已到家里了。”癞头鼋笑道：“只是你家嫂子没造化，又要忍着一夜凄凉。”又道：“我们连日扰着客官，今日湾船，弄些酒菜来还个礼。”跳上岸去。蒋敬道：“不消，若要买，我这里有银子。”雪里蛆道：“是小人们一点孝顺，难道客官怕没有银子？”不多时，提了一只大公鸡，十来个鸭子，一段鲟鳇鱼，酒店后生抱了一坛熟白酒，送到船里，两个整治得停当，摆在舱里一同坐下，殷勤相劝。蒋敬因风寒雪冷，一连吃了十多碗，猛然想道：“这般荒僻去处，两个船家口甜貌恶。我是单身，恐不怀好意。”又想道：“梁山泊好汉，怕他怎的！”又吃上几碗。又想道：“当初浪里白条张顺过扬子江，也着了道儿，还是少吃些好。”推辞不饮。癞头鼋把篷推开

，叫道：“客官，你看这般大雪，寒冷得紧，还亏得几杯酒做里牵绵。无物孝敬，再开怀畅饮。明日到了江州，若要换船，不消说；要送上湖广，就去。难得客官这般和气，真是老江湖！”只顾斟来。蒋敬又吃两碗，坚辞不饮，讨饭用了。船家收拾已过，蒋敬展开铺盖，腰刀放在头边，不脱衣服，把被浑身卷了自睡。此时也有五六分酒意，容易睡熟。

约莫有三更天气，朦胧中听得响动，连忙坐起去摸那腰刀，不见了，雪光照进，舱中明亮，见癞头鼋就拿那把腰刀，船头上钻入来；雪里蛆拿一把柴斧，后梢爬进。蒋敬心慌，并无器械，势急了，把身子一挺，那扇箬蓬掀在半边，癞头鼋劈面把刀砍来，蒋敬一时无措，踊身向那江中一跳，扑通的沉了下去。癞头鼋道：“伙计，斩草不除得根，恐怕有碍。”雪里蛆：“自古道：‘江无底。’莫说这厮是旱地上蛮子，不识水性，就是识水性的，这般雪天，冻也要冻死，只管放心。但不知他包里中有多少财物，若不是银子，干做了。”癞头鼋道：“打开来看。”雪里蛆便把被套子一提，抖出两大包，把青布裹着，解开一看，都是大锭纹银，雪色耀着，分外晶莹，约有五百余两。两个欢喜不尽，雪里蛆道：“我和你对分了，你去娶一个嫂子，好做家业。”癞头鼋道：“分什么！左则在你家里，若娶了妻小，反多牵绊，且再商量。”此时雪下得深，风息了，两个驾桨掉船，竟回江州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贪夫徇利不知休，黑尽心头白尽头。

世上若无阿堵物，华胥国里可遨游。

却说蒋敬被两个梢公谋财害命，前后砍来，仓皇无计，只得跳下江中，还亏得他是湘江人，从幼识得水性，猛力一跳，沉了下去。到得江底，把脚一撑，重送起来。竭力爬到岸边，却不是泊船的老鹳渚，通是芦苇，寻不出路。况又严寒大雪，身上湿衣服拖住，冻得发颤不止。拨开芦苇，捱步向前。上得高岸，一望茫茫都是琼瑶碎玉，又踏着雪寻路。忽见松林里隐约有些灯光，拼命走去，原来是个小茅庵。不防雪里横着一块青石，踏着一滑，扑地倒了。吃惊受冻的人，一时挣扎不起。

那茅庵有个老僧，五更起来做功课，听得门外有呻吟之声，开门出来。见雪地上有一人倒着，发慈悲之念，用力扶起来，衣服浑是冰水。搀进庵里，泡碗姜汤与蒋敬吃了，叫脱下湿衣，拿件道袍换了，烤起火来。有一个多时辰，蒋敬方说得话出，谢道：“多亏老师父救了性命！”老僧道：“想是在江中吃人暗算了？”蒋敬道：“被两个梢公将酒劝醉，半夜里拿刀砍来，我无计可施，只得跳在江里。”老僧合掌念声佛，道：“只愿他长福消灾。”蒋敬倒笑起来。天色已明，老僧做些素饭用过，替蒋敬把衣服晒起。虽是雪霁天晴，那绵衣急切难干。蒋敬道：“这里还是老鹳渚么？”老僧道：“上面十里路便是

。”蒋敬道：“想是那两个贼徒昨夜放下船，到没有人家处下手。尚不晓得老师父法号？”老僧道：“贫僧是西川人，贱号淡然。行脚至此，蒙村中几个檀越施些斋粮，将就度日，已有十多年了。”

到第三日衣服方干，蒋敬作别，谢道：“弟子性命幸蒙老师父救得，只是身边没有一些东西可以酬谢。”老僧道：“贫衲一片平等心，莫说居士是被难的，就是那歹人落水受寒，也要相救。说哪里话！便是这碗素饭，也不是贫衲自己耕种的，都是檀越的福田，不消谢得。”用手指道：“出了松林，转上南有座涧桥，过了桥再往东，不上半里，就是大路了。”蒋敬拜别而行。到得大路上、寻思道：“还是重到建康去讨那些零星帐目？还是到江州？或者碰上有相熟客伴，借些盘缠再处？”以口问心一会，想道：“此去建康有千里程途，腰间并无一文，怎生去得？且到江州再作进退。”踏着冻，走过三四十里，到了关边，寻个客店安寓。

那店家见单身客人，又无行李，不肯相留。蒋敬只得出门，惶惶无定。背后总有人叫道：“蒋客人！”蒋敬回头看时，却是前日贩药材过关写税单的主人。相见了，主人问道：“恭喜回来了，可曾得利？带甚么货物转来？要写单么？”蒋敬道：“不要问起！利息颇有些，尽被船家所劫，逃得性命，只剩一双空手。思量在关上寻个相熟的客伴，借些盘缠。前边那店家见无行李，不容安寓，正在两难。”主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在舍下暂住，等候客伴何如？”蒋敬道：“如此极感！”一路同走。到了主人家，身边只剩得一个束鸾带的金环，解来称有二两重，央主人家兑换些银子使用。到晚吃了夜饭，主人家拿出铺盖与他睡了。

到次日，在关上寻访，并无相熟的，闷闷不已。转过江边，见一座大酒楼。挑出酒帘，正是浔阳楼。想道：“是个名胜去处，且上去吃杯酒消遣消遣。”走到阁子里，开窗一望，庐山晴雪，那五老峰就像五个白头老人一般。酒保搬上酒肴，自斟自饮，渐渐酒上心来，忽然想起宋公明当初在这楼上醉后题了反诗，险些丧了性命，幸得众兄弟救上山寨。隔了许多岁月，经了许多变更，风景依然，良朋何在？不觉凄惨起来，想着宋公明吟的那《西江月》至今还记得，步他原韵，也题一首，写今日落魄凄凉光景。唤酒保借过笔砚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泡。他本是落第举子，不待思索，写在粉壁上道：

万事由来天定，空多神算奇谋。当年管鲍遇山丘，一晌豪华消受。浪迹天涯归去，青衫重到江州。千金散去不为仇，恐惹英雄笑口。

题罢，念了一遍。正要放笔，背后有人拍着肩膊道：“你又学宋江在此题反诗么？”蒋敬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却是小遮拦穆春，欢喜不迭。对揖坐下，叫酒保再添酒来。饮了几杯，蒋敬道：“我在家闲不过，往山中贩药材到建

康发卖，一个破落户要赖我的货物，幸遇戴院长在府讨批回，对太守说，追还了。要到湖广买米，在这江州三十里外老鹳渚上停泊，被两个梢公劫了五百多两银子去。我跳入江中逃得性命，打点到揭阳镇寻你，偶在这里吃杯酒消遣，不想得遇兄弟，绝处逢生了。你近况何如？”穆春叹口气道：“我弟兄两个原在揭阳镇上一霸，不幸哥哥亡过，家业消败，兴复不来，受了人欺侮，孤掌难鸣，因此只在江州城内东混西混。连日又赔得精光，气闷不过，到这里赊角酒吃。遇着兄长，心怀开了。”两个吃得杯盘狼藉。穆春道：“船是哪里讨的？梢公姓甚么？是哪里人？”蒋敬道：“在龙江关雇的，是只三板船，船家一个姓陆的，绰号癞头鼋；一个姓张的，绰号雪里蛆，不问得名字。阻风在老鹳渚，他两个取笑道：‘若是顺风，今晚到家，你嫂子好受用哩！’想就是这江州人。”穆春道：“三板船通住在柳塘湾，离此不远。趁这酒兴找着了，怕银子还未散哩！就和你去。”蒋敬算还酒钱下楼。穆春道：“我不说虚话了，其实身边没有一厘银子。”

两个沿江走了二三里路，穆春道：“这里像是柳塘湾，待我问声看。”篱笆内见个老儿，弯着腰在哪里锄地，认得他叫做胡撇古，声唤道：“胡老官，这里可是柳塘湾么？”老儿仰起头来道：“原来是小郎，这里正是。”穆春道：“你一向撑船，为何在此锄地？”撇古道：“我这柳塘湾远近闻名，极是老实的。客货丢在船里，再不敢动。就是剩下物件，凭你几时来讨，就送还他。如今世态不同了，新出几个后生，不干的好事。我老了，不去撑船；便是儿子，叫他务农，省后边做出事来，干连受累。小郎为甚到此？”穆春道：“有个人要到建康去，来寻癞头鼋，可住在这里？”胡撇古道：“他是没爷娘的祖宗，名唤陆祥，与张德做伙计，三四日前从建康回来，张德两日不见了。陆祥方才提着筐子买东西去了。小郎为甚么定要租他的船？”穆春道：“是旧主。雇换了陌生的，不识性子。”胡撇古向东指道：“那柳桩上系的不是他的船？缺墙内遮着芦帘的，便是张德家里。”胡老儿自摇着头，关了篱门进去了。

穆春迤迤望东走去，不上一二百步，见一年纪少的妇人，堆着满面粉，乔眉画眼的，穿一领对衿布袄，束根桃红绉纱汗巾，内系一条沙绿布裙子，脚下高底鞋，提着木桶湖边打水。蒋敬、穆春让他走过，揭开芦帘闪入屋里。是两间房子，后面厨房卧室，并无一人。不多时，那妇人娇模娇样喘吁吁提那桶水进门来，见有人在屋里，吃了一惊。穆春道：“张大哥在家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不在。”穆春又问：“陆祥呢？”妇人道：“他到城边买东西去了，恐怕就来。”穆春指着蒋敬道：“这位客官雇你们的船从建康来，有五百两银子遗失在船里，拿出来还他。”妇人脸上变色，说道：“恐没有这事，我不知道。”穆春努个嘴儿，蒋敬会意，便拴上了门。穆春腰边拔出解手刀，把妇人推倒

在地，一只脚踏着胸脯，把刀在妇人面上撇了两撇，喝道：“泼妇，你不说出来，性命只在顷刻！”妇人乱抖，求道：“官人饶命，银子在在床底下酒坛里。”穆春又喝道：“你丈夫两日哪里去了？”妇人道：“丈夫——”住了口。穆春把刀刺近喉咙，道：“你快说，快说！”妇人道：“他——”说得一个“他”又住了口。穆春焦躁，扳开胸脯，露出白馥馥嫩松松两乳，思量下手，妇人慌了，急口叫道：“不要动手，他也在床底下酒坛里。”穆春道：“怎么也在床底下酒坛里？”妇人道：“他两个带这许多银子回来，烧了神福，陆祥便起心没得分给他，把酒灌醉，就把船里带来的这把刀劈面砍杀，剁做几块，装在坛里，埋在床底下。”穆春道：“张德是你丈夫，被他杀了，怎不叫喊地邻？”妇人道：“陆祥是好杀人的，若是叫喊，也被他杀了。”穆春道：“当夜有刀在手，不敢叫喊，这两日何不通知地方拿他送官？”妇人闭口无言，穆春道：“不消说了，必定与他通奸，谋害亲夫！陆祥如今去买甚东西？”妇人道：“怕这里露眼，烧了神福，今夜要同我过镇江过活。”穆背道：“也是个淫妇！谋杀亲夫，天理王法却饶不得！”把刀向咽喉一勒，那股血直喷出来，妇人把脚挣了两挣，死于地下。两人到床底下翻出酒坛，两袱银子动也不动。果然闻一阵血腥。铺陈衣服，俱在床上。腰刀挂在壁间，拔出鞘来，尚有血迹模糊。就把铺陈衣服银子分作两处卷好。

只听见敲门响，穆春走到前面，便拔下拴儿，闪在门背后。陆祥筐子内放着鱼肉香纸等物，跨进门来叫道：“大嫂！”只见妇人死在血泊里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正要声张，后面蒋敬走出来喝道：“陆祥你认得我么？”陆祥转身就走，不防穆春撞进，劈角揪住，骂道：“贼驴！你劫了客人银子，又谋死张德，占了妇人，万刚犹轻！”蒋敬把腰刀砍翻，穆春又将解手刀胸前搠了个窟窿。穆春、蒋敬各背上包裹，跨着腰刀，反拽上门儿走去。胡撇古还在锄地，叫道：“小郎，方才陆祥买东西回来，怎么不雇他船？这行李是一向寄他家里的么？”穆春道：“他不得闲，另雇罢！”

两个飞步到主人家，里面点出灯来，买酒吃了。穆春道：“畅快得紧！只是反与张德报了仇。”蒋敬道：“若没有兄弟，也寻不出他的脚跟。”吃过多时，穆春道：“小弟有句话要与兄长商量。前日要救宋公明，把庄子烧了，田产弃了，同上梁山。谁想弄得家破人亡，回来庄院复不起，身边的财物日逐用完，无家无室。有个西庄并山界田地，被一破落户占住，唤名天狗星姚瑰。这厮刁诈不仁，霸住揭阳镇。几遍和他合嘴，要还我庄房田地，他说开垦、修理、粮务、当差，费了好些银子，凭着亲邻议处，贴他二百两银子才肯交还。我一时难措，近日又赌输了，哪有银子！不识进退，要借兄长二百银子赎了回来，方可安身。”蒋敬道：“我弟兄们几时把银子放在心上的！这宗银子多亏兄

弟抓得来，又出一口恶气，只管拿去！”穆春道：“兄长既是慨然，明早就要哥哥同去做个见付。”蒋敬道：“使得。”就安寝了。

明日穆春把二百两银子束在腰里，其余行李都寄在主人家。两个厮赶着到揭阳镇。姚瑰见了穆春，满面春风，请到里面。穆春道：“向所议二百两银子，蒙这位朋友相助，特来交明。须出房子还我。”就取出来，逐封递与姚瑰收进。姚瑰是个笑里藏刀的猾贼，说道：“小郎既有银子，何消说得！少不得备些薄酒，请原议亲邻当面交割。今日晚了。”一面摆出酒菜，请蒋敬上坐，穆春对面，自己打横，殷勤相劝。姚瑰道：“小郎连日进城得采么？”穆春道：“不知怎么只是输。”姚瑰道：“夜长无事，再要一番。若是小郎赢了，明日把这原银与房产即便交还，如何？现有这位贵友作证。”穆春有了酒，拍拍胸脯道：“这也使得，只不许胡赖。”姚瑰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与小郎交手几次，难道不晓得我的赌性是极直的！”桌上铺下红毡，明晃晃点上蜡烛，掇过色盆，点下筹马。蒋敬见穆春高兴，暗地里阻挡不住。两个掷了一个更次，姚瑰的筹马尽被穆春赢过来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夜深了，且睡，明早交还我房产银子。”姚瑰堆着笑容，说道：“这不消讲。小郎，东边连着那一号山是小可的，原价一百两，贴上再掷，若我输了，一并交割。”穆春贪心所使，点过筹马，重复下场。这回风色不顺，丢下去纯是小色。霎时，三百两筹马，尽数送过去了。姚瑰立起身道：“夜深了，且睡。”穆春道：“我赢了，你要再掷；你赢了，就不肯。”姚瑰道：“我是贴一号山；要再掷，拿银子出来！”就变了脸，往内便走。穆春一把扯住，道：“我拿银子赎房产，怎的哄我赌输了！贴一号山，山在哪里？白占我的房产，又恁般局哄，忒煞欺心！”姚瑰道：“你弟兄窝藏强盗，闹了两座军州，自去落草。官府着落地方，搅得鸡犬不宁！你今日还有宋江么？你自赌输了，又来赖人！”穆春大怒，兜的一掌。姚瑰大喊：“强盗杀人！”穆春又兜心一脚踢倒，提起一条板凳乱筑下去，里面赶出男女庄客救助，蒋敬也恼了，飞拳拽脚，打得东倒西歪。那姚瑰已是颈破脑裂，死于地下。穆春道：“今日才得豁出心头这口恶气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”抢到里面，妇女庄客都出后门躲避，到卧房里，见这二百银子放在床上，打开箱笼，也有百来两银子并金珠首饰，都拴在腰里。寻十来个草把，放起火来，焰腾腾烧着。说道：“哥哥，去罢！”已是四更天气，残月东升，趁着亮光，连夜赶到关边。蒋敬取一两银子谢了主人家，背了行李，大踏步望官道进发。穆春道：“虽然做了两桩爽快的事，如今哪里去好？”蒋敬道：“不打紧，有个好去处。”正是：豹入虎群添羽翼，蛟回龙穴起风云。不知到何处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张德、陆祥、姚瑰同是一样心肠，但行业各异，而报应却同。小遮拦一生

快乐，当与下回并看。

第十七回 穆春血溅双峰庙 扈成计败三路兵

话说穆春因平日气愤，打死姚瑰，放火烧了房屋，与蒋敬在路上商量到何处安身。蒋敬道：“前日会着戴院长，他说李应、裴宣在饮马川，阮小七、孙立在登云山，重复起事。饮马川在河北，一时难到。登云山就在山东，我和你到哪里何如？”穆春道：“山寨里住惯了，在家里甚是不服，不去赌钱便是闯事。如此甚好！”竟取登云山的路。

行不上五十里，蒋敬因前日雪天跳江受了寒气，又辛苦了，觉道身子不快，头疼身热，着实狼狈。说道：“兄弟，我有些病发，走不动了。”穆春道：“这怎么处？这里还是江州界内，倘事发起来，就了不得！哥哥勉强前进，寻客店歇住了，觅个医生，赎贴散寒的药吃，自然好了。”蒋敬只得捱去。又走四五里，见一座庙宇，扁额上写着“双峰山神之庙”，要在门槛坐一坐，忽打个寒噤，仆倒在地。穆春慌忙扶起，道：“哥哥，你病势沉重，去不得了。且靠在这门槛上，待我进去问过庙祝，借间房睡着，好寻医生来看。”蒋敬点头。穆春走进前殿，转到厨房，见一香火在那里烫酒，穆春道：“我是过往客商，有个哥哥在路上染了病，行走不动，要借贵庵权时歇息，寻医生赎贴药来，好了就行。重重把香金奉送。”香火道：“我做不得主，要问师父。”穆春道：“师父在哪里？你请出来，我自对他说。”香火提了一杯热酒，到房里好一会，有个道士慢慢的踱出来。穆春看那道士，赤眼胡髯，身长面阔，穿一领镶边香皂鹤氅，戴一顶黑毡纯阳巾。穆春向前施礼，又把方才对香火的话说了，道士手捋髯髯，说道：“只恐有病的人不便。”穆春道：“我这哥哥不过感冒些寒气，没甚大病，求老师父方便。”道士对香火把嘴一努：“教他西廊下住着。”又踱了进去。

香火引穆春到西廊下，却是报应司的神座。地上卑湿，门窗破败，又无关闭。没奈何，只得走出，扶了蒋敬，背上行李，到西廊下。掇扇破门放在地上，将被窝打开，伏侍蒋敬睡好。缠袋里取出二钱多重一块银子，到厨房递与香火道：“这块银子，把你买酒吃。有姜汤与我泡一碗，我去赎药来，劳你看觑，还要重重相谢。”香火接了银子，觉道沉重，欢天喜地的道：“有，有，客官你去，我就送出来。”穆春转得身，那香火泡一大碗浓浓的姜汤来。蒋敬勉强坐起，一气吃下，重复睡倒。穆春道：“兄长且安心睡着，我去赎药就来。”香火道：“下北五里路便是双峰镇，那镇上有名的太医叫作贾杏庵，细说病缘，对症发药，一贴就好，远近闻名的。这客官还要汤水，我自送来。”穆春取了银子，刚要出门，见里面走出个人来：

身材瘦小，性格凶顽。数茎铃口须，衬着雀斑凹脸；一双彊颅眼，耸出鹰

嘴鼻头。行业没有专门，姓名不时改换。惯要吹毛求黑痣，无非浅水起洪波。

那人带六七分酒意，踉踉跄跄，携着一个小舍出来解手。那小舍见了穆春，叫道：“小郎！”穆春为赎药心忙，竟不听得，一直去了。那个人姓竺，名大立，是江州一无赖子弟。倚着母亲有些姿色，有人帮贴，略读几行书。只是唇枪舌剑，覆雨翻云，扎火囤，开天窗，做刀笔讼师，无所不为；更兼好淫，不论男女。那小舍与他邻居，是开赌坊的池大眼的儿子，乳名芳哥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红，年纪十五六岁，性好顽耍，不肯读书。先生要责他，一时害怕，被竺大立哄到双峰庙里，干那没要紧的事务。这道士又是不守本分的，唤做焦若仙，与村中保正袁爱泉交好，就联络了竺大立，拜为兄弟，三个人一串。焦道士察听地方事故，袁爱泉便申报上司，竺大立把持衙门。有些油水，三股均分。当地人无不切齿，叫做双峰三虎。那竺大立骗池芳哥到庵中，与道士公用，这不消说得。

当日在房内饮酒，竺大立听得有客人与道士借寓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半酣之后，携了芳哥的手出来小解，见芳哥叫穆春声“小郎”，便问：“甚么小郎？”芳哥道：“长在我家赌钱的穆小郎。”竺大立关了心，道：“前日柳塘湾杀了两个人，酒坛中又有个碎尸，胡撇古报官说是穆小郎同一个不识姓名的人，定是他了。现今出一千贯赏钱，何不通知袁保正拿去解官领赏？”走到前廊下，见蒋敬把被蒙着头睡，头边堆两个大包裹。急回房道：“老焦，上门买卖到了！”焦道士不解其故，正要相问，忽有三个人撞进房来。大家坐下，竺大立道：“袁保正，我正要使人请你，来得却好！”问：“这二位何人？”袁爱泉道：“是本府公差，来讨地方盗贼的甘结。”指左边坐的道：“有名的朱泼天，官名唤做朱元。这位是他的伙计。闻得竺相公大名，下乡来特来一会。”竺大立大喜，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”叫道士取三个大碗来，每人吃三大碗：“有一桩美事在此，你们吃了方才说出。”三个真勾吃了，竺大立道：“江州柳塘湾杀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妇，地邻胡撇古报官，一个不识姓名，一个是穆小郎。这事有的么？”朱元接口道：“我同伙计正为此讨甘结，恐怕地方窝藏。”竺大立道：“先把这一千贯赏钱大家均分再处。”袁保正道：“竺相公又来取笑。影也没有，怎的便分赏钱？”竺大立道：“这两个人我已捉在便袋里了。老焦，就是那问你借寓的。”道士道：“一向认得的么？”竺大立道：“我不认得，芳哥见他出门，叫声小郎，问起来，说长在他家赌钱的穆小郎，岂不是他！”保正道：“他出门去了，哪里寻他？”竺大立道：“有个害病的在西廊下，他到镇上赎药，自然就回。”朱元跳起身道：“先拿了那害病的，问知真实，方可行事。”齐道有理。

一哄到西廊下，朱元便揭被喝道：“你这杀人贼，却躲在这里，可见天理

昭彰！”蒋敬见了一伙人，晓得事发，便立起来道：“列位不须性急，自有分辨。在下是潭州人，姓蒋，从建康回到湖广。船家陆祥、张德将酒灌醉。半夜里拿刀抢进舱来，我一时无计，跳入江中，多亏茅庵里老师父救得。劫了我五百两银子。到江州会着个弟兄，访到柳塘湾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因此杀了他。到官也便是这篇话。”朱元道：“强盗的口哪里听得！”袖中取出青索子，扣颈缚了：“我是江州差来缉捕使臣，等拿了穆小郎一并解官。”扯了便走。蒋敬身上有病，见五七个人，敌他不过，随他扯去。到柴房里，把门锁了。竺大立、焦道士、袁保正便把行李包裹拖到房里，打开一看，见雪白的五六百银子，又有金珠首饰，喜出望外。竺大立道：“这宗财物是我寻出来的，我应该得一半，那一半你们均分。”保正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且提了穆小郎再处。”焦道士喜欢得紧，重去宰两个鸡，开了窖下的好酒，摆出果品菜蔬，开怀的吃。竺大立教道士唤香火到西廊下伺候：“穆小郎回来，不可惊动，哄他说这位客人有病，师父恐外面有风，移到房里，骗他进来捉住便了。”道士就去分咐香火，依计而行。

那池芳哥一时冲口叫了一声，见他们如此举动，懊悔起来，想道：“那穆小郎在我家赌钱最是直气，长把头钱给我。今日分明我害了他性命，日后回家，父亲知道必然埋怨，须通知他才好。”其时已是掌灯时，竺大立等人财物到手，大家欢呼畅饮。池芳哥只推酒醉，先去寻睡，轻轻走出来。到西廊下，见香火坐在门槛外打盹，芳哥推醒，香火只道穆春回来，叫道：“客官，你赎药来了。”见是芳哥，便道：“小舍，你出来做甚么？”芳哥道：“那两个客人知道是真是假！那干人存心不良，我和你着甚来由？须要救他。”香火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。那客人是个好人，一进门就送二钱银子。哪里不是方便，我同你去门外等他才是。”芳哥和香火刚走出门，只见穆春急奔回来。香火摇手道：“不要进去。”穆春不解其意，见了芳哥，叫道：“池小舍，你何故也在这里？”芳哥便扯穆春到松林里，如此这般说了，道：“我与香火商量救你，小郎，你走了罢！”穆春道：“多承两个好意，只是我的哥哥在内，怎处？”芳哥道：“再消停一会，待他们醉后，悄悄的进去，放了同走便是。”穆春道：“不打紧，我且进去看他们动静。”

轻轻的到房门前，探头一望，只见乱呼大嚷的，猜枚行令，都是歪斜身子，醉眼朦朦。朱元道：“此时也该来了。”竺大立道：“又无人走风，自然撞到网里。”忽叫道：“芳哥呢？”焦道士道：“你的心爱人先去睡了！”朱元笑道：“你两个受用的勾了，今夜让与我罢。如今鸡奸的罪名改得重了，要我出首么？”穆春按不住心头火发，因无器械，转身到灶边寻劈柴的斧子，又寻不见，只有一把开山的铁锥，口上银子也似亮的，提起来，那脑头阔厚，约有

十多斤重，欢喜道：“勾了！”把衣服扎起，提了铁锥，直闯进房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干贼囚如此可恨！吃我一锥！”众人见了，慌做一团。这间小房子又无后路，挤做一处。穆春咬牙切齿，奋起勇力，先把袁保正打倒。那伙计要夺门而走，穆春把锥柄当胸一撞，也翻在地。朱元拿条板凳来抵，穆春用力一锥，却打在桌子上，碗盏打得粉碎。把脚一踢，那桌子倒了，焦道士被桌子横压在壁边，满身鸡汁。朱元将板凳劈头打来，穆春左手接住，右手奋锥，一声响亮，早已脑浆迸裂，跌在一边。焦道士推开桌子，立得起来，穆春夹脖子一下，便歪在桌子底下。单不见了竺大立，穆春道：“奇怪！”向院子里一看，那竺大立却躲在芭蕉叶里，把锥隔窗打去，竺大立擎手来遮，一锥把右臂打折。穆春回头看，那保正、伙计、焦道士还在哪里挣命，料是走不动了。

走出厨房，见香火、芳哥两个做一堆儿，蹲在灶下草里，兀自抖不止。穆春道：“我的哥在哪里？”香火挣了半日，才挣出道：“锁在后面柴房里。”穆春拿了亮子，叫香火引去，见门锁着，问道：“钥匙呢？”香火道：“他们锁的，不知在哪个身边。”穆春踢开门，叫道：“兄长！”见蒋敬坐在柴上，说道：“那些狗头都被我打倒了，好快活！”见项上有索子拴着，取出解手刀割断：“且到哪里，我还有施为！你这一会身子怎的？”蒋敬道：“我吃下姜汤，又是一惊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倒觉松爽。那几个人来盘问，我身子还软弱，动手不得，且待你来。”穆春再到房里，寻包裹行李不见，香火指道：“在那首卧房内。”穆春进去，果然放着，腰刀也在。就拔出了鞘，再到前房把保正、朱元、伙计、道士的头都割下，问香火道：“可有酒么？”香火道：“库房内有。”穆春走去，提出一坛叫香火温来。又去橱内搜寻，还有一腿羊肉，半只熟鸡，将解手刀切开，请蒋敬坐地道：“兄长吃碗热酒，鸡肉且不要吃。”叫芳哥、香火也同来坐。芳哥道：“小郎，你把我胆子都吓碎了！”穆春道：“小舍，你后日切不可同这干人走，明早快些归去，你父母在家悬望。”斟上大碗，一连吃上五七碗，跳起来道：“还有一件未曾了当！”叫香火点了亮子，到院子内提出竺大立，把衣服剥去，喝他跪下，骂：“你这狗头！快把从前亏心短幸事从实说来，我便饶你。”竺大立道：“好汉若肯饶我，我便实说。某日诈某人若干银子，某日强奸妇女，某日拐小官，某日谋死某人，那兴讼构非、诬诞词状、唆人起波的事一时记不起许多。小人死不足惜，只有母亲在堂无人养赡，求好汉饶了狗命罢！右臂已折，再写不得刀笔，情愿改过自新了。”穆春笑道：“你的母亲，我晓得有人照顾，倒不劳你养赡！你说右臂已折，写不得刀笔，只怕你脚指头夹起笔来，还要陷人。我与你平日无冤，往日无仇，何故生此毒念？就是池小舍，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不该骗他出来坏他行止。”又斟上大碗酒吃了，把竺大立拖转来，一刀剃下头来。摸着胸膛道：“恶

气已消，再和你吃几碗！煎药与你吃。”蒋敬道：“兄弟，我见你这般豪侠，病都好了。此间不是久留之地，且打点前路。”穆春道：“有理。”分付香火道：“那焦道士自然有些积蓄，你先收拾过了，明日去对地方说，叫他报官。”对池小舍道：“你作速回家，省得报官牵累。已后不可再去游荡。”到房里驼出行李包裹，把刀插在鞘里，挂在腰边，同蒋敬出了门。

其时约四更天气，霜华满地，寒星闪闪，也辨得大路。独自背上行李包裹，教蒋敬空身走。蒋敬道：“身子如旧了，不知昨日怎的一霎不好起来。”穆春道：“想是这干人恶贯满盈，鬼使神差的要我们替天行道。”走到天明，店中打了中火再走。

不多几日，已到登云山下，只见旌旗遍野，密布刀枪，扎下三个大寨，便不敢近前。退到大路上，见一座酒店，且买酒吃。叫打两角酒，有好嘎饭拿来。酒保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有官兵在此扎营，卖不得酒肉。”蒋敬道：“为甚官兵在此？”酒保道：“登云山有几个头领屯扎，东京枢密院差一员大将，须三千兵，会合登、青、莱三府征剿，到这里有半个多月了，客商也都断绝。”穆春道：“山寨里头领有个阮小七、孙立么？”酒保道：“客官是何处？问这两个头领？”蒋敬道：“向在梁山泊同受招安的。”酒保道：“即是如此，请到里面亭子上坐。”搬出酒馔款待，说：“是顾大嫂伙家，开着做眼的。若要会他们，要到晚间，从小路上去。”

等至更深，酒保引路，到了后寨，喽啰通报。直至聚义厅上，相见毕，阮小七道：“两个兄弟来得正好，帮助帮助。”孙立道：“前日我们打破登州，杀了杨太守，请这位栾廷玉大哥做山寨之主。那一个是扈三娘哥子扈成，都是他计谋。杨戩恨杀了他的兄弟，蔡京又怪安先生，把萧让、金大坚刺配沙门岛，被我们劫了上山，安先生闻知也就来了。奏过朝廷，差御营大将邬琼领三千兵马，调齐登、青、莱三府都统制会剿，见过两阵，虽不分胜负，只是寡不敌众，相持半月，无有退兵之策。你两个怎知我们在这里？”蒋敬道：“小弟在建康遇着戴院长，知道列位在此聚义，要来投奔。不想在江州被劫，几丧性命。两次患难，多亏穆兄弟救得，今日又得相会。”那扈成看说完，问道：“孙大哥，这两位好汉可托得心腹的么？”孙立道：“都是梁山泊旧时弟兄，哪个不是同心合眼水火不避的！”扈成道：“若然如此，倒有一个极好机会。”栾廷玉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扈成道：“青州都统制黄信，念向日情谊，推病不出。蒋大哥好扮作黄信，选五百精壮喽啰，打青州旗号，竟去合营。说太守催促，患病得痊，共建功业。那邬琼是京官，登、莱将官都是新选来的，决不认得。过几日，我这里差人去投降，必然将骄卒惰，那时里应外合，定获全胜。”众头领听罢大喜，设席庆贺。

第二日挑选喽罗，制造青州旗帜，诸色停当。扈成又使萧让做了青州知会文书，金大坚雕了印信，先差人递去。又过一日，蒋敬装做黄信，领五百兵，原从小路下山，大宽转从青州路上来。

到了大营前，报青州都统制领兵来合营会剿，邬琼因先有了知会文书，坦然不疑，开辕门传进。蒋敬到中军，见邬琼坐在上面，莱州、登州统制官俞仁、尤元明列坐两旁。蒋敬向前参见，邬琼起身回揖，俞仁、尤元明平拜送坐。邬琼道：“将军托病下来，敢是为旧日情分么？”蒋敬打一恭，正色答道：“末将前日在梁山泊造下迷天大罪，幸蒙恩赦，建立微功，除授显职，已是粉身难报。这班反贼，恶习未除，重复背叛朝廷，万死犹轻，还有甚么情分！只因末将感冒寒疾，不能速趋麾下。今幸得痊，知府恐误军机，催促前来。逗留之罪，万望宽宥。”邬琼见蒋敬言辞激烈，相貌魁梧，举手道：“久闻将军有‘镇三山’之号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蒋敬逊谢，请问：“主帅见过几阵？强弱何如？”邬琼道：“这些草寇都是狂魂野鬼，只是栾廷玉武艺略可，先是杨都督标下，在东京曾会过，除授登州，不想也反了。其余多不足道。三战三北，死守巢穴不出。将军看我不日成功！”正谈论，中军官报道：“登云山差喽罗来递降书。”邬琼道：“唤他进来！”喽罗膝行到帐前，叩了头，呈上降书。邬琼看了，道：“这伙草寇来纳款，列位将军以为何如？”尤元明道：“王者之师，恩威并用。他们也为时势所逼，权时哨聚。今既向化，当开一面之网。就是前日梁山泊，亦用诏书招抚。”蒋敬毅然道：“不可！”只因这一句话，有分教：雄兵一旦填沟壑，猛将须臾丧战场。不知蒋敬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《水浒》一书，兄弟合传者，唯阮氏三雄。七郎最快，余皆让美于兄，而后传则为其弟独开生面。伯通云亡，文叔乃勤远略；孙郎早世，仲谋始创霸图，古今理势宜然也。穆春在前传中自吃病大虫打后，奄奄不振矣。此何其雄姿英发乃尔？岂贤者不可测耶？抑作书者之立意如是也？若孙新、邹润，皆然也。

第十八回 镇三山遭冤入登云 焦面鬼谋妻落枯井

却说蒋敬假作黄信领青州兵来合营会剿，登云山喽罗来递降书，尤元明主剿抚并用之说，当受他纳款。蒋敬恐怕邬琼疑心，故意说道：“不可。若是良民不得已而哨聚山林，情犹可恕。今这伙贼寇，投诚复叛，法所不容。况区区小寨，破之何难？不可听信。”俞仁道：“黄将军之言，虽是有理，只是山势险峻，林木丛杂，死守不出，旷日持久。目今朝廷西北用兵，粮饷不敷，我等三军暴露于外，登、青、莱的兵尽数调来，城守单弱，恐怕别寇乘机窃发，为祸不小。且受他纳款。只是兵法云‘受降如受敌’，不可懈怠了。”邬琼道

：“俞将军之论，深为得计。”分付喽啰道：“降便准了，限三日内都要面缚辕门。若再迟延，攻破山寨，寸草不留！”喽啰禀道：“明日烧毁寨栅，料理花名册籍，全伙下山。求元帅先给免死牌。”邬琼唤军政司给一张大牌，凡来投诚，鱼贯而入，逐名听点，备花红给赏。营中兵士免得厮杀，尽皆欢喜。

喽啰叩谢。回到山寨，将邬琼准降、蒋敬等各人的话说了，栾廷玉就差孙立打东寨，阮小七打西寨，孙新、顾大嫂埋伏登州去路，邹润、穆春埋伏莱州去路，自同扈成直捣中军。分拨已定，三更时分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悄悄下山。到得寨边，并无动静。

先说栾廷玉、扈成排开鹿角，发一声喊，杀入中军。邬琼终是惯将，不卸衣甲，急起身来，见一派火光，满营通红。那些军士都在睡梦里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乱窜起来。邬琼手拿大杆刀，当先抵敌。栾廷玉挺点钢枪，两下相持，忽然黄信领喽啰杀出。邬琼见里应外合，心慌意乱，被栾廷玉一枪搠倒，扈成赶上一刀杀了。兵卒各自逃生。尤元明听得中军喧嚷，方起身来，阮小七早已入营，一朴刀砍翻。俞仁知两寨已破，飞身上马，往寨后逃走，孙立紧紧赶来。一声炮响，闪出邹润、穆春，措手不及，被孙立一鞭劈下半个脑袋，死于马下。四路里剿杀，到得天明，三营的兵尽皆败没。夺得马匹、衣甲、器械、粮草，搬回山寨。正是：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。众头领不胜之喜，重赏喽啰，大摆筵席，欢呼畅饮。

栾廷玉道：“众寡不敌，困守多时。若无蒋大哥改扮青州兵将里面杀出来，几乎存扎不住。”孙立道：“我这兄弟本是个落第举子，文武全备的。只看他假做黄信，一些圭角不露，使邬琼并不疑心，便见他的才调。只是黄信身上用计忒毒了，须知会他上山，免得受害方好。但恐怕未必肯来。”萧让道：“黄信武艺高强，极有意气。只因权宜之计，借他名儿，破了三路大兵。前日调青州兵将会剿，他托病不来，足见昔时情分。今陷害了他，坐视不救，于心何忍？待小生掉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同归山寨。若是执迷不肯，这也由他了。”栾廷玉道：“萧先生言之有理，事不宜迟，恐登、莱残兵回去，说是青州统制内应，就有口难辨了。敢烦明日就行。”当晚宴罢。次早萧让原扮白衣秀士，取些银子在身边，作别下山不题。

且说登、莱两府的败兵回，说：“青州统制黄信领五百兵来合营，结连败寇，引他晚间劫寨，在里面杀出，坏了三位将官、五千兵马。”两府一面会稿申报枢密府，就行关青州，把黄信收管。青州太守姓张，是科甲出身，为官清正，一尘不染，与黄信极是相知。当下见了知会文书，不胜骇异。就请黄信到来，与他说知。黄信道：“末将因有瓜李之嫌，又且染病，前日预先申复不去合营。这几时从不出城，恩府深知的，哪里有这样事？”太守道：“统制你素

履忠贞，本府佩服的。想是贼人反间之计，假冒将军领兵助战，破了官兵。现放本府作证，先回文两处，说将军从不出城。然后申到枢密府，力为辨明。愿百口相保，不须忧虑。”黄信致谢不尽。回到府中，终是放心不下，闷闷不已。

过了两日，门上报道：“有东京萧秀才来访。”黄信想道：“东京有什么萧秀才？”再省不起。道：“有请。”见是萧让，相见毕，黄信道：“萧先生，你在东京供奉，哪得光降？”萧让道：“为朋友一件事牵累，安身不得，特来投奔。兄长大才，复任青州，一向定是得意。”黄信道：“向日为花知寨一事，宋公明劝上梁山。招安之后，东征西讨，留得性命，蒙圣恩重授此地。新任张太守与小弟极合得来，倒也无事。不料孙立、阮小七等不知为甚事，重聚登云山，枢密府差一员上将，领三千御营兵马，又会合登、青、莱三府统制征剿，行文来调我，因众兄弟在哪里，左右皆难，只得推病不去。不知哪个假冒了小弟，打青州旗号去合营内应，三路兵将尽行败没。登、莱西府会稿申报枢密府，又行关来讨收管。太守虽极力分辨，恐有不测，因此纳闷。先生来得正好，与我筹画则个！”萧让道：“总是朝廷昏暗，奸党专权，我们旧日弟兄一个也容不得。宋公明一生忠义，日望招安。血战多年，功高不赏，反赍鸩酒药死了他。小生是闲散之人，”指脸上金印道：“为安道全出使高丽，被卢师越谗谤，蔡京发怒，奏过圣上，着大理寺勘问，安道全知风潜避，开封府将小弟与金大坚申解，幸得宿太尉营解，从轻发落，刺配沙门岛。在登云山经过，被他们劫了上山。刚退邬琼来会剿，众寡不敌，存扎不住。恰好蒋敬上山来，扈成献这条计，叫他扮做兄长，就破了三路兵。兄长虽然不去，尽说青州统制内应，况又是旧日同伙，哪里去分辨？虽有太守作证，那高俅、童贯一班奸党岂肯听信？不如及早同了小弟去，免得祸到临头，悔之晚矣！”黄信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先生且留几日，看太守中文分辨得明，权且容身；若有变故，只得依着兄长了。”萧让见他犹豫，不好十分催促，只得住下看光景。

到第二日辰牌，只见一个将官，身披细铠，腰悬利刃，领百来个关西大汉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直入统制府。黄信忙问来历，那将官喝令把黄信拿下，推过车囚住。原来是邬琼的女夫，姓牛，为济州都监。闻得丈人被黄信内应杀了，心中仇恨，不待枢密院来文，就先捉住，太守闻知，急来分解，哪里肯听？骂道：“这贼子反性尚在，朝廷升你做都统制，不思量尽忠报国，又通同旧党坏了三路兵将！”太守道：“黄统制患病，与下官终日在此，并不出城！这是赋人诡计，假冒青州兵，下官可以力保。已申辨到枢密院了，不可造次！”牛都监道：“他假推患病，潜到哪里通谋劫寨，大小三军亲眼见的。太守你先有文书知会，也要连坐！”喝令军士推着囚车竟去。太守嗟叹不已。

却说萧让见黄信拿了，如飞回到山寨报知。栾廷玉即点五百喽啰，引孙立、扈成、阮小七埋伏在青州来路。等到次日，只见牛都监气昂昂骑在马上，兵士簇拥囚车前来。林子里一棒锣声，闪出四骑马，五百喽啰一字儿摆开，阮小七道：“知事的，留下买路钱，放你过去。”牛都监大怒，道：“我是济州上司官，哪有买路钱与你这伙草寇！辄敢大胆！”阮小七道：“莫说你这蠢牛，便是宋官家在此经过，也要脱下平天冠做当头。”牛都监也不回言，把泼风刀对面砍来。栾廷玉挺枪接住，孙立又提虎眼钢鞭横打过来，牛都监抵当不住，拍马便走。阮小七、扈成早打开囚车，放出黄信。栾廷玉见牛都监走了，也不追赶。黄信骑了喽啰一匹马，回到山寨，一齐拜见。黄信致谢道：“这位好汉是谁？来救小可的性命！”孙立道：“是祝家庄上教师栾廷玉，与我同学武艺的弟兄，除授登州都统制，请来做山寨之主。”指扈成道：“是扈三娘哥子扈成，这条妙计是他定的。”对蒋敬道：“兄弟，你假冒我得好！”蒋敬道：“若不是假冒，兄长在青州做官，威风凛凛，哪肯到山寨里来？”众人齐笑起来。萧让道：“我苦口劝你，只管迟疑，谁知祸在顷刻！”黄信道：“多蒙列位救拔，从此死心蹋地了，只是负了太守一片好心。”当下大排筵宴，与黄信庆贺。连夜差人下山，迎取黄信家眷。

酒至半酣，安道全道：“萧、金二位为着小可无辜受累，赖众弟兄救得上山，只为两家宅眷寄在闻焕章庄上，不通音信，两地挂心。连日见山寨有事，不敢说起。今日宁静，意欲到哪里接来，无有亲信人可托，自己下山，恐人认得不便。只有穆兄弟初到，身上没事，央烦走一次，不知意下若何？”穆春道：“兄弟们总是一般，明早便去。”安道全大喜。当夜席散，安道全修了书札，封一百两银子相谢闻焕章。萧让、金大坚各有家信，穆春就下山。安道全道：“闻焕章庄上离东昌十里，地名安乐村，在官道边。门前一座小石桥，有株古梅横过来便是。”穆春道：“不消细说，路在口边。”挂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背上包裹，作别下山。

在路不消几日，到了安乐村，问到闻焕章家，有个小厮出来问道：“客官哪里？到此何事？”穆春道：“访闻先生的。有安道全、萧、金二位家信在此。”萧、金两个娘子因久无音耗，甚是耽心，说有家信，自走出来。穆春向前施礼。萧、金娘子问道：“客官上姓？家信在哪里寄来的？可曾亲见我们官人么？”穆春道：“我便是梁山泊上小遮拦穆春。二位哥哥俱在登云山寨里，恐二位嫂子记念，特要我来迎接二位嫂子到哪里去。”就把家信递过，萧、金娘子道：“原来是穆家叔叔。虽在山寨多年，不曾会面，故不认得，有劳叔叔远来。闻先生为着我们有些事故，到东昌府去了，敢怕晚上回来。我们这几日如坐针毡，如今有了音信，万分之美了。叔叔请坐。”转到里面，整顿午饭，叫

小厮搬出来吃了。

穆春坐到将晚，闻焕章才来。相见罢，穆春道：“小可从登云山来，有安道全书札在此。”打开包裹，取银子一并送过。闻焕章看了书中来意，道：“足下高姓是穆，一向久慕的。安先生送银子来，便是客套了。”穆春道：“教小可致意，略表寸心。”闻焕章收进，搬出酒肴相待，说道：“小生一心耿直，路见不平，长受小人之累。蒙安先生托萧、金二位宅眷在家，萧小姐与小女情投意合，如嫡姐妹一般，终日做些女工针指，闲时吟诗写字。萧、金二位娘子俱各贤淑，竟是异姓骨肉。只为有一朋友，姓仲字子霞，是个风雅之士。前边夫人生下一子，甫得六岁，夫人不幸得病身亡。那仲子霞因中馈无人，幼子没人抚养，只得续娶了一个姓胡的。那胡氏是再醮之妇，凶悍异常，性情恶劣。那前边的夫人聪明贤达，知书识理，夫妻相敬如宾。子霞当初看做世间极平常的道理，也就不知不觉过了。谁知续娶那胡氏，这般暴戾，大不相合。被媒人所误，只得无可奈何。在家一日也住不得，因有个旧友升任西川采访使，请他为记室，把儿子送在小生处读书。子霞出门之后，胡氏就唤前夫之子，绰号焦面鬼，来家同住。那焦面鬼禀了母气，一发狠毒不仁，唆着母亲百般凌辱，竟把仲子霞幼子磨灭死了，占了他家私，一窝的快活。小生其实可怜那孩子受屈而死，未免发了几句公道说话，冲撞了他。这胡氏阴险之极，并不发怒，反央人来求小女的庚帖，聘做媳妇。又对人说：‘不肯时，就把他的阴事到东京首报，怕他不连夜自己送过来！’我一闻知，气得发昏。我这女儿要觅个快婿，倚托终身。多有豪门世族要来聘定，一概谢绝。怎肯与焦面鬼为配？不要说他庸恶陋劣无赖小人，只是那胡氏，天下第一个恶妇，怎肯送到他手中磨折！回绝了他。果然那焦面鬼到开封府呈首，道是窝匿反寇家室，纵放钦犯，逆天大罪。行文到东昌府提人。我寻思提到开封府，自有宿太尉营救，料没大事。只为受了安先生万金重托，岂肯使二位娘子去出头露面？这叫做‘为人谋而不忠’了。正在万难摆布的时节，得足下接了去，担子就轻，十分之美！”

穆春见说，怒形于色，说道：“那恶妇与这焦面鬼住在哪里？我今夜杀了他！和闻先生同上登云山，怕他叫起撞天屈来！”闻焕章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小生是闲旷的人，事情分解了便没事。只要二位娘子完美其事，就无对证，怕他怎的？穆兄你且耐性，我今日东昌去打听，呈首是真的，来文还未到，恐怕只在日内。”穆春道：“如此，明日早些雇两乘车子押送到山。安先生知道，放心不下，必然要小可到东京来看觑先生呢！”闻焕章道：“我到东京有人护卫，再不敢动烦。还有一件难处，拙荆亡过，只有这个小女，我到东京去时，舍下无人照管，又恐那厮心怀不仁，要使强暴。若带到京时，近日闻得金国

败盟，统兵南侵，在京官员多有打发家眷回乡。若有变故，进退不得了，思量安顿在亲友处，亦无至亲切友可以托妻寄子的。如今世上人转眼相负，因此踌躇不定。况是萧小姐要与小女分别，恋恋不舍，各自流泪，正难为情。”穆春道：“小可有个计较在此。安先生与尊驾为金石之交，萧让、金大坚豪先生高谊，刻骨铭心。山寨里目下杀败了三路大兵，官军魂飞魄散，不敢正眼相觑，万分宁静。小可辈虽是粗人，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立心不苟。不若小姐同到山寨，待事平之后，迎接还家，实为至便。”闻焕章道：“便是二位娘子也是这般说，今得穆兄这般肝胆相待，事有经权，只此便了。这里邻家是个车夫，我去雇定了，五鼓启行。”进去对女儿说道：“我到东京必无大事，只是放你不下。方才那穆兄讲得有理，明早同二位婶婶去，权且安身。有安先生在哪里，自然无事，你还要谨慎。事若一解，我就来领你回家。”小姐见说同萧小姐去，也依允了。

当夜一家不睡，收拾行李停当，到五更吃了酒饭。车子到门前，先装了细软行李，萧、金娘子各坐了一乘，两位小姐共坐了一乘。闻焕章又分付一番：“你出门之后，我也即上东京，不等来提。”萧、金娘子谢过登车，闻焕章取一封回书与安道全，并写寄托女儿之事。各各垂泪而别。

穆春提了朴刀，大踏步押着车子前进，到晚足行一百里路。晚间寻客店，拣一间洁净的房，安顿了女眷，自己在房门前安歇。这客店是三岔路口，河北、山东、河南往来道路。客房里也下得人多，见一个人满面黑斑，两眼彊进，状貌狰狞，打角酒，一盘牛肉，同一个人共吃。那个人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这个人答道：“我在东京开封府呈首反叛事情，已蒙准了，发在东昌府捉人。我回家去料理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何苦惹这空祸！敢是有仇么？”这人道：“仇也有些。若不去闯空头祸，我焦面鬼怎得香喷喷老婆到手？”那人道：“明早晨赶路，不陪你了。”走了去。穆春仔细一认，又听他自说出诨名。暗记在心。到鸡鸣时候，各自起身。穆春看萧、金娘子、闻小姐上了车子，分付车夫道：“你们先去，在十里亭等我，我就来。”车夫推着先走。原来这三岔路到登州过东，东昌反转落北。

穆春生在大路上，见焦面鬼背了布套子，独自出门。让他走过，随后跟来。行了五里多路，天尚未明。到一古庙边，周围一望，并无行人，赶上叫道：“焦面鬼，和你同走。”焦面鬼只道昨夜同吃酒的人，就立住了脚。穆春向前，把脚做了铁门限，劈胸一拳，望后便倒，喝道：“你要香喷喷的老婆，叫你先吃碗板刀面着！”拔出腰刀，照头砍下，直挺在地。庙前有口枯井，提了腰胯，望黑洞洞井里一丢，眼见得井底窥天了。把布套子一抖，抖出一个小皮护书匣儿，一二两零碎银子，几张有字的纸，藏在自己缠袋里。提了朴刀，从

旧路赶过东。

往回有二十里，车子歇在亭子上，车夫蹲着打盹。穆春道：“小姐，我为闻先生报了仇了，到东京必然无事。”闻小姐不知缘故，不好问得。穆春唤醒车夫走路。第三日，到了山边，先去通知安道全，备说闻焕章之事，萧让、金大坚出来接了家眷，自有顾大嫂、阮小七母亲陪进。安道全看了回书，见闻小姐同来，甚是欢喜。穆春道：“还有一桩快事！”缠袋里摸出字纸来，却是焦面鬼开封府呈首的底子，说：“他在店中吃酒如何讲，被我赶上杀死，丢在枯井内了。”栾廷玉与众头领赞道：“兄弟，你真是好汉子！每事做得斩绝！”摆筵席与穆春接风，又与萧让、金大坚暖房。里面款待闻小姐、萧、金娘子自不必说。正是：聚散却如萍打叶，欢娱深喜鸟归巢。不知闻焕章到东京毕竟如何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穆春先送闻小姐上山，后来闻焕章便可护送呼延灼家眷竟到登云。省却许多兜搭，极得剪裁之法。

第十九回 启兵端轻纳平州城 逞神力夺转唐猊甲

却说闻焕章被焦面鬼挟仇呈首开封府，要到东京分理，心中放女孩儿不下，却好安道全央穆春来接萧、金二位娘子，到山寨完聚，也唤女儿同去，身子才无羁绊。五更送上车子，未免有些孤凄。恐怕东昌府有人来提，把房屋封锁，托与邻人照管。自己即上东京，先去参谒宿太尉，把焦面鬼挟恨呈首开封府，萧让、金大坚宅眷有安道全差人来接，打发到登云山的事说了，恳求太尉分解。宿太尉道：“不妨。我遣官对府尹说，把呈首人治他诬陷的罪。”闻焕章拜谢而出。到大相国寺寻一寓所住下，且看下落。

那时智清长者已回首了，寺中一个老僧，法号真空，是个有德行的禅师，一向厮熟的，就留松月轩宿歇。真空到晚上唤侍者烹茶与闻焕章闲话，说道：“闻先生，你真诚君子，隐逸避世，今日何故复到此地？”闻焕章道：“只因愚直，触了小人之怒，有些事在开封府。早上见过宿太尉，与我分解，少不得要耽搁几天，借寓贵刹，但恐打搅不便。”真空笑道：“只是有慢，何出此言！老衲虽是世外的人，眼中看不过，也要出京寻一个隐僻之所安身了。朝廷的事都被一班奸党弄坏，这不消说了。还有灾异的事，可曾闻得么？”闻焕章道：“远乡僻，不曾知道。”真空道：“夜静无人，不妨闲讲。有龙挂在军器作坊，兵上取来作脯，大雨七日，京城水高十馀丈。禁中出了黑眚，其形丈馀，毒气喷开，腥血四洒。又有黑汉蹲踞，像犬一般，点灯时候就抢小儿吃。狐狸坐在御榻上。东门外一个卖菜的，至宣德门外，忽然痴迷，叉手骂道：‘太祖皇帝、神宗皇帝使我来说，快些改过！’又有卖青果男子，有孕生子。酒店姓朱的妻子，忽生髭髯，长六七寸，宛然一个男子，特诏度为女道士。

天狗星陨，有声如雷。彗出紫微垣，长数丈，北拂帝座，扫文昌。种种怪异，不可殫述。总之‘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’。眼见得天下大乱了。这是老僧饶舌，先生须要谨言。”谈至夜深，到客寮送单安寝。次日，闻焕章会见高太尉，亦将此事嘱托。高俅道：“军务倥偬，这些细事哪里来追究！不必挂心，我去对开封府说便了。”闻焕章辞谢，回大相国寺中不题。

原来大金与宋朝和议之后，以燕云之地与宋，将富室大家辽国旧臣左企弓等尽行东徙。那些百姓在路，流离困苦，弃子抛妻，逼辱鞭朴，备极艰辛。行到平州，一齐诉与守将张毅道：“丞相左企弓等投降金朝，百姓多被迁徙，家业失散，妻孥被掳，生不如死。求公做主，使我等复归乡土，生死感恩！”张毅召诸将商议道：“我本辽国大将，镇守平州，兵强将勇，何不投降于宋，兴复辽国，使百姓安集，名标青史，何所不可！”遂请丞相左企弓来说道：“公为辽国大臣，当尽忠竭力，死守社稷。怎么金兵一到就稽首迎降，使辽国绝灭？今又百姓东徙，备极苦难，皆汝之罪！”左企弓无词可对，张毅喝令武士绞死，弃尸野外。遣牙将李弼投降童贯军前。童贯密本启奏道：“平州形胜之地，张毅总练之材，足以御金人、安燕境。”左司郎中朱昭谏道：“不可。前者与金破辽，弃兄弟之国，亲虎狼之邻，已为失策。今新与金盟，纳叛受降，自启其衅，后必有悔。”王黼大怒，将朱昭削职为民，劝帝纳之，加授张毅为镇东将军，钦赐黄金彩缎。张毅受诏，遂改宋朝旗号，练兵守城。

金主闻张毅降宋，大怒道：“那宋朝借我兵力破了辽国，好意分燕云之地与他，贪心不足，背了盟誓，不可不伐！”遂差大元帅斡离不领兵二万，攻打平州。一连攻打三日，张毅无措，只得弃了平州，同二子逃到童贯营中。斡离不得了平州，火速追来，切责童贯：“弃盟纳叛，快把张毅送出，尚可饶恕。若是执迷留住不放，杀到东京，连那无道昏君，一并捉来。”童贯心慌，只得把张毅父子灌醉绞杀，将木匣盛了首级，送到金营。斡离不肯罢兵，必要童贯亲自来谢罪。童贯心中害怕，哪里肯去，连夜逃回京师。那时郭药师专制一路，募兵三十万，心怀进退，闻缢死张毅，首级送到金营，愤然道：“金人要张毅，即杀与他；若要我，也照样了！”即率众投金，作为向导，知宋虚实，领兵深入。

金国又遣大将粘没喝统兵十万，进攻太原。边报甚急，羽檄交驰。道君皇帝心中忧惧，集文武多官商议避兵之策。诏天下勤王，以皇太子为开封牧，将幸亳州。太常少卿李纲刺臂血上疏，请假皇太子位号，使为陛下守宗社，收将士心，以死捍敌，天下可保。帝意遂决，明日传位皇太子。太子即位，尊帝为太上皇帝，居龙德宫，改为靖康元年。以李纲为兵部侍郎，分遣十员御营兵马指挥使，各领兵二千，前往黎阳防遏金兵渡河。此乃朝廷大事，且搁过不题。

且说那焦面鬼的母亲胡氏在家，不见儿子回来，心内起疑。有个邻舍从东昌来，说三岔路口古庙前桔井内，地方人起出一个死尸，好似焦面鬼。胡氏闻知，魂不附魄，就央邻舍领到哪里，见抛在荒地上，面色从来焦黑，死后喜得不改，只是没有了一只腿，想被狗嚼了。号啕大哭，身边带有银子，买口棺木盛贮停好了。回到家中，日夜悲哭，想道：“必是闻焕章谋死。”要去东昌府告理。虽然阴狡，终是女流，邻里都恨他平日所为，无人帮助，患病起来，不消几日，也就呜呼哀哉。古人说得好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”那胡氏既丧了丈夫，自该守节；忘了昔日恩义，去再嫁仲子霞，又应该与他照管家业、抚育儿女；反溺爱前夫之子，把他一个聪俊孩子，可怜生辣辣磨灭死了。又怪旁人公道之言，教儿子去呈首陷害贤良。皇天有眼，母子俱亡，是不足惜。闲话丢过。

再说闻焕章在大相国寺已久，不见焦面鬼来催审。开封府因宿太尉嘱托，并不来提。终日游玩，闲时与真空禅师谈说佛法。一日，在大殿上随喜，看赶庙市的。见一个军官跟两个家丁，骑着马，到寺内拜客。下了马，叫家丁递帖。见了闻焕章，举手道：“久违了。怎的在此？”闻焕章看时，却是双鞭呼延灼。忙向前施礼道：“老将军，阔别多年了。一向定当纳福！小生有些小事在此作寓。请进待茶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有一敝友亦在此作寓，特来拜他。”家丁来回复道：“某爷出京了。”闻焕章邀进松月轩坐定，侍者献茶。呼延灼又问：“先生为着何事？”闻焕章把安道全偶然到庄上，留他看病，萧、金二人刺配，寄放家眷，被焦面鬼呈首的事讲了。呼延灼道：“此是小事，无影无踪，怕他怎的！我们旧时的弟兄多事得紧，受了招安，为朝廷出过力，拜除官爵，也该守些本分。为甚么东也起事，西也啸聚？不唯坏了宋公明一生忠义，连我们面上少了光采，动不动说是梁山泊馀党！”闻焕章道：“总是为官司逼迫，出于无奈。就是小生局外之人，也牵惹在内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有个小儿，取名呼延钰，年已长成，颇有膂力，武艺也习熟了，只是不通文墨。欲屈先生训诲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闻焕章寻思半晌：“女儿已安顿得所，回家也无甚事，况且京师请先生是按月的，进退可以自由。”回言道：“但恐才疏学浅，不能为公子之师。”呼延灼道：“不必太谦。敝寓离此不远，少停奉迎。”举手作别出门。

果然到下午，家丁牵了一匹马一个名帖来接。闻焕章谢过真空禅师，骑马到门，呼延灼父子迎进。看那公子相貌魁梧，身躯雄壮，英气逼人，真是将门之子。进到中堂，呼延灼叫院子铺单，请闻焕章上坐。公子呼延钰倒身拜了四拜，闻焕章在旁边受了两礼。晚间设席款待。次日进书馆肄习，六韬三略，尽心讲训，公子也颖悟领略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呼延灼营中操练回来，到龙德牌坊下，见侧首小巷里，一个人抱着一个红羊皮匣子，急忙忙奔出来。后面一个小学生，年纪不上十五六岁，眉目清秀，面白唇红，飞也赶来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大胆的贼！拐了东西，往哪里走！”旁边三个闲汉一把拦定，道：“小子，你为甚赶他？”那小学生焦躁道：“你们敢是他同伙？”分挣不脱，心中大怒，把前面的一掌，踉踉跄跄，倒过一边；又飞起右脚，将这个腰胯下用力一踢，便护疼座了下去。还有一个，不敢向前。那小学生飞也赶上，将抱匣子的照背心一拳，劈手夺过匣子，骂道：“这干杀不尽的贼囚！拿去送宫便好！”看的人挤满了，都道：“恁般四个大汉，经不得这个小娃子动手，端的好气力！后来长成不知怎的哩！”呼延灼也勒住马看得呆了，唤道：“你这小官人，是哪一家的？匣子内什么物件？”那小学生把呼延灼上下一看，知是有职分的，不慌不忙放下匣子，叉手答道：“姓徐。匣子里是祖上三代传下的一副雁翎砌就留金锁子甲，名唤‘赛唐猊’。先父在日，花儿王太尉情愿出十万贯来买，不舍得卖他。先父从征方腊，途中病故，母亲又亡，只同一个乳母养活。家道虽然消乏，遵着遗训，珍藏在家，等闲也不把人看。三日前，这两个捣子说是老种略相公来借去一看，我回说没有了。叵奈打听我不在家，乳母是女流，竟闯进力室抢了出来。我恰好回家，方才赶来夺回。”呼延灼晓得是徐宁之子，见他勇力过人，又有志气，便道：“这般说来，令先尊是金枪手徐宁了。我是双鞭呼延灼，曾为八拜之交。贤侄，你既父母双亡，何不到我家里与我小儿同学？现请闻先生为西席，通家之谊，极是便的。”那小官人见说是呼延灼，在山寨里也还依稀认得，向马前便唱一个大喏，说道：“小侄苦无依傍，得伯父这等美情，不敢自外。”

呼延灼叫跟随的接过匣子，同到府中，与恭人说知就里，道：“这般英俊，后来必成大器。”恭人也欢喜，即取一套新衣服换过，问道：“多少年纪？”答道：“小侄十六岁，名唤徐晟。”呼延灼道：“小我孩儿一岁，叫他两个结为兄弟。”当下徐晟就拜呼延灼为父，恭人为母，呼延钰为兄。恭人分付衙中下次人等称为“二相公”。呼延灼到书馆中与闻先生说了，同拜在门下。徐晟便拜为师，自此同习兵书。资性聪明，非常颖悟，更兼做人谦让老成，上下都欢喜他。徐晟叫人去唤乳母，并家中物件搬来。闲时与呼延钰比较气力，走马试剑。呼延钰也使双鞭。徐晟原是父亲存下一条金枪，呼延灼自来点拨。不消几日，两个一样精通。呼延灼夸奖道：“这一对少年，他日必为朝廷良佐。”那恭人一发喜欢。他有个女儿，小字玉英，年长十五岁，生得容貌端妍，有心要招他为婿。

不上一月光景，呼延灼从帅府回来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皇上轻信王黼、童

贯，纳降平州守将张毅，金人借败盟为题，分道南侵，攻破河北州郡，将次渡河。圣上危急，思量避兵亳州，李纲请传位太子，改为靖康元年。明日点兵到黄河守御，特旨内侍梁方平为总监督帅，就在教场内阅武，召募天下英勇，有一番大征战哩！”呼延钰、徐晟道：“既是阅武召募，孩儿们也要去看看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这也使得。只要五鼓起身。”

次早，呼延钰、徐晟一齐结束，执了器械，同呼延灼到教场里来。只见千军万马，摆列得十分严肃，各将官全副披挂，齐整整伺候。到辰牌时分，内使梁方平蟒袍玉带石员家将簇拥而来。放了三个大炮，登将台而坐。左右摆着刀斧手，扯起帅字旗。中军官传下号令：“若有膂力过人，深谙韬略，弓马熟娴，武艺出群的，不论有职无职，俱准面试。若果才技优长，不次重用。”三通鼓毕，各营各队的比较，其间优劣不等。中军官又传下令来：“凡军民人等来应募的，要试三事：第一试力，将台下有两个铁墩，要提起走三匝；第二试箭，二百步外立下一标，标上画个红心，红心内安一枚金钱，马上射三枝箭，要中红心，若能中金钱尤为超等。第三是试武艺。”传令已毕，那些应募的纷纷去试力。那铁墩重有五百多斤，提不起的多。有略提起的，走上几步就气喘吁吁，只得放下。弓箭都有射中红心的，金钱眼内并无一人。试武艺这是容易的。

呼延钰、徐晟看了半日，并无一个才技绝伦的，就放胆走到将台边。两个俱是垂髻，穿着紧身绣袄，相貌齐整，尽皆瞩目。呼延钰、徐晟各立一边，将铁墩轻轻提起，绕将台走了三圈，原放在旧处，面色不改。众军士齐皆喝采。唤家丁牵过两匹马，呼延钰、徐晟把手一按，腾身跨上，那马嘶了一声，如飞跑去。两个各张弓搭箭，流星掣电一般，两枝箭齐插在金钱眼内，鼓声大振。梁方平见了也欢喜。已后四枝箭俱中红心，团团把金钱围在中间。射完了箭，下马离鞍，呼延钰手执双鞭，徐晟提金枪，盘旋击刺，解数筋节，毫无破绽，多少老成宿将喝采不绝。梁方平大喜，唤上将台，问甚姓名。呼延灼从左边班里走出，打恭道：“两个都是末将的儿子，一个名唤呼延钰，一个继养的，名唤徐晟。”梁方平道：“今日本监奉圣旨召募英勇，随各将出兵守御黄河渡口黎阳一带地方。许多应募的都是庸材，唯有将军两位令郎天生豪杰，堪为国家梁栋。承制先授骁骑校尉，就同出征。若退金兵有功，更加显职。”呼延灼同呼延钰、徐晟拜谢回班。梁方平命军政司拨御营十员名将，各领兵二千，分守汛地。明早即要出师，后期者斩。那十员将官是谁？

王进、刘光世、汪豹、岳飞、杨沂中、韩世忠、呼延灼、张俊、马杰、胡定国。

那十员将官有好几个有名宿将，其中也有个把搭色的。梁方平发放已毕

，就去回复圣上，辞朝出师。各兵将尽回去料理出征。

呼延灼同二子回家，对闻先生说道：“今日梁太监奉圣旨在演武场点兵出守黄河，就召募英勇随征，并无出色的；唯有两个小儿技勇马步各样合式，除授骁骑校尉，随我出征。想起来金国遣鞑不离攻河北，粘没喝打河东，各统十万雄兵。今梁太监点十员将官，各领二千兵去分守汛地，那十员将虽有几个好的，恐众寡不敌守御不住。金兵一渡了黄河，东京危如累卵，恐不可保。我同两个儿子去倒不打紧，只是贱眷们在京，放心不下。在朝官员多有进家眷回乡的，我意亦欲烦先生叫家丁跟随，送老荆小女回到汝宁。那边有些薄产，可以住得。但是不敢动尊，不知先生肯否？”闻焕章道：“承台翁这般雅爱，岂敢推托！在京中无事，学生亦要南还，送宝眷到了汝宁，也要看觑小女，这是两便的。”呼延灼大喜，即进去叫恭人收拾家资细软：“我央闻先生送你们到汝宁家里。明早我同两个儿子从梁太监到黄河口防御金兵，不可迟缓。”恭人依命，又置酒钱别。一夜通不睡，五鼓雇车子坐了恭人小姐，闻焕章骑马，四个家丁跟着，出门分手，未免各人含泪而别。

先说闻焕章押着车子出了京城，行不上三日路程，只见那些百姓携妻挈子，纷纷逃难。说是汝、颖、光、黄等处有土寇王善作乱，聚兵五十万，抢掠子女玉帛，杀人放火，甚是猖獗，官兵望风而没。闻焕章听得这消息，老大惊忧。下了马，到车子边，对呼恭人说道：“有土寇王善作乱，光、黄、汝、颖州郡都破了，人民逃散，汝宁是去不得了。重回京师，又使不得。今在路途，进退两难，怎么处？小生的小女在登州，有几个道义朋友住哪里，也是将军的旧相知，不若且去权住，待呼将军得胜回来，再作区处。”呼恭人道：“我是女流，有甚见识？既是登州可以安身，但凭先生主张。”闻焕章就令车夫取登州路上去。

又行五六天，方到登云山下，使喽啰通报。安道全、萧让、金大坚、穆春齐来迎接，到聚义厅上，一同拜见。安道全等各加致谢，问：“东京事情若何？”闻焕章道：“我的事小，已解散了。所患金人败盟，攻破河北、河东，圣上传位太子，改为靖康元年。差内侍梁方平领十员名将去守黄河渡口，呼延灼亦在十员之中。他恐家眷在京有失，央我送回汝宁。不料土寇王善在哪里作乱，回去不得，故同呼恭人、小姐来此权住。”众头领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顾大嫂便请恭人、小姐到后寨，与萧、金两娘子、闻小姐相见。把细软家资收进，打发车夫回去。闻焕章父子重逢，这欢喜自不必说。大排筵宴，内外款待。穆春将店中遇着焦面鬼口出大言，次早跟到古庙边杀死，投入枯井中说了。闻焕章道：“难得穆兄干此快事，怪道再不见原首人到了。”当夜尽欢而散。正是：朝廷变乱难安坐，朋友欢逢且论心。不知呼延灼出征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

徐晟能守先世之雁翎甲，渊圣皇帝不能保祖宗之天下，真可怜也。

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围 美髯公良朋解险厄

却说呼延灼打发家眷回到汝宁，连忙整顿鞍马兵器，到酸枣门外取齐。各将官次第皆到，行伍整肃，等候总监梁方平启行。不逾时，梁太监摆列仪仗执事，许多内官牙将，传呼而至。各官向前呈上手本打恭。就分付放炮起马，旌旗金鼓，络绎不绝。马上飞报说：“金兵将次渡河。”梁太监传令火速趲行。

到了黎阳，梁太监安营升帐，说道：“边报紧急，有五处极冲隘口，当晓夜防备。今拨尔等十员将分为五营，各领四千兵，奋力同守。有功者升赏，失机者连坐。”呼延灼却派在杨刘村，是第一要紧去处，与汪豹合营同守。领了将令，途与汪豹统兵来到杨刘村。正是黄河岸口，四野萧条，人民逃散。择地形下了寨栅，唤呼延钰、徐晟两路提防，晓夜不寐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汪豹原是一游手之徒，实无本领，投在蔡京门下，营钻做了御营指挥使。心术更是不端，见金兵势大，有心归附，暗地里使人到鞦韆不高处通了线索，献这杨刘隘口以为进身之阶。恐怕呼延灼连营掣肘，请呼延灼到来，置酒相待，慢慢挑说道：“朝廷昏暗，大势已倾，非一木所能支。我与将军虽用尽血汗，哪个知道？若然得胜，上面的人奏了功去；倘一跌挫，归罪我们。岂不闻‘良禽择木而栖？’唯要见机而作。”呼延灼听了这篇言语，毅然说道：“汪将军差矣！我等深受国恩，当以死报。有功无功，在所不较。金国虽然兵多将广，我这里紧守隘口，黄河天堑，岂能飞渡？况有老种经略相公统勤王之师三十万，不日就到，胜负正未可知。大宋列圣相承，恩泽布在人心，大河以北，必有豪杰响应。金国孤军深入，亦未为得计。不可自挫锐气，以慢军心。”汪豹见说不动，冷笑道：“将军之言，真金石之论。末将不过一时戏言，不可认真。自当同心竭力，共立功名！”将酒来劝，呼延灼推辞不饮。

回到营中，与呼延钰、徐晟商议道：“方才那汪豹来下说词，要我见机而作，分明他有背叛之意，如何是好？”呼延钰道：“两营并力备御尚且支持不住，他有了此心，倘私去卖国，如何了得？爹爹明日写一密揭，到梁太监处揭了他，免得日后连坐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汪豹见我词色俱厉，便改了口，又无实据，怎好轻易揭他？”徐晟道：“那厮既是心变，见爹爹不从，恐有肘腋之祸，待我与哥哥分兵五百，另立一营在那前边小山之上，以为犄角之势。倘或有变，好来救应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即分兵五百，结一营在小山之上。呼延钰道：“虽然有了犄角，还防爹爹这边孤力无助，我与兄弟轮流一个在旁护卫，始可放心。”呼延灼喜道：“此更有理。”遂分了两营，更加严紧。那汪豹见呼延灼分小营在山上，已知他疑心。恐防泄漏，暗暗差人去金营

，约定日期，所以一连几日，并无动静，也不见金兵一人一骑到黄河岸边。

忽然一晚风雨大作，天色漆黑。呼延灼道：“这般风雨，更要严备！”同着徐晟领一队兵沿河巡哨。只见营里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。原来汪豹勾结奸细在营，乘这风雨昏黑，发作起来。呼延灼、徐晟慌忙赶回，已有数百金兵杀人放火。汪豹在火光中指挥。呼延灼大怒骂道：“你这叛贼！怎勾引奸细背叛本朝！”把双鞭劈头打去，汪豹挺枪接住。徐晟前来助战，汪豹力怯，拍马便走。呼延灼、徐晟奋力赶去。不防金兵乘了大筏，竟过黄河，漫山寨野而来。急转身到小寨边，呼延钰知道下来救应，正遇斡离不到来。呼延钰把双鞭抵敌，呼延灼、徐晟来助。那金营又有别将接战，相持了半夜，当不得金兵众多，把呼延灼父子三人团团裹住。拼命到山上小寨，二千兵剩得百馀。金兵又紧紧围住，无计可施。斡离不得汪豹献了杨刘隘口，无人阻挡，滔滔不绝，把十万大兵尽数渡了黄河，那各营支持不定，尽皆溃散。梁太监见各营俱败，弃了黎阳，也逃回京去。

再说呼延灼父子三人，困住了一日，粮响已绝。徐晟道：“且到夜深，拼命冲下山去，不可死在此间！”其时九秋天气，积雨初晴。到二更时分，霜气迷漫，星光灿烂，西风萧飒，孤雁哀鸣。望见金营火光未息，呼延灼道：“趁此时冲下去。若到天明，必然难保。”领着残兵，抖擞精神，三个并力冲下。金兵都起，四面围住，一将在马上挺枪刺过来，延延灼见是汪豹，心中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反国逆贼，敢来阻挡！”把鞭驾住。呼延钰、徐晟鞭打枪挑，杀条血路。呼延灼且战且走，汪豹犹然不舍，放马追来。呼延灼大喝一声，双鞭齐举，打下马来。金兵拚命救起，便不敢来追。出得金营，回头看时，兵卒尽无，只剩父子三人。黑暗里不辨东西，随路奔走。到天明，离杨刘村已远，喘息方定。呼延灼道：“天幸逃得性命！如今哪里去好？被这汪豹所误，失了隘口，东京决去不得了；若同到汝宁，那些奸党必然罪我失机，哪里分辨？我想起来，那美髯公朱全在保定府做都统制，且到哪里权且容身，再看京师消息。”遂取路到保定来。

晌午时分，肚中已饥，见村里有座酒店，下了马进店，唤：“打酒来！有甚么嘎饭？”酒保道：“金兵杀来。连日牛也不宰，只有几瓶熟白酒在此。”呼延灼道：“也罢，拿酒来吃。做五升米饭。”酒保取三只大碗，两瓶酒，一盆熟菜。呼延钰见门前有一只大鸡公，在沙泥里抓寻虫蚁吃，说道：“把这个鸡宰了，一发算钱还你。”呼延灼吃了几碗酒，叹口气，对徐晟道：“我前日往讨梁山泊，被你父亲用钩镰枪破了连环马。我兵败了，要去青州借兵复仇，也到店中，身边没了盘缠，把金带解下回一脚羊肉煮吃。不料隔着多年，又被这逆贼所卖，教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今日还亏有你两个在此，正不

问得你们带得银子么？”呼延钰道：“孩儿身边有些。”呼延灼笑道：“还好，不然又要解金带。”酒保煮得鸡熟，搬过饭来。吃饱了，会着钞，把盔甲拴在马上，一同上马。

行到傍晚，已到保定城下。见城门紧闭，遍插旌旗，城外居民尽皆逃散。呼延灼仰面问守城军士道：“都统制朱爷可在么？”军士道：“为金兵犯界，朱爷在三十里外把守飞虎峪，不在城内。”呼延灼立马踌躇。只听得金鼓乱鸣，一二百皂雕旗拥到。呼延灼知是金兵，忙同二子拨转马头，望小路便走，那箭如雨的射来。把马加上两鞭，飞走得脱。在马上商量道：“如今怎处？朱全会不着，金兵遍地拦截，到哪里去好？”又走错了路，都是山僻小径。看看红日西沉，深林中怪鸟乱啼。转过一个山坡，长松夹道，翠竹阴森，林子里一座大寺。殿阁嵯峨，钟声远彻。呼延灼道：“好了，且向寺中借宿一宵，明日再处！”

到得寺前，正要下马，忽听一声梆子响，山门里赶出四五十个和尚，都执枪棍合拢来，喝道：“你这饮马川强盗！敢来窥探么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我们父子三人，去保定府寻朱统制会不着，天色晚了，要在上刹借宿一宵，不是甚么强盗。”和尚道：“我这万庆寺，是北齐所建，今归顺金朝，颁下禁示，凡有面生奸细，拿去请赏。你马上现有盔甲，定是宋朝败将，捉去请赏！”众和尚把枪棍乱打来，呼延灼父子大怒，将鞭打去，早打伤了几个秃驴，余皆退去。呼延灼父子放马就走。又行一个更次，见大树下有一所山神庙。困乏了，且进去歇息。下了马，推开门看时，月光满地，并无人影，空荡荡地，落叶堆阶，蛩声唧唧，又饥又冷。在门槛上坐了一会，徐晟跳起身，取块石头敲出火来，将落叶引着，拆了竹扉，烧了向火，觉得身上温暖。又点火各处搜寻，并无一物。走到门外，寻枯树枝凑那火堆，往前一张，急转身到里面，提了金枪便走。呼延钰道：“兄弟提枪到哪里去？”徐晟招着手，呼延钰也拿一条鞭跟来。徐晟到涧边，指道：“哥哥，有一个獐子在哪里吃水。弄了他，好当晚饭。”轻轻蹑去，把枪一搠，直透肚肋，那獐子还哟哟的叫。呼延钰拔出腰刀，剁落了头，就在涧边开剥洗净，拖到庙里，说道：“兄弟搠得獐子在此，权当夜消。”两个重去搜出一个大酒坛，抹净，把獐子剁做十来段，装在坛里。放了些水，打下窗楞，四围煨炙。将次熟了，徐晟道：“只是没有盐味，怎么好吃？”呼延灼道：“行军勾当，长是淡吃，哪里寻得盐味？寻得獐子也就好了，譬如忍饿。”正要动手去撕开来吃，只听得隐隐哭声。呼延钰侧耳听着，说道：“奇怪，荒山静夜，怎有哭声？莫不是有歹人！”

呼延钰、徐晟同走出门外，又不见人。只见大树边有条小路，月色明朗，两个随路进去，望见竹林中射出灯光。走近看时，恰有个小静室。细听，似

有妇人声音喊哭。徐晟推开竹篱，从窗缝张看，只见一个和尚搂着个妇人，那妇人蹲在地上，极声的喊叫，又有个和尚未解妇人下衣。呼延钰也钻进来，窥见大怒，把亮格窗一扳，用得力猛，那窗裂开，同徐晟跳进去。那两个和尚开了测门一闪，徐晟大喝道：“贼秃！往哪里走！”

呼延灼在庙中不见两个走回来，也出庙门一看，听得徐晟声喊，又见两个和尚飞奔而来，撞个满怀，呼延灼顺手捞住一个，那一个走脱。徐晟赶到，拔出腰刀，将刀背一筑，早把和尚一只右臂筑断垂下，拖到静室里，妇人还在地上啼哭。虽是村妆，倒有些姿色，两髻蓬松，衣衫不整。呼延灼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，落在和尚手里？”妇人拭泪答道：“奴是近村人家，丈夫姓李。为金兵各处掳掠，丈夫携着婆婆并奴家到山僻处躲难。金兵冲来，不见了婆婆、丈夫，夜深路难，奴家行不得，只得坐在前边林子里。不防这两个和尚看见，推拥到这里，奴家宁死决不受污，故此叫喊，亏得搭救。”呼延灼又问和尚道：“你是何处寺里？怎不守清规，要强奸良家女子？”和尚道：“小僧原是万庆寺里，要养静参禅，同师父筑此静室居住。因本寺新来一个住持，名唤昙化，是嵩山少林寺出身，使得好拳棒。他归顺了金朝，都要去点名。他的兄弟叫毕丰，前日占住龙角山，被饮马川强人所破。故此去金朝元帅斡不离处，请兵会剿这饮马川。我同师父吃了晚斋，到林子中经过，见了这妇人，是我师父不合起了邪心，扯到静室里。都是师父所为，不干小僧事。”呼延钰喝道：“这秃厮还要抵赖！那个和尚一把搂住，你解他的下衣，还说不干你事！”徐晟扯到洞边，一刀砍了，回转静室。呼延灼道：“小娘子，我们替你杀了这和尚了，到天明你自去寻丈夫、婆婆。”妇人拜谢道：“多亏爷们救小妇人性命。若被和尚所污，必然撞死！”呼延灼道：“好一个贞烈女子。”徐晟道：“肚中饿了，又遇着这桩事，耽阁了半夜，可惜那个和尚被他走了！”笑道：“那獐肉好煮烂了，哥哥，你去取来，这里自然有盐味，待我寻出来。”把灯到房里，开了食厨，甜酱，闷醋，米面菜蔬，是件俱有，床底下搜出一大瓮好酒，徐晟大喜，把酒烫热。呼延钰取到獐肉，和了酱醋，大碗酒大块肉的吃。又把米做饭，三人吃得醉饱，也叫妇人吃些。

天色已明，商议道：“到此地位，进退不得，不如到饮马川权且安身。”问妇人道：“你晓得饮马川离这里多少路？”妇人道：“只在西南上，不勾二十里。闻得那山大王极有义气，只要取那不仁强横的财物，并不扰害良民。这万庆寺和尚比强盗更凶！”呼延灼三人遂上马，分付妇人自去，望西南而行。不上十里多路，平坡上见一骑马飞奔而来，后面喊声大震，一队皂雕旗金兵，追那骑马的将官。呼延灼定睛看时，原来正是美髯公朱仝。正要动问，那皂雕旗已赶近身边，把刀砍来。徐晟一枪挺去，早挑一个金兵下马，呼延钰舞着

双鞭，也打伤一个。那金兵胡哨了一声，退转去了。朱仝下马，仔细一看，道：“原来是长兄。若不相遇，我性命休矣！长兄从何处来？这两位少年是谁？恁地英雄！”呼延灼正要回答，忽然一棒锣声，侧路里涌出三五十个喽罗，马上坐着个头领，押一和尚在前。

那头领见了呼延灼、朱仝、滚鞍下马，原来是锦豹子杨林，尽皆大喜。一同拜毕，在大松下坐了。呼延灼道：“我在东京做御营兵马指挥使，因金兵败盟，抢到河北、河东，圣上传位太子，命内待梁方平督十员名将分守黄河岸口，阻遏金兵。我同江豹连营，驻扎杨刘地方，谁知汪豹暗通金兵，放过隘口。那时兵败，幸得小儿呼延钰，与这金枪手徐宁令郎徐晟，也过继我为子，并力杀出。欲到保定投朱大哥，刚至城下，一队金兵冲来，只得望小路而走。夜深山僻，见座万庆寺借宿，那些和尚认做饮马川奸细，将枪棍打来，我与小儿打伤几个和尚。又走十多里，见一所古庙，进去歇息。闻妇人声，寻到静室里，两个和尚搂住一个妇女强奸，被我拿住一个杀了，救了这妇人。父子三人进退无路，思量到饮马川。一路行来，却好会着朱大哥，不意又逢兄弟。”朱仝道：“金兵犯界，太守命我把守飞虎峪。金兵势大，难以抵敌，兵卒皆散。我匹马逃生，幸遇贤乔梓，得解此难。”杨林道：“此去饮马川不远，请同上去。”五人上了马，呼延钰见傍边押着的和尚，说道：“这便是昨夜强奸妇人逃走的，哪里拿得来？”杨林道：“万庆寺与山寨屡次作对，拿去几个喽罗。我今日见这和尚慌张逃走，也便拿住，到山寨里取他心肝做醒酒汤，不想正是强奸妇女的，一发该拿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到饮马川。杨林先去通报，李应等齐出来迎接。到聚义厅上，一同相见。李应道：“万庆寺昙化和尚要请金兵来攻山寨，喜得二位长兄到来，便不怕他了。”朱仝道：“我同呼将军是过时的人，这两位少年，一个是呼延钰，乃呼将军令郎；一个是金枪手徐宁之子徐晟，真是后进英才。我方才被皂雕旗追来。被他一鞭一枪坏了两个，方得转去。”李应道：“隔得几年，这般长成！若不说明，就不认得了。可喜可敬！公孙先生、朱军师也在这里，因爱清静，筑一小院在白云坡，叫人请来。”杨林道：“我拿得一个和尚，原来昨夜在静室里强奸妇女，被呼大哥杀了一个，这是逃脱的。”李应道：“且监着，若昙化来打仗，杀了祭旗。”正说间，公孙胜、朱武来到，各叙契阔之情，设席款待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当夜静室内还有个道人，见有人跳进行凶，开后门走脱，见一个和尚杀在涧中，去到万庆寺报与昙化知道。那两个和尚是昙化付法徒弟，闻得伤了，大怒道：“这饮马川贼人这等可恶！几番来搅扰，与他势不两立。本待等兄弟华丰到来，同去剿灭，如今忍不得了！待我自去斡元帅处，请兵扫荡他，出

这口恶气。”当下置备厚礼，侍者跟随，到金营报知。走进中军帐，见斡离不，合掌拜禀道：“万庆寺是北朝胡太后所建的香火院，列朝并皆供养，护国祝圣。今大兵一到，首先归顺。有饮马川草寇李应等，是宋江部下，梁山泊余党。占住山寨，打家劫舍，无所不为，他要兴复宋朝，与大兵作对。前夜到静室，杀了我两个法嗣，殊为可恨，不可不除！请元帅发兵，待贫僧自去扫平山寨，庶王化无梗，佛法兴隆。”遂呈上珊瑚数珠一串，流金缅甸佛一尊。那斡离不性极好杀，却深信佛法，尊隆三宝，说道：“我大兵一到，无不向化！这伙草寇，辄敢如此？拨五百皂雕旗的雄兵，随师父去，立等报捷。”晁化拜谢，同领兵的将官到万庆寺，设斋相待。又选三百僧兵，结束雄壮，在前引路。到十里松扎一大营，到明早讨战不题。

却说李应和众头领叙谈，探事喽啰报上山来，说万庆寺晁化和尚领皂雕旗金兵，已屯扎在十里松，来攻山寨。李应道：“那和尚奸淫凶恶，正要灭他，却反自来送死！”朱武道：“那和尚不打紧，恐金兵剽悍，未可出战。且守寨栅，耐住两日，待他锐气将阑，方可出战。”李应遣樊瑞、杜兴、杨林、蔡庆守定三关，各处小路俱用木石垒障，安排炮石、火箭，榴木，灰瓶，把寨门紧闭，偃旗息鼓，等他到来。

说那晁化五鼓造饭，扬旗展幡的杀来。到得山边，静悄悄并无一人。周围一看，见路径尽皆断绝。喝令僧兵爬山，那炮石、灰瓶雨点的打下来，那僧兵像葫芦一般滴溜溜乱滚下山脚，不能上去。无可奈何，到日色平西，只得退转十里松。正是：世外尚然饶毒计，尘中那不起雄心。要知胜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回头绪颇多。作者如穿九曲之珠，一线串出，呼延父子兵败落荒，诛僧遇友。读之有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之乐。

第二十一回 扑天雕火烧万庆寺 小旋风冤困沧州牢

却说晁化和尚我相未除，毒心更炽，自去请了金兵到饮马川，思量即刻踏平山寨，泄了毒气。谁知紧闭寨门，塞断山路，并不出战。焦躁了一日，次早，又到山边，耀武扬威的搦战，只不见出来。那些皂雕旗大半去村中捞掠资财，奸淫妇女，晁化又拘束不得。

到下午时分，精神厌倦，正要回营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李应、呼延灼、杨林、樊瑞飞下四骑，领着四五百喽啰，来到阵前。那晁化身躯壮大，骑一匹白马，手执浑铁禅杖，有六十多斤重，宛如鲁智深转世，骂道：“你这伙梁山泊杀不尽的残寇，敢来搅我清净法门！金朝大兵到此，快下马受缚！”李应喝道：“杀不尽的秃驴，敢来寻死！”挺枪便刺，晁化轮禅杖来敌。斗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忍不住，提双鞭助战。那和尚毫无惧怯，又斗了多时。那

金兵呜呜的吹动笳声，直冲过来，杨林、樊瑞率喽啰混战，互有损伤。天色已晚，各自鸣金收兵。晁化退到十里松。

李应等回寨，说道：“那秃厮果然骁勇，我同呼将军两个刚刚敌着。”朱武道：“晁化武艺高强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明日再守一日，不要出战，只在山上摇旗呐喊，级住了他。另遣一枝兵，从山背后下去，竟攻万庆寺。那寺里必然空虚，先破了他巢穴，再差两路埋伏。那和尚闻知，必然回兵去救，我这里追去，必获全胜。”众头领尽皆称善。李应便请呼延灼、徐晟、呼延钰、杨林去破万庆寺，裴宣、蔡庆、樊瑞、杜兴分两路埋伏，自与朱仝对阵追赶。分拨已定。

三更时分，呼延灼、裴宣等各引喽啰下山，杨林引路。裴宣等四人埋伏在寺前二三里之外松林里。呼延灼等领三百喽啰到寺门，听得大殿上做晨朝功课。众喽啰把守门打开，一涌而入。寺里只留得一二十个老弱、装戒律、强吃斋的禅和子，并些火工道人。逢着便杀，霎时间死横满地。杨林就要放火，呼延灼道：“且慢。寺内必有积蓄，搬回山寨，都有用处。”三百多人到库房、方丈各寮遍处搜寻，若干的陈年好酒、薰腊火肉、鱿鱼海错、果品蔬菜、油盐等物，又有金银、缎匹、衣服、布帛、铜锡、器皿、米麦豆面，不可胜计。里边又有一条曲折深巷，黑洞洞的，点了火把照进，有一扇石门。打开看时，内有两房客室，花竹缤纷，麝兰氤氲，藏着十来个年少尼姑，二十多个有姿色的妇女。见打进来，都在睡梦里扒起，衣裤都穿不迭，也有尼姑披着女衫的，也有妇女拖了僧鞋的。见众人哄进，都跪下哀告道：“我们尽是良家，被和尚拐骗来的，昼夜轮流奸宿，要出去不能勾，求老爷饶命！”呼延灼唤出，教锁在一间空房里。把锦帐绣被玩好之物，一齐取出。喽啰便炊饭煮肉，打开好酒，尽意的吃，都醉饱了，伏在两廊，专等和尚回来。

却说晁化复引金兵到山边，又不见一人，山顶大吹大擂，摇旗呐喊，不觉怒气填胸。正无可奈何，只见寺里几个和尚，满面灰尘，汗流浹背，如飞的赶来，喊道：“堂领，不好了！一班强盗把寺打破，常住抢光，大众都杀了。有一个强盗头现坐在方丈里，我们几个因在外巡山，逃得性命，赶来报知。”晁化听得，头顶上失了三魂，脚底下走了六魄，忙叫回兵。山上李应、朱仝见阵脚动了，知道万庆寺已破，统兵遣下，喊道：“秃贼，休走！”紧紧追来。晁化无心应战，到三叉路口，那队皂旗金兵不顾和尚，从东去了。晁化一发势孤，只得奔前。将到寺前，一声炮响，松林里转出裴宣、樊瑞、杜兴、蔡庆四个好汉，一字摆开，喝道：“快留下驴头！”晁化并不回言，轮禅杖竟打。后面李应、朱仝已是追到，晁化心慌，拖了禅杖冲去。裴宣等让他过去，只把这些僧兵真如砍瓜一般。晁化将到寺门，呼延钰、徐晟双马飞出，晁化前后不能抵

敌，被徐晟一枪刺着右肋，跌下马来。众喽啰拿来绑了。

李应到殿上，一同坐下。呼延灼说：“密室内藏着许多尼姑、妇女，并搜出荤酒等物。”押过晁化来，问道：“你既出了家，当慈悲为本，清净为心，怎么贪淫好杀，何苦与我们作对？这万庆寺是胡太后香火院，受列朝供养，是大宋的土地，是大宋的人民。金兵南来，胜败未分，你争先去投顺，引兵来攻山寨，是何道理？又暗藏妇女，恣啖酒肉，你也受用得勾了！莫说我们容你不得，就是菩萨金刚，也要努目了！”晁化道：“不必多讲，只求速死。”

杨林立起，拿刀要砍，李应道：“佛家弟子，不可加之刀刃。有个妙法，送他西归。”喝令喽啰把寺中所有之物，尽数搬运上山，放出尼姑、妇女，教他各自认路回家。发放已毕，放起火来，把晁化绑在殿柱上，看看火逼近来。樊瑞道：“你这个和尚，今日圆寂了，可惜没处寻善智识封龕！我道士竟与你下火。”乃作偈：

晁化晁化，诸善不修，众恶尽作，朝酣酒肉，高坐莲台，夜接妇女，同归极乐。更好杀人放火，兼会趋炎使作。咦！这回送上三昧神光，扫尽六根齷齪。

又有名贤作诗叹道：

世间何物最堪憎？蠹国殃民莫若僧。

梁武舍身朝见灭，汉明作俑祸旋兴。

低眉菩萨慈悲少，努目金刚忿恚增。

更有一般堪恶处，奸淫阴毒罪难胜。

却说众头领俱在寺门立马观看，霎时间透上万道红光，焰腾腾火趁风威，如金蛇闪掣，眼见得那晁化茶毗了。李应等马上加鞭，同回山寨，椎牛饷士，大排筵宴庆贺。

正在欢畅之际，忽小喽啰报道：“有一戴院长要见。”李应忙叫请进。戴宗走到，众头领阶下相迎，见过礼，就请上坐。戴宗道：“小弟已在岳庙里出家，百念皆灰。谁知枢密府奏加原职，再三勉强下山，军前效用，往来传递文书，受尽辛苦。及至回京，辞别还山，童贯又苦苦相留，说已题授本宫提点，候下敕命。不料王黼又开边衅，纳了平州守将张榘，金人来责败盟，郭药师做了向导，分道南侵，直渡黄河，把东京围住。那朝臣主和主战，纷争不已。幸得兵部侍郎李纲力陈守御，檄河北、河东、关、陕勤王之兵。老种经略相公和姚古、耿南仲之师已屯城下了，差我赍诏各处催促，因此先到大名府。谁道太守刘豫心怀不轨，投顺金朝，粘没喝许他立为中国之主，倾心吐胆，向着北朝。不唯不肯发兵，连各处诏书都焚毁了，将我赶出，还要把我解到金营。我走得快，只是失了诏旨，回京不得，思量到沧州投奔柴大官人。数日前，因浪

子宰相李邦彥力主和议，与粘没喝讲定，割了三镇，再要一百万金子、五百万银子犒师。先在京城内搜括巨室富商的财物，不勾十分之一，就差使臣到各州县搜括，若有藏匿不献者，全家处斩。这个旨意传到沧州，那太守高源正是高濂的兄弟，因前日破了高唐州，害他满门良贱。柴进撞着冤家对头，高源要与高濂报仇，凑着奉旨的大题目，要他三千两金子、一万两银子，哪里得来？这样乱世，太祖皇帝的誓书，哪里还讲得起！拿到州里，三日一比，连家眷同监禁了。我到牢中去看他，再三致嘱众弟兄救取性命，故特到此。”李应道：“柴大官人义气最重，征方腊回来，虽不会面，书信长是往来。既然有难，岂可不救！烦众兄弟莫辞劳苦，到沧州走一遭。”就点一千兵，同呼延灼、杨林、呼延钰、戴宗、徐晟进发，嘱托朱仝、樊瑞等道：“倘金兵来与晁化复仇，只宜坚守，不可出战。缓急之间，戴院长往来通信。”戴宗道：“前日，高濂有妖法，宋公明使我去请公孙先生，受尽跋涉。今高源若作妖法，喜公孙先生现在，不劳再请了。”李应道：“戴院长作起神行法，先到沧州，通个信与他，使他安心耐守，我等兵马在路，还有几日方到。”戴宗依允，作法先去了。

那高源是狡诈之徒，极有恶才，手段最辣；也晓得饮马川好汉是柴进旧相识，恐怕来攻城，先把城垣修筑，栅木坚牢，城里城外编着保甲法，盘诘奸细；城门出入，尽用小票照验，甚是严紧。探得饮马川果然有人马到来，拽起吊桥，城门闸定，传令统制团练等官，领兵各守汛地，又点民兵登城，堆垛石块灰瓶等物，昼夜提防。

却说李应等兵马到了城下，戴宗来见道：“城内水泄不通，并不容人出入，进去不得。”李应周围看了一遭道：“城池虽小，却是坚固，急切难攻。且远远围住，再作算计。”却说高源全身披挂，亲自巡察，分付官兵：“不许出战，只是坚壁清野，待这干贼寇粮尽力弛，方可追他。”李应等一连三日，无计可施。

那高源坐下州街，传进两院节级、牢子，分付道：“柴进这厮惯会结连山寇，谋为不轨。向年使黑旋风李逵打死殷直阁，我那大太爷也把他监禁在牢里，只是下手不早，反被他通着梁山泊贼寇引兵到来，攻破高唐州，全家受害。今是奉旨搜括金银，并非公报私仇，又约饮马川馀党来侵犯，这是背道朝廷，罪在不赦了。我想那些贼寇不过徇旧日情面，故来搭救。你们今夜将柴进盆吊死了，明早把尸首抛出城外，他们见柴进死了，难道真有甚么生死交情？自然败兴而回，我自用计擒他。速速下手，不可迟误！天明立等回话。”节级、牢子领了钧旨下厅。

那两院节级姓吉，名孚，为人仁恕，虽在公门，肯行方便。心里沉吟道

：“那柴大官人是个金枝玉叶，仗义疏财，真是好男子。州官将奉旨为名，明是要报私仇。今夜要害他性命，如何下得！眼见天下大乱，这州官的冰山也将次倒了。何不救了他，却是一桩的老大阴鹭！”以口问心，算计定了，就稳往小牢子，说道：“相公钧旨，要盆吊柴进，且未可行事。他身边有的是银子，待我再去哄些出来，与你们用度。直待五鼓下手。”众牢子尽皆欢喜。吉孚到牢里，对柴进道：“大官人，你知喜信么？”柴进道：“我在牢里，知甚么喜信？”吉孚道：“饮马川贵相识已领兵到城下，攻打三日了。”柴进听见，喜动颜色，便问道：“胜负若何？”吉孚道：“州里相公倒有主意，只是高垒深沟的紧守，并不出战。”柴进道：“若是这等，攻打也无益。”吉孚道：“还有一个喜信，不好说得。”柴进只道有甚解救，急问：“怎么不好说得？”吉孚道：“方才领相公钧旨，道前年在高唐州留你性命，不早下手，致被梁山泊攻破，杀哥哥全家。今夜分付牢子，把你盆吊死了，抛尸城外，饮马川兵马自然退去。”柴进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字也说不出，泪如泉涌。吉孚道：“哭也无益。你身边有银子拿出来，我与你调度。”柴进道：“还有一百多两，尽数送你。我死之后，烦你保全我的家眷罢，我在九泉也得瞑目。”吉孚道：“奉旨搜括金银，若隐藏不纳，全家处斩，哪里保全得来！若是我有了银子，也保全不得自己。”柴进道：“不消说了，只累你买口棺木盛殓我罢。”就取出大包银子递过，吉孚道：“这不难。”接了银子，竟出监门，到使臣房里，那些小牢子还坐着等。吉孚把二十两分给众人，又将二两置办三牲福物：“祭了青面圣者，吃了敬福酒，然后动手。”众牢子得了银子，俱喜攒攒去分了。

到三更时分，将牲醴香纸祭赛青面圣者。吉孚唤柴进道：“你也来拜拜，要圣者引出，免得魂沉狱底。”柴进道：“死在顷刻，拜之何益！”只不动身，眼睁睁看吉孚同众牢子尽意的吃。吉孚拿一分福物，一壶酒，对柴进道：“你也受用些，做个饱鬼。不是我不救，奈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你叫我买棺木盛殓，明日把尸首抛出城外，贵相识不忍，自然好结果你的，不必挂心。”柴进见吉孚这等说，冤苦填塞，如万箭攒心，哪里吃得下，连哭也哭不出了，如死人一般，呆呆等着。吉孚侧耳听樵楼已打四鼓，提铃喝号，巡视狱官已过，对小牢子道：“此时好下手！”喝道：“剥下衣服，扁扎起来！”众牢子七手八脚，拿麻绳的，取套索的，正要套上脖项，吉孚道：“且慢，晚上又领相公钧旨，道临时用刑可再到衙内，还有甚么言语分付。你们且看守在这里，不可睡着，我去禀复一声就来。”提灯笼出监门而去。柴进此时倒无别念，惟打点尝这上路滋味。

不一时，吉孚叫开狱门。柴进听得，魂已轻轻飞举半空。只见吉孚手内执

着一根火签，急急走来说道：“这相公好不鹞突账！又要带柴进到内行去，另有发落。你们且伺候着，恐怕也要叫进内衙。把狱门锁好，还有许多重犯，恐怕走失。”即将柴进绑缚解开，穿上衣服，提了灯笼，牵了柴进，竟出狱门，往一小巷偏走。到府门口，叫守门的开了门，说道：“奉相公钧旨，押这犯人到一处安放。”守门人役见是两院节级，囚犯是他执掌，不去诘问。出了府门，从大街上走，将来到一小巷，见火把照耀得通红，一二十个兵丁，都是营中出来巡哨的。马上骑着一个将官，吉孚看时，却见孙统制城上巡察过来。孙统制喝道：“甚么人？此时还夜行！拿下锁了，带进营去。”吉孚不慌不忙，跪下禀道：“小的是本州两院节级吉孚，奉太爷火签，捕得一名奸细，押到死囚牢里去。现有火签在此。”孙统制见有火签，又是节级，分付道：“去罢。”吉孚和柴进反慢慢的走。见孙统制去得远了，方急进小巷。

又转过两个弯，到一人家门首，轻轻把门弹了一声，就有人开门出来。放吉孚、柴进走进，重把门拴好了。引到后半间屋里，点着灯火，吉孚把柴进项上青索子解下，说道：“大官人，此时恭喜了！”柴进不知所以，不好回答。吉孚道：“我敬你是个好汉子，用计来救你。恐怕小牢子作梗，故把银子稳住他们，领你到这个所在。这个人是郓城县里出身，叫做唐牛儿，向托着盘卖糟姜过活的，常常得宋公明周济。宋公明杀了阎婆惜，虔婆骗到县前买棺木，扭住叫喊起来，唐牛儿向前解救，宋公明便走脱了。他顶替罪名，刺配到沧州，罪是满了，没有盘费，回去不得。我见他有义气，常看顾他做些小营运。我要救你，无处安顿，想到这里，先与他说知等候。”柴进听了，如死去还魂的一般，扑地便拜道：“再生之德，实难补报！”吉孚扶起道：“还有商量。我也出身不得了，幸无妻小，没有牵挂。你的家眷还在监里，怎的救解？你写起封书来把唐牛儿擲到城下，叫他退兵。少不得开门放樵采，使勇士扮做百姓杂进城内，复引兵攻打，有了内应，方可破得。”柴进大喜道：“我的恩哥，你怎不先通知一声，免得这般吓破肝胆！”吉孚道：“若先说了，你心上不慌，就做不出这般悲苦脸来。那些牢子久惯成精，看出破绽，岂不误了大事！我所以无半个字的口松，扁扎起来，到万分危急，方好脱身。大街幸遇孙统制，还好掩饰，若州官自来巡察，我两个性命休矣！”唐牛儿烫出一大壶热酒，一只熟鸡，柴进道：“监里教我吃酒，如何咽得下！这回要吃了。”吃罢，手颤颤的修了封书付与唐牛儿，辛苦了一夜，且在炕上暂息不题。

且说高源天明就坐早行，唤吉孚将柴进尸首呈验。小牢子禀道：“昨夜三更扁札了，正要动手，吉孚称相公还要带进内行回话，带出监门去了。”高源大怒，唤守门人役，喝道：“为何放了柴进去？”门役禀道：“三更时分，见吉孚手持火签，说相公叫带这犯人到一处去。小的见囚犯是他掌管，又有

火笠，故此放出了门。”高源道：“眼见得这厮买放了。现今城门闭着，怕他飞上天去！”把牢子、门役各加重责，唤该司速传晓谕各坊铺小甲，沿门搜捕，若擒得者，官给赏钱一千贯；窝匿者，按军法斩首。霎时间，满城传遍，沸腾起来。沿门逐户，庵观寺院，三瓦两舍，废廡东厕，翻转地皮。搜检已遍，哪里有些影响？

再说唐牛儿上城守垛，乘旁人眼空，把石块包了这封书抛下，亲看见一个好汉捡去。轮次回家吃饭，大开了门，盛一碗小米粥堆一箸盐菜在上面，俄着门棂上吃，对着邻舍道：“连日闭了城门，出去营运不得，身边一文钱也没有，剩得这些小米胡乱熬碗粥吃。再过两日，就要饿死了。若拿得柴进时，领一千贯赏钱，尽勾发迹哩。”巷口邻舍道：“唐大官，你上城时，该坊小甲到这巷里搜寻，见你锁着门，我们取笑道：‘敢是反锁在这屋里？’小甲也笑道：‘这丢小房子藏隐不得，谅他也没有这胆！’”唐牛儿道：“列位不放心，请进来看看，省得日后败露出来，连累各家。”一个道：“我是说笑话，你便认起真来。”一个道：“便进去看看，嗔道瞧了他嫂子！”真勾探头一望，后半间黑洞洞，一个破炕上面有几件破衣服，堆着乱柴草，笑道：“炕上窝藏的是‘柴’，不是‘进’。我家里柴毛也没有！我的大嫂老大怨怅。真是再关两日，板凳儿就要晦气了。你一身一口，倒有得堆着哩！”正说间，听得巷口人说道：“贼兵都退了，好了！”正是：烽烟暂息人安枕，金鼓重鸣血满城。不知毕竟如何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极奇、极险、极快文字，如弛快马，峻坂收缰，如张饱帆，江心回舵。读者至更无可转身处，几几乎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气。何况身履其地者！宋遗民自评：通篇精神，周匝章是，不减前传，真叫苦自知之言。

第二十二回 破沧州豪杰重逢 困汴京奸雄远窜

却说吉孚用计救出柴进，使唐牛儿上城抛下书札，杨林拾得与众头领看了，商议道：“柴进既已出狱，家眷尚然监禁，他又不能出城，当依他计策，退兵到枫树坡埋伏。有了内应，再来攻打。”遂传令回兵，旌旗倒卷，戈或横肩，拔营尽去。守城军士见敌兵尽退，报与太守，高源道：“柴进城中缉捕不着，想是又有奸细吊下城去。他的家眷还在，尽行诛戮，亦可泄愤。”又见在城百姓，纷纷来禀：“城门闭久，薪米俱绝，乞老爷军令开城，暂放樵采。”太守只得下令开门，只许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，出入的人严加盘诘。

却说杨林、戴宗扮做行公文的承局，呼延钰、徐晟装小学生模样，使人挑着书包，小喽啰挑几担柴草，暗藏军器火药混进城来。原来唐牛儿住的一条小巷，贴近城门，屋后便是城墙。左边是段空地，右边一家锁了门，往乡间去了，并无紧邻，便于隐藏，都是书札中注明。戴宗等四人赶眼错，一溜进唐牛儿

家里，暗屋中与柴进、吉孚见过。小喽啰的柴草，唐牛儿只说买的，也挑进屋里，只等兵马到来。

至二更左侧，忽听得炮声连响，守城的军士飞报到州街。高源亲自上马巡察，又拨民夫上城，唐牛儿与邻舍俱去守垛，戴宗、杨林也跟上。到四鼓之时，守城的民夫都神思困倦。戴宗取出一条白绢号带竖起，城下望见，将竹梯依着，喽啰鱼贯而上。守垛的喊叫，杨林拔刀就砍。呼延钰、徐晟就到城门边杀散守门的，大开了门，放下吊桥。李应、呼延灼领兵拥入，一连放了几把火，照彻通红，城中鼎沸。高源闻得西门失守，同孙统制领兵来拒战。李应、呼延灼劈面遇着，更不打话，李应把高源一枪挑于马下。孙统制拍马便走，呼延灼赶上，一鞭打死，那些兵各自逃命、柴进、吉孚也出来，与李应、呼延灼相见，致谢不尽。一同到州衙里，把高源家口杀得罄尽。柴进、吉孚引杨林进牢，小牢子早皆躲开了。吉孚把一应罪囚尽皆释放，柴进自去领出家眷，对杨林道：“若无这个节级，我已冤沉狱底矣！”一行人坐在州堂上。呼延钰、徐晟、戴宗皆到，李应传令，救灭了火，不许秋毫相犯百姓。将高源衙内资财并仓库钱粮，俱装载回寨。唐牛儿对柴进说：“取数挑米分给巷内邻舍。”尽皆感谢。一个道：“前日我们取笑，果然藏在里面。唐大官真个好大胆！”

天已大明，遂收兵出城，原行到枫树坡，安营造饭。柴进自去把家财也载上山。一路上闻得东京十分危困。李应道：“我们都是大宋子民，自祖宗至今，恩养一百六十年，君父有难，也该去探个真消息。欲烦戴院长去走一遭，再得一个同去便好。”转过杨林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李应大喜，多取银两与杨林藏了。打过中伙，柴进自同家眷、吉孚、唐牛儿随李应等到饮马川不题。

且说戴宗、杨林作起神行法，不消几日，到了东京。尚隔十里多路，人民逃散，遍地干戈。天色已晚，并无宿店，官道旁有座清虚观，戴宗道：“我进城不得，且借观中安寓。你明日进去，探听消息。”取下甲马，两个走进。玉皇殿上静悄悄，不见一人，烟消烛灭。寻到厨房内，只有一个瘸脚道人在哪里扫地，杨林问道：“恁般一座大道院，只有你一人在此？”道人仰起头来，答道：“客官，你难道不知金兵把京城围住，杀人抢掠，居民尽皆逃散。我这清虚观在大路上，兵马不时往来，哪里搅扰得过！房头师父都躲避了，我是残疾人，没有去处，只得守住。死生大数，听他便了！”戴宗道：“我两个要进城探望亲戚，天晚会不及，要借你观中一宿。有米一发借些煮饭，明早送香金与你。”道人道：“在此留宿不妨，晚间只要自己即溜些。米却没有。”杨林道：“可有买处么？”道人道：“有了银子，只怕近村人家还有。我是病的，脚上又生个大疔子，走不动。你出了观门，从东首转过大树林，有座石桥，过桥就有人家。”杨林道：“有瓦罐子借一个，看有酒也沾些来。”道人掂手掂脚

到里边，提出一个没嘴的大瓦罐。杨林提了，依道人指点的路径走去。果是出了林子有座石桥，立在桥上，看那景致清幽，一带清溪，潺潺不绝。靠着山冈，松竹深密，有十馀家人家，都是草房。门前几树垂杨，一阵慈鸦在柳梢上呀呀的噪，溪光映着晚霞，半天红紫。下得桥来，人家有锁着的，有紧闭的，通不见有个人影。到村尽处，一带土墙，竹扉虚掩。杨林挨身进去，庭内花竹纷披，草堂上垂着湘帘，紫泥垩壁，香桌上小炉内袅出柏子清烟，上面挂一幅丹青，纸窗木榻，别有一种清况。杨林立住了脚，咳嗽一声，里面走出一个双丫髻小厮，问道：“为甚的？”杨林道：“过往客人，在清虚观借宿，要买些米做饭，你家可有得卖么？”小厮道：“东人不在，做不得主。”杨林只得走出，到门边呆呆立着。想道：“哪里去买？今夜只索耽饥了！”

正要转身，西首山巷里走个人来，巾帻短袍，丝鞋净袜，手里拿一张弩弓，背后小厮跟着，折一枝野花，并提一对斑鸠。那人把杨林一看，说道：“亏你寻到这里！”杨林不胜之喜，两个纳头便拜。此人是谁？就是浪子燕青。便邀进去，杨林道：“还有戴院长在清虚观。”燕青道：“兄长接了回来，我在此等。”杨林忙走到观里，戴宗道：“怎去了许久？可买得米？”杨林道：“不消买了，有个弟兄在此，请你同去。”还了道人瓦罐，叫声聒噪，背了包裹，同走出观。戴宗问是哪个，杨林道：“到哪里便知。”

走进草堂，燕青已点了灯火等候。戴宗见了大喜，相见后各叙阔踪。燕青道：“没处买米，想是饥乏了，先拿些东西吃了再讲。”小厮捧出菜蔬野味，一大盘鹿脯，斟下好酒吃了一回。戴宗、杨林把从前事迹说过：“李应要我两个探听东京消息。若不借宿清虚观，到村中买米，一世也会不着！”燕青道：“小弟从征方腊回来，苦劝我东人隐逸。明知有‘鸟尽弓藏’之祸，东人欲享富贵，坚执不从。我只得将书柬别了宋公明，潜身远害。东人有个姑娘的儿子，冒姓了卢，称为卢二员外，在京城里开个解铺，来投奔他。因我好那清闲，他这里有个庄子，我就住下，打些鸟鹊，植些花木，逍遥自在，魂梦俱安。前年闻得宋公明和东人被奸臣所害，我东人葬在庐州，我到坟前哭奠，又到楚州墓上奠了宋公明，回来就不出门。东京里面消息大是不好，金兵扎营在驼牟冈，皇帝又是个柔软的，拜李邦彦为相，力主和议。那兵部侍郎李纲是个文武全才，忠贞为国的大臣，反不听任。割了三镇，搜括富室金银犒师。百姓愁苦不可胜言！我卢二员外被拷不过死了。旨意行到外边州郡，若不献纳，全家斩首。前日正闻得柴大官人也遭此事，监在沧州牢里。如今得众兄弟救出，这是极好的事了！目下京城光景，虽有老种经略相公、姚平仲等勤王之师齐集城下，那误国之臣，偏要和议，不许出战，眼见得大事已去了，城内城外水泄不通，二位兄弟如何进去得？不如住在庄上，听个消息。若汴京破了。此处也安身

不得，要别寻去处了。”杨林道：“小乙哥，众兄弟都重聚会了，何不也上山寨？”燕青道：“且看。”自此戴宗、杨林只住在燕青庄上不题。

且说钦宗皇帝，五更早朝，文武百官皆列班次，钦宗道：“金兵攻打各门甚急，诸卿何以御之？”宰相李邦彦奏道：“金朝兴十万大兵来打河北、河东，其势方张，莫能相抗。今四面合围，三军丧胆，若与之战，如泰山压卵。请呈上暂幸襄阳，以避其锋，俟天下勤王之师，以图再举。”班部中闪出一员大臣，排袍象简，乃是兵部侍郎李纲，叩首净谏曰：“不可。道君皇帝挈社稷以授陛下，京师百万生灵，奈何委而弃之？且天下城池，岂有如京师这般坚固的！今日之计，当整饬军马，固结民心，以待勤王之师。若出都城，金人健马来追，何以待之？”钦宗道：“当今谁可为将以退敌兵？”李纲道：“朝廷高爵厚禄崇养大臣，原为有事之用。如种师道、姚古、宗泽等，皆老将知兵，拜为大将，悉以外事付之。京城里面遣大臣弹压，随机应变，凭城固守。待金兵粮尽力疲，然后出战，必获全胜。如此则宗社可安。”皇钦不道：“着种师道即拜大将，授以兵柄，城内防御，无过于卿。”即除尚书右丞，兼亲征行营使，东京留守。李纲谢恩而出，整顿守城之策。李邦彦、白时中又赛道：“李纲书生之见，不可听从。种师道年迈八旬，岂可为将？今军心离散，势已崩溃，万一都城失守，岂有圣躬竟作孤注？昔大王迁于读州，兴周家八百年之基业。断无舍万全胜策，蹈此险着！”钦宗听了，颜色陡变，道：“几为李纲所误！”仓卒降御榻道：“朕不能再留了！”命禁兵摄甲，帝驾乘舆并六宫妃嫔将出宫门。李纲闻知，趋到驾前，。勛哭死邀道：“陛下已许臣留，今复成行，何也？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，愿以死守。万一中遭败归，陛下混为护卫？昔日唐明皇闻喀关失守，仓皇幸蜀，宗庙朝廷毁于安禄山。陛下奈何蹈其故辙？试呼禁卒遍问，还是愿守宗社？愿从行章外饮宗传旨询问，禁兵皆说愿以死守。钦宗感悟，遂止不行。禁卫六军拜伏，皆呼万岁。

时有大学生姓陈名东，是个忠贞之士，学贯古今，道师孔孟，遇事慷慨激烈，不避权贵。见钦宗止辇不出，遂率诸生俯伏奏道：“太祖皇帝，天纵圣神，削平祸乱，打城四百座军州；太宗以下，列圣相承，深仁厚泽，培养元气。故天降祥瑞，五谷丰登，人民乐业，遂成一百五十徐年至治。自王安石首变旧章，纷更新法，天下为之凋敝，至今切齿。太上皇帝任用群小，不理国事，渐至土崩瓦解。蔡京父子为宰相二十徐年，妒贤嫉能，贪婪无厌，误国欺君；高球、童贯皆一介小人，攀附蔡京，致身显爵，朋党弄权；王黼、杨戩扰乱朝纲，擅启迪畔；梁师成结怨于北，朱勔贻祸于南。此数贼者，同流合污，败坏国政。陛下新登宝位，宜信任贤良，远斥奸佞，庶可宗社危而复安。请亟发玉音，将此数贼即加显戮，使万民吐气，六军欢心，则金人不战自退矣。”钦宗道

：“朕在东宫，深知此数人坏事，但是太上皇帝无任大臣，朕初即位，未可骤改其政，以伤太上之心。可将此数人贬斥远方，俟金兵退后再加诛戮。”途传旨到开封府提问，陈东谢恩而退。

却说那开封府尹，姓聂名昌，为人鲠直，亦素嫉此辈。当下奉了圣旨，即刻差使臣将蔡京、蔡攸、高球、童贯、王跟、杨戩、梁师成等，并家属俱已拿到，细加勘问。蔡京等见时势已易，权不在手，无可营谋，各俯首伏罪。聂昌逐款逐事勘对明白，皆发远恶军州安置。家属俱发配充军，田产资财籍没入官，充为军饷。具狱奏闻，钦宗依拟。即日押出都门，不许停留，京师百姓无不踊跃称快。

尚书右丞李纲请府尹聂昌到来商议，道：“那六贼酿祸已深，得陈东敷奏圣上俞允，敕批贵府，充军籍没，安置蛮烟。人心虽快，犹未足尽其辜。圣上因初登天位，恐伤犯大上，故不肯加戮，况本朝亦无诛斩大臣之例。贵府若金解出京，我这里有一勇士，名唤王铁杖，此人力可扛鼎，胆气粗豪，遣他去把六贼刺死，与天下伸冤。倘圣上知道，我自去密奏，必不妨事。况这班奸党不知屈害多少忠良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，极是快心之事！”聂昌道：“李大人之论，正与下官暗合，就去行事。”李纲唤出王铁杖叩见府尹聂昌，看那王铁杖：

七尺以上身材，三旬之内年纪。两臂如镔铁之坚，筋络结成紫块；双眼比铜铃之大，瞳神暴露赤丝。腰悬利刃，惯能黑夜除奸；胸蕴机谋，偏要众中刺佞。若非易水悲歌客，定是吴门任侠流。

府尹见了王铁杖这般雄猛，说道：“此人的是可用。”遂作别而去。到了府堂，签押文书，把各家人眷另行发遣。蔡京、蔡攸、高球、童贯作一起，押赴儋州。王黼、杨戩、梁师成作一起，押赴播州。连夜赶出汴京，不许迟延一刻。那押差官不敢迟慢，火速催逼起身。

那蔡京毕竟是老奸巨猾，与高球、童贯商量道：“我等作尽威福，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只道万年富贵，传之子孙，谁知仓卒变起。道君皇帝传位太子，我等便失了势。朝廷别用一班人物，那新进书生，下手必毒。虽蒙圣恩安置烟瘴地方，只得苟延性命，但万里之遥，前途难保无事。先要结识那押解的官，悄悄出城，不要去落驿馆，随路借赁民房。捱到哪里，再看机会，以图生还。二位以为何如？”高球道：“老太师所见甚明！平日只瞒圣上，恣意而行，未免结怨于人。今已失势，决宜谨慎。”童贯道：“从来贬谪大臣，多有中道被害，况这等事我们长做过的，轮到身上，岂可不见机而作？”蔡京就与押差官殷勤款洽，厚送礼物，求他保护，差官允诺。连夜出京，从小路而去不题。

那王黼、杨戩、梁师成原用旧日规模，随着家人多携行李，一路馆驿宿歇，毫不准备，又不加礼于押差官，意气自若，夸口道：“朝廷还有用我们日子。待金兵退了，使道君皇帝复辟，大行诛戮，那些后生小子还不知我们手段哩！”行至雍丘驿，廖驿丞不来迎接，王黼大怒道：“我是极品贵臣，虽遭贬谪，还是节度副使，你这厮怎的不远接？”驿丞道：“兵马充斥，供应皆缺，凡有官员来往，先发勘合，好准备伺候。今蓦地里到来，焉知是贵官不是贵官？这等威势，只好前日使，如今用不着了！”竟自走了出去。王黼自想，原说不通，只得罢了。叫家人自备夜膳，与梁师成、杨戩同饮。押差官见不请他，已含怒意，教官了看守，自去别房安歇。王黼饮至半酣，说道：“我三人曾做掀天大事业，不料一旦失了权柄，受这小人欺慢。少不得再寻头路，别图富贵，岂可郁郁到那烟瘴地方，埋头缩颈的过日子？”杨戩道：“‘时乎时乎不再来！’道君皇帝传了宝位便是闲人，诏旨一些传不通，何况我等！只索达命安时罢了。”梁师成道：“不是这般讲，天下事尚可为，难道就罢了？王老先生必有一个大主意，不要把自家的气先馁了。”王黼笑道：“实不瞒二位先生说，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没喝说了，道不日攻破汴京，携二帝北去，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。”捻着白须笑吟吟的道：“安知我三人不在议立之中？不消几日，便有好音。”杨戩、梁师成听了，喜动颜色，称赞道：“王老先生真有旋乾转坤手段！若然事成，我二人当尽心辅佐。”王黼道：“富贵共之，不必多言，恐有泄漏。”于是开怀畅饮，大醉归寝。

却说王铁杖领了开封府尹之命，扮作差官，跨口腰刀，又藏鹞翎匕首，一路踪迹来。那蔡京一起，并不见影，那王黼三人晓得落了雍丘驿、黄昏时分，先已飞入驿垣，闪在照壁后，窥见王黼、杨戩、梁师成共饮。王黼所谈的心事，句句听得明白，吐着舌头：“这贼如此无礼，怪不得尚书和府尹要杀他！”思量就要动手，恐怕人多未睡，惊动走了。耐至夜深，俱已大醉熟睡，家人等亦去安息，轻轻扶开了门，闪入房中，把残灯剔起，明白地好下手。见王黼等三人各自在张床上，鼾声如雷。在衣褶底取出匕首，那匕首真如一泓秋水，价值千金，刺出了一缕血，即便身死。拿起匕首，将大指捺定，向王黼咽喉一刺，又复一缴，血如泉涌，真勾直挺挺地，并无声响。又向杨戩、梁师成两个，亦用此法，不消半杯茶时，三个穷凶极恶的奸臣，轻轻送入地狱了。王铁杖看那匕首，毫无血污，纳入鞘中。又拔出腰刀，将三人首级割下。身边有二皮囊，将首级纳入囊中，收了口线，把腰刀也入鞘中。背了皮囊，原从驿后墙上跳出，真是会者不忙，不费一毫气力。昔贤有诗叹曰：

开国承家远小人，殃民陷主亦亡身。

千年遗臭污青史，玉带绯袍化野磷。

不说王铁杖背了革囊去回府尹的话，且说押差官五更起来，催趲行程。那些家人装束行李在牲口上，请三位老爷起身。再唤不应，把手去推，见血污满手。急忙拿火去照，只见三个无头的死尸，直僵僵在血泊里，吓得魂魄俱丧。押差官走来验视，晓得被仇家所杀，只得自回京城申报。家人买下棺木，将没头的死骸入殓，寄放郊外，候旨发落。正是：阳间幸少狐群辈，地府新添狞恶魂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擅开边衅者，王黼也。放逐之后，犹妄意立异姓，俨然自居，贼臣罪通于天矣！王铁杖之匕首，定然匣中先啸。

第二十三回 跨青骡英雄寻退步 演六甲儿戏陷神京

却说王铁杖到雍丘驿里，将千金匕首刺杀了王黼、杨戩、梁师成，把三颗头割下纳入革囊，回到开封府复了府尹，将首级呈验。府尹大喜道：“这三个奸贼也有今日，可与天下后世吐气！只是可惜放过了蔡京、高俅、童贯！”王铁杖道：“从京城暗暗尾去，只见王黼这一起，那蔡京等并无踪迹，不知打哪一路去了。”府尹道：“不打紧，且等他到了儋州，慢慢的处置他。”重赏王铁杖，教去回复李尚书，把这三个首级沉于汴水之中，不在话下。

那押差官也来申报。李纲在睿思殿朝见。钦宗道：“王黼等朕宽宥他，谁知在雍丘驿被仇家所杀，也算做申了刑章。这不必题起。只是金兵不退，朕日夜忧心，卿有何策可以拒之？”李纲道：“现今种师道、姚平仲勤王之师已集城下，陛下可即召见，筑坛拜将，总统六军，则金兵不日可平矣！”钦宗开安上门，命李纲延入。时种师道年高，天下称为“老种”。钦宗一见甚喜，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”种师道朝见毕，奏道：“金人不知兵，岂有孤军深入而能善其归乎？”钦宗道：“业已讲和了。”师道对曰：“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，馀非所敢知也。昔日澶渊之役，真宗皇帝独奋乾纲，寇准劝御驾亲征，六军望见御盖，皆呼万岁，故能成其和好，百年得以宁谧。今金人逞无厌之求，要割三镇，搜括金银犒物。三镇为汴京之捍蔽，若一旦与之，则汴京势孤，无险可守。犒物之费，虽竭天下之力，尚不能足。廷臣不知立国之本，但从和议，被金人所欺，将见财穷地削，国运随之。金人自称有兵十万，今臣与姚平仲勤王之师共三十万，城中弓弩手尚有七万，以数倍之众，岂不能相拒？待其力尽渡河，遣兵追蹶，邀其辎重，夺还子女，使彼畏惧，再不敢南侵矣！”钦宗大喜道：“朕知卿老成练达，深晓兵机。”即拜同知宣抚使，统四方勤工兵，以姚平仲为都统制。种师道、李纲同出朝门，料理军事，克日交战不题。

却说李邦彦见钦宗信任老种，慌忙奏道：“种师道年已衰迈，况且有病，如风中之烛，岂堪为大将？金兵攻围甚急，倘一战而败，陛下求为匹夫而不

可得，何有于三镇？何有于金银等物？莫若力主和议，则国家有泰山之安、磐石之固矣！”钦宗心中惶惑，复以张邦昌、为计议使，奉康王构往金营为质求成。张邦昌、康王乘筏渡濠，自午至夜分，始达金营。斡离不道：“和议已成，何得违誓用兵？”张邦昌恐惧，涕泣对道：“用兵乃李纲、姚平仲耳，非朝廷意也。”康王屹立，颜色自若，略不为动。斡离不甚是重他，命康王还，更以肃王枢为质。

李邦彦又奏：“乞罢李纲，以谢金人。”钦宗从之。太学生陈东率都民数万人上书言：“李纲奋不顾身，任天下之重，所谓社稷之臣也。李邦彦、张邦昌等庸谬忌嫉，不恤国计，所谓社稷之贼也。恐李纲成功，乘间阻挠，正堕金人之计。乞复纲而斥邦彦等。”李邦彦尚不知人情汹汹，摆着头踏，传呼入朝。陈东直至其前，大骂道：“你这伴食庸流，窃取大位，主和议而害忠臣。不杀误国之贼，何以谢天下！”毁裂衣冠，挥拳乱打。百姓挝破登闻鼓，喧声动地。殿帅王宗濬极力救解道：“诸生且退，待我奏闻。”启奏钦宗道：“人心已变，乞亟复李纲，以免生变。”钦宗遂命内侍朱拱去宣李纲，复为尚书右丞，充京城四面防御使。内侍朱拱躯体肥胖，行步甚迟，百姓大怒道：“你这阉狗，一向专权用事，蒙蔽圣聪！今着你宣召李纲，故意迟慢，违背圣旨！”众人顷刻齧割了，并杀内侍十余人。诏趋种师道入城弹压，师道乘舆而至。众寨帘看道：“果是我相公也！”一麾，声喏而散。

当下李纲与种师道、姚平仲商议进兵，师道曰：“敌势方张，不可侥幸。待我舍弟师中到来，他有关兵二万，皆是貔貅之士，方可并力成功。”李纲唯唯。平仲道：“汴京危困已久，君父焦劳，士民倒悬。今有胜兵三十万，可以一战，何必要等师中来？若逗留不至，恐失天下之望。”师道不听。姚平仲忿然回营，召将校计议道：“种师道真是老悖无能！身为都将，手握重兵，不肯速战，必要等师中到来。此不过功名欲出于一门耳！我姚氏世为山西大将，何弱于种家！我独驱麾下二万精兵，去驼牟冈，自破金营，生擒斡离不，奉肃王而还，岂不成震世之功，羞杀那老悖！”众将校皆踊跃愿战，姚平仲大喜。遂挑选精兵二万，兵器锋利，盔甲鲜明，待明日黄昏进发，部署已定。谁料麾下有一种将，犯了军令，姚平仲喝令斩首，从将请饶，免了罪，打一百棍，正怀恨在心，闻知去幼金营，暗思道：“何不去通报金营？不唯泄了这恨，抑且富贵可图。”遂偷出到金营，报与斡离不，已作准备。

姚平仲至初更时分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领二万雄兵到驼牟冈来。听得金营内鼓打三更，并无动静。排开鹿角，大喊杀入，是个空寨。姚平仲大惊，知是中计，连忙退兵。只闻号炮连声，四面八方的杀来，姚平仲虽然英勇，怎当十万大兵攒杀拢来。奋起神威，杀条血路，出得金围。回头看时，二万雄兵尽皆

陷没，只剩得一人一骑。仰天长叹道：“皇天不佑大宋，何不能使我成功也！”泣数行下，寻思道：“主上懦弱，李邦彦等力主和议，独有李纲一人忠心为国，极劝交战。今全军覆没，有何面目去见那班奸党？种师道持重，也嗔我恃勇轻进了。虽然后会可图，大丈夫岂受他人之辱！不如自刎！”遂抽出佩刀。又寻思道：“人生富贵功名如水上浮沤，纵使成得功来，也不免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所以范蠡作五湖之游，张良访赤松之迹。父母妻子，亦不过爱欲缠牵，与自己有何关系？不如寻仙访道，作世外之游，是英雄退步的本色。”把念头放下，顿觉遍体清凉。脱了血污的袍甲，除下兜鍪，把兵器掷于道旁。又寻思道：“到何处去隐逸方好？”猛然想着道：“从关、陕、秦、陇入蜀，有峨嵋青城之胜，必然神仙窟宅。那时求师修炼罢了。”看官，那姚平仲是照河宣抚使姚古之子，世为将种，身長八尺，奕奕紫髯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胸怀慨爽，爱惜士卒，是一员名将。那乘着的青骡，矫健如龙，浑身青毛，无一点杂色，日行八百里，是一神骏。姚平仲道：“青骡！青骡！我思量与你共立功名，以垂不朽，谁知不偶，弃职归山，永作世外闲人，你也免受奔驰矢石之苦。我今与你如骨肉一般。”遂加鞭前进，不分昼夜，兼程而行。那青骡也会意，四蹄腾空，如流星掣电相似。

到了青城山，长松古涧之傍，解了鞍辔，放青骡去吃草饮水。姚平仲见峰峦奇秀，洞壑幽邃，伸一伸腰，道：“这身躯今日才是我的了！若在富贵场中，不是鼎镬，便是斧钺。要甚分茅胙土！要甚荫子封妻！不如餐霞吸露，养汞调铅，才是英雄退步也！”正在自言自语的说，只见山冈上走下一个道人来，头绾着双髻，坦开大肚子，懒敲着渔鼓筒，唱来道：

咄，咄，咄，茫茫大地如墨黑。休，休，休，世人尽到乌江头。忍，忍，忍，弄尽聪明反作蠢。来，来，来，战场白骨生青苔。

姚平仲看那道人，生得清奇，唱得透彻，想道：“必是神仙了。”道人道：“你为着蛮触上一丢儿功名，陷害了二万人的性命，这罪业却也不小。”姚平仲吃了一惊，拜伏在地。道人笑道：“幸你见机得早，事迹与我同类，特来度你。我是大汉钟离权是也。你虽有根器，还须行顿渐之法，方成仙道。你随我来。”姚平仲起身，那青骡像认得路一般，在前先走，道人与平仲山度岭而去。

后至孝宗年间，吴郡范成大为剑南采访使，已过五十多年，在青城山遇着姚平仲。紫髯过腹，两目炯炯如电，长啸一声如裂帛，响振山谷，跨着青骡，层峦叠嶂之上，如飞而去。盖真得道者。陆放翁有古风一篇纪其异云：

造物困豪杰，意将使有为。功名未足言，或作出世资。姚公勇冠军，百战起西陲。天方覆中原，殆非一木支。脱身五十年，世人识公谁。但惊山泽间

，有此熊豹姿。我亦志方外，白头未逢师。年来幸废放，倘道与世辞。从公游五岳，稽首餐灵芝。金骨换绿髓，欻然松杪飞。

闲话休题。再说韩离不获了全胜，反遣使臣王汭来责败盟用兵之故。钦宗不胜战栗，心中甚悔，命吴玠复去求成，韩离不准和议，攻城甚急。李邦彦从中又加谗谤，因罢李纲、种师道兵权。时有参知政事孙傅奏道：“臣遇异人，姓郭，名京，善演六甲遁法，谈笑之间，可退金兵。”钦宗便教宣来。

原来郭京在建康哄王朝恩，取花恭人、秦恭人、花逢春监在东楼，被乐和用计逃出，一场扫兴。归到东京，原在林真人门下，林灵素死后，无得归着，因王朝恩一脉，去趋附王黼。王黼又贬削被刺，寻一荐主，得入孙傅之门。那孙参政是个诚朴的人，被邻京一片浮词说得天花乱坠，信为实然，遂去保奏。奏旨宣召，同进内廷。郭京朝拜毕。钦宗道：“孙参政奏卿有六甲神术，可退金兵，不知果否？”郭京道：“臣从幼好道，修炼西蜀鸣鹤山中，得汉天师张道陵所藏秘诀，遂能役鬼驱神，移山唤海，五行遁法。纵有十万敌兵，只消作法一昼夜，尽皆伏倒，欲诛则诛之。恐伤上帝好生之德，令其纳款输心，抱头鼠窜而去，终世不敢再来侵犯。臣祖父以来，世沐皇恩，亲见陛下睿思不宁，故与参知政事孙傅言之。今蒙圣上宣召，敢不竭尽犬马之劳？使金人降伏，社稷复安，臣之所幸也！”钦宗大喜道：“大祖列宗有灵，降此奇人以佑社稷。凡有应用之物，卿可开列，敕该衙门备办。”郭京道：“命有司择一空阔之处，筑一座天坛，三层共高七丈二尺，摆列九宫八卦、天地风雷、五行旗帜、华盖幢幡。选民间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相貌端妍的童男童女，捧剑执炉，司香秉烛，共二十四名。甲士选七千七百七人，不论军民杂役，只要年甲相合的。并牲醴采缯什物。演法七昼夜，然后出师，金兵自然退服。”钦宗准奏，即命孙傅监督料理。各部钱粮，并许调用。孙傅、郭京领旨出来，即择艮岳中高爽之地，依法筑台，置备应用之物。郭京出了晓谕，招集年命相合的人，旬日之间，俱已齐备。钦宗御驾到坛焚香视天，祈求保国。看郭京披发优剑、步罡踏斗、书符唤水毕，圣驾还宫。郭京每日演法三次，支用金帛，俱乾没入囊。其童男童女，晚间随侍，多被点污。那郭京原是贪淫小人、前日见了秦恭人、花公子，不胜垂涎，岂有端妍妙龄的男女，奉圣旨听他调度，安能放过？只是朝廷合当倾败，信此邪法，思量去退劲敌，真是貽笑后世。

却说韩离不望见城中起这座高台，香烟缭绕，绛节飘摇。不解其故，使细作打探，却是郭京演法。韩离不大笑道：“这宋官儿这等孩子气！两军对垒，不去挑兵选将，却行邪术，真是死活不知的！我所忌者，李纲、种师道二人，如今俱已罢职。任他百万天兵，我何畏哉！”遂催兵昼夜攻打。满朝文武，尽皆寒心。钦宗深信七日之后决能破敌，在宫中且自饮酒作乐，反不以社稷

为事。郭京演法七日，毫无应验，谈笑自若，说道：“非至危至急，吾师不出。”

时大雨雪，旬日不霁，万民愁叹。金兵却分四翼攻通津门，钦宗差内侍催郭京出兵。郭京遣守御兵尽皆下城，不许窥探，大开通津门，领年甲相符的七千多人出战。都被金兵如风卷残云，杀得一个个罄尽，死尸填满护龙河。郭京知事已败，慌忙收拾金资逃遁。金兵鼓噪登城，无人敢敌，把汴京陷了。这分明是“开门揖盗”。钦宗闻之，恸哭道：“悔不听种师道之言，以至如此！”何桌、范琼欲率民兵巷战，韩离不宣言：“自古有南必有北，不可无也。今日所议，请道君与少帝亲到营中面商和议，割地退兵。”钦宗道：“上皇惊忧成疾，不能出城，如必要往，朕当自去。”遂奉表请降。士庶太学生等迎谒，钦宗掩面大哭道：“宰相误我父子！”观者无不流涕。

钦宗至金营，韩离不留住不放，索黄金一千万锭，白金二千万锭，采帛一千万匹，割河北、河东三镇，逼帝易服。侍郎李若水抱持而哭，韩离不令曳出仆地。旁边有人劝道：“事无不可为，今日顺从，明日就富贵了。”若水叹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我岂有二主哉！”骂不绝口。金兵大怒，以刃断颈裂舌而死。韩离不道：“辽国之亡，死义者十数；南朝为李侍郎一人！”韩离不下令逼道君皇帝、太上皇后、康王之母韦妃、夫人邢氏、诸妃、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都尉及六宫有位号者，皆至金营。独元祐王后以废居私第得免。凡法驾卤簿、冠服、礼器、法物、大乐教功、八宝九鼎、圭璧、浑天仪、铜人、刻漏占器、秘阁三馆书、天下州府图籍及官吏、内人、内侍、伎艺、工匠、优倡、府库积蓄，为之一空。又遣吴升、莫俦入城，集百官议立异姓为主，众莫敢出声。王时雍探知金人之意，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。太常寺簿张浚，开封士曹赵鼎，司门员外郎胡寅，不肯署名，逃入太学，徐皆唯唯。遂立张邦昌为楚帝，朝见百官，署职加称“权”字。是日风霾，日晕无光，百官惨沮，邦昌亦变色。王时雍劝邦昌坐紫宸垂拱殿。吕好问道：“相公认真要立为楚帝呢，还是暂塞金人之意徐作良图？”张邦昌道：“说什么话！我身为大臣，不能匡救国难，今为金朝所立，勉强应命，岂有自立之意！”吕好问道：“中国人民共沐大宋恩泽，无日不思其德，特畏金朝兵威，暂时顺从。若金兵一去，就不能保如今日了。只看康王为大元帅征兵于外，元祐皇后垂帘子内，此殆??意欲中兴来祚、相公亟宜改图。且宫省故吏，岂可一旦居正殿！宜寓宿直殿庐，毋令卫士夹陛下。行文书，不可称圣旨。为今之计，当迎元祐孟太后，清康王早正大位，庶可转祸为福。天命人心，皆归康王，相公先遣人推戴，则功在社稷。若贪居天位，迟疑不发，他人声罪致讨，悔之晚矣！”于是张邦昌乃遣谢克家至济州迎请康王还都。

且说康正在金营逃回，追兵赶来，黑夜之中躲在树林里。忽见一匹白马腾嘶，康王连忙跨上，加了两鞭，那马咆哮飞走。到得天明，离金营已远，那马便立住不肯走。康王仔细一看，乃是崔府君庙中的泥马。至今传说“泥马渡康王”，可见真命天子百灵自然呵护的。康王不胜奇异，下了马，东西瞻顾，不知投何处去好。只见旌旗闪动，金鼓齐鸣，尘头起处，一彪人马到来。康王只道金兵追到，心惊胆战，道：“这番性命休矣！”近前一看，乃是东京留守宗泽领一万人马来勤王，见了康王大喜，拜毕，说道：“天幸留得殿下，中兴有日！”即请到济州，州衙暂作行殿，招集四方豪杰。旬日间，张俊、苗傅、杨沂中、田师中、梁扬祖等一班战将，皆归麾下，兵势大振。当日集各将商议进兵。闻得二帝俱留金营，东京已破，张邦昌立为楚帝，康王大恸。宗泽等功道：“大王当枕戈尝胆，即日兴师，克复京城，以救君父之难，哭之无益。”忽报谢克家赍元祐孟太后手诏迎接还都。康王收泪接诏，率众将开读，诏云：

大宋历年二百，人不知兵，传序九君，世无失德。虽举族有北辕之衅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。乃眷贤王，越居旧服。汉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；献公之子九人，唯重耳之尚在。兹乃天意，夫岂人谋！亟嗣统给，以永皇图。

开读诏书已毕，请将皆劝进。宗泽道：“南京乃太祖兴王之地，为四路之中，漕运尤便，请幸之以图大事。”康王遂决意趋归德，改为应天府，命筑坛于府门之左。五月庚寅朔，康王登坛受命，恸哭遥谢二帝，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，生母韦氏为宣和皇后，遥立夫人邢氏为皇后，其下文武百官升拜有差，改为建炎元年，是为高宗。

不说南京即位之事。再说金兵屯在驼牟冈，斡离不因金帛未足，必要勒完。户部尚书梅执礼道：“天子蒙尘，臣民皆愿致死，虽肝胆不计，于金银何有！实是比屋枵空，无以应命！”斡离不大怒，将梅执礼梟首示众，仍着监禁各餉户家属责限比完，士民无不陨涕。

却说那戴宗、杨林在燕青庄上，闻知汴京已破，二帝俱留金营，嗟叹不已。戴宗道：“大事已去，我同杨林回到饮马川去复李应。”燕青道：“且再留两日，更有商量。我想京城已陷，河北、河东皆割与金朝，此间亦不能久住。我欲更寻去向，只是还有一段心事要完，待做了，方送二位还寨。”戴宗道：“有何心事，就去做来。”燕青笑而不言。正是：亡国孤臣空饮恨，读残青史暗销魂。不知燕青说出甚么心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虎头健儿化作鸡皮老翁，良可浩叹。姚平仲骑骡，一夜入青城，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读之如冰雪一浇。又见郭京一段儿戏，渊圣之弃天下犹弃敝履也。觉平仲之弃官入道，还算不得达人！为之掩卷一笑。

第二十四回 换青衣二帝惨蒙尘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

却说金兵羁留二帝，并后妃宗室尽驱归北。因追索金银缎匹不完，屯扎在驼牟冈。其时四野萧条，万民涂炭。戴宗、杨林要到饮马川回复李应，燕青道：“我有桩心事未完，再消停两日。”问他，又不肯说。次早对杨林道：“今日我同兄长到一处去完心事，戴院长且住在这里。”燕青扮做通事模样，拿出一个藤丝织就紫漆小盒儿，日上封固了，不知甚么东西在里面，要杨林捧着，从北而去。约有十五里多路，只见一座山冈下，平坡之上，扎一个大营。排千馀顶皮帐，数万金兵屯驻。杨林道：“怎么走到这个所在来？”燕青道：“你只不要开口，只顾随我走。”到得营边，杨林举目一看，但见：

刀枪密密，戈戟重重。皂雕旗，闪万片乌云；黄皮帐，映千山紫雾。如山马粪，大堤上消尽无数莺花；遍地人头，汁渠中流出有声膏血。悲茄吹起，惨动鬼神；呐喊声齐，振摇山岳。石人见了也生愁，铁汉到来多丧胆。

杨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见了不觉毛发直竖，身子寒抖不定。燕青神色自若，向着守营门的官丁打了一回话，叫小校执枝令箭引他两个进去。转过几个大营盘，中央一座帐房，内有二三百雄兵把守，摆列明晃晃刀枪。只见太上教主道君皇帝，头戴一项黑纱软翅唐巾，身穿暗绿团花九龙环绕的袍子，系一条伽南香嵌就碧玉带，着一双挽云镶锦早朝鞋。一片红毡铺着，坐在上面，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燕青走进帐房，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五拜，叩三个头，跪着奏道：“草野微臣燕青，向蒙万岁赦免。罪犯流落江湖，天高地厚之德，粉身难报！今闻北狩，冒死一觐龙颜。”道君皇帝一时想不起，问：“卿现居何职？”燕青道：“臣是草野布衣。当年元宵佳节，万岁幸李师师家，臣得供奉，昧死陈情，蒙赐御笔，赦本身之罪，龙札犹有。”遂向身边锦袋中取出一幅恩诏，墨迹犹香，双手呈上。道君皇帝看了，猛然想着道：“原来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。可惜宋江忠义之士，多建功劳，朕一时不明，为奸臣蒙蔽，致令沉郁而亡。朕甚悼惜！若得还宫，说与当今皇帝知道，重加褒封立庙，子孙世袭显爵。”燕青谢恩。唤杨林捧过盒盘，又奏道：“微臣仰觐圣颜，已为万幸。献上青子百枚、黄柑十颗，取苦尽甘来的佳讖，少展一点芹曝之意。”齐眉举上。上皇身边止有一个老内监，接来启了封盖。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纳在口中，说道：“连日朕心绪不宁，口内甚苦。得此佳品，可以解烦。”叹口气道：“朝内文武官僚，世受国恩，拖金曳紫。一朝变起，尽皆保惜性命，眷恋妻子，谁肯来这里省视？不料卿这般忠义，可见天下贤才杰士，原不在近臣勋戚中！朕失于简用，以致如此。远来安慰，实感朕心。”命内监取过笔砚，将手内一柄金镶玉把白纨扇儿，吊着一枚海南香雕螭龙小坠，放在红毡之上，写一首诗道：

笳鼓声中藉毳茵，普天仅见一忠臣。

若然青子能回味，大赉黄柑庆万春。

写罢，落个款道：“教主道君皇帝御书。”就赐与燕青道：“与卿便面。”燕青伏地谢恩。上皇又唤内监：“分一半青子黄柑，你拿去赐与当今皇帝，说是一个草野忠臣燕青所献的。”内监领旨而去。燕青还要俄延，当不得执令旗的小校连次催促，止不住泪落满腮，上皇亦掩面而泣。又降玉音道：“和议已成，蒙金朝大元帅许放我父子回朝。那时宣卿特授清职。”燕青复拜了四拜，随小校而出。守营官见燕青手内纨扇上有字迹，恐传递机密事情，细细盘问，燕青解与他听，方才放出。

两个取路回来，离金营已远，杨林伸着舌头道：“吓死人！早知这个所在，也不同你来。亏你有这胆量！”燕青道：“遇着要紧所在，再变不得脸色，越要安舒，方免疑惑。我已完了这件心事了。当初宋公明望着招安，我到李师师家，却好御驾到来，乘机唱曲，乞这道恩诏，实是感怀圣德。可怜被奸臣所误，国破身羁，中心不忍，故冒死朝见，以尽一点微衷。他还想着回朝，这是金人哄他的说话，恐永世不能再见。”杨林道：“天下多说是个昏君，今日看他聪明得紧，怎么把锦绣江山弄坏了？”燕青道：“从来亡国之君多是极伶俐的，只为高居九重，朝欢暮乐，哪知民间疾苦！又被奸臣弄权，说道四海升平、万邦宁静，一概的水旱饥荒、盗贼窃发皆不上闻。或有忠臣谏诤，反说他谤毁朝廷，诛流贬责。一朝变起，再无忠梗之臣与他分忧出力，所以土崩瓦解，不可挽回的。”杨林道：“我们平日在山寨长骂他无道，今日见这般景象，连我也要落下泪来。”

两个说着，走不上五里路，只听得一片哭声。一队兵押着男男女女二三百的难民，都是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号啕的哭来。走得慢的，那兵丁拿藤条劈脚打来。燕青、杨林闪在一边，让他们走过。内中有个中年妇人，携着一个青春女子，见了燕青，一把扯住，哭道：“小乙哥，你救我母子两个！”拿藤条的又是一棍，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那母子哀求道：“要纳银子时，遇着亲人，也要通个信设处。”又哭道：“小乙哥，二员外比责不过，已身故了。还要八百两银子，才可足数。如今家资荡尽，女流之辈，哪里得来？开封府不顾死活，把我母子二人和一班未完的，解到金营追比。若三日不完，带到大名府老营里去。再若不清，拿去作奴婢驱使。少年有姿色的卖为娼妓。这怎么做得？你是至诚君子，必要救我母子二人性命，再不忘恩！”燕青满口应承道：“二安人不必忧心，我小乙明早必来回赎。二员外身亡我知道的，只因京城围住，进来不得。今见了二安人和小姐这般惨状，如何不动念！”二安人又千叮万嘱，洒泪而去。燕青又挑着愁担子，回到庄上，与戴宗说知：朝见道君皇帝，进献黄柑青子，蒙圣恩赐这柄白纨扇，上面亲题一首诗。戴宗接过看道

：“写得这般好字，却救不得身陷国亡，说也可怜！”杨林道：“院长，你不见金营中这般威势！我见了胆寒起来，亏小乙哥不动声色。”燕青道：“这个心事也算完了。只是卢二安人和小姐解到金营，还要八百两银子才好回赎。莫说我受东人这般抬举，二安人是他至亲瓜葛，该当搭救报恩。杨林哥，你见的那般惨状，铁石人也要慈悲！我从山寨里分给的，并从征赏劳的，都积在这里，一毫也不敢妄用，思量做些正经事。今日去回赎二安人、小姐，极是正经事了！难道是守钱虏吝惜财物的？但不知有这许多也没有，待我取出来看。若凑得来，又完了我身上一件心事。”走进房里，倾囊倒筐，尽数取出来，称估一番，正符其数。欢天喜地的道：“我便应承，唯恐不足，如今恰好，这是天从人愿了。”叫小厮把报晓的公鸡宰了，取着弩箭，同戴宗、杨林到冈子边树林里。道：“我前日要上梁山泊，请兵救卢员外，身边没有盘缠，刚剩一枝弩箭，见一支喜鹊飞来，我对天买卦：‘若射得这个鹊着，卢员外性命还有救。’一箭射去，正中喜鹊尾上。我今日兑足银子要去赎回安人、小姐，这枯枝上一群的慈鸦，若赎得回，也要射一只下来。”一眼觑定，叫声：“如意子，不要误我！”飏的射去，倒跌下两个。原来弩箭锋利，慈鸦并栖，射透一只，伤着那只翼翅，也坠下来。燕青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本意要中一只，却是连中，正应他母子二人。”正说着，见个兔儿扑速的跑来，见了人往草中一钻，杨林便随手抓住，同那慈鸦拿回来整理起来，吃得欢畅。

次早又同杨林把银子打作两包背了，从旧路到驼年冈来，寻着看守收饷银的头目说：“是开封府解来卢俊德的家属妇女两口莫氏、卢氏助饷缺额银八百两，今来交纳回赎。”那头目把饷簿查阅，果有这妇女两口，尚少八百两。唤出莫氏、卢氏当面认过，把天平兑足银子，给了征收印票。二安人见燕青来纳银子已收过了，心中欢喜，思量同燕青走出，头目喝住道：“往哪里走！在开封府交纳，只要此数目；既解到营中，还要三百两常例。若去大名府，就要六百两了。”燕青目瞪口呆，半晌开口不得，寻思道：“已尽数收拾，哪里再讨得来？”二安人两泪交颐，只要寻死。燕青道：“也罢，限我五日再纳常例。”头目道：“若不拔营，十日便限你，拔起营来，一刻也限不得！兑足六百两到大名，即刻便放。”燕青见那人是东京声口，装做金兵模样，便道：“三百两银子也是小事，只一时不凑手。上下也同是本京人，略放些情面。”头目道：“钱粮干系，一毫也通不得情。若是不舍得，连这八百两也拿了去，只怕这两口妇女到大名府要受苦哩！”杨林在旁，心头人发，两眼睁开，恨不得一刀就砍了他。燕青知道拗不过，安慰二安人道：“正额不缺，现有印票在此，五日内决寻这三百两常例来，若到大名府，只索加上三百两，必来相赎，不可心焦。”又取五两零碎银子递与二安人道：“这银子放在身边，恐怕还要小使用

，买些食用。”二安人哭谢，可怜又被他牵了进去。

杨林走出营门，说道：“怎奈这厮本是东京人，装出这般腔子来勒措人，哪里看得过！”燕青道：“莫说这些小人，多有朝廷大臣，一掇转身子，就变了心肠。所以人心不好，天降祸乱，正好杀戮哩！这不必提起，只是哪里去寻这三百两银子？”杨林道：“不难。要戴院长作起神行法，去山寨里取了来就是。”燕青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，故要他限五日，只恐怕来不及。”两个有兴而来，没兴而返，一步懒一步。走回对戴宗道：“极刁恶的是中国人！搜括金银，本要和议，今京师已陷，二帝宫嫔俱留住营中，眼见得和议不成了，便可饶了那些助饷的百姓，偏要献勤解到金营，敲脂吸髓，竭尽无馀。正数不少也就罢了，又加出甚么常例，睁起双眼，不留一些情。你说气得过气不过！我想‘救人须救彻’，这里再无摆布，要烦院长去饮马川，说我一时仗义，要救安人小姐，尚少三百两常例，求弟兄们完美这桩事。不知五日内，可往回得么！”戴宗道：“空身转回也来不及，带着银子作不得神行法，须用牲口驮着，五日决不能勾。”燕青道：“若移营到大名府，又增出三百两，一发鼎致众弟兄那借六百两，敢恳院长作速竟到大名府城外，我同杨哥在哪里等候。”戴宗依允，到五更自去不题。

燕青、杨林到午后又去驼年冈，看拔营也未，只见净荡荡地，昨夜就去了。道君皇帝和钦宗、六宫妃嫔、文武官僚，并助饷百姓、抢掳来的子女、玉帛，一齐北去。那营盘空地上，无非杀戮的死尸，牛马撒的屎，臭秽不可当。燕青不胜感叹。有诗为证：

艺祖开基惠泽存，金瓯无缺锦乾坤。

青衣行酒重遭辱，野老江头声自吞。

燕青道：“大营已拔，在此无益，我和你到城中去看看，明日起身到大名也未迟。”杨林道：“使得，看乱后的光景怎么样。”两个迤迤行去，从宣化门进城。只见万户萧条，行人稀少，市肆不开，风景凄惨。那龙楼凤阙，依然高插云霄，只是早朝时分，鸣钟伐鼓，九重之上百官朝拜的不是姓赵的皇帝了。燕青不胜伤感。转过两条街，到卢二员外门首，见房子已被火焚，一片瓦砾之场。邻人大半逃散，又增一番悲切。杨林道：“肚子已饥，没处买东西吃。天色将晚，出城回去罢。”燕青走不上百步，见个人衣襟内包了二三升米走来，燕青认得是二员外家小主管卢成，叫住问道：“这房子几时烧的？”那卢成见了，大哭道：“小乙哥，二员外死得好苦！安人和小姐又被解到金营去，小的去寻访，管营门的不肯放进，杳无音信。闻得拔营到大名府去，也是死数。房子是破城时放火烧的，家伙荡尽，我在后巷里赁间房子住。手内苦无一个钱，饥馁不过，把件衣服换得这三升米。”正说间，天忽然下起一阵骤雨来，卢

成道：“且到小人家里躲过雨。”燕青、杨林急走到后巷。

卢成推开门，是一间破房子，掇一条折脚的板凳坐下。燕青道：“安人、小姐解到金营，尚缺正数八百两银子，我已兑足，现给印票在此。还要六百两常例，到大名府回赎，使人那借去了。我明日就赶到大名府去赎领回来。”卢成道：“难得小乙哥这般仗义！若论我但有伤心，要寻一贯钱，也没处不出。”燕青见雨又不止，天色昏黑、出城不得，取出二钱银子，叫卢成买些酒：“且过了夜，明早出城。你在此艰难，可跟我到大名去回赎安人、小姐。”卢成道：“小人也巴不得见安人一面，恁地便好。”到邻舍家借了酒壶，不逾时，买了酒，提一块熟羊肉回来，烫酒煮饭同吃了。没有铺陈，睡不得，同杨林就坐在板凳上打盹，巴到天明。卢成并无家业，一同出城。到庄上，燕青把细软服装做两担，两个小厮，唤大的随去挑行李，那小些的是本村人，把家内什物并田园产业，俱着他父母来居住看管。

他四个都换了服色，杨林提把朴刀，燕青跨口腰刀，挂了弩箭，卢成和大小厮各挑一担行李。在路行了几日，雨霖不止，道路泥泞，甚是难走，又多土寇乘机劫夺。燕青道：“这般泥泞天气，男子尚然难行，不知二安人和小姐怎地受苦哩！本等纳了正数就该放回，又增出常例。都是人心不好，大适逢着劫数，自然生出许多磨难来，把人性命细细消磨。”

一日天晴，正是五月间，甚是暄热。燕青、杨林空身走还好，卢成、小厮挑着重担子赶不上，长差一二里路。有座小同子，燕青、杨林先走上，也觉喘急，坐在松树下等他两个来。半日不见到，燕青、杨林重复下冈，只见卢城空着身子如飞赶来，见了燕青道：“不好了！小厮被剪径的害了，还要杀我，只得丢下担子才走得脱。”燕青吃一惊，问道：“在哪里害了？”卢成道：“东首庙边。他在前面走，不防闪出两个人，一棍打倒。我慌了，撇下担子走来报知。”燕青、杨林同到庙边，果见小厮头破脑裂死于地下，燕青道：“可怜！这小厮随我几年，倒也乖觉，却被人暗算死了。怎地抓出那毛贼与他报仇！”叫卢成庙背后掘一深坑，把他埋好，免得暴露。杨林与卢成把死尸抬到庙后，择一块平坦之处。又没有锄头，怎生好掘？杨林将朴刀把泥土掘起，约有三四尺深，将来放好，把泥土盖上，又寻两块石头压在上面，恐有野兽来侵犯。不多时埋好了，燕青道：“衣服盘缠都没了，怎处？”杨林道：“我身边还有几两银子。”燕青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去赶宿头。”

正要到庙前大路上，只见尘头起处，金鼓齐鸣，有一起过路客商如飞的走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金朝大兵在此经过，随路杀人，到哪里躲避方好！”燕青、杨林也退了转来，隐身在树木深密处，偷瞧那金兵一队队的来，络绎不绝，旌旗拥蔽，戈戟森严，一队步兵一队骑马间杂而来，尘沙蹴起，半天昏黑。

燕青道：“十来万大兵，明日也过不完。这里不可久住，万一被他看见，性命难保。且去寻条小路，抄出大名方好。”遂取小路进去。

不上四五里，有个小村务，挑出酒帘。杨林道：“且买些酒吃，就好问路。”走进店中，叫酒保打角酒：“有甚么过口？”酒保道：“大兵荒乱，宰不得牛，只有盐煮豆子。”把三只大碗，一盘煮豆，吃了一回。燕青问道：“这里可有小路转到大名府么？”酒保道：“有条山路，比大路近一百多里。只是崎岖险峻，不好行走。再走五里，便是金鸡岭，下岭是野狐铺，到大名只有一日路程了。”燕青道：“如此，快去。今日赶到野狐铺安歇。”杨林算还酒钱，出门便走。果有五里远近，见那金鸡岭却也险恶。三个都立住脚，听得雷鸣的响，不知甚么声音。有分教：狭路相逢天网密，军中辩难故人欢。此去野狐铺有何事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燕青之忠君念旧不由勉强，随他做不来。寻不到处，必要婉转成就，完其本愿。世徒赏其灵变机警，非知小乙哥之深者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

第二十五回 野狐铺正言折王进 大名府巧计救关胜

却说燕青挑行李的小厮被剪径的闷棍打死，杨林、卢成将他埋在庙背后。正值金兵经过，前去不得，问酒保，走出小路。到金鸡岭下，听得雷声轰激的一般，原来一道瀑布泉，从高峰顶上冲到石潭内，放溜下去，那碎石阻住，水势激怒，故这般作响。将要上岭，见大坟莹内两个人厮打，听得一个道：“你这没人伦禽兽，怎么把嫂子占了！今日又要独吞这两担行李！”那个也骂道：“没廉耻！甚么嫂子！白欺占的！自然公用。两担行李是我动手的，理该多些。”杨林听得道：“这两个说得诧异。”卢成仔细一看，便道：“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就是打死小厮的。”杨林挺朴刀赶去，大喝道：“你们这两个毛贼！打死我小厮，在这里分赃不明，吃我一朴刀！”那两个见了，放了手便走。一个走得远的，却先倒地。杨林把这个砍中，头颅跌在一边。那先倒的是燕青放弩箭射中心窝，口吐鲜血而死。

那坟宝有座祠堂，杨林推门进去，见行李俱已打开，一个村庄妇人闪在床背后。杨林扯出，妇人跪下说道：“奴不是那两个贼人妻子，是城内乡宦人家看守坟莹的，丈夫名唤井大。因这旷僻去处，并没有邻舍，那两个是弟兄，叫做郎富、郎贵，不知是哪里人。黑夜赶来把丈夫杀死，轮占了我。这郎贵要与哥子厮并，今日为这两担行李，故此相闹。”燕青道：“乡村妇人不知节义，责备不得许多，饶他起来。我且问你。被他欺占几时了？还有宗族可回去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不上一个月。日间锁我在屋里，晚间去剪径。我有个哥哥在城里，因兵荒马乱，几时不来，若无人构管，自会去寻。”燕青见日色平西，问道：“过这金鸡岭到野狐铺有多少路？”妇人道：“差不多七八十里。那岭上

虎狼极多，晚了上去不得。”燕青对杨林道：“真是晚了，去不得，且到酒店宿了，明日过岭罢。”妇人道：“多亏了官人们杀了那贼，与丈夫报仇。我这里害怕，也住不得，明早去寻哥哥。官人们就在这里宿了，这两个是猎户出身，有腌腊野味在此。”燕青笑道：“我们也不是好人，你要仔细。”妇人道：“看来是斯文君子，不比这两个贼头贼脑的。”燕青道：“他把我小厮打杀了，抢这两担行李。因大路上金兵经过，抄出小路，却偿了小厮的命，可见天理昭彰。”叫卢成把两个死尸拖过。燕青、杨林玩那瀑布泉，多时回来，妇人整备了两瓶烧刀子，几品獐、兔、野鸡之类。吃饱了，把草柴铺在祠堂内，将被窝打开，睡了一夜。天明妇人又整顿早饭吃过，杨林道：“今日我要挑这行李了。”妇人拜谢。

燕青三人上了金鸡岭，远望大路上金兵还未过完，看了一回，急急下岭，到野狐铺，已是申牌时分。杨林一看，说道：“前日来时，闹嚷嚷是个大市井。想经着兵火，一家店房也没有。今夜到哪里安歇？”只见市内结一个营寨，有五六百人把守。杨林、燕青是金朝服色，一队兵赶来，鹰拿燕抢的来捉。杨林便要动手，燕青摇头道：“不可。去见将官，自有分辨。”三个被扯至中军，见一员老将坐在上面。燕青看时：

头戴金扎额蓝缎包巾，身穿龙吞肩绿绸战袄。腰紧九连环挺带，脚踏三接云鞋。苍白发髯，还赛黄忠老将；渥丹颜色，常同伍相忠心。

那老将军升帐，两边摆列刀斧手，甚是威严。中军官禀道：“拿得三个奸细在此，听候发落。”老将喝问道：“这等大胆，敢来做奸细！”燕青道：“不是奸细，是被难的良民。”那老将大怒，案上一拍道：“若是金朝人还可恕，说是百姓，其实难容！推出辕门斩讫报来。”刀斧手便来扭拽，燕青全无惧色，说道：“我们不怕死的，要杀便杀！只是你说得不明白，怎么百姓倒容不得？”老将笑道：“金兵是本国人，自然要遵制度。若是大宋的百姓，受列圣惠养之恩，不思报效，一见金兵，便争先投顺，改换服色，反去挟制乡民，你说该杀不该杀？”燕青也笑道：“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朝廷设兵以卫民，若敌国犯境，忠良壮士当捍御疆场，使百姓安堵，才是道理。那骄兵惰帅，平日受了大俸大禄，畏敌如虎，不敢一矢相加，以致京都失陷，二帝蒙尘。建旄拥纛的元戎倒戈归顺。比如老将军算有忠心，犹能建立宋朝旗号。然仅逍遥河上，逗留不进，坐视君父之难，只算得以五十步笑百步。这几个细民，如何拗得过！老将军见了难民，还该矜恤，反要加刑，岂不是责人则明，恕己则昏了！”老将见说得有理，没有半个字回答，便道：“且慢，我且问你，是哪里人氏？到何处去？姓甚名谁？”燕青道：“本贯东京，要到大名赎回被掳的亲戚。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是梁山泊上浪子燕青。已受招安，为朝廷征讨方

腊建立功勋过的。”老将又问道：“可晓得梁山泊上有个史进么”？燕青道：“九纹龙史进，是天罡星数，同聚大义，从征方腊，没于王事了。”老将便唤小校：“去请凌将军来认一认看。”

不多时，走出一个将官，见了燕青，急叫道：“小乙哥，为何在此？”老将连忙下来，施礼道：“久仰大名！适才冒犯，望乞恕罪。”燕青即便回礼，又与那个将官相见，便是轰天雷凌振，凌振也与杨林作揖，老将问：“这位是谁？”凌振道：“也是结义弟兄，锦豹子杨林。”老将便请燕青上坐。凌振问向来踪迹，燕青把多年隐逸，前日在驼车冈朝见道君皇帝，进献青子黄柑，御赐白纨扇，今日到大名赎回卢二安人的话说了：“方才与老将军辨难，甚是得罪！”老将道：“足下英才明辨，果不虚传，又能忠君为友，一发可敬了！老夫便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，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为高俅怀先父旧恨，思量报仇，逃到老种经略相公处。屡立战功，授兵马指挥使。勤王到京，圣上命梁方平领二万兵，点我们指挥使十员守御黄河渡口。不意汪豹献了隘口，金兵渡河，抵敌不住，尽皆损兵折将。老夫剩得五六百兵，正在进退两难，权屯在此，相机而动。凌将军在梁太监中军管火药，梁太监败还，故留在此。”燕青道：“这里无险阻可守，是四冲之地，金兵大队不日到此，还该移营。”王进谢道：“承教。”命设宴相待，夜间凌振同帐，各诉心事，次早燕青、杨林别去，王进有依依不忍舍之情。

卢成挑了行李，次晚到了大名府。戴宗先在店中等候，说：“李应差军汉押送银子在此，一路上带了银子，不好走得紧，说道：‘往大名赎家口的。’倒无人敢动。众头领致意，事务若完，请到寨中相会。”燕青致谢，当晚店中歇宿。次早，燕青道：“我同院长、杨哥先去城中一探，可拿银子进去。”叫卢成看行李。戴宗道：“我连日辛苦，在此将息，不进城罢。”燕青、杨林自去不题。

却说鞞离不大兵不到大名，竟回北去，只把助饷的人犯发与大将拏懒收管、证足。有三万兵守着大名府，太守姓刘，名豫，是个狡猾之徒。见宋运已衰，金朝兴旺，率先归顺，钻刺营谋。金朝见他能干，就把河北地方属与他，立为齐帝。看官，你说金朝百战得的地方，为甚么把河南与张邦昌为楚帝、河北与刘豫为齐帝？有个缘故：宋朝已历二百年，深仁厚泽，惠养百姓，人心思汉，未易摄服，康王即位，两河豪杰，往往有响应的，故把虚名笼络他两个，要他捍卫边疆，使他自相攻击，到后来可收渔人之利。这是极巧的计策。这张、刘二贼睡在鼓里，被他愚弄，全然不知。那刘豫就妄自尊大，兴造宫殿，建设百官，立皇后、太子，这般做作起来。

内中只有那大刀关胜，原是大名府正兵马总官，心中不忿，纳还官诰，乞

归故里。刘豫骇然道：“孤家应天顺人，称霸一方，尊居河北，正要授你征南大元帅，扫平宋孽，何故乞归？”关胜道：“末将先人扶立汉鼎，流芳万古，某虽谫劣，亦不敢污了清白一身，改事二姓。”刘豫便厉色道：“你既怀忠义，何故上梁山落草为寇？”关胜道：“一时误陷，终受招安，已为建功立业。台相受天朝宠命，出典大郡，自该固守封疆，如颜常山建立义旗，兴复唐室。怎遽自称尊，贻讥后世？孟太后颁诏，康王承统，即位济州，河南、淮北尽归麾下，兵势大振。时张邦昌亦受金命册为楚帝，宗留守统兵恢复，张邦昌随即诛了。前车之覆，请自三思。”刘豫大怒道：“这厮大逆不道，反指斥孤家！”唤武士牵出通衢斩首，号令：“如有违阻朝令者，以此为例！”关胜道：“自甘一死，九泉可见太祖列宗之灵，不似你这逆天悖理，碎尸万段！”武士即将关胜捆绑，押出朝门。

当下刘豫大怒，便有丞相、枢密一同启禀：“关胜虽是不识天时，出言狂妄，但是河北一员上将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目今用人之际，斩此似为可惜。请主上暂息雷霆，把他监候，待臣等慢慢将好言劝慰，自然畏威感德，以为后用。汉高封雍齿，群臣息沙中之语，至今称为豁达大度。愿主上听允。”刘豫沉吟道：“既是卿等保奏，暂时监禁。”文武大小官领命而去。

却说燕青、杨林进城要问到金营，只见市曹内金鼓齐鸣，一簇刀斧手绑一人在法场上。燕青、杨林挨身一看，惊骇道：“此是关胜，正忘了他是大名府正兵马总管，为何绑在法场？”甲兵围住，不好问得，暗自叫苦。监斩官挥动红旗，刽子手要关胜跪下，好用刀，关胜不肯，怒骂道：“我一片忠贞，不料为逆贼所害，死去定为厉鬼杀贼！生为大宋之臣，当南面受刑，怎么肯向北而跪？”监斩官与刽子手都敬他为忠臣，又为平日情面，不甚催迫，看的人尽皆下泪。俄延间，传奉官飞马到来，叫：“刀下留人！奉殿下令旨，发在东司监候。”连忙松了绑，甲士拥护去了。

燕青、杨林也跟到东司，已收进去，把门封闭了，又不好进去。问守门的道：“方才法场放转收进监的是甚么人？”守门的道：“难道你不认得？这是蒲东解梁关爷爷之后，为河北正兵马总管，为人忠勇，百姓都感戴的。”又低低道：“刘太守归顺金朝，册封齐帝，那关总管正言规谏，激怒了刘太守，故要斩他。幸有人保奏，监在东司，正是天翻地覆，好人难做！”燕青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慢慢走开，对杨林道：“若是方才坏了，虽要救他，也难措手。今已监候，还须计较救他出来。”杨林道：“除非去山寨里引兵来，方可救得。”燕青道：“拈懒有三万大兵在此，攻城不得。且看机会。”取路到金营前，见贴晓示：“助饷人等，限三日纳足放回，过期不准取赎。”燕青道：“既有晓示，不必进去问，明日带银子来便是。耽延半日，且去吃杯酒着。”

走到一个大酒楼上。那上首座头，先有一个金营的官、两个承局打扮的在哪里饮酒，附耳低言的说了一回，那官在腰袋里摸出一尺多长一条木夹，上面烙着许多字迹，与那两个看了，顺手插入腰袋里。一个斟大碗酒，奉与那官只顾吃。燕青、杨林坐在对面座头，酒保搬上酒馔，燕青、杨林也吃了一会。那承局打扮的，生得鲜目疏眉，身材瘦小，三十左右年纪，把眼瞧着燕青，开口问道：“足下莫非是东京雍丘门外开绒铺的米小舍么？”燕青是乖觉人，含糊应道：“便是舍亲。足下也有些面善，一时想不起。”那人道：“在下是殿帅府前过东牛皮巷内第三家，姓柳，任开封府勾当。有一敝友，为些小事，在齐王府中要救出来，用无数周折，弄得方才这个木夹，请那位爷去提人。”燕青道：“要这木夹何用？”那人道：“金朝的法度，不用文书，凡钱粮、兵马、要紧人犯，全凭这木夹照验，即刻发行，再无隐弊。”燕青道：“倒也简便，不要费纸札繁文。”那官酒喝多了，踉踉跄跄立起便走，这两个人还要留他，也随下楼。燕青看见这木夹掉在楼板上，连忙捡起，藏在身边。原来那官插入腰袋落了个空，外面有皮套子，所以不听见响声。吃得醉了，就走下楼。燕青拾了木夹，扯杨林急走下楼，到柜边取一大块银子丢在柜上道：“明日来算。”抄小路如飞走出了城。杨林不解其意，说道：“要这东西何用？这般慌促！”燕青笑道：“自有用他处，明日便见。”到店内对戴宗道：“刘豫立为齐帝，关胜正在他标下，做正兵马总官。忠言谏诤，激怒了刘豫，绑出法场处斩。我两却好撞见，无计可救，幸有人保奏，监候东司了。”戴宗道：“我们不知便罢了，既然监在东司，去探望一番，也见昔日交情。”燕青道：“探也无益。有个机会，不知做得来做不来？且赎回二安人母子再处。”

次早，叫卢成背了银子再和杨林到金营。寻见在驼牟冈收银子的头目，与他说明，将印票验过，就补上六百两银子，一毫也不少，燕青道：“如今也没得说了。”头目道：“你这人倒也能干。凡饷户先发印票的，在这里回赎。若不讨得印票，又要营内领一木夹，到齐王府内照验，才好领回。只这木夹，又要费一二百银子，还把礼物酬谢掌管的官。有这许多周折，所以这班饷户，虽父母妻子，只好弃下了。”燕青道：“那木夹只好讨助饷的人，别样事情，还可用得着么？”头目道：“金朝全凭这个木夹信验，随你钱粮、兵马、机密军务，就是在法场上要杀的重犯，见那木夹，立刻便放。”燕青听了，心中暗喜。当下头目收清银子，就领出莫氏、卢氏交还。

二安人见了燕青，悲喜交集，感激不尽。燕青雇两乘车子，同杨林到店中，央主人家媳妇烧香汤沐浴，买几件新衣服与母子二人换过。二安人又谢道：“小乙哥，你真是天下第一个好人，我母子性命得以重生。无恩可报，二员外在日，几番要招你为婚，你百样推辞。我母子无路可归，毕竟把这女儿婚配

，终身倚靠你了。”小姐见说，满面娇羞，低头走了进去。燕青道：“若是这样说、我小乙无私也有私了。不要说东人情分，安人遭这般患难，便是路人也惨伤的。有些积蓄尽数拿出来，不勾，又央这两位长兄那借将来，方得完美，今叫卢成在此伏事，自然安顿安人、小姐，选一东床孝养便了。”二安人致谢。戴宗、杨林道：“小乙哥，你忒杀古板！二安人自然要知恩报恩，但不是今日讲的。成说美事，都在我两个身上。”二安人又谢了进去。戴宗道：“明早起程，且到山寨。兵戈扰乱，内眷们安顿在哪里。”燕青道：“自然如此。再消停一日，待救出关胜一同回去。”笑嘻嘻摸出木夹来道：“天假其便！有这东西，可以救得了。”戴宗接来一看，花斑斑烙成许多异样篆文，说道：“这是甚么物件，要他何用？”燕青说：“酒楼上一个官儿掉下，我拾得了。恐怕来寻，不及会钞，丢银子在柜上，连忙出城。今日营中又讨了实信，明日可依计而行。那姓柳的无端告诉我，也是关胜合当有救。只是他们没有了木夹，不知怎地哩！这也顾他不得。”杨林道：“你真是天巧星，有这许多机变。”大家欢喜安歇。

次日，燕青装做金营里官，戴宗、杨林扮承局进城，又打探得刘豫虽然册立，每有大小事务，俱要禀过挾懒方好行得，设立通事府，彼此承发。燕青同戴宗、杨林到通事府，昂然直入，一口金话，甚是合式。叙了来意，把木夹验过，通事府官不敢怠慢，立刻启禀刘豫说：“挾懒元帅闻知关胜骁勇，不肯受职，监候东司，要提到军前重用。若再违逆，处以极刑。有一员官，两个承局，将木夹照验，在此守提。”刘豫不敢不遵，即传令旨到东司，放出关胜，交付过去。不逾时，关胜到了，燕青又打了话，对关胜说许多言话，关胜全然不懂，口里要问出来，燕青又喝了一声，通事官道：“达懒元帅要请将军到营中重加任用，特差这位爷来提。”关胜道：“某世代忠良，不事二姓。若贪爵禄，不激怒刘豫了，此去拼得一死！”通事官道：“也要通融，不可任性。”燕青假做发怒，扯了就走。关胜寻思道：“这分明是戴宗、杨林、燕青他三个，俱不愿为官，怎么反顺了金朝？可见立志不坚。就是顺了金朝也罢，见了我并没有些情义，又可可是他三个来提，这也奇得紧。”只得随他走去。不进金营，竟出城门。到客店中，戴宗、燕青、杨林扑地便拜，关胜回礼不迭，还未解其意，心内狐疑。正是：从空伸出拿云手，提起天罗地网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燕青是本传第一出色人物，前篇表其至性，此回写其才情。中间央叙王进、关胜峥峥卓犖品格，各自不同。所谓欲画猛虎，四围草树冈峦，皆挟劲势也。

却说燕青扮做金营的官，将木夹照脸，救出关胜。店中相见华，戴宗道：“关将军，若无小乙哥这偷天手，你不免于虎口了！”关胜道：“小可义不受污，已拼一死，不知三位为何在这里？怎地得救我出来？”燕青先将驼牟冈朝见道君皇帝，路遇卢二安人要银子赎回的事说了：“那日同杨林进城，见法场上绑着兄长，无计可施。发监东司，跟到哪里，进来探望不得。到酒楼上吃酒，偶遇一个军官醉了，掉下木夹，就拾了，假扮来提，也是天幸，不致弄破。”关胜感谢道：“真是患难弟兄！再生之德，没世不忘。方才见小乙哥假扮时，一毫情谊也没有，心中老大不然，谁知暗藏机彀。小乙哥，你真是忠义两全，古今罕有的！只是此身何处安顿？”杨林道：“不妨。李应等在饮马川聚义，明早可一同去。只不曾问得，可有宝眷在城中么？”关胜道：“并无儿女，只有一个拙荆。知我监候，拙荆寄信来，要寻自尽。我身幸脱，如今只恐怕顾他不来。”燕青道：“不是这样讲，尊嫂贞烈，通为着长兄，岂有不顾之理！都写起信来，我明日再进城，迎来便是。”关胜道：“这是极好。但城门上不许放妇女出城，我的家眷一发不肯。倘败露出来，不是当要。”燕青指着木夹道：“现放他在此，怕怎的？”关胜道：“这样事只好弄一番，此去必然识破，如何做得？”燕青道：“那木夹是真的，不过人是假扮。东京人多少投在金营，这有何妨。只说拈懒元帅重用将军，即命领兵南征，送家眷完聚。刘豫那去查考！那木夹这般贵重，难道用得一遭就丢了？包你无事。”关胜听从。

燕青明日起来，又同戴宗、杨林到通事府打话，重取本夹验过，通事官又启刘豫道：“关胜到金营，不敢违逆，拈懒大喜。授了征南将军，领兵三千镇守彰德府。原差昨日这个官，把木夹照验，来取家小，一同赴任，并要城门挂号送出。”刘豫道：“我量这厮有多大胆量！自然顺从。若不是这等威行，他还要倔强呢。”就挂号送出城去。通事官给了挂号牌，燕青接着。问到关胜家里。

却说关恭人闻得金营提了人去，唤家丁打听不出，未知生死如何，正在烦恼，只见门上报道：“有一员官，两个承局，要见恭人有话说。”关恭人只得出来。燕青不开口，杨林道：“这位爷是拈懒元帅来的。关将军已归顺金朝，授征南将军之职，镇守彰德府，领兵扎在城外，请恭人收拾家资一同赴任，故此来请。”恭人虽在梁山泊，内外隔绝，不曾认得。心内思量：“算来未必肯投顺金朝，据这般说又不能不信。”即到里边把家资细软结束了，还有四个家丁，两个养娘，后槽牵出马匹。恭人上了马，家丁背着包裹，一同到城门边。杨林将挂号牌与守门官丁看了，燕青又打话，不知说甚么，连忙放出。到了店中，关胜大喜，燕青道：“幸不辱命！如今不可久停，今夜同戴院长作起神行法先到山寨。恐长兄这般仪表，又在本地为官已久，人都认得。倘有差

池，再难措手。我等明日雇了车子也就起程。”关胜与恭人说知：“通是旧日弟兄，用的计策。我今夜先去了，你同卢安人一起来。”关胜、戴宗作别而去。燕青到明早雇了几乘车，关恭人、二安人、小姐和养娘都坐了车子，把行李也放在里面。那匹马与杨林轮换骑着，重谢了店主人，一行人取路进发。

走了一日，到野狐铺，王进的营寨已不见了，杀死的尸体满地。燕青想：“是王进的寨破了。”天色将晚，并无有住家人烟，只得又赶一二十里。雷雨大作，路途又黑又滑，寸步难行。望见松林里有一点灯光，勉强捱到，却是一座寺院。到佛殿上，空荡荡地。请内眷下了车子，把马牵在殿后。杨林走进禅堂，有一盏孤灯挂在壁上，故此射出光来。提了便走，禅床上有人哼着道：“老僧患病，睡在这里，那个提了灯会？”杨林不应，走到殿上，唤卢成家丁去香积厨烧壶热水来，且吃干粮着。卢成热水烧到，取出炊饼肉粑子，大家分吃了些。燕青道：“这佛殿上不稳便。”唤养娘伏事安人们在东厅下权时安息，车夫、家丁等到西廊打盹，辛苦了一日，都睡去了。燕青、杨林在殿上闲话。

雨过天晴，推出一轮明月，分外皎洁。看玩多时，困倦起来，也思量去睡会儿。忽听得外面脚步响，恐怕歹人，闪到廊下，取器械防备。在窗棂内张看，见两个军官十来个大汉，都有腰刀弓箭，到佛殿上站住，又对着月色浩叹道：“有何面目去见老种经略相公！燕青原说四冲之地，劝我移营，悔不听他，为贼徒所败。一世英名都丧了！幸无家累，不如自尽以报朝廷。”那一个劝道：“从千军万马中挣出性命来，岂可不明不白死在这里！困倦了，且将息一晚，明日再处。”燕青、杨林走出叫道：“老将军，不可短见！燕青在此。”王进不胜惊喜道：“怎地又得相逢？足下真有先见之明。我正要移营，被那刘猊小贼子去高鸡泊招降张信、毕丰贼首回来，有五千人马，紧紧围定。我同凌将军拼命杀得出来，标兵尽皆覆没，无路可归了。”燕青：“康王已即位南京，号召四方英杰。宗泽留守东京，恢复两河。我有旧弟兄屯聚饮马川，且到哪里消停几日，整旅南还，去投宗留守，以佐中兴，有何不可？”又对凌振说：“救了关胜，先和戴宗到山寨里去了。”凌振道：“你干的事出人意料之外，其实可敬！”杨林取剩下的炊饼肉粑点饥，直谈到五更。叫起家丁、车夫，坐了内眷，让马与王进骑了，取路前往。

行了半日，并无村店，尽皆饥饿。后面尘头起处，一簇兵马到来。却是刘猊的游兵，有三百多人马，都是轻弓短箭，飞风赶来。燕青忙叫把车子推入树林躲避。那先到的见了，叫道：“那知事的汉子，快把车上妇女献来陪我们吃酒！”王进等大怒，各掣腰刀抵住。马上为头的笑道：“你这十四五个人，怎经动手！”燕青早放一枝弩箭，射中面门，翻身落马。杨林又砍着一个马胯

，也颠下来，被王进一刀断为两段。那三百兵马一齐裹拢来。正在危恶之际，忽有一队人马冲来，一个将官舞着双鞭杀人，把那游兵杀得落花流水，四散逃走了。燕青看时，却是呼延灼、樊瑞、戴宗。燕青大喜，下马相见，戴宗道：“李大哥唯恐路上难走，要我领三百兵来迎接，恰好在此相遇，幸喜不曾损伤。”呼延灼见了王进道：“王将军，你怎地也在此？”王进道：“呼将军，你同汪豹守杨刘村，怎放金兵渡河？各营俱败，我领残兵扎在野狐铺，又被刘猊所破。昨夜在古寺中会着燕大哥，同行到此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被汪豹所陷，几乎性命不保，有众弟兄在饮马川，只得暂住。”又与燕青、凌振各叙契阔之情。叫安了营，打中伙。那游兵死三十多人，收得十来个马匹，同坐了到山寨。李应等出来迎接，聚义厅一起见礼，送王进上坐，其余次第坐下，各叙仰慕之意。燕青打发车夫回去。关恭人、二安人、小姐自到后寨，李应娘子陪接不在话下，李应做庆贺筵席，关胜感激燕青不尽。呼延灼道：“平日只晓得他巧慧，见机而作，不想有这副忠肝义胆，妙计入神。我等只晓上前厮杀，哪里及得来！”众头领各各赞叹，一连畅饮了三日酒。却说游兵伤了三十余人，去报刘猊，说被饮马川贼人所杀，请兵去追不题。

且说那日东京这姓柳的，同金营官吃酒，失了木夹，忙到酒楼上寻觅，哪里得见。原来木夹照验了就要缴进，当日失了，那官打了一百鞭，两个承局都发充军。酒店里也费了好些银子。齐王通事府查号，又多出两号木夹来，方知关胜走了。又有人见他上饮马川。刘豫大怒，正要发兵征剿，又报伤了游兵，即刻遣刘猊到拈懒处请兵，备说饮马川强人肆横，不可不除。拈懒道：“闻知是梁山泊余党，多有智勇的人在里面，我还要招他。”差勇将秃鲁须皂雕旗一千去先抚后剿，刘猊领命而下。毕车道：“小将前日在龙角冈被他所破，哥子晁化又遭他害，火烧了万庆寺，此仇钉入骨髓。愿与张信为先锋，领本部五千兵去扫平山寨。”刘猊道：“你两个先发，我同秃鲁随后。只是要相机而行，拈懒元帅还要招他。”毕丰领诺，即同张信浩浩荡荡杀到饮马川，恨不得踏平山寨，泄恨报仇。

且说众头领在寨中饮酒，小喽啰报上山来，说：“华丰与晁化报仇，同高鸡泊张信领五千人马到了，随后刘猊领秃鲁皂雕旗助战。头领可速准备。”李应与众头领商议何以御敌，朱武道：“那高鸡泊是隋唐时李密、程咬金屯聚的所在，闻得张信骁勇，又有金兵相助，不可轻敌。我这里先到山边立了寨栅，设四队游兵往来接应，王进、关胜、呼延灼为正兵拒战。朱仝、樊瑞、呼延钰、徐晟为游兵接应，戴宗、燕青往来传递。”分派已定，刚立得营寨，张信、毕丰已到。

两阵对圆，三通鼓罢，张信、毕丰双马并出，手执兵器大叫：“贼寇快来

纳命！”李应、呼延灼、王进、关胜齐齐出马。毕丰又骂道：“梁山泊狂魂！杀我亲兄。今领大兵到此，快下马来受缚！”李应喝道：“无知小寇！敢肆胡言！那秃驴奸淫万状，自合天诛！你是我手里败将，半夜跳墙逃得命罢了，又来寻死！”毕丰大怒，把大杆刀砍来，李应挺铁钢枪接住，斗了二十合，不分胜败，张信忍不住，拍马待三尖两刃刀助阵，关胜把青龙偃月刀接战，四匹马儿转灯儿相杀。李应卖个破绽，拖抢便走，毕丰不舍，拍马赶来。李应带着枪，暗掣飞刀，中了毕丰左臂，负痛回马；李应又追来。张信见毕丰败阵，也要回马。关胜架住，不能脱身。凌振在山顶见了，放起连声号炮。呼延钰、徐晟、来仝、樊瑞四路里杀来。张信、毕车首尾不能救应，急退兵时，自相践踏，早伤了一千多兵，退到万庆寺火场上，却好刘猊、秃鲁已到。毕丰说兵败之事，刘猊道：“我曾吩咐不可造次，你恃勇轻进，挫了锐气，且扎营在这里。拈懒元帅有令，原教先抚后剿，差员稗将去唤来投降。”

却说众头领得胜回寨，商议道：“毕丰虽然败去，刘猊必然就到，不可便上山去。”正说间，探事的报来说：“齐太子差官在此。”李应道：“此来为何？”朱武道：“必然来作说客。且看来意，随口依允，不可便发怒。”原来这种将是蓟州营卒，抢病关索杨雄花红缎匹，被拼命三郎石秀打倒的踢杀羊张保。金兵到蓟州，这厮纠集亡命，乘机劫夺，投顺刘豫，署为裨将。当下刘猊教他来作说客，张保气昂昂走进，李应与他相见，道：“足下此来有何见谕？”张保道：“奉齐太子令旨，请将军去高擢爵位。”李应道：“我等是宋朝巨子，借饮马川暂歇，与齐国并无干涉，何故说授爵授位？”张保道：“大金应天顺人，建立齐国，河北地方并属所辖，这饮马川亦在境内。将军恁般英雄，宜及时建立功名，今上不着天，下不依地，恐非长策。”李应道：“且请足下暂留，与弟兄商议定了方好回复。”便送上山着人看守。李应集众头领计议，王进、关胜、呼延灼、朱仝一齐说道：“我等援朝廷官职，不幸兵败，得遇众好汉在此，同心协力，先攻破大名府，剿灭刘豫，恢复河北。虽身青草野，亦所不辞！”朱武道：“各位将军虽是忠心激发，但刘豫之势方张，又有拈懒三万大兵镇守大名，岂可破得？先把刘猊、毕丰杀他片甲不留，守住山寨，侯宗留守消息，然后进兵。”燕青道：“攻固不可，守亦甚难。我等兵卒不过三千，终日征战，必至疲敝，倘拈懒自领兵来，断然支持不定，如今款住张保，刘猊定然发怒，自引兵来。请将军如此如此，必获全胜。然后收拾回南，去投宗留守，共佐中兴，此为上策。”众头领皆喜，依计而行。

果然刘猊在万庆寺守了三日，不见张保回报，焦躁道：“这伙贼寇恁般可恶。”唤华丰、张信为先锋，自与秃鲁为中军，杀到饮马川来。战场净荡荡地，并无一人。寨门紧关，随你叫骂搦战。不见出来。到第三日，天色未明，一

声炮响，摆成阵势，众好汉立马阵前。刘猊出阵，头带紫金冠，高拴两条雉尾，身穿黄金锁子甲，骑匹五花骏马，手执方天画戟，高喝道：“你们这草寇真不达理！我奉元帅拈懒之命，好意差官唤汝等来降，以免一死，怎羁留来使，尚自的执迷！”又见关胜在对阵，大怒道：“你这匹夫！自夸有忠义之心，怎假传木夹，又逃来做贼！”关胜道：“乳臭小儿，辄敢大言！你父子受朝廷厚恩，不思报效，反悖逆称尊！我今拿你碎尸万段，先正典刑。”举青龙刀砍来，刘猊将画戟相迎，不上三合，气力不加，勒马便回。张信、毕丰双马并出，李应、呼延灼一同接往。战了三十多合。毕丰终是左臂未痊，被呼延灼打着肩窝，翻身落马。张信撤了李应来救华丰，燕青在旗门影里看得真切，一弯箭射中胸膛，也颠下马来。关胜、朱仝两把刀一同砍下，不防在刀口上一磕，火光迸出。张信、毕丰都逃回本阵。呼延钰、徐晟大喊杀入。秃鲁见不是头，领了皂雕旗先走。众好汉一齐赶杀，刘猊弃甲丢盔而走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又折了二千多兵，退到万庆寺喘息方定。刘猊道：“不灭这班草寇，誓不回去！差人去讨救兵来。若容留在此，倒是心腹大患。”传令将士谨守，防备劫寨不题。

却说众好汉到黄昏时分，结束起来。李应叫带过张保，叱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，敢来做说客。今晚借你这颗头祭旗！”叫军士枭了首级。吃过晚饭，一齐起马到万庆寺，已是三更天气，万籁无声，月光惨淡。万庆寺虽然烧了，四围墙垣不倒，如城子一般，左边靠一座山冈，右边通着大路。刘猊也怕劫寨，前后俱排木栅拒马，望到里面，打十来个火堆，那皂雕旗张了皮帐在中间睡，其余兵将尽不卸甲，蹲身打盹。更鼓分明，提铃巡哨，却也严紧。李应分拨呼延灼、王进截住后门，朱仝、徐晟、呼延钰守在右边，自同关胜、樊瑞抵住前面，只候公孙胜作法。听得狂风忽起，飞砂走石，一声号炮，那一带松涛如千军万马驰骤。刘猊、张信、毕丰慌忙惊醒，虽然准备，当不得这一日征战，力偿神疲，立得起身，见寺前后火把通红。那秃鲁与皂雕旗先自乱窜，要夺路而出。前后多是强弓硬弩，兵马如林，都被射转。正没理会处，那寺基平地上天崩地裂，一片霹雳之声从底下发起，火光万道，飞到半天，打得人马尽成齑粉。张信推倒右边墙垣，蔽翼刘猊。呼延灼一鞭正中张信脑袋，跌下马，踹成肉泥。毕丰和秃鲁冲到前门，关胜一刀，秃鲁闪遁，毕丰慌忙转身，李应一枪挑于马下，樊瑞加上一刀，衬了马足。皂雕旗尽皆烧死，单走秃鲁、刘猊两个。焦头烂额的兵不上四五十人，抱头鼠窜而去。这计是燕青用的：拘留张保，激怒刘猊，来攻山寨。三日不出战，使杨林、蔡庆、杜兴、凌振去万庆寺埋地雷，待他败阵，不尽情追赶，重扎营寺基。公孙胜在山顶祭起风来，凌振引着药线，天雷与地雷同发，四面有兵围住，教他哪里走！自然一堆儿死在里面

。有诗为证：

丞相南征汉鼎分，渡沪五月涨蛮云。

火攻一样同奇妙，浪子能烧藤甲军。

李应等大获全胜，回到寨中，燕青道：“虽然杀得刘猊只轮不返，必然去请挾懒大兵到来。众寡不敌，恐有失着。不若乘此大胜之后，拔寨南还，去投宗留守，共建功业，完我弟兄们一生心事。”众头领尽皆大喜，即拨呼延灼、杨林、樊瑞、呼延钰、徐晟为前队；李应、公孙胜、朱武、柴进、燕青、杜兴为中军，保护家眷辎重；关胜、王进、朱仝、蔡庆、凌振为断后；戴宗往来通信。共有三千多兵，五百匹马，二百乘车子，装载粮饷，放火烧了寨栅，即日起程。一路关津见兵威整肃，不敢阻挡。迤迤行到黄河渡口，见一个大营，刀枪密密。此是金宋交界之处，金朝设兵防守。河水滔滔，并无船只可渡。李应等也扎下寨栅，算计渡河。正是：茫茫河水英雄泪，冉冉征云战气悲。不知怎地过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登云山、饮马川两处，譬诸江汉分流。此番大征战，结饮马川之局，以便并入登云，如汉水入江，同归于海，洵是巨观。

第二十七回 渡黄河叛臣因授首 进鸩酒狭路巧相逢

却说李应众好汉弃了饮马川，整旅南还，行到黄河渡口。此是南北交界之处，北岸边金朝扎下一个营寨，有大将乌禄与前日放过金兵的叛臣汪豹镇守。李应也安了营，商议道：“乌禄、汪豹领五千兵在此，又无船只可渡，必须破了他，方好过去。”呼延灼、王进道：“那汪豹贼子输诚卖国，使一二帝蒙尘，汴京失陷，是个罪魁。今日遇着，恨不生食其肉！我二人就去打寨。”李应道：“汪豹不打紧，有乌禄在彼，不可轻敌，须要小心。我自领兵接应。”呼延灼、王进领五百兵前进。

却说乌禄正在军中商议道：“那饮马川草寇弃了巢穴，逃回南去，我这里不捉去大元帅处请功，等到几时？”汪豹道：“归师莫掩，穷寇勿追。他孤军到这里，利在速战。我这里深沟高垒，不与交锋，必然粮尽力疲。速发文书去挾元帅处，再请兵来，首尾夹攻，自可一鼓而擒。”乌禄依言，传令守在寨门，不许出战。就差“夜不收”二名赍文书去请兵不题。

王进、呼延灼前队到了，见那寨门紧闭，排满鹿角蒺藜，甚是坚固，攻打不开。李应引众好汉一同到来，随你百般搦战，只不出来。无计可施，只得回营。燕青道：“他有五千兵不来出战，不是怕我们，必然有计。待我师老粮尽，去请大兵来夹攻。我这孤军没有救应，如何是好？可差探事的四处巡缉，若有去请兵的拿来，自有计策。”李应就差蔡庆、杜兴领喽啰巡哨，不上半日，拿到乌禄的“夜不收”二名，搜出请兵文书。李应叫拿去砍了，呼延灼却有

些认得，叫转来问是哪人。那“夜不收”大叫道：“将军，小的就是将军部下。前日汪豹献了隘口，没奈何归顺了。”呼延灼道：“那乌禄怎不出战，紧守寨门？”那“夜不收”道：“乌禄就要出战，是汪豹阻住，教请兵来夹攻。”燕青好言安慰道：“你两个著肯归顺，不唯不杀，还有重赏。”“夜不收”跪着垂泪道：“小的是东京人，有父母妻子在家，被汪豹留住回去不得。将军肯饶性命，赴汤蹈火亦所不辞！”燕青叫取酒食压惊，留住营中。对李应道：“大名府往返也须五日，到第六日，我有一计可破乌禄。只是也要紧守，晚间防他来劫寨。”到第六日，燕青摸出木夹来道：“如今又要用这东西了。前日破了皂雕旗，剥得衣帽在此，唤杨林、樊瑞、杜兴、蔡庆打扮做家丁，我原装金营将官，教了‘夜不收’言语，我们先去。这里选四员大将，领一千兵攻打，他自然出战。我在里面放起火来，方可破他。”

燕青就同了“夜不收”到乌禄营中，先禀道：“挾元帅不肯发兵，原批带回，差一位爷在这里。”燕青上前，与乌禄行了礼，把木夹照验。打话说道：“挾元帅说，这里有五千兵马，难道几个草定剿不得，又要请兵？”乌禄道：“咱原要出战，被汪豹阻挡。”燕青道：“元帅又说，汪豹是南朝人，不肯出战，恐有二心。若再推阻，定以军法从事，斩首号令。”汪豹在傍眼睁睁看他两个说话，因懂不出语言，无可分辨。忽报到寨前有四员大将，耀武扬威在哪里大骂。乌禄唤取披挂来，绰枪上马，开营出战。汪豹谏道：“大兵未到，不可出战。”乌禄大怒，叱道：“无能小辈！听了你，几乎坏事。你若不肯出战，先斩首级！”汪豹没奈何，也只得持刀同出。

两阵对圆，呼延灼见了汪豹，怒从心起，舞双鞭竟打过来。汪豹把刀接住，斗了十来合。乌禄见汪豹力怯，自挺枪出马。关胜敌住，也斗上三十合。凌振放起号炮，燕青、樊瑞在寨里放起火来，杨林、杜兴拔刀乱杀。乌禄见寨中火起，拨转马头回到寨边。杨林、杜兴、蔡庆、燕青、樊瑞一齐杀出，乌禄拍马落荒逃去。汪豹心慌，也思量走脱，呼延灼赶上，一鞭落马，小喽啰绑缚了。那乌禄的兵死的死逃的逃，尽皆星散，无人拦阻。只是黄河浊浪滔天，无船可渡。“夜不收”禀道：“汉里暗藏三百只大船，可以渡得。”李应大喜，遂拔寨到船边，把家眷、辎重装载在船，然后把兵马一同渡过。

顷刻到了南岸，黎阳城中也有来兵把守，却是王进标下。接进城中，王进问得老种经略相公一月之前身故，不胜凄切。李应取二百银子赏了两个“夜不收”，教他回去。燕青道：“偶然拾得这木夹，干了三件大功劳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若无兄弟你这副大胆，会讲各处乡谈，也做不来！”叫带过汪豹，骂道：“你这逆贼！朝廷差我们十员将官来守黄河渡口，杨刘村是第一个紧要去处，你怎么背国私降，引金兵过河，断送了宋朝二百年社稷山河，使两朝龙驾没

陷沙漠，害了数百万生灵！你思量贪图官爵，荫于封妻，怎想也有今日！我为朝廷正典，为天下伸冤！”命立一旗杆，在百步之外，把汪豹吊上去，唤军士乱箭射死。下面设酒庆贺。不消半刻，汪豹身上箭如犯毛，放下来把肉割碎喂狗。众头领尽皆欢畅。

话说李应仍将兵马拔为三队，往河南进发。李应道：“烦戴院长先去东京探个消息，好投宗留守。”戴宗领命去了。一路无话，行了几日，到了中牟县。人民逃散，只剩一个空城。李应道：“且屯在城里，候戴院长回来，再定行止。”遂进城扎下。其时，兵戈之后，四野萧条，荆榛满地，行人稀少，豺虎成群。等了两三日，不见戴宗回来。燕青、杨林、呼延钰、徐晟跟十数个兵，弹弓弩箭，去野外打鸟雀顽耍。到日色平西，带了些野味回来。见大路上两乘车子坐着四个人，都是方巾便服，后面马上骑着一个军官，背着救命，有两三担行李，脚夫挑着透迤行来。燕青见了寻思道：“那车子上坐的两个人，有些面善，一时想不起。马上军官背着救命，想是流贬的官儿。”也不放在心上。不上半里之遥，又见十名军汉，都带腰刀弓箭，提着朴刀走来。为头的见了燕青，叫道：“小乙哥，你怎的在这里？”燕青看时，却是东京城内卢二员外的邻舍，叫做叶茂，是开封府内的马头军。燕青也叫道：“叶大哥到哪里去？”叶茂道：“晦气！要走八千多里路哩！”燕青道：“怎走这远路？是何勾当？”叶茂道：“总为这几个害人精！你道前面车子上坐的四个是甚么人？说出来神惊鬼怕！”燕青道：“又来取笑。那四个人，方才我见满脸的晦气色，怎恁地了得？端的甚么人？”叶茂道：“便是写谨具帖子送宋朝天下与金国那班大臣。”燕青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敢是蔡京、高俅、童贯？这年纪少些的又是哪个？这几个人汴京未破时早已流贬，为甚今日还在这里？”叶茂道：“那便是蔡京儿子学士蔡攸。你不晓得，汴京未破时，大学士陈东劾奏六贼误国殃民，奉旨尽皆论贬，分两起押解。一起是王黼、杨戩、梁师成，到雍丘驿被冤家刺杀了，已是清帐；那一起是这四个，毕竟蔡京阴猾，见金兵攻打汴京危急，购买了押差官，宽纵了，隐匿乡村，在哪里观望，又要投顺金朝做官。兵戈扰乱，没处查考。康王正位之后，李纲为宰相，严查起来，儋州知会从不见到。有仇家首报，捱缉出来，把前香押差官问罪，又差我本官押解，点我们护送。因杞县那一带有土贼，不可走，在这里绕转来。”燕青道：“前面到何处安歇？”叶茂道：“打点到中牟县城里。闻有兵马屯扎，且再行去看。”燕青道：“县里的兵马是我的相好弟兄，宿歇不妨。久不会面，寻杯酒儿叙叙旧情。”两个一头说一头走，到了城边。叶茂赶到押差官马前说道：“前边并无旅店，中牟县内虽有兵马，却有相识在内，可以安歇。”押差官便叫进去，寻一所空房住下。

杨林、呼延钰、徐晟虽见燕青与叶茂对话，却不关心，不知说甚么。燕青走来与众人说道：“偶然遇着四位大贵人，须摆个盛筵席待他。”李应道：“又是什么大贵人？”燕青笑道：“这四位贵人，平日有恩惠在我们面上。今狭路相逢，不可怠慢！”便将蔡京父子、高俅、童贯责贬儋州，从此经过的话说了：“我已请到城内了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真是难得相逢！每人赏他一刀便了，摆甚筵席！”燕青道：“若是一刀，有甚趣味？须要慢慢消遣他。如此如此才妙。”众人依言。

燕青遂同杨林、樊瑞、蔡庆、杜兴到押差官寓所，见蔡京等四人立着闲谈，燕青拱手道：“李将军闻得蔡太师、学士、高太尉、童枢密在此，旅邸萧条，特备小酌，遣某等来迎请。”蔡京等愕然道：“哪位李将军，承这盛情？我等羁旅之人，不便过扰，辞了罢。”叶茂见燕青来请，便对押差官道：“这个便是邻舍，李将军想是他相识。”燕青道：“敝友极是世情的，就屈台驾同往。”押差官道：“李将军敢和太师有旧？是何官职？”燕青道：“正是。极蒙太师、枢密抬举的，一去便知。”蔡京寻思道：“想是门生故吏。世态炎凉，还有这一存厚道的人。”押差官撺掇，遂一同起身。燕青使杜兴先去通报。李应把队伍摆列得十分严肃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衙厅上灯烛辉煌，摆设盛席，众好汉结束齐整，立在两边。见蔡京到了，动起军中鼓乐来。李应降阶相迎，逊至厅上，逐位分宾主。见了礼，即送蔡京等四人和押差官上坐。蔡攸因父亲在上，谦避东边第一位。众好汉依次两旁坐定。

酒过三巡，食供两套，蔡京、高俅举目观看，却不认得，忍不住开言道：“某等放废之人，何劳盛举。只是素未识荆，好生不安。”李应笑道：“太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四海具瞻的。虽是向日屡沐恩波，但不得一觐龙光。高太尉、童枢密会过两三次，难道便忘了？”又饮勾多时，李应道：“太祖皇帝一条杆棒打尽四百军州，挣得万里江山，传之列圣。道君皇帝初登宝位，即拜太师为首相，燮理阴阳，掌军国重事，怎么一旦汴京失守，二帝蒙尘，两河尽皆陷没，万姓俱受灾殃，是谁之过？”蔡京等听了，心中不安，想道：“请我们吃酒，怎说出这大帽子话来？”面面相觑，无言可答，起身告别。李应道：“虽然简褻，贱名还未通得，怎好就去！”唤取大杯斟上酒，亲捧至蔡京面前，说道：“太师休得惊慌，某非别人，乃是梁山泊义士宋江部下扑天雕李应便是。承太师见爱，收捕济州狱中，幸得救出，在饮马川屯聚，杀败金兵。今领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兴，不意今日相逢，请奉一杯。”高俅、童贯、蔡攸俱各送上。蔡京等惊得魂飞魄散，推辞不饮，只要起身。李应笑道：“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，且请竟坐。”只见王进立起身来，把白须一张，喝道：“高俅！我非是梁山泊上人，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你本无赖小人，学使枪棒本

事低微，要与我先父较量，一棒打翻。不归咎自己，反要挟仇报怨，害我性命。车投老种经略相公处，升授兵马指挥使，今日特地与你剖明。”高俅顿口无言。又见小旋风柴进位来道：“我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，住在沧州横海郡，小旋风柴进便是。先朝赐有丹书铁券，安居乐业。你使族弟高廉做高唐知州，那殷天锡恃了姐夫的势，把我叔父柴皇城呕死，要占花园。黑旋风李逵路见不平，把殷天锡打死，高廉将我监禁在狱，幸得宋公明救上山寨。受了招安，破方腊时曾建大功，我辞了官爵，归隐沧州。你又使高源为沧州太守，凑着奉旨搜括金银。高源公报私仇，要杀我全家。通倚了你的势！如此横行，怎生忍得？”高俅亦无言可对。裴宣执着双股剑走到筵前道：“这是旧事，不必提起了！军中无以为乐，待我舞剑以助一醉。”出双剑左盘右转，如两条电光缭绕映带，寒光闪闪，冷冷飏飏，尽皆喝采。舞罢弹着剑作歌道：

皇天降祸兮，地裂天崩。二帝远巡兮，凜凜雪冰。奸臣播弄兮，四海离心。今夕殄灭兮，浩气一伸！

蔡京四人听得面如土色，燕青道：“舞剑不如相扑。高太尉，可记得统兵到梁山泊战败之后，你被浪里白条提上山来，宋公明设席相待，酒后我和你相扑？今日夜长无事，再和你交交手看。”樊瑞道：“童贯！你听信赵良嗣、郭京说公孙胜会使妖法，差兵马来二仙山捉拿，与公孙胜甚么相干，通是我混世魔王樊瑞干的！教你今夜认得，那右边第二位，头戴星冠身披鹤氅的，就是公孙先生。”押差官道：“列位也讲得勾了，夜深酒多，即此告别。这四位是朝廷犯官，小可押解亦不可造次。”樊瑞圆睁怪眼，倒竖虎须道：“你这甚么干鸟，也来讲话！我老爷们是天不怕地不伯的。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弟兄弄得五星四散，你只看那般锦绣江山都被他弄坏。遍天豺虎，满地尸骸，二百年相传的大宋瓦败冰消，成甚么世界！今日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！难道不容我们说几句话么！你这干鸟若再开口，先砍你这颗狗头！”押差官吓得浑身冷汗，哪里敢再开口。李应叫把筵席撤开，打扫洁净，摆设香案，焚起一炉香，率领众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灵，望北拜了二帝，就像启奏一般齐道：“臣李应等为国除奸，上报圣祖列宗，下消天下臣民积愤！”都行五拜三叩首礼。礼毕，抬过一张桌子，唤请出牌位来供在上面，却是宋公明、卢俊义、李逵、林冲、杨志五人的名号。点了香烛，众好汉一同拜了四拜，说道：“宋公明哥哥，众位英魂在上，今夜拿得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蔡攸四个奸贼在此，生前受他谋害，今日特为伸冤，望乞照鉴！”

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蔡攸尽皆跪下，哀求道：“某等自知其罪。但奉圣旨去到儋州，甘受国法，望众好汉饶恕。”李应道：“我等一百八人，上应天星，同心协力，智勇俱备。受了招安，北伐大辽，南征方腊，为朝廷建立功业。

一大半弟兄为着王事死于沙场，天子要加显职，屡次被你们遏住。除了散职，又容不得，把药酒鸩死宋江、卢俊义，使他们负屈含冤而死。又多方寻事，梁山泊馀党尽要甘结收官，因此激出事来。若留得宋公明、卢俊义在此，目今金兵犯界，差我们会拒敌，岂至封疆失守，宗社丘墟？今日忠臣良将俱已销亡，遂至半壁丧倾，万民涂炭，是谁之咎？你今日讨饶，当初你饶得我们过么？还有一说，蔡京若不受贿赂，梁中书也不寻十万贯金珠进献生辰杠！豪杰们道是不义之财，取之无碍，故劫了上梁山。高俅不纵侄儿强奸良家妇女，林武师不上梁山泊。不受了进润，批坏花石纲，杨统制不上梁山泊。童贯不纳赵良嗣狂言去夹攻辽国，金人无衅可乘，哪见得国破家亡？今尔等不思主忧臣辱，主导臣死，二帝六宫俱陷沙漠，天日难睹，还想腆颜求活！只是石勒说得好：‘王衍清人，要不可加以锋刃。’前日东京破了，有人在太庙里看见太祖誓碑：‘大臣有罪，勿加刑戮。’载在第三条。我今凛遵祖训，也不加兵刀，只尝尝鸩酒滋味罢。”唤手下斟上四大碗，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蔡攸满眼流泪，颤笃笃的，再不肯接。李应把手一麾，只听天崩地裂发了三声大炮，四五千人齐声呐喊，如震山摇岳。两个伏事一个，扯着耳朵把鸩滴灌下。不消半刻，那蔡京等四人七窍流血，死于地下。众好汉拍手称快，互相庆贺。李应叫把尸骸拖出城外，任从鸟啄狼餐。有诗为证：

误国元凶骨化尘，英雄积闷始能伸。

平生不作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

却说那押差官见四人死了，惊呆半晌，说道：“列位将军不差，只是教我怎生去复命？”李应道：“不妨。说是梁山泊好汉有冤报冤，处置死了。”唤取二十两银子送与押差官道：“免得你万里跋涉。”押差官谢了。燕青也取十两银子送与叶茂道：“亏你通信，消了一口恶气。”叶茂道：“卢二员外房子被焚，可怜安人母子解到金营，不知下落。”燕青道：“我已赎回，现在这里，有劳纪念。”卢成出来道：“叶大叔，我同安人小姐想不能还家，烦你把赁下的一间房子退了。有几件破家伙，前日借了你三钱银子没有还，推折了罢。”叶茂道：“小事。”遂同押差官去了。

倏忽之间，天色已明。却好戴宗回来，说道：“宗留守招纳豪杰，王善、李成都领部下归顺，将一片忠肝义胆，人人抚循，尽愿效力，兵势甚盛。一连三疏，请皇上还都，谁知被汪伯彦、黄潜善所遏，气愤填胸，因得重疾。临卒之时，不及家事，大呼‘过河’三声，呕血而死。将士尽皆流涕。朝廷差杜充来继任，暗弱无能，不惜将士，尽皆解体，重复散去了。又闻兀术四太子领十万大兵要到建康，杜充畏惧，兵还未到，弃了河南，引兵退到淮西。百姓重番逃散，京城依旧一空了。”众头领听了，愕然道：“宗留守既亡，我等何所归

着？况兀术南下，这个空城怎生住得？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弟在山东路上，遇着一个弟兄，说他哪里甚好，不如暂去容身，再作道理。”有分教；梁山泊上起微波，忠义堂中瞻后劲。不知戴宗说到哪里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按正史，蔡京流贬儋州，年八十馀赐死。家属四十三人，皆诛戮。今借供众好汉唾骂，以快人心耳。可谓《后水浒传》成，而乱臣贼子惧。

第二十八回 横冲营良马识故主 靖忠庙养卒奉英灵”

却说李应兵马屯扎中牟县，戴宗回来说，宗留守身故，杜充弃了汴京，回到淮西，兀术领兵将到建康，众人一时进退两难。戴宗道：“我会着穆春来打探东京消息，说阮小七、孙立等在登云山聚义，兵精粮足，十分兴旺，要我回去。我说众弟兄俱在中牟县，要等回复宗留守消息，过几日到。那穆春先回去了。我想登云山僻在海隅，兀术的兵不在那边经过，何不且会权时安顿。然后到建康，竟归朝廷，亦无不可。”众头领依允。遂仍旧做三队，陆续进发，望山东道上来，一路无话。将近东昌府，天色已晚，戴宗沿途侦探，飞也似走来，说道：“兀术大兵将次已到，中军、后队作速回避，我去招前队转来！”又飞也似走了。李应急令兵马从小路进去十里多路，卧虎岗下扎住。

却说呼延灼领前队兵，凑着兀术的前锋已到，大路上无处隐避，被大队人马一冲，四分五路，各自奔走。幸得黑夜，容易躲过。到天明查点，不见了呼延钰、徐晟二百多名兵。到日中，后队俱到，呼延灼道：“昨夜不打仗，未必杀害，他两个心机灵变，又有一身本事，决不妨事。”李应叫扎住寻觅，呼延灼道：“这四冲之地。怎生扎得？且上前去，他自会寻来。”遂拔营前去。

话说呼延钰、徐晟见兀术兵来，跨马先走。黑暗里谁想混入金兵队中，不能脱身。那前锋将阿黑麻是兀术标下第一员勇将，专要掳掠二十以下、十五以上的小厮，训练精熟，号为“横冲营”。取他少年胆壮，扒城打仗不顾死活，横冲直撞的意思。已有五百多人，自成一队。见呼延钰、徐晟状貌奇伟，带有兵器，问是哪人，甚么姓名。呼延钰答道：“我兄弟两个，名唤张龙、张虎，是河北人。父亲张得功，现在齐王殿下做正兵马总营。”阿黑麻道：“可会武艺么？”呼延钰曰：“都晓得。”呼延钰舞动双鞭，徐晟将金枪轮使一回，阿黑麻大喜道：“我猜是将门之子，果然不差。”取两扇木牌，烙了字：“你可带着，署为‘横冲营小飞骑’，五百名冲锋的孩子通服管辖。须要尽心出力，还有升赏。不可逃走，若拿转来，立刻砍了！”呼延钰道：“我的父亲在齐国做官，是一家人，逃到哪里去！”两个领了木牌，到了本营，一般人服役磕头参谒。两人暗地商量，且暂时哄他，乘空便走。他两个乖觉，随口和顺，各营兵将尽喜欢他。又不时到阿黑麻面前出力献勤，阿黑麻待以心腹

，赏赐衣帽、饮食，不消两日，习成一般的腔调了。

呼延钰对徐晟道：“既是做了小飞骑，该把本标的兵逐名点验，册籍注明，也好查核。”徐晟笑道：“有理。做此官行此礼。”设了公座，摆列朱匣笔砚，一同坐下，逐名唱过。点到一名宋安平，神清骨秀，是个文弱书生。呼延钰有些面善，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，可有父母，几时归营的？”宋安平垂着眼泪答道：“是郓城县管下，宋家村人，父亲名唤宋清，同母亲在堂。”呼延钰道：“可晓武艺么？”宋安平道：“可怜幼读诗书，曾科举到京，中三甲进士，不曾补官。因汴京破了，还到家乡，被大兵拿住，僮仆失散，将近十日了。”呼延钰明晓得是宋公明侄儿，向徐晟丢个眼色，说道：“你既是读书人，升做记室，同我一处安歇。”点完散去。呼延钰道：“你可认得我两个？”宋安平道：“像是会过，一时省不起。”呼延钰道：“我便是双鞭呼延灼之子，名唤呼延钰。他是金枪手徐宁之子，名唤徐晟。从父亲、李应、关胜、燕青等伯叔在饮马川回南，遇着阿黑麻，大兵一冲，乱军裹了来。原是世弟兄，觑个空我们逃去，不可泄漏。”宋安平大喜道：“小弟文弱无能，全仗两兄挈带。”自此来安平与呼延钰、徐晟做一处，每事商量。

一日，同到马坊内闲耍，见有上千马匹，云锦一般。有一匹白马，龙睛凤臆，身驱高大，昂然直立。又有一匹黑马，四蹄却是雪白的，骨相与凡马不同。看官，你道这两匹马是何名色？那匹白的便是段景住西番得来“照夜玉狮子”，被曾头市夺去与教师史文恭乘坐，后来卢俊义杀了史文恭。那“照夜玉狮子”家公明极爱、他自己骑着。那匹黑的，便是呼延灼征梁山泊御赐的“踢雪乌骓马”。那两匹马，真是千里龙驹。当年招安到京，童贯晓得这两匹骏马，使人盗了去。宋公明怕惹事，不敢声张。不知怎么又属了金朝。原来好马与人的寿数一般，精力强健，有几十年本事。这两匹马正在壮盛之时，良马比德君子，见了宋安平、呼延钰似有故主之情，一时咆嘶不已，似有喜跃之状。宋安平、呼延钰哪里晓得，看了一回，走了出来。时贤有诗叹道：

马送伯乐尽嘶风，故主情深鸣亦同。

不信试看飞赤兔，尚随关圣五云中。

却说兀术兵马已到山东地面，那营州府是宣抚使张所镇守。那张宣抚忠勇兼备，兀术忌他威名，不敢打济州过，要抄路到淮西，传令箭唤阿黑麻到大营议事去了。徐晟曰：“趁阿黑麻不在，便好走脱。若拔起营来，便难为计了。”呼延钰道：“身边没有盘缠，待我设法弄些去。”坐了公位，唤齐一营孩子说道：“方才将军教我带了册籍到四太子大营里，凡年幼没有膂力的便放回去，只是我要常例钱，方肯开出。”那些孩子巴不得要放，身边所有尽拿出来，也有一两的，也有五钱的，共有四五十两银子。徐晟拴在腰边，到马坊对管

马的说道：“将军传令箭来，教我带本营册籍到大营里查点。这宋安平是掌册籍的，也要同去，须选三匹马骑去。”那管马头目见阿黑麻宠任这张龙、张虎，不敢阻挡，说道：“小飞爷，你自去选。”呼延钰、徐晟便带出“照夜玉狮子”、“踢雪乌骓”，又拣一匹“五花骢”，搭上鞍辔，同跨上了，加了两鞭，如风的去。

顷刻四五十里，离营已远。呼延钰道：“幸喜已脱虎口，只从小路去。此去是宋朝地面，身上衣帽脱去了罢。”竟把帽子除下丢在路旁，光油油露个总角儿。徐晟道：“我们三队兵马前夜夫散，不知哪里去了。没处访问，竟到登山云罢。”宋安平道：“小弟承两兄不忘世谊，得脱此难，没世不忘。郓城县是济州管下的，想离此不远，且到合下消停两日，再去未迟。”呼延钰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又行了四五十里，见道旁有座酒店，挑出酒望子，徐晟道：“走了这半日，肚里饥了，且吃些东西再走。”跳下马把马拴在门前柳树上，进店拣副座头上下，叫打三角酒，有好馇饭拿来。酒保捧出一盘胡羊肉，一只肥鸡，三十个肉包子，把酒斟上。又饥又渴，吃了一回，叫再打酒来。酒保道：“有一瓶香糯酒，只是浑些，不知用得么？”呼延钰道：“只要味酽，浑些不妨。”酒保烫出一镊热酒来。那酒不吃，万事全体。呼延钰三人哪里晓得，才一到口，便头重脚轻，昏晕了去。酒保唤伙家先来牵马进去，喝采道：“这三匹好马，就值二百多两银子了！”把三个身上搜寻，只徐晟腰边有四五十两银子，便要扛进作坊里去。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年纪不上三十，绰口髭髯，鲜眼睛瘦骨脸的，仔细一看，说道：“不要动手，像是好人家的。花也未开足，不可害他性命！”

看官，你道这汉子是谁？更有一段话头。这个人便是帮武大捉奸报信与武都头杀死潘金莲、西门庆的卖雪梨的郓哥。虽是小经纪，倒有一片热心，最是路见不平，惯要出头。因兵马扰乱，做不得生意，到这里投奔一个人。那个人姓江，名忠，原是梁山泊管粮料的小头目，为人诚实。宋江在日，托为心腹，招安时节，有了年纪，归农在家。后来道君皇帝晓得宋江、卢后义屈死，又梦游梁山泊，因敕有司建庙在梁山泊春秋祭扫。那江忠亦因兵乱安身不得，就住在祠内，不忘宋公明昔日之恩，添香供水，如香火秀才一般。招集几个闲汉做些小勾当，郓哥也入了伙。依朱贵故事，在李家道口开座酒店，打听客商来往。进店吃酒的，有些油水，把蒙汗药弄翻了取他财帛。当下郓哥把解药救醒，呼延钰先起来道：“有这样好酒，就睡了去！”徐晟、宋安平也醒了，擦着眼道：“吃不多就醉倒了！”郓哥在旁只是暗笑。呼延钰道：“兄弟会了钞，我们好赶路。”徐晟去腰边摸银子，却没有了；呼延钰看柳树上系的三匹马，也不见了。徐晟大怒，劈胸揪住酒保喝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，怎偷我们银子

！把马牵过，快拿出来，不要惹老爷性发！”轻轻一推，酒保跌去二三丈路。郗哥陪话道：“郎君息怒，银子与马通在这里，自然送还。郎君上姓？要到哪里去？”宋安平接口道：“我们是本县宋家村上，要回家去。”郗哥道：“宋家村有个铁扇子宋四员外，可是盛族么？”宋安平道：“便是家父。”郗哥道：“既如此，请进后面去。”

三个走到水亭上，推窗一看，只见烟波万顷，山光滴翠，徐晟曰：“这好像蓼儿洼，我们幼时顽耍过的。”郗哥道：“有眼不识泰山，伙家甚是得罪！”搬上齐整酒肴，郗哥斟了敬上。呼延钰道：“你是何人？说明了好吃！”郗哥道：“小人一片好心，请坐了。这便是梁山泊徽宗皇帝敕建靖忠庙，装塑各位义士尊容在内，一向无人看守。近来有个江忠，原是宋将军旧日小头目，因兵乱乡间不安稳，到庙内侍奉香火，朝夕礼拜，酬报旧恩。有几个人生理失业，也存身在哪里。小人便是郗城县里卖雪梨的郗哥。适间伙家不省得，其实酒里有些不那个。小人见三位郎君相貌非凡，把解药救醒。银子在这里，一毫也不敢动，马在后槽喂料。只不敢拜问郎君高姓。”呼延钰道：“你既是好人，说也不防。我是呼将军之子呼延钰，这个兄弟是徐将军之子徐晟。”遂把东昌被捕，金营遇着宋安平，偷营出来的话讲了。郗哥道：“果是英雄将士，待报知江忠，迎接上山去瞻礼各位尊容，却不是好！”三个听了，就起身要去。郗哥道：“且宽饮几杯。有个道理，待我射枝响箭去，那边自摇船过来相接。”徐晟道：“我记得山前有条大路，骑了马去好不爽快，谁耐烦坐在船里！”郗哥留不住，牵出马来跨上，扬鞭而去。郗哥也便跟来，先报与江忠知道。下来迎接到堂上，江忠纳头便拜，呼延钰三个回礼不迭。看那江忠时，六旬以上，精神强旺，称谢道：“世态炎凉，转眼负恩，哪里有你老人家恁般忠厚！”江忠道：“小人年老无能，蒙各位将军向日抬举，在此朝夕顶礼，唯愿早登仙班。三位郎君这般伟俊，可见英雄有种。老眼晕花，也觉霎时亮了。”点起香烛，伐鼓鸣钟，呼延钰三个恭身展拜。拜毕，看见殿宇嵯峨，金身焕彩。上面塑晁天王、宋公明，左边三十六位天罡，右边七十二位地煞，状貌俨然，威仪凛烈。怎见得：

绀殿凌云，珠帘映日。金炉内香霭氤氲，玉盏中甘泉澄澈。天地显罡煞之精，人境合英灵之美。义胆包天，忠心贯日。不贪财，不好色，尽是熙皞之民；同任侠，同使酒，皆吐浩然之气。有时撼岳摇山，不过替天行道。面虽异，精神常在；心则同，生死不移。八百里烟波，流不尽英雄血泪；百八人气谊，挽回住淑世颓风。江湖上名姓远闻，如雷灌耳；伏魔殿星辰出世，似水朝宗。绿林煞出一片忠诚，磷阁标来许多功业。殃者重归金阙，生的再扰红尘、须眉张动，犹然气吐虹霓；铁马惊嘶，尚欲踏平山岳。正是：不因妙手开生面

，哪识当年聚众英。

那呼延钰三人逐位瞻仰，宋安平、徐晟不觉潸然泪下。呼延钰道：“果然装塑得好，昔日英雄尚在！我们到此一番，也是难得。”取五两银子叫郗哥置备福物，明日祭奠，尽一点孝思。说完了又到山前山后各处游玩，呼延钰道：“弟兄，你还记得那年夏天，叫小喽啰撑一只小船同花叔叔的儿子去采荷花，你翻下水里去么？”徐晟道：“那时吃了几口水，又是几年了。”江忠摆设夜饭吃了，在耳房中安歇。次日，郗哥买到猪羊祭物，整理了，三个祭奠已毕，呼延钰道：“我三人原是世谊兄弟，今日就在神前结为生死之交何如？”宋安平大喜，问起年纪，宋安平居长，呼延钰第二，徐晟第三。焚起一炉好香，歃血为盟。先向神前展拜，三个又同四拜，自此遂为异性骨肉。郗哥将祭物剖开，叫江忠一同散福，开怀畅饮。江忠说：“当初不曾建庙，我未来之先，闻得阮头领在此祭奠，张通判来巡山，惹出事来。”

正说未完，忽见店内伙家飞也赶来，报道：“祸事到了！山下有一伙人，为头的却是郗城县昔年做都头的赵能儿子，绰号百足虫，是个无赖。乘金兵扰乱，他纠集一班不成材的，假扮金兵，沿村掳掠，奸淫妇女、无所不为。他说父亲叔子俱被梁山泊上杀了，要来报仇。把神像拆毁，占住庙宇改做山寨。已从大路上来了！”呼延钰道：“宋哥哥，你住在这里，我同徐兄弟去砍了那厮的头就来！”扎缚起衣服，把腰刀拔出鞘，同徐晟大踏步迎到大路上去。江忠拦住道：“郎君不可造次！且看势头，恐众寡不敌。”徐晟道：“我弟兄两个在饮马川和金兵打过大仗来，希罕这几个毛贼！”江忠、郗哥也拿把竹叶枪跟来。却好在山前撞着那百足虫，不知哪里来的一匹黄马骑着，手内提把长柄斧子，吃得醉了，踉踉跄跄的颠来，后面有一百多人随着。呼延钰、徐晟抢到马前，百足虫见了道：“你两个小官要跟我做门子么？”呼延钰也不回答，把刀拦腰一截，早倒撞马下。徐晟枭了首级，排头儿砍去，又杀了四五个。那些人飞也似逃命去了。剩下五六个妇女，一堆儿跌倒。呼延钰道：“不要慌！你们想是抢来的，各自回去。”有一个婆子倒在地上，如辘轴一般，再爬不起。郗哥见了道：“王干娘，那百足虫要抢你做押寨夫人！”伸手拽了起来，见是郗哥，说道：“小猢狲，你来伤犯老娘！”内中有一个女子，云髻蓬松，玉容憔悴，低低道：“奴是御营指挥使吕元吉之女。京城破时，父亲阵亡，同母亲南还，被金兵把母亲杀死，僮仆抢散。幸遇这妈妈搭救，同到他家，不想又遭这强人抢到这里。”呼延钰道：“原来是吕小姐，尊公与我爹爹同僚，天幸遇着，且同这妈妈到里边去。”打发这些妇女还家，叫郗哥拖过尸首，同进祠里来。

原来这妈妈是卖茶的王婆，与阎婆惜做媒，和张文远合口，最是性直。兵

乱开不得茶坊，躲在乡间，见吕小姐宦门行径，收留在家，待他亲人来寻。不料被这百足虫抢来，他放心不下，一同随来。郗哥道：“王干娘，你一世做媒，今日有一头好亲事在这里，我也与你做媒。那江头目少个老伴，撮合了罢。”王婆道：“我七十三岁了，要嫁老公，还要后生些，哪里要这老滞货。”江忠道：“我一世不娶老婆，也不要你这老咬虫！”取笑了一回。呼延钰叫王婆随吕小姐到西耳房，拿夜饭去吃。可怜吕小姐绣鞋走绽，罗袜沾泥，伤痛父母，只是泪下。王婆劝用了些夜饭，草草安寝。呼延钰三人又同江忠、郗哥吃酒，江忠道：“不料两郎君如此便捷勇猛！”称赞不已，直至夜分方散。

次早起来，徐晟道：“东昌失散，又经多时了，恐爹爹担忧。今日送大哥到宋家村，然后到登云山。只是吕小姐怎处？”呼延钰道：“救人须救彻，这山野去处怎生住得？况吕小姐容貌非凡，恐别生事端。且送到宋家村安顿，待他亲戚领回才是。”王婆道：“老身情愿伏事吕小姐去。”徐晟道：“恁地便好。”对江忠道：“你年纪高大，相烦侍奉香火。可散了这伙人，也不要开酒店，安分为上。叫郗哥随我们去取五百两银子与你养老。自古道：‘瓦罐不离井上破。’只留一二人相伴罢了。”江忠称谢。当下分些盘缠，叫这伙人散去。牵出马匹，呼延钰道：“那匹五花骠看来驯良。”让与吕小姐、王婆叠骑了，郗哥笼着慢慢的走。那宋安平骑了那百足虫遗下那匹黄马，呼、徐两人亦上马，别了江忠，一同取路到宋家村。郗哥引路，不消问得。

梁山泊到宋家村不过百里之程，下午好到，三个在马上闲谈。宋安平道：“天下大乱，不知道怎的。我侥幸成了进士，也不思量做官，只守着村庄养赡父母，娱情书史，再图欢聚。”呼延钰道：“如今且随大队，暂且安身。若做得来，干些功业。时不可为，也就罢了，哪里去播标卖首！今晚到了贵庄，安宿一夜，就要启行，恐怕他们寻觅。”宋安平道：“不敢多留，两三日儿也不妨。”一路叙话，不觉到了。宋安平一望，只叫得苦。正是：鸡犬无声人迹断，桑麻砍尽火场馀。正不知为甚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是书亦有四公子传。如此篇专写呼、徐两郎，分外精采。中间串出小宋，遥映花公子。妙在同上梁山，重叙通家世谊，岂盗泉恶木皆有根源耶？读者勿因雕龙绣虎之文，误作芝醴观也。百足虫必骑黄马上山，作者正为明日吕小姐下山计耳。看宋安平换坐五花骠，便知四人走路，有妇人焉，三马必难换坐，不如借重百足虫，先骑黄马，也是作者苦心处。

第二十九回 还道村法斩郭道士 紫髯伯术护美髯公

话说呼延钰、徐晟送宋安平还家，就寄顿吕小姐，兴纠纠并马同行。宋安平心内想道：“幸遇得这两个弟兄，脱了患难。对父亲说话，款留他两日，聊尽寸心。”不料到村中，忽然庄院变成白地，父母不知下落，不胜凄苦。遍处

访问，并无人烟。呼延钰道：“自然遇着兵火，家眷隐避在哪里，不必惊惶。天色已晚，暂到前村安歇了，再去寻访。”

出了宋家村，走不上三里，见一座神祠，扁额上写道“玄女行宫”。宋安平认得还道村，这九天玄女庙是伯父宋公明梦授天书处，后来衣锦还乡，重塑金身，盖造得十分壮丽。募几员道士住持，置买田产，作香火衣粮。宋安平先下马，走进宫里，道士施礼迎接。呼延钰、徐晟也下马进去，叫王婆扶下吕小姐，寻一间闲房安下。宋安平便问：“我村中为甚烧毁？宅眷避在何处？”道士道：“三日之前，郓城知县同团练官领二三百士兵，围住贵村，烧掠一空，把四员外和安人俱捉了去。闻说与团练有甚仇隙，监在牢里了。”宋安平听知，大哭起来。呼延钰道：“哥哥且慢悲伤，明早到县间，打听的确，再作商量。”道士安排素酒相待，各人有心事，都睡不着，就在殿上琉璃灯下叙谈到五鼓。呼延钰道：“郓哥，你是本处人，路径熟，烦你到县间打探个实信。”取十两银子与他，要做些使用。郓哥急急去了。宋安平只是哭，呼延钰、徐晟劝慰，吃些早饭。

等到日色平西，郓哥回来道：“那团练叫做曾世雄，是曾头市曾朝泰之孙，曾涂之子。当年老将军攻破曾头市，把他全家尽杀了。那曾世雄乱军中逃出，长成起来，投了金兵，谋做郓城县团练。这新任知县姓郭，闻说东京道士出身，极是狡猾。商通了，领士兵来烧抢。拿着四员外、安人，曾世雄便要杀害。知县要诈三千银子，监在牢里。小人到城门边，着实盘诘，亏有人认得，才放进去。到监口里用些银子，方得见四员外。将郎君近事备细说了，四员外叫作?来救。小人将银子与节级使用，并不吃亏。”呼延钰道：“除非到登云山领大队人马来打破城池，方可救得。我同徐兄弟便去。吕小姐路途不便，哥哥你同郓哥在此。若上登云山，有十来日往返，不可心焦。再要郓哥进去回复一声，教他耐心。”吩咐王婆好生陪侍吕小姐，取五两银子与道士做盘缠。宋安平哭道：“烦兄弟作速便来，不可耽误。”呼延钰道：“不须多嘱。”两个飞身上马，望登州大路进发。走不上二十里，只见戴宗坐在邮亭上。呼延钰、徐晟跳下马相见，戴宗道：“你两个在哪里多时？叫我寻得好苦！又因朱仝去领家眷，也不见到；杨林同来寻访，他行得慢，坐在这里等他。”呼延钰将东昌为金兵所掳，发在横冲营做小飞骑，救了宋安平逃出，李家道口被酒保药翻，郓哥救醒，上梁山泊祭奠，百足虫来报仇烧毁，夺转吕小姐，送来安平回家，曾世雄烧热，拿未清监禁，郭知县要三千银子的话说了。戴宗道：“当夜失散，你父亲说不妨得，就拔营到济州。哪里是宣抚使张所镇守，兀术忌他威名，不敢取城，从淮南而去。众头领会投张宣抚，极蒙优礼，屯在城下二十多天。正要奏闻加封官职，谁道康王听信黄潜善、汪伯彦力主议和，斥罢李纲，张

宣抚安置道州，那济州被牛都监献与金朝，使阿黑麻守住。众头领无计奈何，只得原要到登云山，离此不上一程。二位何不且到大营，与众头领商量来救宋清。只是朱仝去领家眷，十馀日不到，未知何故。”正说间，杨林到了。

一同到营中，拜见各位，说知前事。呼延灼大喜，众头领无不啧啧称羨。李应道：“宋清有难，不可不救。量此荒城，何须大队？就拨前营兵，关胜、燕青、樊瑞、杨林、戴宗领会。我等竟在登云山相会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的贱眷托闻焕章带到汝宁，便同两个孩儿到汝宁就回。”呼延钰道：“孩儿与宋安平定盟，许他就去。若到汝宁，便是失信了。爹爹自到登云山，我同兄弟去救宋清，就去投母亲如何？”呼延灼喜道：“我儿与朋交谊，正该如此！”遂同众头领到山寨不题。

却说关胜领兵到东溪村，只差得二十里便到郛城县。燕青道：“且屯住在这里。那郛城兵微将寡，必然无备，到夜间，一鼓可下。”就扎住在晁盖的庄基上，埋锅造饭。三更时分，到城下。那时离乱之际，城外居民逃亡走散，并无一家。燕青叫喽啰拆人家的破屋梁柱，扎成四五条梯子，兵丁便鱼贯而上。杨林、樊瑞也爬上去，到城头上，并无人防守。走下来，城门边虽有几个士兵，都在睡梦里。杨林、樊瑞砍了两个，斩开城门。关胜等一涌而入，竟到县衙。杨林、呼延钰、徐晟去牢里去救宋清，樊瑞、燕青便入内行。那知县果是郭京，为演六甲神兵陷了东京，即去投顺金朝，随兀术大兵南下。牛都监把济州府归降，那些属县都设官理事，郭京授郛城知县。到任不上半个月，便想诈害百姓。当下睡在床上，忽见火把通红，一伙人打进。忙爬起身来，正穿衣服，被樊瑞赶到，将火一照，叫道：“正是这贼道！”喝：“把麻索绑了，待我慢慢地问他！”押出县衙，喽啰把银子细软一并拿出，还未有家眷，两个小后生伴当，都杀了。杨林、呼延钰、徐晟打开狱门，先将节级、牢子杀尽，把罪人放出，单不见宋清夫妇。到县行对关胜道：“牢里并没有宋清！”燕青道：“只问这县官便知。”关胜喝问：“宋清在哪里？”郭京道：“宋清与曾世雄有仇，监在牢里。昨日济州阿黑麻行文来，说横冲营内册籍上有一名来安平，是郛城县人，父名宋清。前日同张龙、张虎走了，着落郛城县要这宋安平。我审问宋清，那来安平果是他儿子，差曾世雄解到济州去了。”燕青道：“既然带到济州，且到还道村与宋安平说知再处。”遂押了郭京，起马到还道村。

却说宋安平眼巴巴在哪里悬望，听得马嘶人语，慌忙赶出来。见呼延钰飞马先到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兄弟你来得这样快！”呼延钰下马说道：“有几位伯叔在此。”关胜叫兵马扎在村外，同燕青等进玄女宫。宋安平上前，逐位施礼致谢。关胜道：“郛城县攻破，知县已拿在此。只是令尊、令堂，曾世雄昨日解到济州去了。说你在金营同甚么张龙、张虎逃走了，那册籍上注你是郛

城县人，父名宋清，故此解到济州究问。那张龙、张虎是哪里人？”徐晟笑道：“这两个人远不在千里，近只在目前，只我与呼大哥便是。”宋安平初时见是兵马到了，甚是欢喜。见说又解往济州，满眼流泪，半个字也说不出。燕青道：“且慢烦恼，没有做不来的事！先烦戴院长、杨林、郓哥去济州探听一番，那济州是个府城，不比得草县，况有阿黑麻大兵镇守，攻打不得，只好寻一条计策救出来。”戴宗、杨林、郓哥便起身先去。

杨林到路上道：“我还问朱仝消息，不知他家在哪里。”郓哥道：“敢就是前日县间做都头的么？”杨林道：“正是他。”郓哥道：“这样是顺路，在村口经过，叫做锦香村，进去不上半里路。”戴宗道：“且慢些作神行法，且去锦香村问声看。”走不上五里，有座凉亭。郓哥道：“这里进去便是。”三个人走入村里，见个牧童坐牛背上，在哪里放草。郓哥问道：“朱都头住在哪里？”牧童用手指道：“转过弯，那大竹林里便是。他不在家，做官两三年，才回得，又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三个走到竹林边，见两扇篱门紧紧关着。把门敲了两下，有个养娘开门出来，问是做甚么的。三个竟进草堂，说道：“我们来寻朱爷，是相好弟兄。”朱恭人听得，走到照壁后，使养娘问道：“不知哪一位？”杨林道：“是戴宗、杨林。”朱恭人便出来相见。戴宗道：“众弟兄要上登云山，朱大哥回来接嫂嫂，好几天不见到，故此来问。”朱恭人道：“有劳二位叔叔远来。我家相公到得家里，有雷叔叔的母亲一向同住在我家，他有个侄儿住在济州，偏要接了去，闻得不甚好看待他。相公念昔日情分，特到济州去看他了。几时不见回来，甚是耽心。这里只有个养娘小厮，又不好去寻。叔叔远来，请坐便饭。”戴宗道：“我们正要到济州，就到哪里去寻。只不知那侄儿姓甚么？住在哪里？”朱恭人道：“我只晓得叫做钱歪嘴，不知他的名字，说住在府前永丰巷内。”小厮搬出酒饭，朱恭人道：“二位若见了我家相公，叫他作速回来。”戴宗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朱恭人进去。三个吃了，谢声竟去不题。

原来朱仝到济州又有个缘故。那朱仝是最有义气，与雷横同做都头，因雷横心地偏狭，家道贫寒，长是情亮他。雷横打死白秀英时，朱仝解到齐州放了他，叫同母亲连夜上梁山泊，自去顶罪，此是第一节好处。如今世上人随你至亲骨肉，若为了此事，都冷眼相看，不来下石，就算做好的。后来从征方腊阵亡了，凡军中给赏的金帛都与雷横母亲自收。无人赡养，接在家里与娘子同居，如婆媳一般，甚是和顺。后升授保定府都统制，程途遥远，不带家眷，自去到任。

那雷横母亲有个侄儿钱歪嘴，是没良心的。晓得姑娘手里有些东西，要骗他家去。初时，那婆婆也不肯，当不过钱歪嘴花言巧语，百般孝顺。朱恭人见

他自己侄儿，又不好十分固留得。婆婆到了他家里，原来那钱歪嘴天都不怕的，只怕浑家巫氏，一见了骨头多酥软动弹不得。那巫氏是个泼悍浪妇，挟制老公，又好做一斑半点的事，钱歪嘴管他不得。夫妇商量定了，接那雷婆婆到家，初时还好，手内东西哄完了，就换转面皮，捉鸡骂狗，要雷婆婆做用，不是烧饭，就叫抱孩子，凌辱得他施展不得。没奈何，只得忍气吞声。有相识来，又嗔他碍眼，终日聒噪，不在话下。朱仝回家，问起雷婆婆，恭人说：“侄儿接去，闻得凌屏难过。”朱仝心中不忍，说道：“我在保定府被金兵追杀，幸得呼延灼解救。山东、河南都属了金朝，这里容身不得，众弟兄一齐上登云山。你收拾了，我到济州接了雷婆婆来一同去。我与雷横相交半世，他的母亲就是我母亲一般，钱歪嘴不是好人，在他家没有结果。我便去来。”遂到济州，钱歪嘴迎着，欢天喜地道：“恭喜统制回来了！还不曾奉贺，反蒙光顾。”朱仝道：“雷婆婆在此，特来探望。”雷婆婆见朱仝回家，不胜欢喜，出来相见。因钱歪嘴在旁，不好说什么。朱仝道：“这里恐不稳便，不然原到我家。”钱歪嘴道：“我的姑娘，怎好累着统制。”唤浑家整理酒肴相待：“我去再买件果品就来。”出了门想道：“兀术四太子有告示，凡有南朝官员隐藏不出，有人首告，官给赏银一千贯。眼见得这个朱仝，是保定府都统制，去首了他，领这一千贯赏钱，尽勾发迹哩！”忙到阿黑麻处呈报：“有保定府都统制，原来梁山泊受招安的，现在小的家里，恐怕连累，特来呈首。”阿黑麻差一队兵，带钱歪嘴做眼去拿。

却说朱仝与雷婆婆叙话，一队兵拥进来，将铁索锁了朱仝就走。朱仝不知来历，挣扎不得。带进济州府堂，阿黑麻喝问：“你是保定府的官，怎隐藏在家？”朱仝道：“卑职委是保定府都统制，刚是昨日到家。”阿黑麻道：“既是昨日到家，且放在马坊里，取了诰敕来，自有定夺。”众人拥到马坊。见一个人在哪里调药，却是紫髯伯皇甫端，见了朱仝，吃惊道：“兄长为何到此？”朱仝道：“不知为甚。我昨日回家，因雷横的母亲在他侄儿钱歪嘴家里，故来探望。被钱歪嘴出首，阿黑麻发禁在这里，不知作何发放。”皇甫端道：“不妨。兀术四太子出晓谕：凡有宋朝官员，要缴诰敕，量才擢用。若藏匿不出，按以军法。有人首告者，官给赏一千贯。是这个缘故。小弟因汴京破了，被金兵拿住，晓得我会医马，留住不放，在兀术大营里。因这里有几匹马淌了鼻，请来到这里的。还有一段事故：宋公明那匹照夜玉狮子与呼延灼御赐的踢雪乌骓，前日征辽时，不是都被人偷了去献与童贯，不知怎地归了金朝。有宋清的儿子宋安平，掳到营里，与甚么张龙、张虎并一匹五花骠部骑了逃走去。如今捉住宋清夫妇，要宋安平、张龙、张虎和这三匹马。昨日发下来，也拴在里面，且进去会他一会。”朱仝同皇甫端走进，就在马坊边一间小屋，是皇

甫端安歇的所在。只见宋清夫妇攒了眉头坐着，朱仝相见了，各诉愁苦。宋清道：“亏得遇着皇甫先生，得这所在安身。外面麀糟得紧。”朱仝见无人在旁，细说前日上饮马川，会着众人，要至登云山，因念雷婆婆来接，一片好心遭在网内。皇甫端道：“他们只要银子！我这里有条好门路。这阿黑麻太太却是鞞离不之女，极有权势，阿黑麻甚是惧内，无言不听。那管马的头目是跟着太太陪嫁来的，太太面前说得话。拼用些银子，二位都没事了。”朱仝道：“我在任上，金兵杀来，只走一个光身子，家里并无积蓄。除非和众弟兄借凑，哪有人通信？”皇甫端道：“待我与头目说，有人来寻，不要拦阻，自然可通。日逐饮膳，我自供给，且请宽心。”朱仝、宋清耐着心儿住下不题。

且说戴宗三人到济州，先到钱歪嘴家里访问朱仝。叫一声，布帘后走出个婆婆来，问道：“寻哪个的？”杨林道：“朱统制在这里钱家，要会句话。”婆婆道：“被金营捉去了。”戴宗问：“为甚么事？”婆婆回头望着里面，两泪交流，说不出话儿。只见布帘内，一个妇人露着半身，满面搽了腻粉，嚷道：“我家没甚朱统制！这老灰物有许多兜搭，回他去便了！”戴宗见不是头，和杨林、郓哥转身走出，说道：“那婆婆泪下，这妇人声口不好，不知又为甚的？”三个各处走一遭，没有音耗。正打点到酒馆内吃酒，只见皇甫端在前走，一个小厮背了药笼。戴宗叫道：“皇甫先生！”皇甫端见了戴宗、杨林道：“两位来得正好！”拉了戴宗的手，走进马坊。“教你和两个人相见。”走入小屋里，朱仝、宋清都在，相见了，戴宗道：“众兄弟放心不下，叫我来打听。”朱仝见郓哥问道：“你为何也在此？”郓哥道：“宋家郎君要我来。”轻轻对宋清道：“前晚攻破郓城县，却不见四员外，闻道解上济州，却在这里。”朱仝便把纪念雷横母亲，接他同去，被钱歪嘴出首，因在这里的话说了。杨林道：“那年老的婆婆便是雷横母亲了，怪道流泪不止。那乔样的妇人是个雌声浪气的。”朱仝道：“这便是钱歪嘴的妻子。因这泼妇凌辱雷婆婆，我故不忍，走去探望，谁知惹出这祸来！”皇甫端道：“我与管马的头目讲过，去太太处通了关节。朱大哥须用二千两银子，宋员外要一千五百两银子，偿了马价，便可释放。只忧没人通信，今院长、杨哥来到，便可凑措起来。”杨林道：“若要银子，就不打紧。”皇甫端道：“阿黑麻，兀术差去打战船，明日就起身了，作速为妙。”戴宗道：“往返也须五日。”皇甫端道：“等我再去讲，限定日子。”去了好一会，回来说道：“已讲定了限八日为期。银子官太太白收，人发牛都监释放。还要谢头目一百两，并些零星使用。先着曾世雄押四安人回去，也是明日起身。安人在这里不便，这是我的见识。”朱仝、宋清称谢道：“患难中，多亏弟兄们救解！”戴宗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郓哥先去，杨哥你在此再看下落。”朱仝道：“恁地便好。院长须先到我家回复拙

荆一声。”戴宗道：“晓得。我们来时先见过尊嫂的。”与郓哥出了城，作起神行法。

不消半日，到朱仝家，回复了朱恭人。随到还道村，关胜、燕青问是如何。戴宗将朱仝为探雷横母亲，被他侄儿钱歪嘴首报，禁在马坊，遇着皇甫端，因见宋清同在哪里。通了太太的关节，要三千五百两银子，限八日释放，留杨林在哪里再看下落。明日阿黑麻启行，看造战船，曾世雄先押宋安人来取银子，细细说了。关胜道：“郭京街内取来的，不上二千两，还少一半，须院长到登云山拿来，才可足数。不知八日可往还么？”燕青笑道：“若阿黑麻不在济州，曾世雄先押宋安人来，银子一毫也不须用得。我自有一条妙计，朱仝、宋清即日可到，又能报仇。”正是：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不知燕青说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美髯公终始为友，钱歪嘴不顾亲谊，勘破世情，又顺便带出皇甫端，笔墨神化。

第三十回 阴阳设计铁扇离殃 南北两寨金鳌聚义

却说戴宗来说，朱仝、宋清共要三千五百两银子都可释放，曾世雄先押宋安人来取银子，阿黑麻已差打战船去了。燕青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不必银子！曾世雄到来，只须如此如此，朱仝、宋清自得回来！”叫关胜把村外兵马，四围埋伏开了。

下午时分，果然曾世雄领五十名兵，尽是金营衣甲，押了宋安人，竟进玄女宫来，关胜等众人都避过了，只留宋安平在内。曾世雄见了，问道：“你是宋安平么？阿元帅要在你身上寻张龙、张虎并三匹千里马。”宋安平道：“张龙、张虎、马、钱都在，少刻就到。待我见了母亲，就兑银子。”曾世雄叫押进宋安人来，宋安平见了，母子抱头大哭。曾世雄催促银子，宋安平收泪，唤拿出银子来。樊瑞、燕青、呼延钰、徐晟四个将银捧出，放在桌子上。曾世雄看了道：“还不够。”宋安平道：“这是二千两，还少一千五百两。”指呼延钰、徐晟道：“这两个便是张龙、张虎，要他补足。”呼延钰道：“银子停一会就有，央个人来此，担待一担待。唤请郭知县出来！”两个人同郭京走出，曾世雄道：“怎么相公先在此间？”郭京回答不得。宫外一声炮响，关胜领兵围住。呼延钰、徐晟把曾世雄拿住，叫兵丁将麻索绑了，樊瑞、燕青把郭京也捆了。燕青道：“那随曾世雄来的兵丁，不干他们事，尽驱到东廊下，把门锁住。”关胜唤刀斧手押过曾世雄来，喝道：“你这恶种，怎么又在此害人！”曾世雄道：“只求饶命，放我去，送朱仝、宋清到来。”关胜道：“他自会来，不劳你送！”樊瑞道：“郭京！你在虎峪寨将妖法骗赵良嗣，妒贤嫉能，要与我赌赛，法力不济，自己输了，又求童贯差兵到二仙山捉公孙胜！他自

修真养性，有甚么相干！我是混世魔王樊瑞，不是公孙胜，你今日牢认着！这还是私怨。你没有大法力，怎去哄钦宗皇帝，演六甲神兵，陷了汴京，害二帝蒙尘，万民涂炭！这是公仇。又去投顺金朝，公然做了郟城知县，捉宋清监禁，要三千银子！到任未久，便诈害百姓。桌上的银子就是你的赃物！今日我亲自伏事你！”带出庙门，徐晟、呼延钰也拖曾世雄出来，一同枭了首级。燕青道：“二凶已除，戴院长先去通知宋清、朱仝，打点走路。关大哥可领五百兵在济州城外埋伏，恐有追兵，便行拒敌。”戴宗先去，关胜也领兵去了。燕青到东廊对那些金兵说道：“你们脱下衣帽借我一用，明日放回。”叫给酒食与他吃，众兵只得脱下，就选五十名喽啰穿戴了，樊瑞扮做曾世雄，叫郟哥同徐兵守东廊，不可放走一人。就同呼延钰、徐晟取路到济州。

直到掌灯时候，城门将闭之时，走到门边，对管门的道：“曾因练奉元帅之令，到还道村取银子回来。”管城门的见是本营的官，坦然放进，竟到马坊。朱仝、宋清已得戴宗报知，专心等候。皇甫端还不知就里，见燕青众人走到，正要开言，樊瑞一把扯了便走，朱仝、宋清一哄而出。管马的头目来拦阻时，徐晟一拳挥去，打落两个门牙，满口鲜血倒在一边。众人出了大街，朱仝道：“你们先走，我去领了雷婆婆来。那钱歪嘴不杀他，如何消得这口气！”送进永丰巷，杨林跟来。行到门首，钱歪嘴正和巫氏在里面吃夜酒，钱歪嘴道：“朱仝已吊在马坊里了。今日去请赏钱，凑着阿元帅去打战船，十来日方回，这几日正等钱用哩！”巫氏道：“若请了赏钱，我要做两套衣服，到大悲寺里还血盆经的心愿。那雷婆子哪里有闲饭养他，撵他出去，由他街坊讨乞罢！”朱仝听了大怒，一脚把门踢开：“我来送赏钱与你哩！”钱歪嘴见是朱仝，吃了一惊要走，被一刀砍着，连头也歪在肩上了。巫氏急走到布帘边，杨林扳转来，揪住鬃髻，把头砍下。雷婆婆还在锅边烫酒，朱仝拖了便走。到城门口，众人已砍翻看门的，把城门开了，一拥而出。

离城不上五里，后面喊声大震，牛都监大喝道：“这伙草贼，敢偷出禁城，快下马受缚！”樊瑞道：“你敢把头颅来送做程仪么？”牛都监将刀砍来，樊瑞把剑相迎，呼延钰、徐晟又来助战。牛都监招架不住，拨马便转，不防关胜伏兵齐起，将青龙偃月刀一劈，牛都监分作两段，众兵逃命散了。关胜、樊瑞合兵一处，连夜赶路。

天明到了锦香村，朱仝邀众人进去，燕青道：“朱大哥快些收拾，我等到还道村就来。”朱仝同雷婆婆进去。众人到还道村，宋安平见了父亲，不胜欢喜，父子齐来拜谢众人。关胜叫戴宗先到登云山报信，要发枝兵接应，恐路上阻截，戴宗应诺去了。燕青将东廊锁的兵放回。皇甫端道：“我尚不知各位的计策，还只道真个拿银子来！我也要脱身，谁耐烦与这干人混帐！”见了呼延

钰、徐晟的马，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二匹马，便是宋公明照夜玉狮子与呼延灼的御赐踢雪乌骓马。不要说众弟兄原归一处，这两匹马也归旧主了。”当下一同启行，两乘车子载了吕小姐、宋安人、王婆。宋安平又取三十两银子谢了道士。到锦香村，朱仝早寻车子载了恭人和雷婆婆在哪里等候。郓哥道：“小人到郓城、济州两次，安身不得，愿随呼小将军去。”燕青道：“这个人倒也乖巧用得，便带了去。”呼延钰道：“前日酒店里麻翻我们，身边这一包银子不消还了，郓哥可拿去零碎使得。只是许了江忠五百两，无人送去，失信于他。”燕青道：“不难。现有郭京的赃银在此，叫两名精细小头目拿五百两送他便了。”郓哥又分付小头目对江忠的说话，去了。

一行人望着登州大道上来，夜住晓行。到登州不远，戴宗走来说道：“呼延灼、阮小七领兵来接了。”都不胜欢喜。呼延灼对儿子道：“原来闻先生因王善作乱，不到汝宁，你母亲妹子俱在登云山久了。”呼延钰大喜。不多时到了寨边，栾廷玉、孙立接进聚义厅上，同一拜见。宋安人、朱恭人、吕小姐，顾大嫂引进，和李应娘子、各家宅眷相见，不在话下。

众人各诉契阔之情，王进、闻焕章是客，和公孙胜上坐；东边是饮马川头领，西边是登云山头领，各依序次坐定。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庆贺。除了王进、闻焕章、扈成、栾廷玉四个新入伙的，其余关胜、呼延灼、公孙胜、李应、柴进、朱仝、戴宗、阮小七、燕青、朱武、黄信、孙立、樊瑞、裴宣、安道全、萧让、金大坚、皇甫端、孙新、顾大嫂、蒋敬、穆春、杨林、邹润、蔡庆、凌振、宋清、杜兴这二十八个，原是梁山泊天罡地煞。宋安平、呼延钰、徐晟为子侄之辈。共三十五筹豪杰，南北两寨的大集会，一连开宴三日。李应道：“宋公明受招安之后，征方腊回来，众弟兄升任的升任，归农的归农，各自分散了。谁料生出许多事端，又聚会在一处，也是天数使然。”关胜道：“我忠直抗谏，触了刘豫，已作法场之鬼。若无小乙哥施这妙计，焉能今日复同欢笑！”呼延灼道：“小弟被汪豹卖放隘口，独力难支，还幸有这两个小儿帮助。”宋清道：“金营里若无两位贤郎，我小儿文弱，竟填沟壑了！”朱仝道：“小弟亏得呼大哥相救，不死金兵之手。为雷横母亲，又遭横祸。大费众位许多心机，方得保全。”柴进道：“小可两番受了姓高的亏，那吉孚、唐个儿倒有一片热心。不然，众位虽到，只好收殓我的尸骸了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贫道已离尘凡，不起别想，谁想因樊家贤弟之事，偏要认错了，逼出来随着各位走，可见清福难受的。”栾廷玉道：“在下当初祝家庄做教师，与梁山泊做对头。谁道众位恁地义气，如今吴越一家了！”安道全道：“好笑我与杜兴寄信，两番惹出事来，实是有累了闻参谋。”杨林道：“小乙哥朝见道君皇帝，赎回卢二安人，三番用那木夹，智破济州城，真是心灵计巧，又有胆气，便吴学

究也让一筹。”阮小七道：“若无我小七杀张干办，怎生会聚众弟兄？每位要吃三大碗！”众皆大笑。各诉心事毕，欢呼大畅。

先是栾廷玉差小头目到登州买珍奇之物，来请众客，回来说道：“阿黑麻看打战船，要泛洋转到淮扬，直进钱塘江，水陆夹攻临安。闻知济州杀了牛都监，郟城杀了曾世雄、郭京，连夜回去，要领二万大兵来扫平这登云山，不日就到了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怕他鸟！待他来，杀他罄尽，夺转东京，大家轮坐！”裴宣道：“使不得。金朝势大，两河、山东尽属管辖，兵多将广，我们这里地窄兵稀，哪里支持得定？”孙立道：“我等宁可斩头沥血，死在一处，再不散去，遭他毒手！”朱武道：“康王新立，尽有中兴之望。原用汪伯彦、黄潜善一班奸佞之臣，宗留守气愤而亡，李纲、张所贬责不用，眼见得容不得正人君子，朝廷无路可归了！这登云山无险阻可恃，又逼近登州，金兵不时往来，做老营不得，须算个长便之策方好。”安道全道：“我倒想有一个好去处，上不怕天，下不怕地，地势峻险，又有天生的城垣，极大的濠沟。随你百万人马，也安插得去。”众人急问是那个所在，这般妙处？安道全道：“便是我奉圣旨差往高丽医好国王回来，遇着飓风翻了海船，幸得李俊救起，留在金鳌岛住了二十多天。这岛方圆五百多里，石城坚固，五谷丰熟，人民富庶。李俊只有乐和、童威、童猛三人扶助，便成了这个基业，称为征东元帅。又有花荣的儿子花逢春，暹罗国招为驸马，亲戚往来，钱粮兵马支调得动。我等若去，岂不成一个大业？强如在中国东奔西走，受尽腌脏的气！”扈成也接口道：“我前飘洋到日本、高丽、占城、琉球，哪一国不走过？只有这暹罗国，果然富丽！风土食物与中华无异。那金鳌岛是暹罗附庸，共有二十四岛，这金鳌最盛。其实好不过！”众人听了，如梦方醒，尽皆喜跃。杨林道：“好是好了，只是隔着大洋，必须大船方可过去，一时恐打造不及。”燕青道：“不见方才小头目说，阿黑麻监打战船，定先有几十号在彼，我们去借了他的，极是快便。但不知城中虚实何如？”孙立道：“登州虚实，我与栾寨主同做过统制的，只有老弱千余。那新调来的毛乾，懦弱无能，见我们的影儿也是怕的，不足为虑。”燕青道：“再烦戴院长到登州探听的确，方可行事。”

戴宗去了两日方回，说道：“果然兀术差阿黑麻到登州，用刘梦龙的兄弟刘梦蛟，打五百号大海鳅船。已造一百号在海岸边，一应帆墙舵旋俱备，篙工舵师俱点齐在船上。昨日阿黑麻闻济州有变，回去请兵了，城中毫无准备。

”李应、栾廷玉遂传号令：“军士有不愿去者，斋助盘缠，打发下山；愿去者，听点。”有三千多人俱愿跟随。拔关胜、杨林、朱仝、裴宣、呼延灼、孙新、王进、蔡庆围守四门，凌振在城外放炮，戴宗、燕青、呼延钰、徐晟往来策应，阮小七、蒋敬、穆春、樊瑞去抢船，李应、栾廷玉断后，其余并家眷辎重

粮饷俱在中军。三更结束，四更造饭，五更启行。

不消半日，到了登州。太守与毛乾急闭城门，点兵上垛把守。关胜等把四门困住，凌振施放号炮，轰天震地。太守与毛乾慌做一团，哪里敢开门迎敌。阮小七等抢到海岸边，大呼道：“船上人不许一个动脚，如伏倒者免死！”那舵工、水手一齐跪着。阮小七等跳上船，把家眷辎重下船，派将士、马匹、粮草在各船上，招转围城兵马，安顿好了。李应、栾延玉截住岸口，喝水手扯满风帆，起了碇，然后下船。又放了三个大炮，大吹大擂，发了三声喊，竟开了洋。那太守吓得目瞪口呆，去了半日，方敢开门。刘梦蛟失去一百号海鳅船，叫苦不迭，只得静听处分。

却说一百号海鳅船装载三千多兵、五百匹马、许多粮饷辎重、各家宅眷、三十五员好汉，还是宽绰的。出了大洋，四望茫茫，水天一色。正遇日暖风和，波光如练。各船上好汉饮酒取乐。扈成认得海道，叫向东南而去。水手定了指南针，昼夜兼行。五六日光景，忽然转了风，黑夜之中，星月无光。大洋里下不得碇，只好随风使去。

到得天明，掌针的水手叫道：“不好了！这里是日本国萨摩州，那岸上的倭丁，专要劫掠客商，快些收舵！”谁知落在套里，一时掉不出。那萨摩州倭丁，见有大船落套，忙放三五百小船，尽执长刀挠钩，来劫货物。扈成叫各船上头领，都拿器械立在船头，提防厮杀。那倭丁的小船，团团裹拢来，东张西望，思量上船。众头领尽把长枪抵开。当不得船多，七手八脚，不顾性命的钻来。近船的砍翻几个，只是不肯退。燕青叫凌振放炮，凌振架起大炮，点上药线，震天的响了一声。那炮药多力猛，若沿一里半里，无不立为齑粉，只因近了反打不着，都望远处冲去，倭丁全然不怕。众头领无可奈何，只好敌住。相持了半日，燕青道：“大炮打不着，做起喷筒来。”将竹篙截断，装上火药铁砂，只有三尺多长，圆木塞了筒口。不一时做了一二百个，叫众兵一齐点火，直喷过去。溅着皮肉皆烂，倒打伤了好些，方才害怕，都退到套口，一字儿守住。倭了倒也狡猾，将生牛皮蒙着，喷筒就打不进，只是不放出套。李应道：“陆地可以施展，这水面上不可用力。这些倭丁又不顾性命，怎么办？”唤水手：“问他可有通事？叫一个来！”水手叫着。倭丁放一个小船拢来，一人摇手道：“不可放火药！”说道：“小的是通事。这萨摩州上都是穷倭，不过要讨些赏赐。”李应道：“我们是征东大元帅，要到金鳌的。要求赏赐，不过一二船到来，怎用这许多？”通事道：“倭丁贪婪无厌，只要东西，不要性命。不怕杀，只怕打。若见客商货物，竟抢了去。爷们有准备，便是讨赏。”李应道：“还是要银子，要布帛，不知有多少人？要多少赏赐？”通事道：“银子这里贱，专要绸缎布帛，约有一千多人。随爷赏些罢了，哪里敢计多寡。

”李应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，与他做通事？”答道：“小的漳州人，泛洋到这里，翻了船，回去不得，没奈何混帐。”李应叫取五百匹绸缎五百匹棉布，分给倭丁。又是四匹绸缎，四匹棉布，赏了通事。小船投过去，通事叩谢道：“此去转西北，两日路程，便是金鳌岛了。”通事搬到绸布散与倭丁，稍有不均，便厮杀起来。放开套口，大船得出，向西北而去。

公孙胜道：“世人贪名图利，至死不休。那倭丁不过为一匹布帛，就把性命相博。所以贫道把世情看得淡了。不要说倭丁，就是弟兄们为争一口闲气，直到这个所在，着甚来由？”闻焕章道：“总是劳苦世界，再没得你安逸。便是天也无一刻之停，人只要临机着数，不落圈套便了。”燕青道：“那蔡京、高俅这班奸臣，用尽机谋把宋朝的天下弄坏了，只道是万年富贵，谁知落在我们手里，中牟县这般施行，悔之晚矣！”阮小七道：“你们还斯文做法，若遇了我，把他碎尸万段，哪有这闲功夫！”安道全道：“若是一刀，倒便宜了他！是这样做作，方才有趣。这个算计必是小乙哥定下的。”燕青微笑了一笑。因众头领派在各船上，日长无事，闲谈消遣。

行了两日，水手指着一座山道：“那隐隐青翠，便是暹罗国界了。”无两三个时辰已到山下，水手仔细一看，道：“这是清水澳，可以泊船。转向南去，便是斗风，到金鳌岛还有三百里。明早若转了风，方好去得。这里不比大洋，多有山脚沙礁，要看水路，昏黑了不便行。”排榜泊了，众头领在各船上十馀日，波涛汹涌，颠播不定，未免眼花头晕。说只有三百里，尽皆欢喜，聚到一个船上，一同吃酒。那清水澳便是李俊初来停泊的所在，夺了金鳌岛，就命瘦脸熊领三百兵驻守。李应道：“这般苍茫大海，没有得鲜鱼得吃，这澳上像有人家，去买些来做醒酒汤便好。”唤水手拢岸，水手道：“有沙洲碍住，大船拢不得岸。还差二里路，若有小船，可以渡去。”阮小七道：“待我脱了衣服泅水过去，寻几尾鲤鱼来。”李应道：“不可。又不知哪澳上民情土俗，万一惹出事来，岂可因这口腹去扰百姓？明日到了金鳌岛，自然有得吃。你不知宋公明在浔阳楼饮酒，要鲜鱼做汤，黑旋风强出头去取，被张顺泅得臭死么？”众人皆笑起来。

却说狄成见有百来个大海鳅船泊在洲上，都插旌旗，正不知哪里来的，没做理会处。有分教：风云齐奋会英豪，铁马文征成霸业。不知狄成怎地相拒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篇是一部书大转落处。有关锁、有提掣，文章之枢纽。昔贤曾有诗云“神京如海独无医”，盖寓意也。安道全一言，便送无数豪杰入海，可见太医手段。造福不能，作祸极易。

第三十一回 马国主游春逢羽客 共丞相访道遇番僧

却说李应、栾廷玉的兵马战船到了清水澳，就该狄成接住，送到金鳌岛与李俊相会了。还有一个缘故，因笔墨不闲，只好把中原多事，众好汉无地容身，弃了登云山，夺海鳅船开洋，盼得到清水澳，已经无数曲折。那暹罗国内变故，只好丢在一边。如今要接上了。

那暹罗国王马赛真，秉性仁柔，守成之主，国内并无忠臣良将，招了花逢春为驸马，少年英勇。又得李俊在金鳌岛，犄角声援，故此外邦不敢侵犯，二十四岛尽来朝贡。连年五谷丰登，人民乐业，百物皆贱，盗贼不生，可以夜户不闭。正当清明节近，花香柳媚。倾城百姓都到郊外踏青，就行扫墓，挈榼携壶，男女共坐，尽醉而归，算是一年乐事。这个风俗天下皆然，虽是海外之邦，那喜怒哀乐，人情是一样的，不过言语不同，衣服有异。

一日，国主在宫中与国母、玉芝公主、花驸马宴饮，见天气熙和，百花开放，国主道：“寡人蒙祖宗世泽，得为暹罗国之主。虽是海邦，却也富贵非常。前日唯虑外邦窥伺，国内少忠良之臣，边上无智勇之将，二十四岛叛伏不常，甚是忧心。天幸得招驸马，成就了玉芝孩儿百年大事。驸马又且英才练达，孝敬备至，甚惬我心。大将军虎踞在金鳌岛，将勇兵强。不唯二十四岛尽皆慑伏，就是占城、日本诸国，畏威怀德，不敢侵袭。真是天佑本邦，可以高枕无忧！寡人见倾城士女都去踏青扫墓，以展孝思，兼寻乐事。祖陵频年遣官致祭，今要自去设奠，兼到丹霞山游玩，卿意如何？”花逢春道：“展孝，国之大典。孔子说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’，若龙驾自去，足见恪诚。古有巡幸之礼，丹霞山近在郊甸，亦无不可。”国主大喜，即传令旨：“钦天监择日，礼部备祭仪。卿可同国母、公主也去赏玩一遭。”花逢春领旨。钦天监奏准三月初三为上巳，临流祓楔，又是黄道吉日，正宜出巡。

到是日，礼部准备祭仪祝文，羽林军整理半朝銮驾，兵马司洁净街道，各色齐备。国主、国母、公主、世子俱乘玉辇，花驸马骑紫骝马，丞相共涛与文武各官侍驾。先是兵马司警蹕所过地方，辰时启行。是日天气新晴，熏风和畅，旌旗夹道，花柳纷披。国主在玉辇上见一座江山如锦绣团簇，万民乐业，百物蕃庶，心中欢悦。道：“亏祖功宗德，挣下基业，使寡人安享，真是难得！只是世子尚幼，恐千秋之后，不能无虑。幸有花驸马勋戚贵臣可以辅佐。”一路想来。侍臣奏道：“已到万寿山。”国主看道：“几年不来，林木一发畅茂，洵是兴隆之地，自然百世永固！”那座万寿山果然灵秀。怎见得：

山峦环绕，水势迤透。地脉千里结来，砂气万重环结。龙飞凤舞，一齐朝拱营前；象伏师蹲，几处分排墓侧。乔木参天，上罩祥云瑞霭；瑞芝满地，下滋白石清泉。美玉砌成甬道，良金筑就灵台。驯兽伏藏，珍禽翔舞。真是：万年佳域，荫出帝子王孙；千古名区，永镇雄封海甸。

国主、国母、公主、世子、驸马先进了享殿，候礼部人役摆设齐整，然后赞拜行礼。初奠、亚奠、三奠已毕，礼官读了祝文，焚化币帛，忽结起一团火飞上九霄，不端不正，落下来却在国王肩上，内监慌忙拂下，那袞龙袍上已有一个大窟窿。国主大愠，就脱下了。再到享殿设宴，将胙肉分给从官、卫士、内监、宫娥，无不沾饱。传旨启驾，到丹霞山。

那丹霞山为暹罗国的镇山，方圆百里，天生奇秀，幽泉古洞，深邃莫测。有几座琳宫梵宇，多有高人隐逸。三春时候，游玩的不绝。当日圣驾亲到，那游山仕女纷纷散去。传令旨：“与民同乐，不必回避。”从官卫士俱远远摆开，国主、国母、公主、世子、驸马都是步行，内监将日月掌扇遮了日色，宫娥簇拥着，各处玩赏。有一道瀑布泉，如白虹一般，从高峰上冲下石潭，喷起雪浪，如珍珠乱洒。流出石潭，凿成长渠，环回旋转，作流觞曲水。国主教张了锦幄，铺翠裯绣褥，席地坐下。取一捧雪的玉杯，插了羽翎，斟满了酒，从上流放下流，到哪位面前，宫娥就取来跪着奉上。吃了一回，玉芝公主命宫娥采各色花片，也从上流撒下，如锦浪飘漾。那珍禽幽鸟，在山岩中、绿树上和鸣皖皖。国主大悦，卷起龙袖，向清泉盥手漱齿，应了上已拔楔故事。

又到玲珑古洞边闲步，那绿茸茸芳草上，只见铺个棕团。一个道士头戴薄冠，衣穿鹤氅，相貌清臞，精神炯照，双膝跌坐。见国主、国母到来，动也不动。内监喝道：“圣驾已到，还不站起！”道士慢慢起身，打个问讯：“贫道稽首了。”国主道：“从哪处来？是甚姓名？”道士道：“普天游行，随地跌坐，说不得从何处来。胞胎浑沌，四大皆空，没甚姓名。”国主道：“出家有何好处？”道士道：“出家也无甚么好处。只是在家受不得那爱欲牵缠，生老病死，世态炎凉，人情险恶，更有饥寒切迫，富贵腥膻，官刑杀戮，户役差徭，因此出了家。”国主道：“既出了家，可真有长生不老的真诀么？点石为金的妙法么？”道士道：“有生必有死，三教圣人，俱所不免。有少必有老，草木尚且凋枯，要甚长生不老！石自为石，金自为金，要点他何用！”国主道：“从古及今，都说有神仙，可以神游八极，白日飞升。据你说来，尽是虚妄的了？”道士道：“虚妄不虚妄，若识得机关，彭殤一理，金土同价，一点灵光自是炯然不灭。若不晓得关窍，如蜚螭转丸，如飞蛾赴火，无非苦趣，黄面瞿昙、青牛老子与那伛偻曲躬、终日奔走的孔圣人，都不是到家汉。我看你享受王位，锦衣玉食，自谓快乐无比，岂知扰扰茫茫，活地狱一般。早些随我出家罢！”国主道：“寡人承祖宗之基业，世子尚幼，不能莅事。与你筑一道院，供养在这里，待十年之后传位世子，方可随你出家。”道士道：“可托孤与花驸马，此人忠贞可辅。哪里等得十年？只怕日下就有大祸！况我朝游北海，暮宿苍梧，哪里肯住在这里？你不信，我取应验与你看。”袖中取出一石镜

，方圆三寸，漆黑无光。在掌上磨了一磨，放出光来，抬了与国主看。只见里面山河广阔，宫殿巍峨，一个人冲天巾，袞龙袍，卧在地下。国主见了，不胜骇异。他人看时，原是一块黑石，并不见一些光景。共涛大怒，启奏道：“此是妖妄之徒。国主是一国之尊，怎么被他欺诳？可令卫士拿下该管衙门问罪！”道士笑道：“我有何罪？只怕你要问罪哩！”国主道：“他是方外之士，不听便罢，何必问罪。”道士起身说道：“我有四句偈语，国主可牢记着：‘降水为灾，长年不永。他日重来，唯有荒冢。’”

说罢，把拂子一拂：“贫道去了！”急步下山，霎时不见。国主猜疑不定，神情恍惚。花逢春道：“江湖之士，都是幻术，不可深信。况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循理而行，自然吉庆。请登辇还宫。”国母也劝道：“神仙变幻，容或有之。只这道士出言无伦，岂可听信！堂堂一国之主，哪肯随你出家？四境平安，五谷登稔，有甚灾祸？速请回宫，共享太平之福。”国主遂传旨还宫。百官、卫士、内监、宫娥簇拥还朝，各官散去。

国主心中只是不怪，说道：“那币帛焚时，结成火团，刚落在我身上，烧了一洞，已是不祥；又遇着道士，变幻莫测。他说道：‘降水为灾’，难道我国在濒海之处，敢是海啸起来，飘没了国土？那石镜中一人卧地，分明是我。他人又不见。更道‘长年不永，’应在我一人身上了。后面说‘他日重来，唯有荒冢，’想我天命已尽了。”玉芝公主道：“父王何必忧心，这道士将大话吓人，那有实验？”花驸马又百般劝慰，设宴释闷，只得罢了。

次日坐朝，有白石岛申文到来，说：“海边有一异兽，如豺狼相似，头生独角，遍体赤毛，行走如飞，掠人而食，猎户收捕他不得。一日云雷大作，天上飞一条黑蟒，金鳞闪烁有光，与这异兽相斗，被黑蟒蟠住，张开血盆的口咬杀了。黑蟒腾空而去，那异兽死在沙滩上。居民恨他咬人，各拿利刃割肉下来，其白如脂，煮熟来味甚甘美。”国主见了，愈加忧疑。回宫说道：“白石岛又有这异兽食人。”国母道：“终被天降黑蟒咬杀，能除其害，只要防备国中有变。”国主依言，颁示谨防外邦有变不题。

却说共涛丞相，心内想道：“这暹罗国座久思篡夺，前日忌那吞珪勇猛，不敢轻发。吞珪死后，不料招了花逢春为驸马，虽是少年，倒有才干。又有李俊在金鳌岛，特角声援，这座儿就不稳了。昨日到万寿山展墓，火烧了国主龙袍，又见道士叫他出家，想是气数绝了。不要说一座江山这等富贵，只那玉芝公主，千娇百媚，若得亲近他，就死也甘心。怎么样先去了李俊、花逢春，那国主如摧枯拉朽之易，玉芝公主怕不属了我！青霓、白石、钓鱼三岛，是我的心腹，教他起兵夹攻李俊，自然可破。花逢春须寻个勇士，刺杀了他，方可行事。”千思万想，存蓄异志，不在话下。大凡忠臣为朝廷干功立业，未必

天神来佑，奸权图谋社稷，反有恶魔相助，此理数真不可解。

共涛起了恶念，日夜等计。却好西番来一个妖僧，名唤萨头陀，身長八尺，面如锅底，头上青螺结顶，两个獠牙露出嘴外，剃了黄须，如刺猬的矗起，耳上挂一对金环，遍身黑毛，胸前盖膻的更长数寸。穿一领烈火袈裟，项上悬一串人顶骨的数珠，赤了一双脚。使两把戒刀，善能百步取人。又能唤雨呼风，驱神役鬼，魔魔人性命。口中喊道：

“天也翻来地也翻，顿教平地起波澜。若人会得其中意，要上西天亦不难。南无宝幢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多宝如来！”

那头陀手中摇着铃铎，念了又念，引动了街坊上小孩子成群，随着各处闯到。那共涛丞相朝中回来，见了这般行径，好生诧异。想道：“这个异僧，必有异术，何不试他一试？”唤从役：“请这师父到府中吃斋。”共涛先到，萨头陀随后便来。见了丞相，打个问讯，说道：“丞相，你有桩心事，贫僧早已晓得了。”共涛道：“我为一国之丞相，富贵已极，还有甚么心事？”萨头陀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；又把两手做个圈子，笑道：“便是这桩心事！”共涛见有些来历，便请到后苑坐下，问道：“老师那国土人氏？到此何干？”萨头陀道：“是天竺国。我知过去未来之事，知丞相敬事三宝，特来完你心事。”内行摆出素斋来，萨头陀道：“这些用不着，快拿了进去，贫僧要你光禄寺设的羊羔烧酒。”共涛道：“羊羔烧酒是有，哪得光禄寺？”萨头陀道：“不久有了。”共涛见他说话有些蹊跷，便教取羊羔烧酒来。头陀一顿吃上十斤烧酒，一双羊羔，尚未履足。说道：“贫僧得佛祖心传，天神异授，有变化不测之机，旋乾转坤之用。撒豆成兵，推山倒海，采阴补阳，长生不老。设有仇隙之人，魔廉教他立死！难做的事，帮趁他必成。”共涛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吾师有此神术，便当拜在门下，求法力依庇。请到后苑供养，适有朝事，待明日请教。”萨头陀道：“承居士这般相待，贫僧自当效力。”身边取个小葫芦，倾出一丸药，托在掌内，道：“居士，这药非同小可：采先天之精气，炼日月之光华，水火炉中升了九转。眼下之时，一点纯阳从涌泉穴起直透泥丸宫，填满脑髓，巩固元神，能使玉女消魂，金童返本。今夜先一试着，晓得出家人再无诳语。”共涛欣然接受了。送萨头陀在后苑静室中安歇。

次日，共涛到静室中，见萨头陀坐在蒲团上，低垂双目，做运气功夫。共涛不敢惊动，候了三炷香，见萨头陀做完功夫，倒身而拜。说道：“吾师真圣人！此药果有妙处。不唯弟子荷戴洪恩，即贱荆亦感激不尽。”萨头陀道：“还有抽添铅汞、调养炉鼎之诀，须得唇红面白、无疾病的壮健妇女做了鼎器，然后面授秘诀，自能返老还童，寿与天齐。”共涛迷了心志，铺设一间密室，不施帐幔，下垫裯褥，选十名蛮女，脱了衣服，凭萨头陀受用过了，方才

自试。从此昼夜不辍，一同取乐。

那头陀五荤三厌，没有一样忌的。唯不用猪肉、狗肉，道是猪爹爹、狗奶奶。共涛尽情供养，房帷之术，已极其奥。要他演撒豆成兵、驱神役鬼之法，萨头陀道：“一发不难。”在后苑中空闲之处，到三更人静，萨头陀焚下一炉香，点了一对绛烛，仗着宝剑，嚬了法水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只见东边闪出一队人马，都是金盔金甲，排成阵势；西边也闪出一队人马，都是银盔银甲，排成阵势。只听得金鼓齐鸣，两边交战起来，喊杀连天。正在酣斗之时，忽有一员神将，身長一丈，三头六臂，尽拿器械，跟一群虎、豹、狮、象、毒蝎、鸷鸟，咆哮跳跃，盘旋不已。共涛看得呆了，求：“吾师收了法罢！”萨头陀把剑一指，喝声“歇！”两队人马并天神猛兽都不见了。共涛拜恳在地道：“弟子何幸，得遇圣僧！有一心愿，敢求大力。”萨头陀道：“我知道你有心事，今日相逢，也是天缘，不妨直对我说。”共涛起来道：“这暹罗国为海外富庶之邦，可称福地，弟子久思据位称尊。国主马赛真柔懦无能，权柄尽属于我，觑为囊中之物，唾手可得。谁知来朝遣一征东元帅李俊来占了金鳌岛，我同大将吞珪去恢复，谁料大败，吞珪堕死海中。李俊与兵来围住本国，无可抵敌，只得求和。把玉芝公主招花逢春为驸马，两边息战讲和。那玉芝公主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可惜与了中华蛮子！花逢春十分了得，李俊又虎视眈眈，弟子有计难施。前日国主到万寿山展墓，焚化币帛，飞起火来，将国主龙袍烧了，眼见气运将绝。只是李俊、花逢春强横，下不得手。今遇着圣僧，有通天彻地之术，怎么使我正了暹罗国王之位，取那玉芝公主做了贵妃，方遂平生之愿！随圣僧要怎么样，弟子无不愿从。”萨头陀道：“一些也不难！我看你仪容可为一国之主，但不知你的眷属福分何如？若是无福，也是狂然。”共涛道：“少不得合门尽要皈依的，就唤出来拜见。”共涛唤传云板：“请夫人、公子、小姐出来瞻礼圣僧。”

不逾时，都到静室。夫人圆面肥躯，五个公子各样怪头怪脸，只有小姐生得秀美，一个个合掌礼拜。萨头陀一眼估定小姐，说道：“夫人这般福相，自然为一国之母。公子尽皆平常，你不过是一代人物。那小姐倒是贵相，定招一个好驸马，嗣登大位。”共涛教夫人等进去，说道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只要自己享用。倘得大位，公主为了贵妃，后面生出一个好的来，也不可。子因母贵，就立最小的为太子便了。”萨头陀道：“我有个魔魔法：结下一个法坛，画了八卦，中间太极圈儿雕一木人，长六寸三分，取本人年甲安在木人腹内，把七双绣花针将木人的七窍钉住了。每日清晨烧一道符，晚上奠一分羹饭，如此七日，其人必死。”共涛道：“如此甚妙，即来设法。”萨头陀道：“你要魔那几个人？”共涛道：“第一个国主马赛真，第二个是驸马花逢春

，第三个是征东元帅李俊。这三个若死了，唯我独尊，再无顾忌了。”萨头陀道：“那三个人的年甲可晓得吗？”共涛道：“马赛真的千秋节，每年表贺的，不消说得。花逢春见他立疏保母，年甲也知道。只这李俊在金鳌岛，只会得一次，不晓得他。”萨头陀道：“那李俊必要先除。若国主、驸马死后，你正了王位，倘兴兵问罪、何以御之？使精细人到金鳌打探出来，方好行事。”共涛道：“所论极是，就遣人前去。那木人必要预先雕成，法坛筑就，等探知年甲，即刻动手。弟子实是耐不得！况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及时行乐，己为晚矣！”萨头陀道：“你有了采补之术，必与彭老同寿，后福无穷。如今正是日头初出哩！”共涛道：“虽是如此，以速为贵。”一而筑法坛、雕木人，凡应用之物，无不悉具。谁知无巧不成话，那李俊的年甲不消差人探听得，自然知道。正是：痴人说梦为真事，恶贯将盈有报施。不知李的年甲如何晓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徐神翁天机预示，难救国王。萨头陀妖法阴谋，断送丞相。可称对股文字。

第三十二回 庆生辰龙舟观竞渡 篡宝位绮席进霞丹

却说共涛要差精细人到金鳌岛探听李俊年甲，求萨头陀行那魔魔之法。却好端阳这日，是李俊生辰，花驸马要去贺寿。共涛闻得这个消息，不胜之喜，对萨头陀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那李俊的生辰，正是端阳之日，不消打探了。”当下结起法坛，雕了木人，将马国主、花逢春、李俊的年甲藏在木人腹内。萨头陀施符设咒，如法的做起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端阳节正是李俊四十整寿，马国主差一员穿宫大监，备下蟒袍、玉带、金珠、异宝、寿糕、果品各色礼物，同花驸马去庆贺。高青、倪云道：“李大哥的寿诞不可不去，国中安宁无事，留两员裨将在此护卫，也就同去。”初三日启行到金鳌岛，李俊接见，花驸马呈上礼帖，道：“国主自要来与伯父上寿，因朝事繁冗，特差内监恭贺千秋之庆。”李俊道：“犬马之齿，何足为重。烦劳国主这般厚意，何以克当！”

到端阳正日，大厅上结采悬球，甬道上张了锦幄，堂上陈设香花、灯烛、神位、糕桃，动起鼓乐。李俊穿了锦袍玉带，上了香，先拜天地神位。乐和、费保、高青、倪云、狄成、童威、童猛、花逢春、内监一同拜贺，进上寿酒，李俊回敬致谢。是日大赏三军，将筵宴设在大海船上，同出海口，共饮蒲酒。装十个龙舟，军士都穿号衣，分为五色，每船二十四人划桨，往来如飞。天气清明，微风不动，海波如练。居民都撑了小船，男妇老幼尽来观看。海外之人，哪晓竞渡故事，无不惊喜。龙舟上筛锣击鼓，四围掉转，将许多鹅鸭丢在海中。那龙舟争先来抢，涌起雪浪，流珠喷沫，真是奇观。那李俊等在大船

，传杯换盏，猜枚行令，开怀畅饮，至日昃方散。有诗为证：

玉切苍蒲榴映红，中天节气散薰风。

豪华事业开佳宴，可改名为混海龙。

话说李俊饮罢寿筵，观了竞渡，到夜回岛。要留花逢春盘桓两日，乐和道：“国中虽然无事，驸马隔了海面，不能朝夕相聚，多住几日极是好的。但那共涛是个奸险之徒，其心叵测，见驸马与高、倪两将不在，万一生出事来，国主孤立在他，又且仁厚，还是速去的好。”李俊依言，修了回启，把礼物谢了太监。花逢春原同高青、倪云拜谢而去，不题。

却说共涛、萨头陀晓得李俊年甲，就选十恶大败受死日，施符设咒起来。两日之后，国主得病起来，共涛心中暗喜。花逢春、李俊，安然无事。看官要见邪不胜正，唐高宗时节，西域进贡一僧，咒人立死。那太史令傅弈道：“妖僧邪术，害不得正人，叫他咒臣，看会死么？”高宗唤番僧咒那傅弈，念上千百遍，傅弈挺然不动，番僧反自七窍流血而死。马赛真衰迈无光，邪神好来侵犯；李俊、花逢春英气勃勃，且有后福，哪里敢近他？那萨头陀尽力施为，七日已满，国主病反好了，只是七岁的世子无疾而夭。国主、国母大恸，厚加殓殓。共涛道：“吾师的法术已算半验了，只是三人不死，如何计较？”萨头陀道：“庶人一七必死，那国主、将军、驸马是厚福的人，必须二七、三七，若咒至七七，就是帝释天王，也要招殃。目下花逢春到金鳌岛与李俊庆寿，高、倪二将也随了去，何不设一席，请国主到来，贫僧进药毒死，便正了位。若怕李俊、花逢春来争，我有结义三个弟兄，唤故革鹏、革雕、革鹞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原是占城国人，今在黄茅岛屯聚，手下有五千苗兵，惯经征战。写书去招他来，杀了李俊、花逢春，恢复金鳌岛，这宝位是万年永固了。”共涛大喜，进朝启奏道：“臣见龙体违和，日夕焦劳，世于暴殄，中心哀悼，今幸万安。明日端阳佳节，恳乞銮驾幸臣草舍，设菲席与主上释闷。兼有一西域圣僧，有长生不老之丹，服之延龄千岁，以尽微臣一片芹曝之心。”国主准奏道：“君臣一体，不可过于丰盛，明日早临便了。”共涛谢恩而出。国主退朝说道：“丞相见世子早殁，寡人悲切，明日端阳要请我释闷。”国母道：“恐非好意，不可便去。况圣躬新愈，不宜过劳，只消在宫中设宴庆赏蒲节。”国主道：“咫尺之间，何有过劳！我在宫中，思念世子，触处生悲，借此暂开怀抱，亦无不可。”玉芝公主谏道：“共涛久已专权怙势，擅作威福，有不臣之意。他今日设宴请幸其第，决非好意！就是要去，也等驸马同去。”国主道：“我儿不须过虑，丞相世受国恩，难道起歹念不成？”公主道：“父王不记万寿山火烧龙袍，丹霞洞道士偈语么？传旨辞了罢。”国主道：“火烧龙袍已应在世子身上，还有恁么不祥？我已许了他，自古道‘王言如丝’，岂可翻覆

！”坚执要去，国母、公主百般谏阻不住。公主道：“父王主意已定，可选三百御林军，令两员裨将带刀侍卫，以防不测。”国主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

次早共涛又来启请，国主命排銮驾，两员神将带三百羽林军护驾，四员内相随行。到了丞相府，共涛在门前俯伏迎接。到得厅上，摆设得十分齐整。锦屏围绕，彩帐高悬，说不尽山珍海馐，玉碗金杯。堂下笙簧并奏，执壶上饌的人皆是锦衣花帽。共涛躬身再拜，安送了席。桌面上都是金银器皿，狮糖树果，一百二十龙盘肴饌。国主就赐丞相侧席相陪。三百羽林军列在府门外，两员裨将全身披挂，各持宝剑，立在国主左右。凡进酒饌，锦衣花帽之人擎在头上，跪着，内相下阶接来送上。酒进三巡，食供两套，又换一班女乐，歌的歌舞的舞，称觞进酒。

国主道：“寡人凉德，得丞相佐理朝政，可谓社稷之臣。今日君臣宴乐，千秋盛典。”共涛离席启道：“主上洪福齐天，春秋正富，世子虽然不幸，自有麟趾之祥。臣有一女，年已及笄，德容俱备，欲纳后宫，以备洒扫，伏望采纳。”国主道：“丞相之女，岂可为媵妾！另选国中俊秀，以充后宫。”共涛道：“微臣谫劣无似，叨蒙恩泽，进为宰相。臣之弱女，得侍寝殿，已为万幸，就令臣女拜谒。”传云板请小姐出来见驾，国主止挡不住。不一时，梅香侍女簇拥小姐出来。只见粉雕玉琢，兰麝芬芳，宫妆艳服，环佩声和，花枝招展，绣带飘摇，端端正正，朝上拜了四拜。国主传旨：“平身。”又取大玉觥斟上琥珀酒，再拜上寿。国主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既承丞相盛意，寡人不敢固辞。明日行聘，纳为嫔妃，卿可进太师国丈。”共涛令小姐谢恩，小姐如新莺娇啭的道：“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。”然后轻移莲步而进，国王大喜。

共涛道：“臣有一圣僧，欲来朝见，未得令旨，不敢擅便。”国主道：“寡人正忘了，正为要见圣僧，求长生妙药，可速传进。”那萨头陀从后堂走出，满身璎珞，烈火袈裟，朝上跳舞而拜。国主起身回礼，赐坐，就与共涛共席。国主道：“圣僧是何国土？到了几时？”萨头陀道：“贫僧是西天竺国达摩祖师第三十八代嗣孙，得相传衣钵，专修禅定。兼遇蓬莱仙长传授鼎炉之术，可以降龙驯虎，役鬼驱神。在灵鹫山中炼就九转灵丹，名曰，‘延龄固本种子紫金丸’。有厚福者，方得服饵。贫僧在海中望气，见上邦祥光霭霭，瑞气重重，故航海而来。刚到三日，不敢骤来朝见，因寓在丞相府中。今得恭覲天颜，实是尧舜之君，该饵那紫金丸，寿延千岁，连举十子。”就向腰边葫芦内倾出一丸药，如龙眼大小，隐隐有宝色金光，双手进上。国主接了道：“承圣僧见惠，自然灵验。当在丹霞山建一座永福寺，请圣僧安禅理性。此药几时可服？”萨头陀道：“此药纯阳炼就，服饵亦须阳日、阳时。今日端阳。”看

着日色道：“恰好午时，正当服下。”取下玉碗，斟满琥珀酒，把牙箸调匀呈上。可怜马赛真思量延年种子，轻信狂言，把药酒一口吞下。说道：“怎的这药味戟着咽喉？”萨头陀道：“岂不闻良药苦口利于病。”不消半刻，国主叫肚疼不止。那药性发作起来，翻天覆地的难过，霎时九窍流血而死。稗将急掣宝剑来砍头陀，那头陀卸去袈沙，藏有两把戒刀，就在筵前拼命。无一二合，两员稗将都被杀死。内相到门外叫羽林军进来，萨头陀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无数鬼兵从空而下，羽林军见了心惊胆颤，各自逃命。

内监赶着人乱走出，到宫报知国主身亡，国母、公主哭倒在地，死而复苏。花恭人、秦恭人都来哭做一团，花恭人道：“这奸贼弑了国主，必来乱宫，如之奈何？”国母道：“我拼一死，从国主于地下！”公主道：“速着人到金鳌岛报知驸马与李大将军领兵报仇！”国母就遣内监去了。

不说宫中之事。再话共涛见国主鸩死，大喜道：“国主已亡，事可大定。”将尸体拖在郊外藁葬了，出榜晓谕：“国主暴薨，有遗令传位丞相，权主国政。文武百官，明日都要早朝。如违令者，全家诛戮。”又同萨头陀领了心腹家将入宫，心内想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就去抢那玉芝来受用，拼得与花逢春做对头。”又想道：“闻花逢春有一姑娘，年少寡居，姿容绝世，与玉芝公主立为东西两宫，平生之愿足矣！”萨头陀也暗想道：“我与共涛干了这桩大事，要他女儿配我，料想不敢违拗，待革家兄弟到了，把兵威压他，怕道权柄不尽归于我？他若不识时务，也只费我一丸药。”两人各怀歹意，到了宫前，见宫门紧闭，正要唤武士打开，只见天昏地暗，一股赤气罩住，共涛与萨头陀尽皆晕倒，进去不得。那文武官僚，合城百姓尽皆不伏，口出怨言，要与国主复仇，汹汹不已。共涛道：“蒙吾师法力，国主已亡，只是民心不伏，李俊、花逢春必起兵来争，如之奈何？”萨头陀道：“不妨。革家的兵即刻到了，必要大加杀戮，使人害怕。明日且正了大位，然后去征金鳌岛，剿绝了李俊、花逢春，其余不足虑了！”共涛拜谢道：“全恃吾师始终其事，富贵共享。”萨头陀道：“富贵我也不放在心上，待事定之后，我亦有一桩心事，要你了愿。”共涛道：“吾师有甚心愿？无有不依。”头陀大喜。

忽有报来，革家兵到了。萨头陀自去迎进。那革鹏、革雕、革鹞都是膀阔身长，碧眼黄须，力敌万人。带二百个战船，五千苗兵，腕挂长刀，身穿藤甲，披发跣足，如天魔一般。那革鹏弟兄与共涛相见，萨头陀叫苗兵去捉为头的臣僚，有一百多人，先断手足，后枭首级，悬拴通衢。百姓都要归顺，一家不伏，九家同斩。那些百姓有多少力量？只得顺从。海口各门尽是革家把守，敢有一人交头接耳，就拿来杀了，人人害怕，不敢开口。

次日五更，鸣钟伐鼓，共涛戴了冲天冠，服了赭黄袍，升金銮殿宝座。刚

把屁股放下，又是一晕，内侍慌忙扶住。文武百官为着性命，尽来朝贺。共涛封萨头陀为护世大国师，兼行丞相事。革鹏三人俱为大将军，执掌兵权，其余官僚俱复旧职。立夫人为正宫，儿子为世子，女为公主。坐朝已毕，大设筵宴，一同畅饮。共涛道：“寡人蒙国师、大将军扶助，得登大位，真是满心意足。只是宫中进去不得，如之奈何？”萨头陀道：“不要性急，待破了金鳌岛再处。”饮至夜分，送歌儿舞女与萨头陀、革鹏等取乐。那些苗兵奸淫抢掳，肆行无忌。可怜万民涂毒，敢怨而不敢言，含泪吞声而已。

却说国母、公主、花恭人在宫中，恐怕共涛来犯，却不见到。有内相奏道：“共涛与萨头陀昨日来到宫中，忽然天昏地黑，赤气罩住，两个逆贼立时晕倒，故不敢进来。有黄茅岛革鹏兄弟领苗兵五千，在城中扰乱，杀了臣民百数，号令通衢，今早升殿自立了。”国母大恸道：“不料祖宗遗业，一旦付与别人，此恨怎消？”玉芝公主道：“驸马自然即时就到，且安立父王灵座，朝夕设奠，赤气罩住，想有天神护佑，此贼不久灭亡，母亲请自节哀。”国母只得收泪，安立灵座，日夜哭临，实是惨伤。

是夜三更，国母哭得昏倦，朦胧睡去，只见国主改了道妆，说道：“我不听良言，误遭毒手，今随丹霞师父出了家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李大将军、花逢春决能殄灭贼党，宫中有金甲神人守住，贼臣不敢进来，你母子且自宽心。我去也！”国母一把扯住，被国主一推，忽然惊醒。唤起公主，诉说梦中之事，公主道：“既是父王托梦，母亲宽心。”自此闭上宫门，耐心守候不题。

再说花逢春到金鳌岛贺寿，同高青、倪云回来，到暹罗城，还隔三十里，见海面上一只小船飞也似来。舱内坐一太监，见了花驸马的船就傍拢来。过了船，对花驸马大哭道：“国主端阳那日，幸共涛府中，被一萨头陀毒死，共涛自立为王。国母、公主差我请驸马回去！”花逢春听知，哭得昏晕。高青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之何益？商量怎地去复仇！”花逢春道：“且到国中去一看，不知国母、母亲、公主何如？”倪云道：“不可。那厮篡了位，必有心腹把住城门，我等贺寿而来，又不带兵，此去恐遭毒手。不如重到金鳌岛，与李大哥商议，然后进兵。”内监道：“萨头陀招引黄茅岛革鹏兄弟三人，领苗兵五千，处处平定，哪里去得？况萨头陀善行妖法，差遣鬼兵，十分了得。共涛那日要进宫门，被赤气罩住，即时晕倒，宫中幸得无事。不如听倪将军之言，回到金鳌岛再处。”花逢春无奈，只得回船。偏生遇了斗风，白浪滔天，扯不得篷，只好泊在沙洲上。花逢春心中焦躁，两泪交流，高青、倪云劝慰道：“革鹏有五千苗兵，萨头陀又会妖法，须算个万全，方好破得。如今正要尽心竭力平定祸乱，岂可先哭坏身子？”花逢春道：“前日万寿山展墓，偏偏的火烧了国主龙袍，已是不祥。又丹霞山那个道士说出四句偈子，分明是运绝的话，我

已晓得不好了。那共涛久蓄异心。乐叔叔一向说要提防他，不料果然下此毒手！前日不到金鳌岛庆寿，他还忌惮，不敢动手，我若在哪里，也决不放国主云赴宴了。”高青道：“他约同了黄茅岛苗兵，羽翼已成，我们只有五百兵，哪里敌得过？幸喜到金鳌岛留着身子，可以报仇雪恨。若在国中，也被他所算了。”天色已晚，风势愈狂，花逢春一夜不曾合眼。到天明，风息开船。

到金鳌岛，李俊、乐和见花逢春等重复来到，吃了一惊，忙问来意，花逢春哭诉：“国主被共涛所弑，篡了王位。萨头陀勾引黄茅岛革鹏兄弟三人，有苗兵五千守住，进城不得，故来与伯叔商议进兵复仇。”乐和道：“我刻刻防这贼子，几番要开除他，恐怕国主起疑，故此容忍。岂知果然有此变乱，如今不消说了。大将军即点兵进剿。”高青道：“他有苗兵五千，萨头陀善使妖法，我这里现兵不满三千，又要留下守岛，万一失手，如何结局？”李俊道：“那马国主将赤心相待，今日被害，必要与他报仇！况花公子为他驸马，恩养备至，就如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哪里论得强弱！”当下点一千兵，三十号战船，都是白旗白号。留高青、倪云守金鳌岛，自与乐和、费保、童威、童猛、花逢春杀奔暹罗城来。

到得半路，忽然一声响亮，把中军帅字旗吹折，军士尽皆骇异。李俊道：“帅字旗折，不是好兆，将士俱宜小心。”乐和道：“那苗兵强悍，萨头陀又多妖术，革鹏兄弟闻得勇猛，我们不可轻敌。把兵分作三队，每队十号战船；大哥与我为中军，费保、花逢春为前队，童威、童猛为后队。且去看他虚实，切不可轻易交锋。必要首尾相应，庶无败局。”分拨已定，将近暹罗，见两只巡哨的船，每船各三十苗兵，飞也赶来。花逢春在前队看见了，取出铁胎弓，搭上狼牙箭，正中苗兵心窝，翻筋斗跌下海去，就拨船头回去。这里三队一齐追去，只见海上有一百多船结个水寨，刀枪如雪的插满。李俊叫不可上前，在山脚下停泊，乐和道：“看那水寨结得如式，苗兵强悍，只宜智取，不可力敌。且摇旗擂鼓，诱那萨头陀并革鹏等来，委实强弱何如。”叫放号炮，呐喊摇旗，声张威势。

却说共涛闻金鳌岛兵到，请萨头陀商议：“李俊、花逢春到来，何以御之？”萨头陀道：“有革家兄弟三人在海口，怕他则甚！他们自来送死，省得去攻金鳌。我有一个奇计，教他个个身亡，不留片甲。”正是：恶魔巧布弥天计，义士几倾一炬中。不知萨头陀用甚计策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马赛真之交败运，自不必言。共涛不肯安享富贵，妄念一生，遂至全家受戮，一败涂地。人也，非天也。

第三十三回 萨头陀役鬼烧海船 混江龙誓志守孤城

却说共涛问萨头陀退兵之计，萨头陀道：“大王休忧。李俊、花逢春必要

斩草除根，然后可享宝位。我正要去攻金鳌岛，他既自来，岂可放他回去？我到水寨中，自有妙计。”遂辞了共涛，到水寨与革鹏说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。”革鹏依计，紧闭水寨，再不出战。

却说李俊到暹罗城下，见革鹏的水寨布得严整，城外并无一只船影，静悄悄的不见动静，心中焦急，要去攻打，乐和道：“我只道苗兵轻佻，必来挑战，谁知他紧闭寨栅，偃旗息鼓，必有计策，切不可躁急。”花逢春道：“国主被弑，城池已失，宫中不知怎的。若旷日持久，此仇何时可报？待小侄拼命杀去，倘破水寨，实为天幸。若然不济，以身殉之，也尽了一点的心。”乐和道：“事有经权，必须谋定而后战，知己知彼，方得万全。若一磋跌，我等孤军亦难撑立。你说尽一一点孤忠，上有寡母，下有娇妻，倚托何人？不可使匹夫之勇，懊悔无及。”花逢春只得停住了。一连守了五六日，只不出战。乐和猛省着，道：“不好了！中了他反客为主之计。”李俊道：“何为反客为主？”乐和道：“他的兵多我几倍，不是怕我不出战，羁绊住了，必然使一枝去破金鳌岛。巢穴一失，不战自乱，快些收兵回去。”李俊道：“不可不防！”急令起航。

行不得一百里海程，到了明珠峡口。怎地叫做明珠峡？这是暹罗国的水口，茫茫大洋之中，生起两个山来，蜿蜒如龙，两头相接，只隔一里水面。中流有一小山，圆净如珠，草木不生。水势驶急，往往这个所在要坏船只。那山顶上，左边建一座龙王庙，右边有七层小石塔，镇压水怪，关锁水门，所以暹罗国人物富庶。李俊三队的船行至峡口，见有二三十个战船，苗兵把住峡口。船头上立一员苗将，却是革鹄。喝道：“中了俺国师之计，你那金鳌岛早已打破，还要思量到哪里去？快快投降，饶你一死！”李俊大怒，挺枪便刺，革鹄把大斧架接，在船头上交锋。花逢春正要挺戟助战，只见舱中走出萨头陀来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忽然烟雾漫空，见千百个鬼兵，也有天上落来的，也有海底潜出来的，飞蝗般攒拢来。费保、童威、童猛各执器械相持。又有一个鬼王，身长数丈，头上生一个独角，浑身精赤，单系一条虎皮裙子，双手拿两个人葫芦，焰腾腾火星飞在篷桅上。一霎时烧起，三队的船，风逼做一块，连排烧去。黑烟布满，开不得眼。李俊大叫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正在万分危急之际，巽地上一声霹雳，大雨如注，把火浇灭，鬼王、鬼兵都不见了。李俊、费保，等拼命杀出峡口，已烧坏了二十多个船，兵丁杀死的、跳下海的，约有三四百多人，幸喜各将领无伤。

连夜赶到金鳌岛，果然栅口战船密布，尽是苗兵。革鹏正与高青、倪云交战，胜败未分。李俊、费保飞跳上岸助战，革鹏抵不住。四员勇将跳下了船，花逢春弯弓搭箭射去，正中革鹏左臂，弃了手中刀跌去。不防革鹄、萨头陀

随后追来。童威、童猛、乐和丢了船，领兵到隘口寨中。李俊对高、倪二将道：“几乎不能相见！在明珠峡被萨头陀使鬼兵烧了海舶，幸得雷雨大作，救了性命。他的兵几时到的？”高青道：“到了两日。我与倪兄弟商量，恐隘口有失，结寨在此。战了两日，不见输赢。”李俊道：“乐兄弟原料是反客为主之计，不道果然。如今怎地好？不要说去攻暹罗城报仇雪恨，只这金鳌岛，恐难保全。若是兵对兵将对将，还好支持，只那萨头陀的妖法，怎么了得？前日宋公明打高唐州，被高濂妖法损兵折将，败了两阵，亏公孙胜来方才破得。如今隔着大洋，哪里去请得？”乐和道：“妖法只可使一时，若全用此术就不灵验了。况邪不胜正，我等为报暹罗国王之仇，诛戮奸党，难道上天不佑？那明珠峡的火尽勾烧死，忽得雷雨来救，就可见天意了。须要立定主意，协力固守，慢慢寻出计较来，再不可性急。闻得妖术怕的狗血污秽之物，须准备着，待他再来，破他便是。”李俊遂唤军士取狗血、人屎、蒜汁做了喷筒，交战之时乱泼过去，自然可破。算计定了，坚守寨栅不题。

却说萨头陀果然十分狡猾，他定下的妙计，使革雕守住暹罗水寨，革鹄把住明珠峡口，演妖法使独火鬼王烧死他；革鹏领兵攻打金鳌岛，真是算无遗策。谁知雷雨救灭，不能成功，便随后赶来，与革鹄、革鹏一同围住。说道：“那金鳌岛进了隘口，又有三个湾，才到得城边。那李俊害怕，不敢出战，必要诱他出来，方好夺那隘口。”日日在船上与苗将饮酒，队伍不整，兵无纪律。又去澳里抢掳良家妇女，不论姿色，单取少年气血满足的，青天白日就在船上采战，并不忌人眼目。自己厌了，赏与苗兵。那些妇女出于无奈，经不得蹂躏，多有致死的，就抛在海中。李俊见了，怒气填胸，叫道：“贼秃这般无礼！恶毒已极！岂可使平民受害，快去剪除！”乐和道：“此是诱敌之计，不宜妄动。”李俊道：“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兴废自有定数，哪里当面忍得！”便要领兵出战。乐和道：“既是耐不得，也待夜间。他被酒色所迷，必然酣睡。可遣童威、童猛、高青、倪云四将分领十个船，带五百兵，埋伏在荻苇之中，大将军可同花公子竟去劫寨。若使妖法，可将喷筒洒去。我与费保守寨，庶几可以成功。”

部署已定，到三更时分，童威等先去埋伏了。李俊、花逢春结束停当，领了一千兵，十个大船，奋勇杀去。那萨头陀虽然贪酒恋色，夜里再不睡的。听得声响，不慌不忙，让李俊杀人，作起妖法。星月满天，忽然暗如墨漆，李俊、花逢春并不见一只船，一个苗兵，喷筒也无放处。童威等听见喊杀之声，只道与苗兵相杀，围合拢来；李俊又认做苗兵，自相攻击。海面起一阵飓风，李俊忙叫收舵到岸。那革鹏、革鹄已先到隘口，放火烧了寨栅。费保、乐和抵敌不住，退到城边。李俊、花逢春上得岸时，革鹏、革鹄挡住厮杀，混战到天明

。萨头陀遣一队兽兵，却是虎、豹、豺狼，张牙舞爪而来，跳搏伤人。李俊慌了，叫放喷筒，那兵士大半已竟上岸，喷筒都在船内。李俊、花逢春也只得退到城边，兵士折了大半，隘口被他夺去，童威等四将不知下落。李俊大哭道：“不听贤弟良言，致有此败！如今兵微将寡，怎生是好？”乐和道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不可挫了锐气。幸这石城坚固，决然攻打不进。且誓死守定，再作区处。”李俊依言，和花逢春、费保、乐和日夜在城楼，搬运擂木石块灰瓶铁汁等物，并力守定。

萨头陀、革鹏、革鹞在城下耀武扬威。幸得这石城光荡荡地爬不上，实坯坯掘不进。只当不起妖法，或一阵火，腾天撒地的烧来；或起霹雳，捶山震岳的打来；夜间鬼哭神嚎，百般作怪，胆也吓破了。乐和道：“这些妖法不过如此，不要怕他。这里决然攻不进，只是山后有一处，稍觉平坦，恐怕爬进，须要守备。我领一队兵去看，花公子可到白云峰上了望，海面上可有四将踪迹。”原来这金鳌岛只有前面这座城门，四围俱是高山峻岭，古木修篁，无路可上。居民都在里面耕佃，东西南北俱是大洋，内有一座白云峰，高插云汉，登眺远见三百里。天气清明，暹罗城也就在面前。那后山为因当年起了一条蛟，洪水冲坏了，有二三丈缺陷之处，可以爬得上。

正唤兵士抬石头填塞，只听得山岭下隐隐有人话响。乐和同兵士伏在树丛里，取一门大炮摆好，点着火绳伺候。果有二三百苗兵，腰边跨了长刀，扳藤附葛的爬上来，将到半岭。乐和觑得分明，将炮门药线点上，轰天一响，苗兵打为齑粉，打不着的都跌死岭下。又唤兵卒将石块雨点般打下，苗兵剩不得几个回去。乐和就叫这队兵，装上大火炮把守。回来说道：“惭愧，若迟去一刻，被他爬上了！大炮打死三百苗兵，叫兵守定，再无内顾之忧了。”李俊道：“贤弟真有先见之明，料事多中。不然，就失事了。”花公子也回来说道：“到白云峰四远了望，海面上并无踪影。”李俊道：“这四个弟兄多分不好了。”乐和道：“哪有四个俱坏之理？当夜兵败，想到清水澳去了。”李俊等四人依旧坚守不题。

却说童威等四将被萨头陀等妖法冲散，一时进隘口不得，到天明会合，已折了一百名兵，两个战船。倪云道：“岸口都是苗兵，回去不得，不知他们何如？”童猛道：“隘口被苗兵所夺，李大哥等必然固守石城。”高青道：“我等飘泊无依，且到清水澳。狄成那边有三百名兵，带了来和他厮杀。”童威道：“不怕将勇兵强，唯这萨头陀妖法，虽有千兵万马，也抵当不住。我想起来，革鹏、革鹞和萨头陀都在这里，那暹罗国内只有革雕一人，必然空虚，我们去袭破了，他这里必然解围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就扬帆而去。

不消一日，到了暹罗城下，只有十来个战船，一二百苗兵看守，革雕也不

在船上。童威等将船贴近，一齐跳过去，奋勇砍杀，剩不上三五十个上岸逃命，童威等大喊追去。抢到城门边，革雕领一枝苗兵冲杀出来，四将抵住，战不上十馀合，革雕力怯，拨转马头便走。高青赶上，一枪刺着左臂，几乎坠下，苗兵救护进城去了，童威率兵攻打。共涛见有兵到，革雕败阵进城，心内慌张，说道：“国师去攻金鳌岛不见回音，反有兵攻城，此是何故？”革雕道：“那来的兵不是李俊、花逢春，另是四员将官。这里兵留不多，方才又伤二百多名，可传令拨民夫上城。待我差人到金鳌岛打听，掣兵来保护城池。”共涛依言，令兵马司拨百姓上城守垛，革雕自引苗兵巡察。那些百姓都恨入骨髓，巴不得立时打破，只是畏惧革雕号令，勉强上城。

童威等带不上三四百兵，城大兵少，围困不得，只好四门守住，急切难破。高青道：“百姓上城，可见城内无兵，若得里应外合，方可破得。待我到半夜里爬进去。”日间周遭一看，见西北角守城的百姓是驸马府前住的，叫做和合儿，是个闲汉，平日厮熟，四目相视，打个暗号。到夜间与童威商议道：“那西北角上守城百姓是驸马府前和合儿，方才打个暗号了，我便爬上去。若可动手，复放起火来，你们奋力杀入，成败利钝在此一举！”三个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万分之美！只是要小心。”

高青卸了盔甲，换了紧身衣服，身边藏了暗器，一齐到西北角城上。灯火明亮，和合儿先悄悄对守垛的百姓说道：“共涛弑逆无道，萨头陀苗兵奸淫抢掳，百姓受其荼毒。今高将军来打城，我已约定了，少时放上，杀了奸臣恶秃，与万民伸冤。不可泄漏，只要防革雕巡察过来。”通甲的人尽是怀恨的，大家点头会意。高青在下面咳嗽一声，和合儿抛下索子。高青缚在身上，两手扯定索子，和合儿同百姓用力吊上去。刚跨上垛口，解下索子，巧巧革雕、共涛巡察到来，高青装做百姓，朝外立着。革雕见这甲里神情有异，望到下面有一簇人马，说道：“必有奸细！国主可去巡视各门，待我扎在此间。”高青动也不敢动，直到天明换班，同和合儿下城，说道：“你有这片忠心，事成之后，必然重赏。可可那革雕到来，一时动手不得。我已换了衣服，黑早里无人认得，且和你到宫中朝见国母，再作商量。”遂同到宫门。

有两个太监在宫门首，认得高青的，惊问道：“高将军怎地进得城来？”高青道：“烦引我见国母方说。”太监叫开宫门，高青、和合儿同进宫中拜见。国母道：“共涛弑逆，神人共愤。我日夜望李大将军、花驸马来报仇。闻得兵败，我要自尽，公主劝住，再看消息。高将军，你几时进城的？金鳌岛胜负若何？”高青道：“臣与驸马贺寿回来，闻知国主被弑，只缘不带得兵。重到金鳌岛，同李大将军领兵到来，中了他反客为主之计。明珠峡被萨头陀遣鬼放火，篷樯尽焚，幸得天降大雨，救了性命。到金鳌岛又为妖法所败，现今

围住，未知如何。臣与倪云、童威、童猛是夜冲散了，思量暹罗必然空虚，故引兵来，奈因兵少破不得城。这和合儿是驸马府前百姓，有一片忠心，将绳索吊臣上城。正要鱼贯而上，谁想共涛、革雕亲自巡察，觉道有异，就屯住到天明，动不得手，故来朝见国母，以慰悬望。”国母泣道：“萨头陀如今强横，李大将军屡遭败衄，眼见得报仇无日了！”高青道：“臣已入城，令内监传谕旧臣，和合儿结交义民，此城不日可破。城若破了，萨头陀回救时，李大将军、花驸马追来，内外夹攻，国仇指日可雪。臣到外边恐露圭角，愿留宫中。”国母依言，使内监去传谕旧臣，和合儿结交义旅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李应、栾廷玉等海鳅船到了清水澳，阮小七要上岸买鲜鱼做醒酒汤，李应挡住。那瘦脸熊狄成守清水澳，闻暹罗国主马赛真被奸臣共涛所弑，金鳌岛又为萨头陀妖法所败，围困得紧。要领兵救剿，只因三百个兵，恐寡不敌众，心内彷徨。当下见沙滩边停泊百多号大海鳅船，刀枪密布，旌旗闪动，惊疑不定：“敢是萨头陀破了金鳌岛，又领兵来取清水澳？”望见衣冠济楚，人物轩昂，不是苗兵模样。只得掉个小船，带四个兵丁，到海鳅船边，问是哪里来的，却好正在李应船边，燕青看见狄成是宋朝将官装束，答道：“我等是大宋官兵，要到金鳌岛寻访李大将军的。”狄成道：“将军与他甚么相知？寻他何故？”燕青道：“我等俱是旧日弟兄，闻在海外，特来扶助也。”狄成道：“那李大将军可是混江龙李俊？列位是梁山泊上好汉么？”燕青道：“正是。尊驾可通大名。”狄成爬上大船，纳头便拜道：“天下有救了！”李应、燕青连忙扶起，狄成道：“小可是与李大哥太湖小结义的瘦脸熊狄成。李大哥自出海洋，在这清水澳驻扎，杀了沙龙，占了金鳌岛。花知寨的公子花逢春，暹罗国王马赛真招做驸马。亲眷往来，金鳌岛十分兴旺。岂料马赛真被奸相共涛所弑，篡了王位。招一番僧，名唤萨头陀，善行妖法。又有革鹏兄弟三人，领苗兵五千扶助共涛。李大哥连折三阵。如今金鳌岛围困甚急，万望列位念昔日之谊，到金鳌岛解围。”李应道：“既是李大哥有难，自当速救。先拨十将进发，其余弟兄保护家眷在这里。待得胜之后，就来相接。”狄成大喜，即为向导，连夜扬帆。那十将是李应、栾廷玉、王进、关胜、呼延灼、公孙胜、燕青、呼延钰、徐晟、凌振，放炮望西南进发。

却说萨头陀围住金鳌岛，攻打不下。只见革雕差人来说：“高青等围住暹罗城，要回兵救应。”革雕道：“暹罗根本之地，不可不救，且收兵暂退，再来攻打。”萨陀头道：“金鳌岛危在旦夕，若释之而去，日后又费气力。那攻暹罗的不过几队游兵，都城坚固，万分无事。破了金鳌岛，那边的自然剿灭了。”遂唤苗兵造了云梯、飞楼，推到城边，如猿猴援附而上。李俊、费保、花逢春掣定短刀，见爬到城垛边的，俱持刀砍下。苗兵只是不怕，鱼贯而上，越

杀越多，李俊道：“如今支撑不定了，待我自刎，免得受辱！”乐和道：“就是入城，还要巷战，岂可如此！”花逢春早见革鹏、萨头陀在城下指挥苗兵蚁附而上，花逢春弯起弓来，一箭射中萨头陀腿上，望后便倒，革鹏扶救。苗兵在云梯上回头观看，费保将一铁钩，用尽勇力，将云梯钩去，一声响亮，云梯断了，跌下苗兵。城上乱把石炮、灰瓶雨点打下，遂不敢爬城。萨头陀虽然中箭，却不伤命，到船中用丹药调治。

只听得海外一个大炮，如天崩地坼的一连响了百馀响，苗兵报道：“不好了！海上有四五十号大海船，刀枪布满，将到岸边。”萨头陀不顾疼痛，起来叫革鹏、革鹏领苗兵退出。李俊在城楼上看见苗兵尽去，又听得海外炮响，心中疑惑。乐和道：“我们开门出去，看是何故？”遂同下城。开了门，各持兵器，只撑一个船到隘口。萨头陀苗兵的船，尽摆在大洋东边，海上有四五十号大船，都是中华将士。盔甲鲜明，刀枪如雪，一帆风赶来。李俊等也便出了隘口，望见大船上有一先生，仗剑立在船头上，远远望去，像是公孙胜。看看近来，见举双鞭的像是呼延灼，李俊想道：“怎得到此？”那大船上李应见了李俊、乐和，大叫道：“李大哥，我等来解围？”正是：中华将士从天降，小岛妖魔逐浪销。毕竟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李俊誓死孤城，登阵慷慨；乐和随机应变，谨慎周详。到得万分绝地，方透一线生机。可见十将解围，良有天幸。共涛妄思一丸毒药篡取，宜其不旋踵而灭也。

第三十四回 大复仇二凶同授首 权统摄杰士尽归心

却说萨头陀、革鹏、革鹏围困金鳌岛甚急，苗兵布满，云梯飞楼爬上城来。李俊看看支持不定，听得海上炮声，苗兵纷纷退出。李俊、乐和、花逢春、费保也开门赶出。那大船上李应招手叫唤，李俊大喜，一齐上船，都拜见了。说道：“梦里也不想众位到来！且请把苗兵破了，再诉别来心曲。”李应传令，将战船摆开，擂鼓摇旗索战。萨头陀也整顿船只，革鹏居左，革鹞居右，两军呐喊。凌振架起子母炮放去，轰天一响，早把两个船打得粉碎，苗兵皆死海中。萨头陀口中念念有词，一阵鬼兵，都骑虎豹从空飞下，竟奔前来。公孙胜拔出松纹古定剑一指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有两员天将，神威四射，尽执降魔杵，把鬼兵打散。李应、栾廷玉挥兵赶杀，关胜舞动青龙刀，呼延灼举起双鞭，革鹏、革鹞抵住厮杀。燕青叫军士放火鸦、火箭，那革鹏船上霎时烧起来，烟焰涨天。苗兵无处躲避，跳下海去。这里军士将炮石打去，沉于海底。萨头陀见破了阵法，又被火烧，夺路便走。革鹞、革鹏也待要奔走，被关胜赶上，大喝一声，将革鹞砍为两段。革鹏见兄弟杀了，慌忙回舵逃脱，那些苗兵烧杀大半，剩得焦头烂额的不上三五百人。

李俊见大获全胜，收兵到岸，请众好汉进城，倒身下拜致谢。众人扶起了，分宾主坐下，王进、栾廷玉、扈成三个，李俊不认得，动问方知，躬身道：“久仰三位将军大名，今日方得相会。”花逢春又逐位拜了。李应道：“且喜花知寨有这般一个好令郎！”呼延钰、徐晟在梁山泊同伴顽耍的，虽隔别多年，俱各长成，还有些认得，三个都不胜之喜。李俊大排筵宴，请各位坐席，大家谦逊了一回。王进、公孙胜、栾廷玉、关胜、呼延灼在上面，其余依次坐定。李俊、花逢春、乐和起身，各位俱敬了三大杯。

李俊相诉道：“小弟诈称疯症，辞别了宋公明，同童威兄弟寻太湖中结义的费保四人，住居销夏湾，打鱼饮酒，图些快活。为路见不平，伤触了丁廉访、吕太守，被他设计，监在常州，幸得乐兄弟、花公子来救出。晚间就梦宋公明，使黄巾力士来请，跨了黑蟒，到梁山泊。宋公明说：‘后半段事业在你身上。’赠我四句话，我还记得。醒来想道：‘我原是水军头领，必须原到水里去。’同众人出了海口，抢洋客两只海船，到了清水澳屯扎。那金鳌岛沙龙，贪淫暴虐，杀了他，夺这金鳌岛。暹罗国使丞相共涛、大将吞珪来争，把吞珪杀了，就领兵到暹罗。那国主马赛真是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，为人极是宽厚，见攻打甚急，遣使求和，情愿把玉芝公主招花逢春为驸马，因此罢兵。这金鳌岛富庶，可以安身。端午这日，是小弟四十岁贱降，花驸马来庆寿。不料这丞相共涛奸险专权，是宋朝蔡京一流人物，久蓄异谋，思篡国位。乘花驸马不在，用西番僧萨头陀的计策，一旦祸起萧墙，马赛真被弑。我同花驸马兴兵问罪，中了他反客为主之计，明珠峡被萨头陀使鬼兵放火，几乎烧杀。感得神明相佑，大雨灭火，逃得残生。追来围住金鳌岛，又被他诱敌，大折一阵。那童威、童猛、高青、倪云四人，不知生死下落。苗兵将云梯飞楼爬上，万分危急，思量自尽免得受辱。不想列位从天而降，解此患难，真莫大之恩也！”

李应道：“小可不愿为官，回到独龙冈作田舍翁，因主管杜兴替孙立寄书，”指乐和道：“与乐兄弟刺配彰德。他与裴宣、杨林杀了冯彪的儿子，牵累到我身上，监在济州。越狱杀了冯彪，上饮马川屯聚。其中奇奇怪怪，惹出多少事来，众兄弟俱得聚会。童贯用赵良嗣之计，通金灭辽，又与金朝挑衅，把东京失陷了。道君皇帝传位太子，俱被金兵捉去。刘豫僭称齐帝，关大哥直言抗谏，绑出法场，小乙哥妙计救脱。那玉老将军并呼大哥、朱仝俱兵败归来。河北地方通是刘豫所管，又杀败了刘猊，收兵回南，要投宗留守。东京陷后，康王即位南京，改元建炎。又用汪潜善、黄伯彦为相，力主和议，宗留守气愤而亡。我等无所归着，只得且上登云山。那登云山原是邹润啸聚之所，阮小七杀了张干办，与孙新、顾大嫂同上了山。栾将军为登州统制，是他令高徒说入了寨。我们到得登云山，为救朱仝、宋清闹了济州，金将阿黑麻要攻山寨。

因兀术在登州打造海鳅船，去夹攻临安。安道全说金鳌岛有李大哥在哪里，故借了他一百号船，到得这里。”

李俊道：“安道全从高丽回来翻了船，我捞救得，如今在哪里？”李应道：“众弟兄会合，曲折甚多，一时说不尽。安道全和众人并家眷、辎重、粮饷、兵马，还有六十号船在清水澳哩！”李俊道：“既如此，快着人接来！”花逢春道：“苗兵虽然败去，国母与寡母在宫中，不知怎地？再求诸位伯叔去复仇雪耻，先父在九泉也是感德的。”哭拜在地。李应、栾廷玉道：“花公子，你有这等孝思，我们即刻就去。”李俊道：“连日劳顿，今日且尽欢痛饮，明早启行罢。”摆出筵宴，各谈衷曲，开怀畅饮。关胜、呼延灼等见这金鳌岛山势险阻，石城坚固，地方富庶，人物齐整，尽皆欢喜。次日，李俊命费保守岛，狄成到清水澳接取各位，就放了号炮开船不题。

却说萨头陀、革鹏领残兵到暹罗城下，见童威、童猛的兵攻打暹罗城，对革鹏道：“垂成之功，败于一旦。你三弟被杀，他们必然追来。这里又有兵在此，未可交锋。你竟到日本国借兵，那国王皈依我的，久想暹罗繁盛，要来吞并。我进去保守城他，会合青霓、白石、钓鱼三岛，与他大战，必要杀尽暹罗国人，不留一个，方遂我平生之愿！”革鹏依言去了。

童威等见萨头陀领残兵回来，船只俱已烧坏，猜道战败回来的。欲要拦截，怕他妖法利害。高青吊上城去，又不知音耗，只得让他叫开城门进去。

共涛见萨头陀败回，说道：“寡人全仗国师做主，今战败而回，童威、倪云又来攻城，怎么是好？”萨头陀笑道：“我有鬼神不测之机，任他天蓬元帅来也不打紧！只要完我那桩心事，便好设施。”共涛道：“寡人举国听着国师，便是要寡人的心肝煮汤吃也是肯的，只要剿除金鳌岛兵将。”萨头陀道：“前日马赛真被李俊兵围，将玉芝公主招花逢春为驸马，方得息兵。你那女孩儿也招我做驸马，方显手段。若是不肯，我腾云去了，随他拿你正罪，不干我事！”共涛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国师且退了兵，情愿把女儿招国师为驸马。”萨头陀道：“佛法不打诳语，今夜便要成亲。我与你翁婿至戚，自然尽心。”共涛还痴心信他果有神术，含泪唤女孩儿妆束，与萨头陀结亲。那萨头陀箭疮未愈，瘸着脚，搂共涛女儿进房去了。

说那高青在官中，内相、和合儿纠结了臣僚百姓，歃血定盟，正要举事，见萨头陀回来，未敢轻发。又闻金鳌岛李俊、花逢春都到来。高青禀国母写一道懿旨，叫和合儿从城上掷下，今夜里应外合，三更为期，不可迟延。童威军士拾得，呈与李俊。关胜、呼延灼等都屯住城下，李俊已知高青在城内，又见国母的懿旨，传令三更看城内火起，尽要上城。果然到夜半，西北角上火光冲天而起。花逢春、徐晟、呼延钰正在此间，喝令军士蚁附而上，斩开城门

，一拥而入。花逢春引路，先到丞相府前后围住。共涛无计，正去悬梁，被花逢春捉住，尽把家属四十馀口绑缚定了，发兵马司监禁。然后到宫中，天色已明，国母、花恭人、秦恭人、玉芝公主都在，花逢春哭拜倒地，一齐恸哭。国母收泪道：“幸得相见。共涛、萨头陀拿获了么？”花逢春道：“共涛并家属四十馀口俱发兵马司监禁，萨头陀未经拿着。”国母道：“驸马且到外边理事，萨头陀必要缉获的。”花逢春出宫。到东门，李俊等进城来，革鹏接住苦战。花逢春一戟把革鹏刺杀，枭了首级。传各城门守定，还有萨头陀不见。

李俊把兵屯在各门，同众将入宫朝见国母。谦谢收复之晚，幸中国诸将军到来，方才破得。国母致谢道：“逆臣悖乱，国王宴驾，大将军同各位将军尽心竭力，始得雪恨。高将军先入城来，足见忠贞，大将军可加重赏。”李俊等辞出。将丞相府改作元帅府，请各位住下。第三日，清水澳诸人到了。李俊、花逢春调度，把各位有家眷的，即拨甲第安居，卢二安人、吕小姐、卢小姐与花恭人同住。军士编了队伍，各营安插，粮饷收进官仓，马匹放在牧场，船只令童威、童猛职掌，结水寨在海口。臣僚俱皆升赏，百姓散给币帛。和合儿除授宫门使。火烧的民房命工匠修造，处置井井有条。大排筵宴，犒赏三军。依次坐定，除费保镇守金鳌，狄成镇守清水澳，共有四十二人。李俊手中把盏道：“上托神天照鉴，宋公明阴中护佑，众兄弟又得复聚，真为难得之事！有四事可庆：暹罗国遭篡弑之祸，国祚已失，金鳌岛有累卵之危，今幸雪恨恢复，此一喜庆也；王老将军、栾统制、闻参谋、扈二哥不是旧盟，今得同心合胆，重结新契，此二喜庆也；梁山泊一百八人，死亡过半，即那存者散于四方，复得巧相遇合，向日太湖小结义四个弟兄，海外之事全得扶持，三大喜庆也；花逢春、宋安平、呼延钰、徐晟这四位贤侄，少年英隽，皆是伟器，四大喜庆也。请尽欢达旦！”众人皆齐声道：“敢不如命！”花逢春唤蛮女歌舞侑酒，众人大醉而寝。

次日乐和道：“那萨头陀拿不着，恐为后患，必要搜捕。”李俊道：“想是真会腾云走了，怕他怎的？自有公孙胜在此。”乐和道：“待我再去缉访。”遂同燕青、呼延钰、徐晟拿着弹弓、粘竿、酒盒，跟了五六个家丁，各处游玩。那国中有座镇海寺，庄严壮丽，寺内有七层宝塔，高插云霄。乐和等到殿上随喜，住持献茶。走到塔边，乐和道：“小乙哥，你的神弩，那塔上一个喜鹊吱吱的叫，若打下来，方服你眼力。”燕青真的取弹弓把弹丸打去，那喜鹊见下面有人放弹，虫鸟最有灵性，弹子未及到身，展开两翅飞去。那弹子打进塔窗里，只听得塔里面有人叫声：“呵呀！”骨碌碌滚下来的响。一齐赶进看时，有个人覆跌在地上。家丁翻他转来，乐和大喊道：“此便是萨头陀，家丁把来绑了！”燕青道：“恐怕上面还有馀党，再去搜看。”家丁走上，见一个

女子，云鬟不整，蹲着暗泣。还有两把戒刀，一个葫芦，一包牛羮子，家丁拿了，牵那女子下来，那女子两腿夹着，走也走不动的，原来就是共涛之女。萨头陀成了亲，原想驾云而去，被马赛真阴魂缠住，法术不灵。城破之夜，携了此女躲在塔上，思量革鹏借日本兵来，还要作孽。谁知天网恢恢，弹子却好打着眼睛上，乌珠突出，鲜血淋漓，真是恶贯满盈了。带来见李俊道：“我们到镇海寺游玩，因打塔上喜鹊，弹子从塔门里打着他眼睛，绑获在这里。这便是共涛之女，萨头陀骗做驸马的。”李俊、花逢春大喜，把铁锁穿了琵琶骨。恐他遁去，将狗血、蒜汁、人屎浑身一淋，同共涛蹲在水井内。那女子同家属监禁，日后施行。

李俊稟知国母，与国主开丧殡葬。就差裴宣定了仪制，萧让撰了祭文，燕青、乐和总理丧事。文武百官俱穿孝服，置造桐棺梓槨。掘起国主尸骸，面色如生，毫不腐烂。将香汤沐浴，换了冕服，含珠纳贝，入殓已毕。北门外结起厂殿停丧，选二十八员道士，请公孙胜主坛，建三昼夜醮事，追荐生天，到万寿山王陵上安葬。花逢春齐衰重服，王进、关胜等先行吊礼，李俊设祭，国母、花恭人、玉芝公主都在柩旁。李俊唤人打扫法场，命杨林、杜兴领兵摆列，一枝花蔡庆做监斩官。其时，百姓何止有数万人，都执香旁观。李俊喝把共涛家属先各斩首，刀斧手带共涛、萨头陀对面跪着，刽子杀到共涛之女，呼延钰禀道：“乞留此女。”李俊道：“刑人之女，贤侄留他何用？”呼延钰道：“小侄自有用处。”李俊微笑，唤松了绑，馀各斩了。然后将共涛、萨头陀一千二百刀柳叶刷，又割腹剜心，献到马国主灵前，再行进奠。国母、公主、花逢春大哭，拜了，启灵柩，原摆半朝銮驾，开路人引导。一路施张布幄，香花灯烛，百官士民尽皆步送，约有万人。到万寿山，闻焕章点神主，柴进祀后土，安葬已毕。

次日，国母传懿旨，宣文武各官到金銮殿。国母浑身缟素，坐在上面，李俊等一同拜见，国母起身回礼，重复坐下。香案上摆了传国之玺，垂泪说道：“马氏自祖宗开基已传三世，遗爱在于人心，不幸遭篡弑之祸。世子早殇，并无宗支。今已讨贼正典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凭众位公议，使马氏血食不致斩绝，实为万幸。”李俊道：“国为马氏之国，血脉既绝，花逢春赘为驸马，有半子之谊，理合承祀宗祧。”花逢春哭谢道：“不肖自先父早背，母子孤茕，又无亲族，堕奸人之计，若无乐和救我母子，不知死于何地。又得大将军挈来海外，神威定远，本国畏惧求和，得联秦晋，安享富贵，已荷大恩。国主被弑，复仗先君世谊，报仇雪恨。自此当奉国母、寡母，同公主庐墓三年，以尽半子之谊。请大将军早践国位，免得邻邦窥伺，反侧生心，不必多议。”众人同声道：“花驸马之言，实出衷心，大将军创业不易，享有经权，何必固逊

？”李俊道：“小可本是浔阳江上一渔户耳，随宋公明上梁山，招安之后，自知愚直不堪世用，故辞官职，隐逸太湖，偶遇变故，出洋借住金鳌，已为过分。讨暹罗之难，全是众位之力，岂敢贪天之功，遂尔僭妄！花驸马既然谦光，众位中请才可御世、德足润身、堪为万民之望者统摄此位，使某复借金鳌岛容身，叨荣多矣！”

花恭人见议论纷纷，出来相见道：“先夫为全友谊而亡，撇下孤儿寡妇，并无依托。幸蒙诸位叔伯教诲成人，得有今日，先夫含笑于地下矣。小几年幼无知，岂堪大任？纵国母有爱护之心，妾当谏阻。请大将军慨允，以慰臣民之望。”燕青是个伶俐人，忖道：“李俊开创此处，人望所归，自然是他为主，他人岂可覬越？”按剑说道：“凡人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况为一国之主！大将军你先机隐遁，谁知富贵逼人。宋公明托梦，明明说后半段事业在你身上，已符其言。花逢春母子甚是贤达，大将军不必固辞。”国母道：“燕将军之言极为有理，就此定议。只要使我母子得所。”燕青道：“国母不须多虑。虽是大将军嗣了位，万事要请国母慈旨方可施行。我辈弟兄都是赤胆忠心，不作忘恩负义之辈。”

李俊道：“承国母慈谕，众位推戴，我李俊也不敢妄自居尊，凡兵马、粮饷、庶务，请众弟兄各主其事，禀奉国母垂帘听政，何如？”燕青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家有主，国有王，必要一人统理，方得国治家和。即如梁山泊是白衣秀士王伦创立的，因他心地褊窄，妒贤嫉能，林冲并火了他，奉晁天王为主。那时宋公明也受约束，不敢专主。后来曾头市被箭而亡，宋公明继为主帅，哪个不禀遵军令？一寨之中，尚且纪纲法度不可紊乱，况暹罗是个大国，出号施令，朝聘礼仪，送往迎来，兵机粮饷，讼狱刑名，文明礼乐，庶务繁多，非同小可，岂容政出多门，十羊九牧？且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之事，国无长君，不足弹压臣僚，故权时出此。试看吕太后、武则天多遗讥后世。今暹罗统系已绝，大将军你又不是暹罗国旧时将相，只因花驸马面上，算做亲戚，岂如世受国恩一般？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贤明继世，多有杰起。尧舜之时，不传于子，而传于贤。大将军即宜听受。”阮小七笑道：“小乙哥说得痛快！前日宋公明只管要把寨主让与卢俊义，众兄弟之心大半多冷了，你今日又学他样子。花驸马不肯，你又推辞，难道我阮小七还像前日，戴了冲天巾，穿着赭黄袍，做暹罗国王不成？”众人多笑起来。

李俊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权且摄位。原奉宋朝正朔，众位一如在梁山泊，各供其职，称呼仍是弟兄，不可骤加虚套。国母、公主、花驸马母子原居宫内，我与众弟兄无家眷的住在元帅府，权且署事。”众皆大悦。择黄道吉日，昭告皇天后上，即暹罗国位。一同拜辞国母而出。正是：霸基已定多谦让，国位

初登战伐兴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有此一番大排场，方不是草寇啸聚。然不是变故，李俊岂得为暹罗国主？故为大将军驱民者，丞相共涛也。

第三十五回 日本国借兵生衅 青霓岛煽乱兴师

却说众人定议，立李俊为暹罗国王，李俊再三谦让，愿以征东大将军摄行国事。命钦天监选了黄道吉日，礼备仪齐，五更时分，同到金銮殿。丹墀下，羽林军摆定，殿上灯烛辉煌。国母换了吉服，南面而立，宣大将军上殿。李俊戴金幞头，穿绛红蟒袍。关胜等俱是宋朝冠带。大鸿胪序了班，鸣赞唱礼。国母命太监送上玺绶符节，李俊接了，供在龙案上。先拜了天地，转身北向恭拜国母，国母回答半礼，李俊就西面而立。王进以下俱各四拜，大将军也回四拜。花逢春、宋安平、呼延钰、徐晟北向四拜，大将军回答半礼。因通家子侄，受了两拜。暹罗国旧日臣僚，俱北向四拜，大将军受了。送国母进宫，然后南面坐了主位，王进、关胜等两班列坐。命：

铁面孔目裴宣为监察御史。

小旋风柴进摄暹罗国丞相事。

入云龙公孙胜为国师。

神机军师朱武为军师，参赞帷幄。

混世魔王樊瑞为驱邪秉教真人。

浪子燕青为上柱国，赞画一应机密。

扑大雕李应为度支使，掌管出入钱粮。神算子蒋敬为副使。

铁棒栾廷玉为枢密使，总核兵马，便宜行事。扈成为副使。

铁口叫子乐和为参知政事，兼大将军长史。

王进为都知兵马使。

大刀关胜为前军都督。

双鞭呼延灼为后军都督

病尉迟孙立为左军都督。

镇三山黄信为右军都督。

美髯公朱仝为中军都督。

闻焕章为国子监，总理学校。

圣手书生萧让为中翰，掌理诰敕、表章、文移等事。

玉臂匠金大坚为尚玺，掌理印信符节等事。

神医安道全为太医院。

紫髯伯皇甫端为御马监。

铁扇子宋清为光禄寺。

活阎罗阮小七为水兵都总管。

出洞蛟童威、翻江蜃童猛为水军左右正总管。

赤须龙费保、太湖蛟高青为防御使，镇守金鳌岛。

卷毛虎倪云、瘦脸熊狄成为镇遏使，镇守清水澳。

花逢春为驸马都尉。

宋安平为翰林学士。

呼延钰、徐晟为左右亲军指挥使。

轰天雷凌振为火药局总管。

神行太保戴宗为通政使，兼观风行人司。

独角龙邹润为京城观察使。

锦豹子杨林为巡绰五城兵马使。

鬼脸儿杜兴为盐铁使。

小遮栏穆春为屯田使。

小尉迟孙新为上林苑，兼提督馆驿事。

母大虫顾大嫂为大郡夫人，兼防护六官。

一枝花蔡庆为锦衣卫，掌一应刑名。

当下设官授爵，各供其职。暹罗旧日臣僚俱加升赏。大赦境内百姓，给复一年。又命戴宗传谕二十四岛。诸务已毕。有诗为证：

销夏湾头久息机，岂知鹏翮复高飞。

英雄自古无凭准，脱却蓑衣换袞衣。

却说李俊摄了暹罗国事，差戴宗到各岛传谕。那青霓岛岛长名唤铁罗汉，犷悍自恣，不遵约束，欺马赛真柔懦，不来朝贡，反与共涛结连，表里为奸，欺凌各岛。当日见传到晓谕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我这暹罗国自居海外，马赛真畏怯无能，共涛丞相自该践位，怎么中国人来占得？实是气愤不过！”差人去接白石岛屠崆、钓鱼岛余漏天来，一同商量举事。不一日，屠崆、余漏天到了，铁罗汉道：“我暹罗国二十四岛，唯有四岛最强。哪里来这李俊，自称征东大元帅，把沙龙杀了，占了金鳌岛。当时就要出兵与他报仇，那马赛真无能的废物，反与求和，招花逢春为驸马。共涛丞相用萨头陀为国师，去了马赛真。前日有书来，许我三人并合二十四岛，永作邻邦。不知怎么被李俊坏了，公然做暹罗国主，又来传谕，要去朝贡。我们无拘无束惯的，低头服小，如何气得过？特请二位来商量，起兵夺转暹罗国，意下何如？”屠崆、余漏天道：“岛长之言极是。我二人心中甚是不服，若岛长起兵，我二人决听约束。”铁罗汉大喜，置酒相待。忽见报来：“黄茅岛革鹏要见。”铁罗汉连忙迎入，相见坐下。革鹏道：“我两个兄弟都被李俊所害，要去日本国借兵复仇，你

们是共涛丞相心腹之交，怎么不思量与他雪恨？”铁罗汉道：“正与青霓、白石二岛长商议起兵。若得共事，日本借得兵来，一发妙了！”革鹏道：“日本国王久矣要吞并暹罗，我若去借，即刻兴师。只要讲过，暹罗归了日本，金鳌岛我要驻扎的。”铁罗汉道：“共涛丞相原许我三人分这二十四岛，今岛长要驻扎金鳌，那二十四岛作四股均分罢了。”革鹏道：“一言为定。我就去日本借兵，你三岛准备器械、船只，克日取齐，不可迟误。”当下歃血定盟，革鹏竟取路到日本。

那日本国乃秦始皇时，徐福到海中取长生不老之药，带有童男、童女、百工、技艺、医巫、卜筮有数千人，因始皇暴虐，徐福避地于此，开创起来。其国在大海岛中绵亘数千里，管辖十二州，多金银珍异之物。其人虽好诗书古玩，却贪诈好杀，又名倭国。那倭王鸷戾不仁，默货无厌。十二州共有十万雄兵，虎踞海外，高丽国与他附近，常过去抢掠，每想暹罗繁富之国，要来吞并。当下报有革鹏来借兵，着进来见。那倭王坐在锦裯绣褥之上，足有五尺多高，四个倭女姿容绝美，侍立左右，下面有一百倭丁，各执长刀，摆在两旁。革鹏跳舞而拜，倭王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借兵何用？”革鹏道：“本是占城人，有五千兵占住黄茅岛。那暹罗国王马赛真死后，丞相共涛嗣位，有宋朝征东大元帅李俊兴兵来夺。国师萨头陀差人来救，我同兄弟革鹏、革鹄领兵去救援。不料共涛、萨头陀、两个兄弟都被所杀，现今踞住暹罗，设官授爵。这等施为，暹罗有二十四岛，唯有青霓岛铁罗汉、白石岛屠崆、钓鱼岛余漏天不服，歃血为盟，要去兴复。唯恐兵微将寡，敌他不过，我故特来借兵。若杀了李俊，那暹罗尽属上邦，二十四岛皆来朝贡。”倭王道：“我海外之邦，岂容中国人所占！就差关白领一万兵随你去，必要杀那李俊，取暹罗国土。”原来关白是日本大将的官号，取每事都要关白的意思，不是姓名。那关白身長八尺，勇力过人，领倭王令旨，点萨摩、大隅二州之兵，共是一万，三百号战船，祭旗开洋。其时九秋天气，正是小汛，东北风顺，便同革鹏到了青霓岛。铁罗汉接见，将牛羊酒米犒师。余漏天、屠崆也到了，一同商议进兵不题。

却说李大将军和君臣料理国事，行人戴宗回来说：“青霓、白石、钓鱼三岛不服，要兴兵复仇。”朱武道：“那三岛是本国附庸，他若不服，煽动起来，我新造之国，不能安靖。门庭之寇，不可不征，必要遣将点兵，即去剿灭。”大将军依言。正要发兵，只见水军都督童威来到，说道：“革鹏结连三岛到日本国借兵，倭王遣关白领倭丁一万，战船三百号，已到青霓岛，大将军须作速准备。”大将军听了，大惊道：“我这里现兵不满五千，如何抵敌？”朱武道：“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贵精而不贵多。先到海口结一水寨挡住，不可使他登陆。再差四枝兵远远埋伏，设计破他。”大将军就差关胜、呼延灼、栾廷玉

、李应为大将，樊瑞、杨林、孙新、穆春为副将，领兵二千，战船一百号，扎了水寨。差阮小七、童威、童猛、朱仝、黄信、孙立、扈成、邹润分四路伏兵。自与公孙胜、朱武、燕青、呼延钰、徐晟、凌振为中军，扎一旱寨在城边，留王进、花逢春守城。又遣人传谕到金鳌岛、清水澳，谨守地方。分拨已定，刚到城外安立寨栅，只见海面上乌云的拥来，都是三岛、日本的兵船。在五里路外也结了水寨，不出交战。朱武看了道：“倭情最是奸诈，况且兵多，传令水寨日夜防守，未可冲阵。”关胜等见传到号令，只是谨守。一连四五日，两军并不交锋。到三更时候，舵师叫道：“船上发漏了。”忙把灰麻等物去塞住。时，各船上俱是海水滚进，有半舱的水，修塞不住，船要沉下去。关胜叫快拢岸，都到旱寨里。大将军道：“战船尽是坚牢的，怎的都发漏？”只得也扎一寨，相望对守。

原来是关白的计策，一万倭丁，有五百名黑鬼在内。那黑鬼可以昼夜在水中，饥馁时就捕鱼虾生食。关白叫去凿穿船底，海水滚进，使他扎不得水寨。这是梁山泊上水军头领的长技，反被他着了道儿。

到次早，报来：“关白、革鹏领倭兵北海上岸，把城围了。”这暹罗国四面虽然都是大洋，只有南面离海三里陆路，其余三面也有百里的，也有数十里的。那关白使黑鬼凿穿了海船，逼他上岸，水寨中只留铁罗汉、屠崆、余漏天领三岛的兵看守，自同革鹏来围城。大将军见报，说道：“城中空虚，须要进去保守。”留关胜等八将守定旱寨，这是紧要去处，怕他水寨里的兵来攻打。遂同朱武等进城，各垛上点兵守住。众将各分汛地，将炮石、擂木堆起，一近城来，即便打下。那关白果然足智多谋，叫倭丁张了生牛皮，如幔帐的罩着里面，将城挖掘，又造起云梯飞楼爬上来。日夜提防，应接不暇，大将军着了忙，聚众将商议道：“我等初立国土，席尚未暖，三岛煽乱。革鹏借得倭丁来，那关白诡计极多，倘一时失事，战船皆已凿漏，修整不及，哪里过得海洋？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呼延钰道：“倭丁到此，从不交锋，知他强弱何如？我们何不冲出去，与他打一仗看。若杀了关白，馀不足虑矣。”大将军依言。就点王进、花逢春、徐晟、呼延钰领一千兵，自己骑了照夜玉狮子马，手提铁杆枪，开北门杀出。

那北门最是空阔，关白的营寨扎在那边。关白见有兵出城，把倭丁摆开，唤革鹏带五百倭丁转到东门，乘机攻去，革鹏领命去了。大将军领众将出城，关白骑一只白象，盘头结发，手执铁骨朵，冲杀过来。呼延钰提双鞭接住，战未三合，那倭丁舞着两把长刀跳舞而来，一时抵敌不住。大将军望后便走，兵士乱窜，自相践踏，伤了好些，到得城边，飞马报来道：“革鹏已攻破东门了！”大将军忙退入城。果是革鹏晓得城中无备，把飞楼架起，一拥而上。

那东门汛地，是呼延钰、徐晟两个守的，都出城交战，无人守把，被他爬上数百。燕青、蔡庆在西门，闻得革鹏上了城头，飞也赶来。见革鹏和一二百倭丁，乱砍守垛的兵，那飞楼上倭丁蚁附而上。蔡庆慌了，拔刀便砍，革鹏挺枪相持，蔡庆哪里敌得住？燕青一弩箭射去，正中革鹏肩膀上，不是要害处，他也不顾，只是赶杀。蔡庆正在危急之际，却得花逢春、呼延钰、徐晟三骑马到来。花逢春一戟刺中革鹏咽喉，扑地便倒。呼延钰、徐晟把倭丁杀败，凌振也赶到，架起大炮，对飞楼打去，倭丁尽打下去。蔡庆枭下革鹏首级，倭丁杀得罄尽，方才无事。大将军上城，唤把革鹏首级挑出号令，倭丁尸骸尽抛城下去，说道：“险些儿坏了事！虽然斩了革鹏，关白只不肯退，如之奈何？”朱武道：“船虽凿破，修整二三十号起来，差关胜等八将，把青霓三岛的水营冲散，截了关白归路，然后破他。”

大将军传令，关胜等点阅修理船只，去冲水营。童威去逐号检阅，尚有二十馀号未经凿破。关胜道：“水面上交战，火器为先，请凌振出来方好破得。”使童威去请凌振，一面整顿。不多时，凌振带火器到了，等到二更去冲。却说铁罗汉在水寨与屠崆、余漏天商议道：“李俊大败，革鹏破了东门，暹罗朝夕可得。谁知革鹏被杀，我们三岛的兵终日守在此间，不能成功。今夜且安息了，明日去攻南门。”屠崆道：“岛长之言有理。我们尽醉一场，来早并力杀去。”取酒来尽量痛饮，兵卒亦皆赏犒，俱各大醉。正在睡梦里，忽听得号炮连声，爬得起来，各船一时火起。关胜等八将奋力杀人，铁罗汉、屠崆、余漏天不敢交锋，各驾一只船，分路逃回本岛。二百战船烧了一半，岛兵杀得罄尽。四路伏兵听见炮声，也合在一处，大获全胜而归。同入城中，启大将军道：“水寨冲散，铁罗汉皆逃回本岛，关白便插翅也飞不去了。”朱武道：“关白勇悍，倭兵尚多。若久留城下，倘拼命来攻，当他不起。我闻倭丁极怕寒冷，一见了冰雪，如蛰虫一般动也不敢动。只是这炎海地方，哪得冰雪？”公孙胜道：“待贫道祈一天雪来，冻死了他，只怕罪孽。”大将军道：“倭兵犯顺，自取灭亡。若被他所破，不唯我等永无归路，那暹罗数百万生灵，都要受他荼毒。请先生作起法来。”公孙胜就命坎地上筑一坛，按了五方，选二十八人，手执幡幢，分立四方，作为二十八宿；又选十二人，作六丁六甲之神，一童子执炉，一童子捧剑。公孙胜登坛，披发仗剑，步罡礼斗，焚化符篆。一日作法三次，到第三日，只见：

彤云靉靆，黑雾迷漫。吼地西风，吹散满林落叶。扑天柳絮，霎时堆起琼瑶。鸟群哀噪占枯枝，兽队怒嗥藏土穴。鬼哭神愁，指枯皮裂。寒威凛凛结冰淅，冷气萧萧连冻雨。却似雪窖牧翔持汉节，蓝关倒马咏新诗。

那雪下了一昼夜，足有五尺多高。暹罗百姓自古不见这雪，尽皆骇异。那

倭丁只怕冷，不怕热，从来没有寒衣。况是秋天到的，哪里当得这般寒冷？缩做一团，冻死无数在雪里。关白想道：“敢是上天发怒，不容我在这里！下这什么东西？再过两日，尽要冻死了！”遂收兵回去。在雪中一步一跌的，到南门，战船烧了，还剩几十个在海面上。叫黑鬼下海，推到岸边来。那黑鬼可以在水里过得几日的，只因雪天，海水都成薄冰，洸了去，如刀削肉一般，又冻死了好些。推得船来，关白同倭兵下船。公孙胜又祭起风来，一时间白浪掀天，海水沸腾，满船是水，寸步也行不得，只好守在岸边。三昼夜风定后，海水都结成厚冰。关白和倭兵都结在冰里，如水晶人一般，直僵僵冻死了。

按：唐玄宗天宝中，小勃律不贡五色玉，李林甫赞上伐之。敕四万人兼统诸番兵征之。及逼勃律，中有术者，言无义不祥，天将大风矣。行数百里，忽惊风四起，雪花如翼。风激小海，水成冰柱，四万人皆冻死。兵士尸立者、坐者、莹彻可数。唯番汉各一人得还。事见名山藏文。借用此。

到次日，天和日霁，冰冻俱解。大将军命童威、童猛、樊瑞、杨林四将去看倭兵消息。四将到海岸边，见关白、倭兵皆枕藉而死，不留一个。收有数千把好倭刀，关白戴的帽子皆是八宝嵌成，也取了。把尸骸抛入海中。战船还有百多号，并凿破的尽修整起来。那关白骑的白象倒不死，就牵了来回报大将军。各文武俱皆大喜，大将军道：“多亏公孙先生，成此大功！从今枕席得安矣！那革鹏上东门，我战败而回，满想坏事了，不料复得安靖。”设酒庆贺。朱武道：“外寇虽除，内患未净。那青霓岛煽乱兴兵，若不剪除，二十四岛必然效尤，还须遣将问罪。”大将军道：“兵卒守城辛苦，文武多官亦皆精神未定，再过几日出兵便了。”正是：创造丕基原不易，欲安乐土岂辞劳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书每至谈兵处，别有慧想幽思，出人意表。行间纸上，不但无血腥气，并无烟火气。诸葛君真名士风流。

第三十六回 振国威胜算平三岛 建奇功异物贡遐方

却说关白倭兵，尽皆冻死，后来倭王闻得，知道天命有归，再不敢来侵犯。革鹏已戮，并无勾引之人，只是青霓岛铁罗汉、白石岛屠崆、钓鱼岛余漏天这三个跋扈自恣，不奉约束。朱武劝大将军出师征讨，就命栾廷玉、扈成、童威领兵一千，战船二十号，征青霓岛；关胜、杨林、童猛领兵一千、战船二十号，去征白石岛；朱仝、黄信、穆春领兵一千、战船二十号，去征钓鱼岛。传下号令，各自整兵不题。

却说铁罗汉三人，因破了水寨，各自逃回本岛。闻得革鹏被杀，关白倭兵尽皆冻死，铁罗汉心内踌躇道：“我歃盟煽乱，不料溃败。李俊必兴兵要来，所有雄兵都杀死了，存者不过数百老弱，哪里敌得过？再要去日本借兵，那

倭王必不肯发。欲要逃去，又舍不得这好基业。若是投降，被他耻辱。大丈夫宁死，岂可屈膝于人！且待他来。”把岛中百姓强壮的都拿来，面上刺字充了兵，也有一千多名，准备抵敌。那青霓岛无险阻可恃，平畴沃野，田地肥饶，广出五谷。各岛无田的都来贩余，若是不肯卖，尽要饥餒了。况铁罗汉又生性强悍，力敌万人，好不好就要厮杀，所以各岛俱畏惧他。岛中有座铁罗山，出得好镔铁，打起刀来，锋利异常，再不肯轻易与人，所以他自号铁罗汉。山脚下有一石潭，看来澄清，其实有毒，这是铁汁浸润的。若误吞一口，即时肚疼，到一周时，溃腹烂肠而死。铁罗汉的法度，若有犯法的，也不加刑，把一碗灌下，其人立死。岛人因此不敢犯法。

先说栾廷玉、扈成、童威，到了青霓岛，并无城郊，都是沃野。村落中，百姓人家收割稻子上场。栾廷玉传令，不许动一草一木。领兵进去，到铁罗山下，见铁罗汉屯在山顶，四围俱用木栅。栾廷玉见天色将晚，不知上山路径，且扎下寨栅，明日进兵，遂埋锅造饭。见石潭的水清洁，就汲起煮饭。不吃万事全休，一吃下去，军士都叫肚疼，栾廷玉、扈成、童威还在饮酒，不曾用饭，所以不曾中毒。栾廷玉道：“偶然肚疼，这是常有的，怎么一千人都疼起来，必然中毒。恐是这石潭里的水缘故。”急寻土人查问，果然水吃不得的，到周时腹烂而死。栾廷玉心慌，即使童威到国中问安道全解法。童威驾船飞也似去了，那些军士沉重起来，一个个弯着腰，攒眉叫若。栾廷玉无可奈何。只听得鼓角齐鸣，铁罗汉率领蛮兵各执长刀，泼风也似卷来。军士哪里厮杀得？栾廷玉忙叫退军，自与扈成断后，走得迟的已被杀了一百多人。回到船中，见军士尽皆要死，心焦得紧。到晌午，童威领五百生力军来，说道：“安道全说甘草汤可解。盒着一大盘药末，叫把清水调服。”军士各吃几大碗，吐出无数黑水，方才疼止，且在船中养病。栾廷玉、扈成引了生力军重来交战。这番铁罗汉不屯在山上了，一片平洋地上，铁罗汉把蛮兵摆开，在哪里毒骂。栾廷玉大怒，挺点钢枪，领兵赶去，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响，都跌下陷坑，两边伸出挠钩来捉人。栾廷玉拔出腰刀，斩断挠钩，踊身一跳，跳出陷坑。扈成、童威连忙收步，不致跌下。栾廷玉复挺枪刺去，铁罗汉将铜槌抵住，斗了十馀合，扈成、童威大宽转赶到，挺枪助战。铁罗汉虽勇，当不得三条枪，败阵而走。栾廷玉紧紧追着，到一洞口，铁罗汉便钻入洞去。蛮兵钻不及的，砍杀几个，四散逃走。

拿着一个，正要砍下，大叫道：“我不是蛮兵，百姓充做的。”栾廷玉喝道：“既是百姓，怎么助这逆贼造反？”答道：“铁罗汉因兵少，拿我百姓脸上刺字充兵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且饶了他，今后遇脸上刺字的，不许杀害。且问你，这是甚么洞？深浅何如？”百姓道：“此名乌龙洞，洞口甚窄，只可一人

钻进。里面宽大，能容二三百人。昼夜点火，预备干粮。一块大石生成，打凿不开。铁罗汉把金银珍宝藏着，将铁门关上，任有千军万马，也攻不开。一应家眷都在里面。”栾廷玉想道：“他躲在洞里，也不算好汉。”唤军士取炭，堆在铁门边，用火煽着。不消半日，铁门熔开了，只是不能进去。又唤将柴草烧着，用长叉推进。那洞里烟气灌满，火焰冲进，焦渴烦闷，怎生过得。外面只管把柴烧进，一昼夜光景，铁罗汉已熔成汁了。栾廷玉还拨兵守定，出榜安民，将所积的稻谷散与刺字的百姓。蛮兵俱准投降。革除了饮潭水酷政，百姓以后不消干这杯酒了，都来拜谢。到三日后，叫军士钻进。那死尸如墨炭一般，一个个抬了出来，把铁罗汉首级割下，放在木桶里。又搜出金银十万馀两，遣童威解去报捷。大将军就命栾廷玉、扈成镇守不题。

再说朱仝、黄信、穆春，到钓鱼岛。那岛对面两座小山，对着山腰里架一座石桥，通人往来。石桥上造一敌楼，余漏天闻有兵到，先领蛮兵守在敌楼上。桥底下排了铁楞，进去不得。朱仝到了两日，余漏天不来交战。若近桥边，用竹弩打来。那竹弩利害，用石炮压住，机彀一发，打到三百步之外，一弩定伤十多个人，所以船近不得。朱仝焦躁，把船移到东边三里之遥，有路可登。同黄信、穆春上岸，走上冈子一看，有座天生石台，直靠在海外，如建康燕子矶一样，玲珑剔透，文采可观，遍生琪花瑶草，石壁上镌下六个大字，虽然风雨剥落，还认得出是“任公子钓鱼处”。朱仝道：“原来有此古迹，所以得名。”一带冈子，天然一座城垣，望见岛内，田畴屋宇，鸡犬桑麻，甚是葱郁。一路随小冈走出，都是荆棘葛藤，纠结盘绕，刀斧砍不进。穆春道：“铜墙铁壁，也要设法开来，何况这些葛藤！朱提督你且到前边拒住，我同黄提督领兵到山后，用铁剪子慢慢剪开来，从背后杀进。他一定守不住。”

朱仝依计，先下船，分三百兵随黄信、穆春拣一幽僻之所，剪开荔薜，等到夜深，爬下山冈。那余漏天是一勇之夫，只管其前，不顾其后，况且兵少，分拨不开。黄信、穆春点了十数个人，把民房烧起，火光冲天，余漏天见了，急下敌楼，看哪里失火。不防黄信赶到，一刀砍为两段。蛮兵尽拜伏降顺，一个也不杀。朱仝见里面火起，亦上岸进来，搜出家口诛戮。事已大定。那钓鱼岛不比青霓岛富盛，却是民风朴素，家给人足，倒是安乐之上。余漏天为人刻薄，凌虐小民，百姓见灭了，无不欢喜。朱仝出榜安抚，将金银之物并首级命穆春解去报捷，所存米麦，亦皆分散。

百姓感激，抬一件东西来，送与朱提督。朱仝、黄信、一看，原来是条大蛇，有十丈多长，三百斤多重，垂首丧气，似将死的一般。朱仝道：“要这大蛇何用？”百姓禀道：“此名巴豕，其肉甚美，食之益精延寿。那胆如鸭卵大小，价值百金。一应风疾服之立愈。兼能消痰、定喘，壮人筋骨，平时不易得

的。勇健如飞，螫人立死。四季来朝任公子，预先张网，方可捕得。将药酒每日灌他，似醉一般。十日之外，毒气全无。或糟或腊，甘美异常。马国主在日，余漏天不肯贡献，唯共涛丞相送他一瓶。余漏天每年责限收捕，不知受了几多屈棒，也没有这样大的。老爷是中华福人，故有此异物出现。”朱仝唤主人割开，果然胆似鸭子，金光闪闪。将炭火逼干，贮在磁罐。自有别岛人来求买。把肉煮起来，肥甘如熊掌。与黄信同尝了些，将去送与国母、李大将军。安道全道：“此蛇之胆，真与黄金同价，沉痾立起。前日疗高丽王的病，全赖此品。肉亦有益于入。”大将军便分给与众位。就命朱仝、黄信镇守钓鱼岛不题。

再说那白石岛，境界更奇。天生成这石岛，雪也似白，光溜溜并不生草木。屏风峭壁，四面环绕，出入傍海。一个大洞，中央一片平地。方幅百里，地极肥饶，出一种香糯，如桐子大。取岛中金沙泉酿起酒来，香甜浓馥，容易上口。醉了三日方醒，又不坏人，名为香雪春。还有一件珍物，形如鹧鸪，在竹林中哺出来的。春时极肥，用米粉蒸熟，骨脆肉腴，名为竹鸪。此两种是白石岛进贡的方物。

那屠崆凶恶，比铁罗汉、余漏天更加贪淫纵酒，岛中的人，无不切齿的。屠崆闻有兵到，把洞门下了铁板，随你攻打不开，岛中钱粮广有，无求于外，两三年也守得定。关胜、杨林、童猛，领兵到了，并不见一人。洞门铁板闸定，那石壁从海底生起来，无陆路可登。那股海水流入洞里，船进方可登岸。石壁有三丈多高，像白玉碾成，没有痕迹可用手脚。将船周回摇转看时，多是一样。杨林道：“天生的石壁，哪里破得！闻得栾廷玉用炭熔开乌龙洞铁门，我这里也用几万柴炭熔开。”童猛道：“洞是海底下环起的，把柴炭放在哪里煽火？若在船上，船先烧了。”皆笑起来。杨林道：“到国中再请兵将来商议。”关胜道：“这里兵将尽足，只是无可用力。青霓、钓鱼皆已攻破，同发三枝兵，若我们破不得，有何面目去见大将军！”关胜坐卧不安。

只见有只小船海面上荡来，兵卒把挠钩挽住，只有两个船家，一个坐舱。关胜看那坐舱的相貌古朴，年纪有五旬，不像外洋人。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来做奸细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是扬州人，唤做方明，不是奸细。”关胜道：“到此何干？”方明道：“小人十年前合伙到此贸易，翻了船，伙计皆死，回去不得。流落在这里一个小澳里，地名黄沙洲，卖些草药度命。有个女儿年方八岁，乳名秀姑。因丧了母无人看管，就带在身边，今年十六岁了，有些姿色。因这屠崆淫徒闻知了，一月前被他抢去。那蛮婆又极厉害，生性妒忌，岛中妇女不知坑陷多少。不知我的女儿死活存亡，故来探望，不晓得将军在此，有失回避。”关胜道：“那屠崆武艺何如？有多少蛮兵？钱粮支持得几时

？”方明道：“那厮没基本事，蛮兵不过四五百，只有钱粮充足，便十年不出来也不打紧。马国主嗔他不贡香雪春，兴兵来征。他闭了洞口，奈何他不得。若见有兵，便缩了进去，所以唤做石乌龟。”关胜道：“我奉暹罗国李大将军之令，因他借日本国兵来煽乱，差来征讨，只是攻打不开，你有甚么算计？”方明想了想道：“将军差两个人进去，在里面做细作，就可破了。”关胜道：“洞门紧闭，如何叫得开？”方明道：“将军把船移过，那洞边峭壁上有一小孔如钱眼大，他把千里镜照看，见外面兵退，自然开洞。”关胜大喜道：“若成了功，封你官职，将女儿还你。”赏以酒食。命杨林、童猛藏了暗器随方明进去，就把战船移在侧边，果然不消半日，洞门开了。

杨林、童猛在方明船里，摇进洞口。只容一船，里面一条大溪，直贯上去，接那山水下来，清沏见底，多是五色石子。两岸田园屋舍，茂林修竹，竟是个桃源。沿溪行了五七里，方到屠崆的住所。高厅邃阁，极是齐整。门边有四五十蛮兵站着。方明向前通了来意，蛮兵摇手道：“进去不得。”方明正要再问备细，只见屠崆气烘烘走出来，上南飞跑。后面一片喊声，蛮婆手执双刀，五六个蛮妇跟出来。杨林、童猛闪在一边，看那蛮婆怎生模样：

头结黄毛髻，珠翠铺匀。身穿毳红衫，绒绦束紧。眉浓眼大搽腻粉，如初放绣球花；喉破躯雄展娇声，似出林狮子吼。不是吃人罗刹女，定为缚鬼夜叉婆。

那蛮婆舞着双刀，一头赶一头骂。骂道：“你这石乌龟，偏向那小妖精，做我老娘不着，今日一同杀了你。”屠崆只是飞跑，再不回头。蛮婆赶不着，喘嘘嘘的指着骂。蛮妇劝转，们着胸脯进去，杨林暗笑道：“直得甚么，原来是怕老婆的元帅。”方明再细问蛮兵，答道：“为你这女儿，岛主宠爱他，另住在上面一所房子内。”指里边道：“那个主儿不忿，终日厮闹。”方明问道：“另住在哪里？”蛮兵努嘴道：“不上一里路，我引你去。”方明、杨林、童猛随蛮兵走去，有一小门楼，进去，见屠崆呆着脸坐在红毯上。方明向前施礼。屠崆也不起身，叫他坐下，问道：“这两个是谁？”方明道：“一般的亲眷。”屠崆也叫坐了，说道：“你的女儿在这里，安享富贵，你来瞧甚么？只笑那婆娘不良，要和我厮并，少不得杀了他，同你女儿快活。你不要回去了。”叫唤小夫人出来，杨林偷看时：

芙蓉为面柳为腰，人在扬州廿四桥。

何事飘零东海外，石龟深洞锁妖娆。

那秀姑见了父亲，道个万福。睃那杨林、童猛，却不认得，也道万福。杨林、童猛起身回礼。屠崆扯秀姑坐在方明肩下，秀姑与方明说些家常话，不觉流泪。蛮女捧出两个蹄膀，一只熟鹅，大盘肉包子，斟上香雪酒。屠崆并不让

客，把解手刀割那鹅肉，大碗酒只管吃。杨林、童猛闻得馨香，也便大吃。吃了多时，屠崆大醉，蛮女扶进去睡了。秀姑哭道：“蛮婆日日要来杀我，性命决然不保，今日得见父亲一面，死也甘心了。”方明附耳说道：“我儿不要忧心，这两位将军是暹罗国差来的，今晚就要开除，你躲开些。”秀姑道：“他醉了，明日晌午方醒，卧房只有几个蛮女，进来不妨。我且进去，伏事他睡好，再叫拿酒来。”秀姑自进去，蛮女又拿酒来，童猛道：“这酒果是好滋味，不要也醉了，耽误正事。”杨林道：“屠蛮倒是直汉子，并不疑心。”童猛道：“见丈人引来，是内亲了，故此托胆。少停下手，只要蛮婆不知觉，便不妨事。”又吃了一回，起来看了出入的路。

候到三更，方明引童猛、杨林蹑进卧房，见秀姑对着孤灯而坐，那屠崆鼾声如雷，两眼闭着。杨林、童猛拔出短刀，揭开锦被，按着脖颈割下首级。四个蛮女都倚壁而睡，童威也要动手。秀姑道：“不可！这是伏事我的。”杨林提了首级，叫秀姑出来，把卧房锁着，等到天明，对方明道：“你同女儿在此，不要走漏消息。待我们去接关提督来，杀那蛮婆。”放首级在船头内，叫水手摇船到洞口，唤拽起铁板，放我们回去。守洞的蛮兵晓得小夫人的亲戚，便开闸板。杨林道：“还要转来，且开着。”

到战船边，关胜悬悬而望。杨林提了首级跨上船来，说了一遍。关胜大喜，叫快把船放进。先是一只进了，后面的鱼贯而入。守门的兵拦挡不住。直到里面，蛮婆还不知觉。关胜把兵围住，蛮婆披头散发，舞双刀而出。关胜一青龙刀劈去，蛮婆倒地，兵卒也把来割了首级。蛮兵尽来投伏，唤把屠崆夫妇尸骸掘地埋了。出榜安民，谢方明道：“全亏你得破此岛，待申过大将军，重重赏你。”方明道：“将军与岛民除害，又救了小女，老汉何功之有。”关胜查点仓库，也有金银、米谷、珍异之物，香雪春堆满一屋，竹鸠还有醉的在哪里。开了酒，与杨林、童猛、方明一同享用，大赏军士。申文开方明功绩，并解香雪春、竹鸠、屠崆首级。过两三日回文转来，留关胜、杨林镇守，方明授守备职衔，一同协理，掣童猛回去。

童猛辞了关胜等，回到国中。大将军道：“兄弟多有功绩了。那香雪春你们先吃了几多？解来的送十瓶到宫中，馀下的与众兄弟同吃，还不勾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我一生当得两番好酒滋味，这香雪春是一番了。前在梁山泊，太尉陈宗善来招降，龙凤担内装十瓶御酒，被我偷吃了六瓶，也还不如得这香雪春哩。”童猛道：“那岛果然生得奇特，真如白玉琢成，闸了铁板，再进去不得。幸遇方明，跟了进去，那屠崆是酒色之徒，我与杨林认做小夫人亲戚，一同坐下，斟下香雪春，不敢多吃，恐误正事。昨日回来，方与关胜、杨林吃得畅快。如今香稻新熟，已唤岛民酿来了。那屠崆先倒了运，被蛮婆赶杀，不敢回拳

。可见怕老婆的不是好汉。”众人皆笑起来，大将军道：“自从共涛篡位以来，有大半年征战，日夜操心。幸喜关白、革鹏就戮，三岛戡平，可以高枕无忧，且与众兄弟快乐，过此残冬。”燕青道：“安不忘危，有国家的不比庶民，须兢兢业业，若偷安纵逸，大则丧国，小则亡身。如道君皇帝，用蔡京为相，奸党互结，上下蒙蔽，不亲政务，致陷了汴京，父子北狩。马赛真优柔不断，权归共涛，有篡弑之祸。大将军初开国基，务须励精图治，不宜自耽逸乐。目下有件震威柔远之事，可宜速行。”正是：家破必因浮荡子，国兴知有说言人。不知燕青说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历叙三岛山川形势方物，俱有俚语铺缀，并不雷同合掌。可作三岛小记。叙用兵处，不甚费力，此处文体，只合如此。

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诗验金鳌岛 宋高宗驾困牡蛎滩

却说大将军李俊，因征战多时，身心劳瘁，思量要与众兄弟快乐，过了残冬。燕青抗言谏诤说道：“三岛虽平，二十四岛未尽称伏。必要逐岛巡历，好言抚慰，使他怀德畏威，不敢倡乱，那时方得宁靖。古人谓之一劳永逸。”大将军道：“兄弟之言甚是有理。”即命文武十员，点三千兵，一百号战船，制造八方十二神将，二十八宿鲜明旗帜，水磨盔甲，器械锋利，建立了朱幡黄幄、皂纛白旄，与柴进、燕青、朱武、乐和、呼延灼、李应、花逢春、呼延钰、徐晟、凌振，十二对金鼓，发了三个号炮开洋。

先到青霓岛。栾廷玉、扈成出来，迎接慰劳一番，把铁罗汉三人首级遣人传示东方五岛。那五岛俱来降伏，进贡方物。大将军重赐段匹花红，皆喜跃而去。栾廷玉请大将军并各位弟兄游铁罗山、乌龙洞，宴饮一日。

开到钓鱼岛，朱仝、黄信出来迎接，将余漏天首级传示西面五岛，亦来降贡，重赏而去。朱仝献上巴豕胆，留与安道全药笼中备用。也吃了一日酒，到钓鱼台游览而去。

开洋转北到白石岛，关胜、杨林接入。大将军道：“这岛果然奇巧，若无方明，怎生破得？”重赐方明。朱仝设宴，用香雪春送上大将军和众弟兄，都吃得酩酊。北面五岛亦尽来纳款。

遂开船到金鳌岛。费保、高青相见，李大将军道：“此岛是我们创业根基，山川秀丽，城垣坚固，作暹罗之屏翰，恐你两个兄弟料理不来，去传王进、阮小七来同守。王进老将知兵，住在国中，终是先辈，不可屈下。阮小七惯习水战。四人在此，我无南顾之忧矣。”登了城楼叹道：“若无中国弟兄来，几被萨头陀所害，可谓侥幸。”费保请到厅上赴宴，南面五岛亦来纳款，抚劳而去。话休絮烦。

正在饮酒，只见一个道士，羽衣竹冠，飘然而至。花逢春见了，即出席而

拜。道士笑道：“驸马还认得贫道么？”大将军见他仙风道骨，请来上坐。道士并不推逊，一坐下就吃了十大瓯酒，只不用荤。大将军问及来历，花逢春道：“春间马国主到丹霞山游观，这位先生见国主气色不利，叫随他出家，不日必有奇祸。留下四句偈，皆是不祥之语。虽已应验，只是猜不出。”道士道：“有何难哉？‘泆水为灾’，泆水者，洪水也，‘长年不永’，长年者寿也。移洪字三点在寿字旁，不是共涛两字么？说他为灾。后面两句不消解得，我方才到他墓上来。”花逢春道：“若是国主当初随了先生出家，可免得这祸么？”道士道：“仙家可以转祸为福，自然可免，只是必不肯出家。老病贫苦，身膺重罪的人，尚恋着浮生，岂能舍一国之尊，脱屣而去？反是贫道饶舌了。”花逢春道：“那共涛安享富贵，何故行此悖逆、自取灭亡？”道士道：“贪夫知利而不知害。凡人打扫一片心田，干干净净，虽做强盗的，后来必有好处。若妄想希图王侯将相，必受显戮。这共涛与中国的蔡京、高俅一般品类，遗臭万年。”李俊暗想道：“这道士真有意思，这句说话打着我辈了。”接口道：“如我弟子可随先生出得家么？”道士仔细一看道：“你身上担子还重，若是登来，可以卸得。”大将军道：“甚么‘登来’？”道士道：“自有后验。”大将军道：“先生可留仙馭，与公孙先生同住修炼。”道士道：“公孙一清是我师侄，他方才祈雪祭风，太刻毒了。飞升之事，还隔一尘。”见照壁粉饰得洁白，叫借笔砚一用。花逢春捧过笔砚，道士卷起袍口，磨得墨浓，醮得笔饱，在壁上龙蛇飞动，挥下碗口大小的二十八字。众人一齐起身看道：

牡蛎滩边一艇横，夕阳西下待潮生。

与君不负登临约，直向金鳌背上行。

后面又有四个小字“徐神翁题”。众人不解其意。道士道：“明日有一大贵人到，自然晓得。”向花逢春道：“香雪春还要用几杯。”花逢春道：“香雪春白石岛所酿，不曾带来，还隔五百里路，怎处？”道士道：“借酒榼一用，贫道倒带得在此。”随人抬到酒榼，道士把袖拂了一拂，开来满榼香雪春。斟上，其味无异。又道：“有此美酝，但少鲜花时果。”叫取大漆盘来，袖中摸出闽中枫亭驿中生的状元红荔支，刚刚是新摘下的，堆满一盘，又向袖中擎出两朵洛阳开的姚黄魏紫牡丹花，晓露未晞，插在筵上。大笑道：“贫道穷家计，只此二物奉献。”剖开荔支，先奉一个与大将军，香甜嫩白，入口而化。又剖开一个与燕青，说道：“比你驼牟冈进的青子，直待回味，怎如这荔支入口便甜，要青子回味，不能勾了。”逐个面前奉上一个，自取大碗，吃上三碗香雪春，把手一招，空中飞下一只白鹤，在席前清唳了数声。道士跨上鹤，指道：“贫道要到罗浮山看梅花，不得奉陪了。”腾空而去。众人齐道：“真是

神仙下降，可惜公孙先生不曾一会。”倏忽不见，惊讶不已。

只见探事船报来说：“牡蛎滩上有宋朝皇帝被金国大将阿黑麻赶来，围困甚急。”柴进、燕青道：“我等原以忠义立国，亲见中原陆沉，二帝蒙尘，只为越在草莽，不操兵柄，无可奈何。今康王中兴，又一旦颠蹶，到了这里，岂可坐视不救。现有兵将，虽众寡不敌，金兵长子骑射，不习水战，我们倘得一战成功，送驾回朝，真千载奇功，名标青史，岂不美哉！”大将军奋然道：“我李俊一介细微，蒙弟兄相助，成此事业，若坐视君父之难而不救援，是豺狼也。虽肝脑涂地，亦所甘心。望众弟兄奋勇同心，共建大义。”朱武道：“谋定而后战。可分兵三队，到夜静之时，使他不测多寡。今日是箕水豹值日，晚间必有大风，将十支空船装满芦柴，加上硝硫，乘他无备，好作火攻，可获万全。”正说间，王进、阮小七到了。大将军大喜，即拨呼延灼、柴进、呼延钰、徐晟为一队，王进、李应、阮小七、高青为一队，自与朱武、燕青、费保、花逢春、凌振为一队。分拨已定，只等夜深进兵不题。

却说高宗皇帝即位临安，信任王潜善、黄伯彦、汤思退一班无谋宰相，专主和议。斥罢李纲，张所、傅亮忠良之臣，汴京复失，两淮不守。被兀术长驱直入，攻破独松关，高宗遂幸明州，下了海。阿黑麻领一万雄兵，直追至牡蛎滩，团团围定，以为唾手可取。只是船到滩边，便见两条黄龙旋绕在御营上，风雨大作。金兵害怕，不敢上岸。高宗从驾的战士尽皆败没，唯有羽林军数百、文武内监十馀员而已，御膳已缺，正在危急之时。

夜至三更，李俊统三队兵，先把火船推入金营。忽起大风，各船一齐火起，凌振又装大炮，振天打去。呼延灼等大喊杀人，逢着便砍。阿黑麻不知哪里来的救兵，黑夜里又不知多少，各船火发，先领一队奔出外洋。那金兵杀死的、烧死的、跳在海内的，不计其数。阿黑麻领残兵，不敢回明州，望登莱逃去。呼延钰、徐晟追上，拿得一个船、两员将官、三十名金兵，解到中营发落。高宗听得炮声不绝，火光冲天，心中惊怕，垂泪道想：“是金兵登岸了，不如自尽，免得受辱。”侍臣奏道：“这喊声，敢有救兵到了，在哪里交战。圣上且请耐心。”到天明，李俊等登岸，向羽林军道：“我等是救驾的，金兵杀败逃去，特来见驾。烦为引奏。”羽林军报知，高宗惊喜不已，传旨宣进。李俊等奏道：“臣等介胄在身，不能行礼。护驾来迟，有惊龙体，死罪死罪。”高宗举目观看，都是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问道：“卿等是何人？救朕大难。”李俊道：“臣等李俊是梁山泊宋江部下，蒙道君太上皇帝三次招安，钦差征服辽国，剿灭方腊，恩授官职。蔡京、高俅、童贯等嫉功妒能，假传圣旨，颁赐药酒鸩死宋江、卢俊义，又陷害臣等，故投海外暹罗国。那国王马赛真被奸臣共涛篡弑，国内无主。军民拥戴臣权勾当暹罗国事。闻得陛下为阿黑麻所围

，臣等奋不顾身，特来救驾。”高宗大喜，称赞道：“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怀忠义，为朝廷立功，一旦被奸臣所陷。渊圣皇帝已将奸党诛戮。今日朕家危难，又藉卿等相救，真是功垂竹帛，百世流芳。可开出姓名，待朕还朝，没于王事者，厚加褒赠，现在的显耀官爵，胙土分茅。”李俊等谢恩。又奏道：“闻御膳匾乏，请圣驾幸臣驻扎之所，整顿兵马，送圣驾还朝。”高宗传旨启行，文武内监护从下船。

顷刻到了金鳌岛，用十六人桥抬入公厅，李俊等换了朝服，高呼拜舞已毕，进上珍饌百盘。文武内监另自管待，羽林军各犒酒米。高宗用罢御膳，笑道：“朕已绝粮一日矣，今得饱卿之德。”回头见照壁上之诗，大惊道：“此诗几时题的？此间唤甚地名？”李俊道：“此名金鳌岛。这首诗昨日有一道士，曰称徐神翁，忽然而来，题了这诗。臣等不解其意，他道：‘明日有一大贵人到，自然晓得。’”高宗恍然道：“事有前定，信不诬也。朕在潜邸之时，遇一道士，口授这四句诗，说道：‘他日自有应验。’不料隔了多年，来到此地。人生都是前定，岂可任行一步。原来这道士便是徐神翁。”问：“此仙翁何在？待朕再叩前程。”李俊把摄酒、献牡丹花、鲜荔枝的奇异，及招下一鹤，腾空而去说了。高宗道：“那仙翁何不暂停一日，使朕再问此后休咎。”李俊道：“陛下已过大难，定然万寿无疆。今日是腊月二十八了，请圣驾暂幸暹罗国度岁，新正送行。”高宗点头道：“军旅倥偬，把岁序都忘了。承卿款留，且过元旦。”李俊先命花逢春、乐和归去，整備待驾。

高宗张了御盖，坐在大船上，见海气澄清，群山青翠，喜动龙颜。到了海口，乐和安排仪仗，结彩张幄，一路香花灯烛，鼓乐笙箫，李俊多官俱是步行，引至金銮殿，各官尽来朝见。退朝到偏殿，唯有李俊、公孙胜、燕青三个陪侍。高宗问公孙胜道：“昨日徐神翁到来，先生曾相会否？可知他来历？”公孙胜道：“臣不曾到金鳌岛，无缘不能相遇。他是蓬菜散仙，与先师罗真人交往，正是师叔之礼。”高宗道：“朕已厌弃尘劳，待欲修仙何如？”公孙胜道：“天子与庶民不同，临御六字，使人民安生乐业，便是正果了。何必枯寂为事？太上道君极慕神仙之事，敬事林灵素。因五欲未除，宠任群小，致海内崩裂，况林灵素是小有法术之人，贪图富贵，广收门下，恣为不法。所以上天降祸。必若徐神翁辈能超出世外，行云无迹，才是真仙。”燕青俯伏奏道：“微臣燕青曾于宣和二年上元之夜上厅行首李师师家，得观太上道君皇帝，蒙赐御笔，赦臣万死。前年北狩在驼牟冈，臣到营中朝见，进黄柑十个，青子一百枚，又蒙钦赐纨扇一柄，题有诗句，特呈御览。”高宗接过，讽诵数回，潜然泪下，道：“朕被金兵搜逼，不敢去送龙驾。卿能仗义若此，可谓国乱显忠臣矣。上皇手泽，卿可珍藏。”仍付与燕青，叩头谢道：“微臣有刍蕘之言，望陛

下采纳。二帝蒙尘，中原陆沉，此千古创变也。陛下天与人归，继续大统，海内父老，皆拭目以望中兴。陛下当枕戈达旦，以报父兄之仇，不可听信庸人，狃于和议。和议之计，金人以此愚我，奈何我以自愚也。宗泽愤死，张所掣回，神京复失，两淮不守，致陛下为蹈险之行。幸天地祖宗之灵，得以万全。陛下还朝，宜远斥和议之臣，亟拔忠贞之士，则二圣可还，海宇可复。昧死陈情，伏望圣鉴。”高宗道：“卿忠义过人，识见卓犖，朕铭在心，一归朝，即相张浚、赵鼎矣。”燕青拜谢而起。高宗进了晚膳安寝。

次早是元旦，五鼓罢，设朝仪。李俊先同文武众官伺候。堆起火城，焚檀沉降速，香气氤氲，散于九霄。丹墀下羽林军肃列御仗，伐鼓鸣锣。高宗望北拜了二帝，簇拥升殿。一时难得龙位，权坐了马国主遗下的暹罗蜜犀镶嵌龙文的白象牙床。李俊率文武拜舞称贺，暹罗国文武臣僚同耆民父老，亦皆朝贺毕。马赛真元妃萧氏凤冠霞帔，宫娥拥出来拜贺。高宗传旨平身。朝驾已毕，各官俱散。李俊就在金銮殿设华筵，陈列宝玩，山珍海错，无不毕具。李俊亲捧金杯，再拜上寿。高宗赐坐陪宴，李俊、公孙胜、柴进、燕青四人谢恩就坐。殿下奏乐，蛮女起舞。高宗大悦，说道：“朕在临安规模草创，朝驾赐宴，仅存大意。不意今日此地反有此盛典，可谓中外一家，君臣同庆矣。”李俊四人更番上寿，跪进香雪春。高宗道：“此酒味醇而美，大称朕怀。”李俊奏道：“此酒名为香雪春，白石岛所酿，饮多不醉，醉不伤神。陛下还朝，当赍进奉。”直宴到下午，尽欢而散，高宗道：“感卿等美意，欲要再留几日，恐臣盼望，明日可送朕回朝。”李俊道：“臣已准备船只，择初三是黄道出行吉日，决当送驾。”高宗退到偏殿，又与公孙胜叙谈道藏之法，不觉至晚。

次早呼延钰、徐晟所拿金朝两员将官，大将军发监察御史裴宣勒取口供，原来就是赵良嗣、王朝恩投顺金朝，后为向导。裴宣将口供进上，高宗看了大怒，就举御笔写道：“赵良嗣构成边衅，使二帝蒙尘，王朝恩权奸遗孽，迫朕海上，大逆不道。先打八十御棍，扭解回京，凌迟处死。钦此。”裴宣领了圣旨，花逢春叫带进驸马府，说与母亲、姑娘知道：“王朝恩已带来处杖了。”花恭人、秦恭人都立大后堂亲看。乐和、樊瑞亦皆到来。裴宣唤带钦犯行杖，众军役鹰拿燕抢的摔在丹墀跪着，乐和道：“王宣慰，你可认得尹文和、花公子么？怎的把宦家冰霜凛节命妇拿禁东楼，意欲何为？”王朝恩见了，满面羞惭，哀求道：“不干本犯之事，通是郭京指使，尹相公望乞宽恕。”乐和道：“我原是梁山泊铁叫子乐和，今为暹罗国参知政事。”樊瑞道：“李大官人本是见我斗法赢了，款我净室，怎又听信郭京狂言，要拿去解童贯！我土遁去了，又差兵捉公孙先生，与你有甚相干？我叫做混世魔王樊瑞，公孙先生现今与圣上谈道哩。那郭京投顺金朝，作郓城知县，被我拿到还道村杀了。”王朝

恩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悔之无及，还求乐大人开恩。”乐和道：“你待我原不薄，只是你父子世受国恩，不思尽忠，反作金朝向导，来追圣驾！二位这事大错了！也罢，叫取酒食来，二位兄吃些，好熬刑责。这是先尽私情，后正国法。”军健便把黄袱绷起，高掇精臀，架着朱红棍子，一人跪数五棍，吆喝一声，从半空打下，一棍一换，八十打了半日，赵良嗣、王朝恩打得皮开肉绽，死而复苏。裴宣喝令上时带出，乐和道：“今日才完得燕子矶一桩公案。”花、秦二恭人称快进去。裴宣去复圣旨，不题。

到初三日，李俊整顿了大海鳅船，差文臣四员，是柴进、燕青、乐和、萧让；武将四员，是呼延灼、李应、孙立、徐晟，点二千兵护驾，又设筵席送行。李俊跪进奏揭，高宗龙目一观，开道：

夜光珠四颗，猫儿眼十粒，通天犀带一围，于阗玉带一围，珊瑚树二枝（高三尺），玛瑙盘一个（径二尺），伽南香几一座，西洋锦段十端，巴豕胆一枚，龙香剂十匣，竹鸠腊十瓶，香雪春百坛。

高宗道：“怎又贡此珍奇之物，叨荷多矣，卿可即真主暹罗国事，朕当命大臣赍敕命而来，善理国事。文武诸臣，卿可承制封拜。还有一说，那倭王贪得无厌，时常侵犯浙闽淮扬等界。卿与高丽国王李误共加防遏，毋使跳梁。”

李俊奏道：“三岛倡乱，革鹏借兵，倭王命大将关白领一万兵来，围住暹罗城。幸得公孙胜祈雪祭风，关白并倭兵尽皆僵冻而死，一个不还。倭王惧怕，再不敢来了。既承圣谕，当遣陪臣到高丽国，与李侯会议，设法防御，使圣上再无外顾之忧。”高宗命启驾，李俊率文武多官步送到海边，俯伏再拜。高宗道：“卿国中宁靖，一来觐朕。”李俊顿首泣谢道：“臣仰仗天威，镇摄遐方，当年年进贡，三年一朝。万望善保圣躬，以副四海臣民之望。”高宗下了船，柴进等八员皆辞大将军登舟。放了号炮开洋，只见云端里隐隐两条黄龙，张牙舞爪，迤迤先行，起一阵和风，下几点微雨，所谓雨师洒道，风伯扫尘也。李俊等罄折立于海岸，望不见龙船，方乘马而返。众人齐道：“圣天子有万灵呵护，只看两条黄龙亦护圣驾而去，我等存心忠义，得此一番救驾，亦可少尽臣子之职矣。”正是：君臣同体鸿钧转，海岳澄清宇宙宁。不知后面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天特送高宗航海，作成李俊做好人。赵良嗣、王朝恩可称李俊功臣。牡蛎滩救驾，李俊之幸，非高宗之幸也。古来有意思人，偏有好题目做。所谓兹乃天意，夫岂人谋。

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叙旧六和塔 宿太尉敕封暹罗

话说大宋高宗皇帝被阿黑麻追至牡蛎滩，署暹罗国事李俊救驾。元旦受过朝贺，初二日审勘叛臣，初三日启驾。李俊选文武官八员，领兵二千，护送御

驾还朝。海波不兴，和风霁日，于路无话。进了普陀莲花洋，到明州岸口，太监先去报知，明州官员尽来迎接。飞递到临安，满朝文武都到明州，请圣上登岸。乘了玉辇，千乘万骑拥卫过了钱塘江，到临安府。合京官僚百姓俱呼万岁，御了皇极殿，群臣拜贺。改建炎四年为绍兴元年，大赦天下，百官覃恩升赏。柴进等把兵船泊在明州定关，只唤四十名家丁，随身行李，护驾过江。

次日宣柴进等进朝，命光禄寺赐宴，敕吏部照原册论功封职。柴进等谢恩而出，俟候敕命。自然要担阁几日，且在西湖上昭庆寺安寓。柴进道：“我等前日从征方腊，在此一月有馀。军务倥偬，无有闲暇，临安有许多景致不曾游玩得。今候敕命，空闲在此，正好各处游览。”昭庆寺僧人闻得是暹罗国使臣，那西廊下有几房开骨董铺的，正要买些暹罗密犀、伽南洋锦等物，相见了，尽是中华人物，叩问其故，柴进笑而不言。先斋戒沐浴，到天竺进香，都乘骏马，随二十家丁。到天竺礼了观音大士，白云房住持摆斋相待，厚谢香金。又写疏喜舍，僧人趋承引路，从下天竺转到灵隐飞来峰冷泉亭上。燕青道：“这景致非凡，白乐天《冷泉亭赋》云‘天下胜概，甲于余杭；余杭胜概，甲于灵隐’是也。”从寺背后上韬光庵，庵门首看见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一联，众人望东南指点道：“此去暹罗国敢有万里之遥了。”又到法相、龙井、虎跑随喜，天晚了就宿僧房。身边有的是银子，随处布施，所以各处款待。僧道看银子面上，曲尽趋奉殷勤。到吴山顶上，立马观看，前江后湖，山川秀丽。遥望万松岭上，龙楼凤阙，缥缈参差，十分壮丽。俯瞰城中六街三市，繁华无比。萧让指道：“钱塘江外白茫茫的是海，亏这鳖子门一锁，成了门户，所以临安建都，还可偏安。”乐和道：“我还有杞人之忧。看那西湖之水，钱塘门一带几与城平，倘一时用起兵来，湖中水满引来灌城，恐怕不浸者三版。”李应道：“你这远虑倒也不差。”柴进回头向北道：“可惜锦绣江山，只剩得东南半壁，家乡何处？祖宗坟墓，远隔风烟。如今看起来，赵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孙也差不多了。对此茫茫，只多得今日一番叹息。”燕青道：“譬如没有这东南半壁，伤心更当何如？”伤今吊古一番，到净慈寺里宿了。

次早呼延灼说道：“武都头在六和塔出家，不知存没若何，该去一探，就拜鲁智深骨塔。”回到江边，住持接进到禅堂里，武行者摊山脊梁，行童与他搔痒。见众人走来，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衣服不曾穿好，提了袖口就与众人作揖，说道：“兄弟们怎得到此？梦里也想不到。”柴进悉把从前事迹说过，今护送圣驾还朝，候领敕命，因此来望兄长。武松大喜道：“我作废人，众弟兄又成这般大事业，可敬可敬。”柴进唤家丁捧过五百两香信并土仪相送。武松道：“我衣食俱是常住供给，要这银子何用？既承盛意，留下修理六

和塔，与弟兄们作福。”李应道：“这些兄长收了，明日到昭庆寺，再舍五百两修塔。”住持满心欢喜，连忙摆斋。孙立道：“兄长平日还是用斋用荤？”武松道：“心如死灰，口还活动，只是熬不得酒。常住纯素，我在房里便吃些。”唤行童道：“床头两坛好酒烫起来。前日王府尹送的金腿、宁鲞整理好些。只此二味寡素，想弟兄们也当不得。”不一时，大碗酒斟来吃。萧让道：“兄长往日英雄，景阳冈打虎、血溅鸳鸯楼本事都丢下么？”武松道：“算不得英雄，不过一时粗莽。若在今日，猛虎避了他，张都监这干人还放他不过。”众人齐笑起来。问道：“李俊做了暹罗国王，只怕还是浔阳江上打鱼身段。公明一生心事，被他完了，难得难得。”呼延灼道：“兄长同我们到哪里，老年兄弟须得常在一块。若好清静，同公孙胜住静，一个和尚，一个道士，香火正要盛哩。”众人又笑起来。武松道：“在此惯了，鲁智深的骨塔，林冲的坟墓，都在这里，要陪伴他。我的塔院也寻在半边了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们也要去扫塔。”唤家丁取十两银子与住持，明日礼塔打斋。住持进来问道：“可是上智下深那位大师的骨塔么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正是。”住持领命去了。

武松又问道：“旧日弟兄，共是几个在哪里。”燕青道：“还有三十二个，连李大哥太湖结义的，还有四个子侄，与王进、栾廷玉、闻焕章、扈成，总是四十四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怎么他四个也入了伙？”燕青悉把前事说了。武松道：“事非偶然。子侄辈是那四个？”呼延灼指徐晟道：“这是金枪手徐宁的儿子，唤做徐晟，过继与我的。宋公明侄儿宋安平，花知寨令郎花逢春，做暹罗国驸马，并我小儿呼延钰。”武松道：“隔不多几年，又换一班人物。你们回去，想尽是暹罗国大官哩。”乐和道：“算不得官，不过混账。”武松道：“也强如在梁山泊上做强盗。”尽皆大笑。吃得酩酊而寝。

次早住持同十二众僧人，焚香击磬，一齐礼了鲁智深骨塔。林冲墓上奠了酒，众人在墓门松树下，坐着说起在中牟县杀高俅等一节，武松称快道：“杀得好！林教头的魂也是松畅的。”回到塔院，打过合山斋，拜别武松，依依难舍。住持跟来领银子。进了涌金门。浪里白条张顺敕封金华将军，立庙在门内，又备祭浇奠。大家叹息道：“一般是浔阳江好汉，同上梁山做水军头领，死的死了，生的暹罗国为王，可见人生都是命安排。”出了钱塘门，回到昭庆寓中，把五百银子与六和塔住持领去。时值清明将近，柳垂花放，天气晴和。香车宝马，士女喧阗。画船箫鼓，鱼鸟依人。况又作了帝都，一发繁盛，真有十里红楼，一窝风月。所以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这首诗，讥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，偷安逸乐，不思量重到汴京，恢复疆土，故云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也。

闲话丢过，再说柴进等到得昭庆，天色已晚，就在寓中吃夜饭。呼延灼、

李应、孙立只顾饮酒，燕青扯了柴进、乐和道：“我三个在湖上步月就来。”出了寺门，过了断桥，沿堤步去。正值望夜，月明如画，湖山清丽，好一派夜景。原来临安风俗是怕月色的，游湖都在巳午未三时。此时初更天气，画船空冷，湖堤上悄无人迹，愈觉得景物清幽。柴进挽了燕青的手，见两三个人同一美人席地而坐，安放竹炉茶具，小童蹲着扇火。听得那美人唱着苏学士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那套《水调歌头》，真有留云过月之声，娇滴滴字字圆转。月光照出瘦恹恹影儿，淡妆素服，分外可人。燕青近前一看，扯了柴进转身便走，道：“我们回去罢。”柴进道：“如此良夜，美人歌得甚好，何不再听听去。”燕青低低说道：“这便是李师师，怕他兜搭。”柴进道：“我看得不仔细，原来就是他，为何在这里？”燕青道：“岂不闻‘鹁鸽子旺边飞’？”乐和笑道：“还好，若飞到北边去，怎处？”回到寓中，呼延灼与孙立猜枚，孙立输了一大碗。孙立不肯吃，呼延灼要扯耳朵灌他，正在喧嚷。柴进三人到来，说道：“小乙哥忒杀薄情。东京的李师师在二桥堤上唱得正好，小乙哥怕他兜搭，扯了回来。”萧让道：“只闻其名，我在东京许久，不曾厮会。明日同去访他。”燕青道：“这贱人沐了太上皇帝恩波，不思量收拾门头，还在这里追欢卖笑，睬他怎的。”柴进道：“多少巨族世家，受朝廷几多深恩厚泽，一见变故，便改辕易辙，颂德称功，依然气昂昂为佐命之臣。这样烟花之女，要他苦志守节，真是宋头巾！”燕青道：“恐怕不认得叶巡检了。”众人皆笑。又同吃了一回酒，方才安寝。

次日同在寺前闲立，有个人提了只花篮，贮满了杏花，见了燕青，声喏道：“小乙哥，你却在这里，李师娘好不记念你，就住在葛岭。”这个人叫做王小闲，专和妓家打哄的，是东京人，随李师师到临安的。柴进、萧让叫进，取十两银子与他：“你去叫只大湖船，备两席酒，少停便来访师娘，接他湖中叙话。”王小闲接银子去了。柴进又打点明珠一串、通天犀簪一技、伽南香盒一个、西洋锦一端相送。呼延灼道：“我与孙大哥下去罢。”乐和道：“怎么不去？他专欢喜你两个骚胡子。”王小闲又来请了，燕青只得陪众人去。到葛岭边，倚山面湖，是最胜去处。王小闲推开竹扉，一带雕栏护着花卉，客位里摆设花梨木椅桌，湘帘高控，香篆未消，挂一幅徽宗御笔画的白鹰，插一瓶垂丝海棠。檐前金钩上锁的绿衣鹦鹉唤道：“客到茶来。”屏风后一阵麝兰香，转出李师师来。不穿罗绮，白苧新衫，宫样妆束，年纪三旬以外，风韵犹存。笑吟吟逐位见过，送了坐，对燕青道：“兄弟多年不会，今日甚风吹得来？”见了柴进，叫道：“叶——”乐和忍笑不住，李师师便缩了口。乐和道：“师娘，这是柴大官人，当年假冒的。”李师师笑道：“妾身是极老实的，竟认做叶官人了。”柴进唤取过礼物，李师师道：“承众位赐降，已是生辉，怎敢当此

厚赐，却之不恭了。”命丫环收了，献出龙井雨前茶。李师师将绒绢抹了碗上水渍，又逐位送来。送到徐晟，见这小伙儿生得俊伟，一眼睨他。徐晟又从不曾在女人手里接东西的，过于矜持，把茶泼翻在袍子上。徐晟满面通红，乐和笑道：“贤侄，你见师娘送茶来，就慌了，经不起这一杯。”李师师道：“好傻话！”大家取笑。

王小闲到来道：“湖船在西泠桥，请爷们下船。”李师师又去更衣勾脸，两个丫环抱了衣包文具，下了船。众人说说笑笑，燕青低着头再不开口。李师师余情不断，叫道：“兄弟，我与你隔了多年，该情热些，怎地反觉得疏落了？难得相逢，到我家里宽住几日。妈妈没了，是我自作主张。”燕青道：“有王事在身，只怕明日就要起程。”王小闲摆过酒来，都是珍奇异巧之物，香爇金猊，杯浮绿蚁。李师师软款温存，逐个周旋，在燕青面上分外多叫几声兄弟。饮至日落柳梢，月筛花影，把船撑到湖心亭，万籁无声，碧天如洗。唤丫环取过玉箫，递与燕青道：“兄弟，你吹箫，待我歌一曲请教列位。”燕青推音律久疏，乐和接过来，先和了调，李师师便唱柳耆卿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这一套，果然飞鸟徘徊，游鱼翔泳，尽皆称赞。李师师道：“当初宋义士的《满江红》我还记得。”柴进道：“师娘昨晚在翠湖亭唱这《水调歌头》，堪为并美。”李师师道：“偶然有两个俗客，胡乱打发他，不想污耳。”柴进道：“同今弟燕青在那边窃听，恐劳师娘应酬，今日待来奉拜。”李师师道“失瞻了。”直饮至月落西山，漏钟渐发，方才罢宴。湖船拢了岸，送李师师到葛岭，又叮嘱燕青再来走走。众人作别归寓。呼延灼道：“今日反害小乙哥呆坐了一日。”徐晟道：“那婆娘油滑得紧，把茶泼我一身，为甚么只管叫燕叔叔？”兄弟众人大笑。

过了一日，敕命有了，差宿太尉赍诏，柴进等先去晋谒宿太尉，约定行期，又到六和塔院辞了武行者，留下一匹火浣布与他做袈裟，一串伽南数珠做个念头，洒泪而别。几个高兴的，再进城中，置买香扇纱罗、段匹玩好之物。燕青道：“国中唯少音乐，蛮声蛮气听不得。”用千金收了一群梨园小子弟。诸事俱完，就辞朝谢恩，请宿太尉渡江，到明州下船，扬帆开去。

风水欠顺，行了半个月，方到金鳌岛，先使人报知。就同王进、阮小七、费保、高青、倪云、狄成去接诏。李大将军从城上搭起仙桥，悬球结彩，香花灯烛，抬龙亭从仙桥上过去，供在金銮殿，设了香案，李俊率文武共四十四员，俯伏丹墀，宿太尉将诏书宣读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鸿运当否塞之时，匡济须英豪之用。朕以渺躬，纘嗣丕基，适遭强怜启衅，远狩播迁，糗粮既匮，矢石已空。兹尔李俊等夙怀忠义，今竭股肱，统横海之戈船，败滔天之劲敌。龙輿回辙，凤辇重颁，厥功伟矣

，赏莫酬焉。考勋猷之原册，彰锡命之荣阶。尔宣英主海邦，统御髦士，作东南之保障，为山海之屏藩。永业勿替，荣名长保。钦哉！谢恩。

绍兴元年三月日诏。

李俊等高呼舞蹈，谢恩已毕，又同众谢宿太尉。遂将敕命启出，分给文武。展开看时：

征东大元帅李俊，册立为暹罗王，赐上方剑，便宜行事。承制封拜，子孙世袭。赐黄金五百两，白金三千两，金印一颗，玉带一围，蟒段八表里，御酒三十瓶。

公孙胜秉一正教通真虚寂大国师。

柴进太子太保，礼部尚书，行暹罗国丞相事。

燕青太子少师，封文成侯，特赐金印一章，文曰‘忠真济美’，仙鹤补衣一袭。

乐和参知政事，兼管太常寺正卿事。

裴宣吏部尚书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朱武军师中郎将，兼大理寺正卿。

萧让秘书学士，兼中书舍人。

闻焕章国子监祭酒。

金大坚尚宝寺正卿。

安道全太医院正卿。

皇甫端大仆寺正卿。

宋清光禄寺正卿。

戴宗通政司使。

宋安平翰林院学士。

樊瑞伏魔护国真人。

王进、关胜、呼延灼、李应、栾廷玉五虎大将军，皆封列侯。

李应兼户部尚书，栾廷玉兼兵部尚书。

朱仝、阮小七、黄信、扈成、孙立兵马正总管，武烈将军，皆封伯爵。

花逢春暹罗国驸马都尉，兼骠骑将军。

呼延钰龙骧将军。

徐晟虎翼将军。

费保、高青、倪云、狄成、童猛水军正总管，武卫将军。

蒋敬度支盐铁使。穆春工部侍郎。杨林廉访使。邹润留守司。

孙新宣尉使，杜兴驿传道，俱兼兵马都统制，武毅将军。

蔡庆刑部侍郎，兼锦衣卫指挥使。

凌振火药正总管。

顾大嫂六宫防御，封恭人。暹罗国故王马赛真元妃肃氏封王太妃，赐珠冠一顶，霞帔一袭。

暹岁国驸马都尉花逢春母赵氏封宣德太夫人。

梁山泊已故正将秦明妻花氏封贞节恭人。

梁山泊已故义士，前楚州安抚使宋江，前卢州安抚使卢俊义，

诰赠上柱国光禄寺大夫忠国公。梁山泊已故正将吴用以下俱赠列侯。

梁山泊已故副将魏定国以下俱赠伯爵，仍建庙宇，有司春秋祭祀。

当下文武将领俱受敕命，设宴管待宿太尉。李俊致谢道：“前者梁山泊蒙太尉赍诏招安，得以立功报国。今又烦太尉远涉波涛，颁赐恩典，洪慈硕德，顶戴无既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义士们忠义立心，替天行道，真是人中豪杰。可惜宋公明许多功绩，反遭陷害。圣上深悯其忠，故加褒赠。列位能继其志，复加会聚。牡蛎滩救驾之功，非同小可。今册登王位，并授显官，名垂奕世了。”安道全、萧让、金大坚、闻焕章拜谢道：“得蒙太尉救挽，致有今日，洪恩其实难报。”太尉道：“凡人遭逢横祸，便当申救，使出泥涂。据他们逞一时之势，而今安在哉？”殿前动起鼓乐，李俊酌酒安席，送宿太尉在上。金叶银花，粉狮糖象，山珍海错，无不毕具。李俊北面相陪，两旁席面，四十二人一同安坐。笙簧迭奏，歌舞并陈。众人更番相劝，宿太尉也觉得欢喜，开怀尽饮，夜深而散。

明日太尉要还朝复命。李俊道：“前日亲蒙圣谕，道：‘日本凶暴不仁，每每侵犯海疆。’今某与高丽王李俣设法防御，请太尉屈留几日，差官到高丽，约定方略，就烦太尉复旨。”便差戴宗、安道全赍了关文，到高丽约筹防倭之策。安道全前日疗治高丽王有功，故遣与戴宗同行。

往返二十馀天。戴宗、安道全回来说道：“高丽王奉有金叶表章、朝贡之仪，防倭之计已谨如约。那高丽王姓李，本国亦姓李，愿联宗谱，结为兄弟，唇齿相依，还要亲自来贺。”李俊大喜。安道全道：“那高丽王感昔日疗病之功，又送我许多礼物。”李俊道：“前日送与龙王了，今日是补的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不因昔日翻船，怎生出许多奇事？”太尉要行，李俊命萧让修了谢表，并进贡之仪。又送宿太尉奇珍之物。李俊等送至海口，差杨林、穆春护送归朝，至明州而返。回来说：“闻有孟太后懿旨，临安城中照依东京建造大相国寺，已请武行者做国师，鲁智深一派法脉着实兴旺了。”正是：猛虎摄威为白泽，蟒蛇脱蜕化神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送驾还朝，无甚话头。借武行者之英雄回首，浩气如虹；李师师之风韵犹存，柔情似水。西湖灯火，南渡繁华满纸。界画楼台，一卷金碧山水，如观梅

道人大泼墨后，忽睹小李将军画，令人注目忘倦。○宋末元初，有讥会试举人诗云：“无情最是沙洲雁，才遇春风便北飞。”鸽子向南，师师较公车诸孝廉还算有情。

第三十九回 丹霞宫三真修静业 金銮殿四美结良缘

话说太尉宿元景钦差到暹罗，册立李俊为国王，其余四十三人，皆封显官，回朝复命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李俊坐了元帅府，传各官俱到，相见坐定。李俊道：“某本一介，蒙众兄弟扶助，得权摄国事，今朝廷册立即真，可谓非分之福。才疏德薄，有失民望，还藉众位辅弼，匡救过失，庶不负朝廷负荷之重，某亦得全首领。众位的官爵，俱是朝廷论功颁授，非某有厚薄。自今以后，各供其职，若冒禄幸位，有干法纪，某亦不能念私情而旷国典也。”众皆顿首称谢。命杨林筑坛，望祭境内山川。命裴宣定律令，军民人等，俱要遵行。原奉正期绍兴年号，礼仪俱照宋朝，百姓尽改暹罗蛮俗。建宣圣文庙，命闻祭酒教习功臣子弟、民间俊秀。择城外平旷之地为演武场，五军都督操演士卒。设立水寨，打造战船，修筑城垣，置备兵器。南门外建一座朝京楼，高有三层，雕梁画拱，极其壮丽。更造皇华驿馆，安顿天使邻邦行人。又遣使到高丽、琉球、占城、安南等国聘问。交接金鳌、青霓、钓鱼、白石岛，命王进、阮小七、费保、高青、关胜、杨林、栾廷玉、扈成、朱仝、黄信镇守，分统二十四岛，为方伯连帅之职。倪云、狄成仍守清水澳。诸事完备，把一个海外番邦化作声名文物之地了。

却说国中西门外的那座丹霞山，峰峦叠秀，古木荫浓，方圆一百多里。一条阔涧，环绕山下，碧水澄清，文鱼游泳，山上多生仙鹿，并无虎狼蛇蝎。半山里有一梵宇，圯废已久，奇峰插在面前。天生一座石峰，玲珑窈窕，如灵隐飞来峰一般，石色极其坚周洁白，产五色芝草，实是人间仙境。故徐神清亦曾经此。公孙胜爱此地清幽，启禀道：“贫道征辽之后，即辞宋公明回到二仙山，奉养老母，随本师罗真人修炼，已离世网。不料事情牵累，又上饮马川。今得洪荫，蒙朝廷赐号加封，万分荣足了。光阴易过，道行未成，意欲栖止其中，不知允否。”国主道：“国师有破萨头陀之功，剿关白之力，我们今日这般荣华，皆藉道力。既要静摄，就在废寺之基建一道院，国师在内修真顺养，若国内有大事，到山中请教便了。”朱武、樊瑞同拜公孙先生为师，也要同去修行。即命樊瑞监工，起工鸠材，百工俱聚，不消几时，建起一大宫院。大殿上塑三清圣像，两廊三十六天将，灵官守山门，北极圣帝镇后殿。又建宝阁三层，供文昌、武曲。丹房精室，水榭山亭，庄严华焕。请萧让模仿米元章笔法，大书“丹霞宫”匾额、宝阁上临苏端明字帖，题曰“海天阁”。登眺海山，洋洋大观，一望千里。四围广种花灯，牧养仙禽寿鹿，充满其中。竟成了一

座贝阙瑶宫，清虚洞府。公孙胜、朱武、樊瑞在内凝神栖息，又多收火工侍者，羽客行童，晨钟暮鼓，炼汞调铅，迥与尘世相隔了。左边建一旌忠嗣，塑宋公明、卢俊义天罡地煞七十四位神像，俨然如生；右边建一报德嗣，供旧国主马赛真元身，各拨祭把田二顷，守祠人役朝夕供养不题。

却说燕青来见国主道：“鸿业已创，大纲悉举，细目毕张，可谓具足。只有一件大事未曾记起，甚为缺典。”国主惊问道：“还有什么大事？贤弟，你可即时指教。”燕青道：“岂不闻经传云：‘阴阳和雨雨泽降，夫妇和而家道成。’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阴阳之道，不可偏废；夫妇之伦，不可乖离。万物各有配偶，昆虫尚有雌雄，今堂堂大国，岂可孤立于外？而宫壶无人，不唯失乾坤奠位之理，嗣育有斩绝之讥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国主可亟下令，凡文武官僚军民人等，有女德容俱备者，选为元妃，麟趾兆祥，以嗣世系，万不可缓。”国主笑道：“贤弟，你言有理，只是迂腐些。我才德菲薄，初念不想有这地步，推辞不得，权居此位。再过几时，要同公胜先生学道，就在众兄弟中推出一位可压人望者，继立国政便了。尧舜大圣人，富有四海，尚且不传于子而传于贤，何况区区海外小邦，必欲付之子孙？”燕青道：“不贪大位，欲授贤能，唯大圣人在上古之世方可行得。如今世道人心非复古昔，反启争端了。但五伦不可不备，夫妇为五伦之首，尤为切要。西洋有女国，是纯阴之气所钟，不生男子，望井而孕。我这暹罗不用女子，殆是纯阳之气所钟，可改号‘鰥国’了。”国主大笑。

正叙论间，柴进、裴宣同到，问及国主为何大笑，燕青把劝主纳妃之话说了。裴宣道：“此国家大事，不必辩论，自去会议便是。”同到丞相府，柴进传各官俱到，说道：“燕青劝国主选妃，国主不允，我等需便宜行事。众老先生各举所知。”安道全道：“理有定数，事非偶然。我前日高而回来，翻了船，蒙国主救起，留在金鳌岛，诊他太素脉，原说极贵，有南面之尊，今果应验了。后来逃难在闻祭酒庄上，令爱小姐有病，也诊太素脉，是女中最贵之相，兼且天姿秀丽，德性幽娴，宜为一国之母。但不知闻祭酒心下何如？”闻焕章道：“我本是一个穷教授，仰藉国主洪庇，得膺清职，每思报恩无地。今承众位采择，岂敢因辞。只恐蓬门陋质，难以相副。但前年小女病时，梦玉女传言，此女大贵，莫字庸流。已同安先生说过，想是数有先定了。”众皆大喜。柴进、燕青、裴宣、安道全、乐和一同禀见道：“祭酒闻焕章之女，姿容德性，世上无双，愿纳为妃。众议僉同，就请纳采成婚。”国主道：“不可。我年过四旬，闻小姐正妙龄，宜配英俊之士。况又在弟兄之中，岂可悖理而行？”柴进道：“姻缘之事，不可勉强，赤绳一系，自然联合，刘先主入赘孙夫人，年已五十，吴国太见了道：‘龙章凤质，真我婿也。’王侯选配，哪里论

年字相当？国主正在强仕之时，闻小姐待年二十有四，所差不远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，琴瑟钟鼓，正为未艾。闻祭酒原非梁山泊聚义之人，何为悖理？弟辈要玉成了。”国主被强不过，只得依允。柴进道：“燕少师、乐参政总裁其事，萧秘书撰聘启，李户部整备金珠币帛，穆工部料理一应修宫铺床事宜，安太医执斧柯，择吉行聘完婚便了。”

到了佳期，二十四岛将帅并国中大小臣僚俱来庆贺，礼仪之盛，自不必说。到吉日，祭酒亲送小姐。丞相以下尽皆陪从。筵宴已毕，宫娥内侍拥入洞房，国主见闻小姐姿貌端妍，骨相丰厚，不胜之喜。可怜厮杀半生，历年辛苦，从不知温柔乡这种滋味。锦被香浓，绣帐春暖，真是天上风光，人间少有。有诗为证：

秦女吹箫引凤凰，蛟龙云雨岂寻常。

梦回还想渔家乐，今夜桃源在玉床。

当下国主就留闻祭酒同居，称为国丈。大排筵宴，谢文武官僚。过了三朝，闻妃备贄见之仪，乘了鸾舆，武士开道，宫娥侍从，到宫中朝见国母。侍女铺了绒单，闻妃敛衽而拜。国母受了半礼，请玉芝公主与卢二安人、卢小姐、吕小姐相见。闻妃与公主相让，闻妃道：“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岂敢僭越？”公主道：“驸马原是侄辈，妾亦从夫，自然请上。”谦逊多时，国母道：“贤妃正位，我儿自然朝见。既是谦光，平拜了罢。”于是闻妃、公主、安人、小姐一同平见。国母看这闻妃相貌端庄，幽娴礼度，称赞道：“贤妃青年厚福，当永正母仪，不似老身谫薄，遭逢多故。”闻妃道：“妾痛先慈见背，生长寒门。今侍国主巾栉，实为不称，百凡望乞国母教诲。”国母见闻妃贤达，甚是喜欢，设宴相待，请花太夫人、秦恭人、顾大嫂陪宴，公主和卢、吕二小姐甚是亲热，如平素姐妹一般。闻妃在上，国母台坐，花太夫人依次安席。笙簧迭奏，歌舞并陈。顾大嫂道：“承国母恩，召来陪闻妃，只是我粗卤的人反觉害丑。”国母道：“你在男子中倒不怕羞。”顾大嫂道：“张拳弄棒，上阵厮杀，竟不晓已是女身。今日在筵上，浑身过不得，待我吃两碗自去巡宫罢。”国母和闻妃尽皆微笑。宴饮已毕，闻妃谢宴回府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呼延灼来见闻国丈道：“恭喜令爱正位母仪，万分之美。小弟有事特来相浼；小女长成，意欲招徐晟为婿，一来是故人之子，兼他青年有志，特烦作伐。”闻焕章道：“老将军不忘故旧，择婿得人，敝门下自然喜从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还有一事，小儿亦未成婚，前日在梁山泊杀了百足虫夺回的吕小姐，原是同僚吕元吉之女，怜他孤犛闺秀，今在宫中，欲聘为媳，以完儿女之事。”闻焕章道：“吕小姐被难，若无令郎，必污强暴之手。只是吕小姐不好自主，必须禀知国母，成此美事。容当奉复。”呼延灼别去。

闻焕章即请徐晟到来，相见了。闻焕章道：“有桩喜事，贤契可晓得么？”徐晟道：“门生有何喜事？并不知道。”闻焕章道：“呼将军有女贤淑，欲招为婿，特此通知。”徐晟道：“蒙继父教育之恩，又将闺玉见许，岂敢拒却！只求恩师作主。”闻焕章道：“总在他家，礼仪不消备得，你打点做新郎便了。呼将军还有一事，要我去禀国母，娶吕小姐为媳。我不知当日情由，同你去更好。”徐晟道：“呼大哥夺转吕小姐时，便有眷恋之意，亦是天缘。门生陪去。”两个到宫门，内监引进。闻焕章、徐晟后宫拜见，命坐赐茶，说道：“国丈，昨日相见令爱，端庄静一，深为可敬。”闻焕章道：“贫家弱息，蒙国主选择，实是有愧。”便道：“有事启上：呼延灼之女，愿赘徐晟为婿。其子呼延钰，未曾婚配，吕小姐在梁山上，被土寇所掠，是呼延钰救了，意欲聘为媳妇，倩臣启禀。”国母道：“吕小姐系宦门之女，德容并美，可配呼延钰。他无父母，我养为继女，陪下妆奁，我亲送去罢了。”徐晟道：“若得国母作主，又枉鸾耕，呼延钰父子感恩不尽矣！”拜辞而出。

即到呼延灼家里，闻焕章举手道：“二喜俱谐。令坦感激不尽。吕小姐国母竟认为女，陪下妆奁，亲送成婚。”呼延灼大喜，款住闻焕章饮酒。徐晟悄悄与呼延钰说知：“大哥，你与花驸马做连襟了。”呼延钰暗喜。次日呼延灼去求萧让作礼书聘启，完儿女姻事。萧让沉吟了一会，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理之当然。兄长之举，真为两全其美。小弟有女，年已长大，颇好文墨，难于择婿。我见宋安平儒雅，意欲招他为婿，我烦兄长作伐。”呼延灼道：“世谊久交，郎才女貌，就去作合，必然喜允。”

却说宋清正与宋安平讲：“你年已弱冠，必须寻一头亲事。只是在海外无有书礼之家。”宋安平道：“书中有女颜如玉，爹爹不必过虑。”门上报道：“呼将军到。”宋清父子迎进，揖罢坐下。呼延灼道：“特来与令郎作伐。萧中秘有女，知书达礼，仪容窈窕，若配令郎，金屋玉堂，正是佳儿佳妇。”宋清道：“方才与小儿说起，必须书礼之家。若萧中秘，正是门当户对。既承盛意，又鼎重长兄，自然要仰附了。”呼延灼别去，正回复萧让：“宋清父子乐从。”只见内监传国母懿旨：“宣李国主、柴丞相、裴吏部、戴通政、燕少师并二位有事商议，他们都在朝门了。”

呼延灼、萧让即刻上马，到宫门，果然俱在。同进后宫，拜见国母，赐坐。国母笑道：“燕少师，你是聪明人，今日老身请列位来，有何事理？”燕青道：“臣不知睿虑。”国母道：“各家姻事俱已联合，只有卢小姐在宫中，是卿身上的事，为何再不题起？”燕青道：“国母与二安人作主，许配众公卿子弟便是。”国母道：“他母子二人偏不要众公卿子弟，遵卢二员外治命，要你为婚。当年拴在金营，卿竭力周旋，得有今日，故对我说，定要知恩报恩。戴

通政，闻你在大名府时节就一句相订，你是原媒，须为完美。”戴宗道：“果是在大名府二安人就要招燕青为婿，彼时推托，臣说：‘恁恁之际，未便结婚，日后在我身上。’今蒙国母为主，自然没得说了。”燕青道：“臣向受东人之恩，二安人有难，自然该周旋的。若如此说，不唯有碍东人，当初便有私意。”国母道：“他是冒姓卢，与东人何碍？迟至今日，老身作主，有甚私意？请国主与众公卿在此为证，使卿推托不得。小姐虽有二安人，已拜我为母，妆奁俱备，一同吕小姐送嫁。”燕青再要开言，国主急止住道：“贤弟不必开言。你忠义两全，又承国母慈旨，何用多讲。你前日劝我纳妃，何等正论！若再不允，你责人则明，恕己便昏了。”燕青顿口无言，叩头谢恩。国母大喜，传旨：“至吉日，燕少师、呼延钰、宋安平、徐晟一同在金銮殿上结亲。老身同观花烛。一切礼仪，敕有司速备。”对花驸马道：“你又多两个姨夫了。”国主、公卿辞出。燕青一向同居元帅府，今有了家眷，就拨附近甲第一所，器皿俱备不题。

到了吉期，有司在殿上结彩铺锦，香案龙花，乐部宾相，绣幄珠帘，整饬得极其华丽。先一日，迎呼小姐、萧小姐进宫，闻妃亦到，馈送珠翠香粉助妆。闻妃与萧小姐久不相会，分外绸缪。到了次日吉时，国母穿戴钦赐的珠冠霞帔，只见闻焕章、呼延灼、戴宗前导，燕青、宋安平、呼延钰、徐晟都是大红袍，乌纱帽上插两朵金花，披红骑马，到金銮殿上立定。一派竹萧细乐。先是国母、二安人、闻妃、公主出来，国母南面而坐。序班鸣赞喝礼，一簇宫娥拥出四位天仙，凤冠霞帔，先拜了天地，捉对儿夫妻交拜，转身同拜国母，回了半礼。同拜国主、闻妃，又拜公主、二安人，尽皆回拜。宫娥捧出金樽果盒，每人敬了三杯酒。羽林军摆队，鼓乐喧天。四位新人乘轿，四位新郎骑马，迎归府第。国母排銮驾送吕小姐、呼小姐，二安人送卢小姐，花驸马送萧小姐。看官从不见四对仙郎玉女在金銮殿上结亲，恁般富贵，真是古今希有。有诗为证：

高控金钩玉漏长，西宫夜静百花香。

今宵雨露都滋遍，四朵新红褪海棠。

金鳌四岛皆来庆贺，各家置酒，一连几日。国母又传李国主并合朝文武都到，拜毕，国母开言道：“前日变故，赖李国主文武之力，得复大仇，已无憾了。李国主受朝廷册立，为暹罗国王，凡境内之事，皆从李国主令旨了。老身岂可还在宫中，李国主反居元帅府？今日老身即出宫与公主同居，请李国主进宫，方成体统。”国主要辞，众文武一齐道：“国母真是女中尧舜，事事达礼。竟从懿旨便了。”谢恩而出。国母收拾到驸马府，国主择吉入宫，事权归一，太平无事。

一日燕青道：“还有一事未完，可发令旨施行。”国主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燕青道：“男女之欲，问人无之？我兄弟们少年时都负气使酒，习学枪棒，把女色不放在心上。又为官司逼迫，上了梁山，后来征讨四方，无暇及此。今托国主洪庇，建立国都，同享富贵。除了柴进、关胜、李应、朱仝、费保、萧让、金大坚、宋清、孙立、孙新、蔡庆、呼延灼等各有宅眷，其余尽是孤身。不要说衾寒枕冷，无人侍奉，后来绝了嗣息，祖宗血食也就斩断了，岂不可怜？趁他们年纪正壮，还可生育，将来扶助世子。不然，吾辈亡过，朝元勋戚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依旧属之他人了，岂不可惜！众位公卿未有室家的，见我等各完配偶，心中未必不起念头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宜妙选名门，使各谐淑偶，以慰众心，以固邦本。”柴进、裴宣道：“少师之言土台儒者推己及物之道。”国主道：“少师之论极是，当速议依行。只是哪里寻出许多做夫人的来？”燕青道：“我还有一个大道理。”正是：英雄自古多情事，富贵安能不起奢。不知燕青有甚道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国主纳妃，四美完配，已成体统。尤妙在卢小姐之配燕青，国母作媒，撮合风流华藻，尽态极妍。前传无此细事。

第四十回 大聚会弟兄同宴乐 好结果君臣共赋诗

却说燕青要国主推恩与众功臣完娶，便道：“我们创业开基，国中旧日臣僚虽各供原职，精神到底未必十分融贯。莫若遍选名门望族，与中士来的文武各官，或量品级尊卑，或论年纪大小，一边求婚，一边择婿，务使门当户对，两相情愿，彼此一家，阴阳合德，自此再无隔碍，必然感恩尽力，子嗣蕃衍，可继宗祧，后来又好辅翼嗣君，真所谓一举而三善备也。就是军士中无妻小的，不妨与暹罗国民家互相婚配，将见兵民相安，主客相忘，人怀土著之思，军无逃伍之虑，所谓人伦始于夫妇，王化起于闺门。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，全在‘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’八个字中做出。当今要务，莫急于此。”国主道：“贤弟既能定国安邦，又晓人情物理，实为可敬。就烦四位一行。”燕青道：“细微之事，何必丞相吏部，只消同乐参政去，倒要顾大嫂来照验。”国主问：“要他何用？”燕青道：“我两个是大臣，怎好仔细端详？倘有暗疾，何从而知？必须顾大嫂详察，庶几遴选得真材。”国主依言。燕青、乐和出了晓谕，国中望族，家家愿得中华人物为婿。顾大嫂从中选择数十家，每位聘金三百两，彩段二十端，钗环衣服，另自制送。择日用肩舆送到宫中，国主同闻妃看见，一个个秀美端庄，都是夫人材料，欢喜不胜。传令文武功臣，各人自去配合八字，娶亲的男家，选不将吉日；入赘的女家，看纳婿周堂。一国之中，大半是新郎、新妇，真觉气象融和，君臣同鱼水之欢，男妇有及时之乐。选遍天下，再没有这样快活世界了。只有公孙胜、朱武、樊瑞，苦辞了这番喜

事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一心修炼，已扫尘缘，何须眷属。”国主亦不好再三相强。

却说国中一个通事官的女儿，许配了狄成，因清水澳间远，不敢轻离汛地，自备船只送去。那白石岛关胜原有家眷，国主差人取杨林、高青，回国完婚。高青欣然领命，杨林只管沉吟。关胜道：“这是国主美意，体悉人情。贤弟为何迟疑？”杨林道：“前日攻这白石岛，若无方明，不能成功。他的女儿，虽被屠崆所辱，颇生得秀淑。方明几番要将女儿随我，恐怕涉私，坚拒了他。今若另娶，辜负方明这片真心；不去，又违国主的美意。故此事在两难。”关胜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待我申文替你出辞婚表便是。”就唤方明到来，说道：“你有破白石岛之功，还要升擢，女儿可与杨将军做夫人，一同镇守。”方明道：“久有此心，只因杨将军坚辞，故此不敢。今承将军台旨，即刻送来。”关胜置酒，与杨林结亲。申文回了不题。

却说花逢春来禀道：“小侄蒙乐叔叔大恩，未曾报得。当初乐婶婶亡后，至今尚无夫人。晓得乐叔叔性格极雅致的，未必要娶这里人。公主身旁有一宫娥，原是潮州人，名吴采仙，姿容艳丽，德性端庄，公主待他和姐妹一般，年已二旬，意欲送与乐叔叔做夫人，特来禀知伯父。”国主道：“乐参政自从昆陵救我出狱，平定金鳌岛，结好暹罗国，多是他的大功。今一例相待，甚觉歉然。只是一时聘不出夫人，贤侄有此盛意，可谓报德了。必要燕少师作合。”就传燕青来，说知此意。燕青道：“此是美事，待我去与他说知。驸马，你竟送到孙立府中便了。”燕青去会孙立、乐和，茶罢闲谈。燕青道：“那杨林倒会使乖，娶方明的女儿，是扬州瘦马出身，好不在行。只是与屠崆浇残。”乐和道：“情之所钟，也不妨得。”燕青攒着眉说道：“国主又要我临安走一遭。”乐和道：“为着何事？”燕青道：“国主专为参政的大功未曾酬得，一例施行，心上不安，要我去京中聘一位千金小姐，送作夫人。”乐和认着真道：“岂有此理？有人侍奉枕席已为过分，怎要劳少师远涉！国主平日如骨肉一般，怎么正了位就客套起来，待我自去辞谢。”孙立道：“这不是军国大事，论起来何苦万里航海？”燕青道：“既然参政力辞，有一位现成夫人，就送来了。”乐和道：“少师又来取笑，夫人那有现成的？”

正说间，只见花驸马引一乘大轿，四个宫娥随着，后面抬千金嫁妆，大吹细乐，一行人到来。孙立、乐和见了愕然，花逢春道：“乐叔叔大恩未曾报得，公主身旁有一宫娥，名吴彩仙，是潮州人，德容俱备。国主特托燕少师致意送来，权作夫人，以表一点微忱。”孙立道：“方才少师说要到临安聘娶，万分使不得。若驸马盛意，乐舅就可拜领了。”燕青笑道：“我说是现成的。请夫人出轿。”吴彩仙出轿，果然风姿绝世，孙立大喜，自请夫人接进，就设酒

待燕青、花逢春。酒散之后，孙立料理花烛，与乐和结亲。分明韩夫人遇着于佑，乐不可言。

次日孙立、乐和来谢国主并驸马。燕青、裴宣、柴进俱在殿上，称谢过了。国主唤宣呼延钰到来，道：“贤侄，你前日叫留共涛之女，今已有了夫人，领去做副室罢。”呼延钰道：“小侄哪有此意！因共涛篡弑，全家诛戮，此女无辜受萨头陀狼藉。律上有出嫁之女免死一款，留着有一用处，今日也该着落了。那郗哥虽是小人，到也耿直，有救小侄、宋安平、徐晟之力，破郗城县的功。意欲赏他为妻，不知可否？”国主道：“有罪则诛，有功则赏，贤侄此举，极是公道。我还有几个人不曾赏得。”传唤熊胜、许义、唐牛儿、吉孚、和合儿、花信、方明等到。方明在白石岛，不能即至。熊胜等俱来叩头。国主道：“熊胜有破龙角寨之功，许义有招降韭山门之力，吉孚、唐牛儿救出柴丞相，郗哥有还道村之功，和合儿内应破共涛，方明有攻白石岛之绩，花信三世忠勤，并乃可嘉，量授统制之职。”将公孙胜等苦辞那几头亲事，又选三四家，送熊胜等去招赘成婚。郗哥自给共涛之女，令随呼延钰、唐牛儿、吉孚在丞相府效用。花信年老，辞了续弦，驸马府总管。方明自在白石岛，熊胜监守城门，许义领船巡海，各各谢恩而出。正是微功必禄，恩泽普遍，无不称功颂德，万事就理。

忽有报来：“高丽国王亲来聘问，已在青霓岛相近。”国主即差童威、童猛先去远接，再差孙新、蔡庆、宋清、杜兴到海岸伺候。过了一日，那边官员先赍高丽纸大红全帖，上面写道：“宗弟保顿首拜。”这里探事官报道到了。国主唤排銮驾，同丞相柴进、少师燕青、参政乐和、吏部裴宣到皇华馆迎入。那高丽国王李俣只带两员大臣，四员内监，五百名羽林军护驾。相见之时，各叙景仰之意。高丽王道：“僻处海隅，蕞尔小国，久企老宗兄天纵之资，统理大邦，特觐龙光，祇领清诲。”国主答道：“樗栌之材，承乏小国，屡欲恭诣阙延，反蒙先顾，何以克当！”两位国王并辇而行。到金銮殿上，柴进等一同拜谒，高丽王连忙回礼道：“各位俱是伊吕之材，如雷灌耳。宗兄得此良佐，自然光被四海。若某小邦，并无济时之才，深惧陨越。”国主道：“上国是箕子开基，文明礼乐，自汉唐以来，世多硕辅。这几人都是昔日盟友，相助分理，以匡不逮。”光禄寺排设筵宴，水陆毕阵，笙簧迭奏。

饮酒中间，高丽王道：“小邦始号朝鲜，颇以礼义自持，为大宋东藩。倭王自恃其强，长来侵犯。前承使臣颁令，约共提防，奈弟齿衰迈，又且善病，已传位小儿，恐他愚弱不能料理。宗兄威行海外，文武忠良成救驾之功，建不世之业。欲结为兄弟，为唇齿之邦，想蒙宗兄不弃。”国主道：“前日三岛倡乱，革鹏借兵，倭王遣关白将万人来攻，已见只轮不返。若二国结连，如左

右手，倭国击东则弟从西救，击西则兄必从东应，哪敢再肆荼毒？若得俯纳为弟，叨荷实多。”高丽王大喜，当夕酒散。次晨焚起一炉好香，高丽国王李侯、暹罗国王李俊共拜天地，然后交拜。高丽国王年长为兄，暹罗王为弟。两国大臣各相文拜。对天设誓道：“李侯，李俊忝为同姓，二国相邻，结为兄弟。尽忠天朝，抚牧万姓。若有外侮，并力捍御；倘生内乱，亟为剿除。吉凶聘问，灾丰相恤。自盟之后，永以为好。若有背违，天必厌之。”自此之后，兄弟称呼。

高丽王道：“前日蒙道君皇帝差御医安道全疗愈我病，再生之德，未曾酬报。方才奉使到敝邦，为国事倥偬，不及请教。今欲再求诊视，不知在否？”李国主道：“安道全原是梁山泊聚义的。因钦差治长兄的病，回到金鳌岛，遇飓风翻了船。小弟救出，送到东京，被卢师越所谮，蔡京欲置重罪。幸宿太尉救解，逃到登云山，得保性命。闻得宿太尉说，那卢师越投顺金朝，诊错了病，被翰离不所杀，安道全这口气泄了。”传旨宣了安道全来到，拜见高丽王，谢前日厚赐。高丽王道：“承先生神术，重得延生。只是贱体尚弱，欲再求良方。”安道全凝神定虑，诊了高丽王太素脉，禀道：“殿下精神虽弱，脉气甚清，定享遐龄，兼有神仙之分，当斟酌一方呈上。”

高丽王道：“寡人已传位世子，庶务一应不理，正欲息虑修真，闻得吾弟处有一公孙先生，欲求一见，可得瞻礼否？”国主道：“公孙先生在丹霞宫修道，小弟正要去候见他，不如同往。”高丽王大喜，不用仪从，二王并马而行。柴进、安道全随行。到了丹霞山，高丽王见山景清幽，不胜欣然，道：“敝邦只有浊浪顽山，哪里得此仙景！”公孙胜闻知，同朱武、樊瑞出来迎接。到大殿，先拜了三清，公孙胜等朝见。高丽王道：“正欲投在门下，岂敢当此？”行了稽首礼，接到秋涛轩献茶。各处游玩，又登海天阁，见万顷银涛，千山削翠，心旷神怡。国主道：“欲与先生计议，建一坛罗天大醮，报答神明，追荐宋公明等并阵亡将士，不识几时好起道场？”公孙胜命朱武开了科仪，国主即敕有司理办。选七七四十九员得道高真做七日道场。公孙胜主坛，都披锦襴鹤氅，星冠象简，一日三朝，唵诵经文，施符设咒。殿前立两长幡，幡上写道：

一灵秉正，纵然铁额铜头，尽作忠臣孝子。

万注融时，任他刀山剑树，化为玉垒琼葩。

殿上摆设得十分庄严。国主与众文武斋戒沐浴，朝夕礼拜。到圆满这日，国母、闻妃、公主、花太夫人等都来朝礼。纵百姓观仰。到三更时分，公孙胜虔心发表，专求显应。其时，一轮皓月当空，万里无云，微风不动。忽听得西北天门上一声响亮，推出万朵彩云，霞光绚烂，半空里仙乐铿锵，异香馥郁

。国主同众人不胜骇异。云过处闪出朱幡绛节，玉女金童，宋公明等俱立云端。后边又有一小队，却是旧国主马赛真。万目同见，一齐下拜，逾时冉冉而去。尽道虔诚所感，道法高妙所致，无不欢忻皈依。高丽王见这般显应，唤内监备了蟄仪，拜公孙胜为师。别国主道：“承老弟不弃，得联宗谱，荣幸之至。今返小邦，看小儿综理国政，稍得就绪，明春即到丹霞宫出家。”国主款留，又设宴钱别，命童威、童猛送至界口而还。自此无事。

不觉腊尽春回，上元将到。国主传令，请金鳌四岛、清水澳将领并国中文武庆赏元宵，搭三座鳌山，金銮殿殿前一座，朝京楼下一座，宫中一座，广放花灯，与民同乐。设三处大酒馆，户部给下钱粮，备办酒馔，自十三夜起至十五夜止，效唐朝大脯三日，凡有职官员并禁林兵役，都挂牙牌，竟到馆中吃酒，不要会钞。公卿宅眷，俱入宫门陪侍国母，宫中赏灯，闻妃为首，顾大嫂押班。笙歌细乐，烟火花炮，通宵彻夜不休。朝门前设兵护卫，国主同丞相柴进以下文武各官俱上朝京楼宴会。乐和把初出海时花逢春射死鲸鱼那两个鱼珠镂空了，点上蜡烛，如巴斗大两颗水晶丸，银光闪闪，人都猜不出，真是奇观。公孙胜等也到。国主正坐，其余四十二人序爵安位。国主举杯道：“幸得皇天护佑，朝廷赐恩，众兄弟同心辅助，得成此大事。思量在常州看灯，被吕太守拿了，乐兄弟用计救出得来，海外称尊，正所云：‘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’今遇上元佳节，不可不庆，只不宜荒淫。一年一次，与众兄弟畅叙欢情。”饮到半酣，喝那奏乐的住了。国主道：“我虽粗鄙，雅好文墨，今夕胜集，不可无诗以纪其盛。记得重阳赏菊，宋公明有《满江红》一阕。若只是大块肉大碗酒，依旧梁山泊上故事了。如不能者，罚依金谷酒数。我先罚起。”唤内侍斟上三大犀怀吃了，取文房四宝，放在闲桌上。互相推让。丞相柴进拂拭花笺，吟成一首呈上：

气象巍巍大国风，元宵乐事赏心同。

冰轮涌出金色背，万载千秋一照中。

国主众人看了，称赞道：“台阁气象，燕许手笔，可卜将来相业。”闻焕章吟道：

柳梢残雪拂东风，灯月交辉瑞霭同。

圣世必须兴礼乐，薰陶养育辟雍中。

柴进道：“足微国丈教胄子育人材雅化。”萧让把酒，吟成一首：

太史由来采国风，赧歌又与舜廷同。

万花明月元宵夜，杯酒君臣一气中。

闻焕章道：“好个‘杯酒君臣一气中’，真是盛世明良。”燕青作言志诗道：

少年浪迹似飘风，曾记东京此夜同。

知己君臣难拂袖，且酣烟月五湖中。

乐和道：“燕少师要扁舟五湖，有卢小姐作西施了。只是国主是可同安乐的。”蒋敬手里像打算子一般，停了片时，也做一首道：

瀛海澄波无疾风，洞庭秋月一般同。

笙歌鼎沸琼筵盛，映彻银花绿酒中。

燕青道：“洞庭秋月是潇湘八景之一，可知是潭州人哩。”宋安平矢口成章道：

物华天宝动和风，一派萧韶仙苑同。

宣到玉堂传草诏，金莲两炬落梅中。

裴宣道：“宋学士此诗自是翰苑仙班，移动不得。”花逢春不假思索，把锦笺起稿道：

玉街十里颺香风，长喜元宵佳节同。

走马夜深金埒上，丝鞭遥指风楼中。

众人尽赞道：“驸马应教之作，古来甚少，花公子此诗称绝唱了。”燕青又问柴进道：“柴丞相，你是做过方腊驸马的，那时曾做诗么？”合席拍手大笑。公孙胜道：“贫道不晓得吟诗，唱个道情罢。”敲着渔鼓筒板，唱《西江月》道：

回首风尘自远，息机万虑俱忘。功名富贵霎时忙，走马灯边一样。美酒三杯沉醉，白云一枕清凉。蓬莱阆苑可翱翔，早渡洪波弱浪。

国主大喜，合席斟上大觥。阮小七道：“国主的令，不能诗者罚三大杯。我连字也不认得，该吃六大杯！”众人皆笑起来。

梨园子弟呈上院本。柴进翻了几页，见有《水浒传》，问是怎么故事。那副末稟道：“此是千岁与各位爷的出处，是周美成学士填词。”国主道：“我们所做的事，难道就有戏文？就演他。”梨园道：“恐内中有不便，小的们不敢。”国主道：“何妨？你不见关圣帝君的独行千里，五关斩六将，常是扮的，不要忌讳，尽情做来。”梨园下去，闹了三通场，先是吏巾圆领，宋公明登场，到智取生辰杠，阮小七不觉指手划脚起来：“宋公明到归后，是怒杀阎婆惜。”国主拍案道：“那淫妇该杀！”演至江州劫法场，戴宗道：“我那时已是死数了，不料尚有今日。”做出时迁盗甲，呼延灼道：“若无徐宁上山，怎破连环马？”锣鼓震天价响，黑旋风大闹东京了，徐晟道：“这李师师便是西湖上的么？”乐和笑道：“你还记得泼翻茶在袍子上？”慢慢做到燕青打擂台，国主道：“少师那时手脚还利便。”直演到宋公明衣锦还乡，柴进道：“亏他情节件件做到！回想起来，真是一梦。再有谁人把后本接上，我们今日同赏

元宵，大团圆了。”正是欢娱嫌夜短，已是鸡鸣四野，撤席归宫。一连三夜，各各谢恩而散。

自后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人物康阜，真是升平世界。国主次年生下世子，因徐神翁之言，若要卸担，须待登来，遂取名李登。公卿中大半生子，互结婚姻，每年差官进贡朝廷。果然高丽王换了道妆，只带两名内监，两个行童，到丹霞宫修道，寿至八十，无疾而终。众公卿尽享高年。独有公孙胜到一百二十岁，尸解而去。世子用宋安平为相，花逢春、呼延钰、徐晟为将，公卿之子皆为世臣。李登仁慈守成，又传数世，与南宋国运共终始云后世有诗两首叹道：

儒者空谈礼乐深，宋朝气运属纯阴。
不因奸佞污青史，那得雄姿起绿林。
报国一身都是胆，交情千载只论心。
无端又续英雄谱，醉墨淋漓不自禁。
其二：

郟城小吏志翩翩，白骨封侯亦可怜。
未到死生休遽信，漫夸富贵不相捐。
古来凡事多曾有，世上如君亦觉贤。
司马感怀成史记，一篇游侠最流传。